諸子文粹　一

諸子文粹

丁巳仲冬校印

諸子文粹序

生人之道曷始乎。始於天地。曷備乎。備於文。結繩既漓。書契爰作。天有日月。地有山川。人有五官百體。夫日月山川五官百體非文。從而名之者文。於是飢而思食。寒而思衣。男女而思嗜欲。然而飢有不可食。寒有不可衣。男女有不可嗜欲。夫思之者非文。思之而知其不可者文。至於思之而知其不可。文之時用大矣哉。故文能制萬世之可不可者曰聖。文能制天下之可不可者曰王。文能制一國之可不可一家之可不可者。曰君卿大夫。曰父兄師長。君子之所以別於庸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別嫌明微。撥亂反正。胥是物也。姒子以尙。書缺有間。周監二代。孔曰郁郁。六官之屬。其文數千。其類實有三。曰教曰禮爲一類。曰治曰禁爲一類。曰政爲一類。周孔既殂。微言中絕。談士飈起。幸世之去聖遼遠。而

蘄人之宗乎己也。各文其文。而紛紜其術於天下。嬴秦燔戮。存者什一。漢興求經書。旁及諸子百家之籍。頗出於其間。時則有若司馬談遷父子劉向氏。博綜並覽。能最其異同。於是司馬氏論六家要旨。向奏上七略。而儒家法家兵家道家雜家之名。相緣迭起。自茲以降。代有增益。然其所亡佚。亦頗相當。約而論之。儒家者流。則周官曰教曰禮者之所出也。法家者流。則周官曰治曰禁者之所出也。兵家者流。則周官曰政者之所出也。周官冬官亡。漢取考工記補之。於古未必盡合。然而兼稱論道作行飭材辨器通珍寶長地財治絲枲。其言非一。然則雜家者。亦冬官之支裔歟。道家者流。漢竇太后文帝皆好其言。謂之黃老。黃帝書未必同老子。漢託始而稱之。後人亦從而名之。班固以爲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其指亦不盡主乎此。墨家者流。學者以爲

出於大禹。然而言儉則過其中。言兼愛則不別戚疏。孟子斥之以無父。二者於古若無所附。而墨爲甚。蓋文有窮。而文之別無窮也。夫通天地人之爲儒。孔子七十子之後。獨荀卿子居亂世。守孔恉。與孟氏相頡頏。其志芳。其思憂。其文麗則而不佻。豈非斯道之宗嗣歟。管子當周室之衰。用區區之齊。成霸功。孔子稱其仁。要其爲術蓋詳盡矣。公孫鞅韓非其思沈。其才猛鷙。其用有專斷而無隱恤。然而禁姦止暴。時有不可廢。抑猶刑亂國用重典之義歟。兵家以孫子爲最高。其言時出入於道。而其策成敗利鈍也如應。後之言兵者。雖百變而未始出其宗。列禦寇莊周。其言頹放俶詭。極之於上下九天九淵。沛然決之於八荒杳眇之域。而莫知其厓垠。呂不韋淮南王兼綜并包。若山龍黼黻藻火爲一衣。而金石陶匏絲竹爲一響。雖塵滓沙礫。時雜糅互見。而爛然不能掩其光。

彬彬乎文章之林藪也。余旣盡讀其書。有明乎其是非出入之故。於是芟其繁蕪。擷其菁英。比而錄之。儒家託始於孔子家語。其類十有四。曰晏子。曰荀子。曰孔叢子。曰新語。曰新書。曰鹽鐵論。曰新序。曰說苑。曰揚子法言。曰白虎通義。曰潛夫論。曰申鑒。曰中論。曰文中子中說。法家託始於管子。其類三。曰鄧析子。曰商子。曰韓非子。兵家託始於六韜。其類四。曰孫子。曰吳子。曰司馬法。曰尉繚子。道家託始於陰符經。其類四。曰老子。曰關尹子。曰列子。曰莊子。雜家託始於鬻子。其類十有四。曰墨子。曰子華子。曰尹文子。曰愼子。曰鶡冠子。曰鬼谷子。曰呂氏春秋。曰淮南子。曰論衡。曰風俗通。曰人物志。曰抱朴子。曰劉子。曰顏氏家訓。晏子古或以爲儒家。或以爲墨家。今列之儒。墨子古別爲墨家。今統之於雜。抱朴本道家。顏訓實儒家。其指歸非一。亦次之雜家。古又有陰陽家、名家、

縱橫家、農家、醫家、小說家之屬。今不具錄。莊周所謂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雖異乎鄒魯之士。詩書禮樂之道。然其辭雅馴。不偏不該。察焉以自好。爲學士先生所不廢。蓋求之雜家。則無乎不在。故其流廣焉。大凡言治忽興廢之故。忠孝材勇之美。明而山川城郭。冠裳戰鬭。典章文物之散見。幽而神鬼怪奇迂誕。俳優方技之變幻而百出。下暨乎要荒蠻昧。昆蟲飛走之情狀。龜魚卉木異寶珍藥果草之名彙。奇辭奧旨。什八九於此矣。上始周秦。下迄隋世。凡四十有四家。後之作者。雖有瑰麗絕特。驚天泣鬼之製。要之山不能越嶽華而自高。水不能別江海而自深者也。名之曰諸子文粹。都爲若干卷。用資搜討。用備遺忘。承學君子。便覽觀焉。至於其書雖存。其文尤謬悠。如公孫龍子之屬者。擯不錄。其書古佚而後綴輯。如曾子子思子尸佼子之屬。雖不忍廢。

疑非其舊者姑闕之。故所取儉於此。若夫眞僞之間出。淄澠之或淆。則魏徵治要。馬總意林。不聞正其主名。先民有例。吾無惡焉。光緒二十三年丁酉正月武進李寶淦

凡例

一選錄古人之文。由來已舊。或兼綜數代。或僅取數家。至　國朝宜興儲氏。桐城姚氏。湘鄉曾氏諸選。文體尤備。無善不臻。而獨闕丙部。夫亦謂諸子者。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雖舍旃可也。愚謂意之所至。文亦至焉。故是編專取諸子。以備一格。

一諸子選本古罕流傳。唐初魏徵奉勑撰羣書治要。經史並錄。其先後則有庾仲容子鈔。馬總意林。高似孫子略。斯爲最著。或其書已亡。或篇帙冢冢。割裂什九。致足惜也。是編所錄。專主鴻篇鉅製。而零珪碎璧。亦不忍輕棄。雖取之本書。僅十之三四。然精言奥旨。雖有遺焉者寡矣。

一諸子古稱多僞。夫附益竄亂。六經不免。况其下乎。如孔子家語。世稱王肅所造。然託體既尊。辭皆典則。何可廢也。玆錄其精要。首著於篇。而

諸子依附孔悎。為家語所取資者。仍散見各書。他若其書雖偽。而古今相承勿替者。亦依類撰錄。或一事兩書互見。或數書迭見者。則取其先。有舍先取後者。或兩取者。庶文之同異。意之向背。有所抉別焉爾。

一如荀子之禮論篇。樂論篇。呂氏春秋之月令篇。皆列入禮經。家絃戶習。無煩重錄。其禮樂篇中。為禮經所未取。而文不容廢者。仍慎擇焉。他如韓非之始見秦篇。戰國策以為張儀。蓋實出本書。宜從其朔。其他凡扶掖經傳。旁資考證者。如管子之弟子職。荀子之成相篇。賦篇。中論之考偽篇。子華子之釋由字。新書之釋先醒。及白虎通義之善言典制。顏氏家訓之多談文藝。皆先哲精言。後學津祕。亦罔或遺墜焉。

一子部選家。或刪改字句。或移節原文。明代雜編。畸零割截。等諸自鄶。然學者不知。輒謂本書如是。而不悟其久遭竄亂也。是編有刪無改。有

節無移雖略間數語。亦提行繕錄。庶不致變易古書。就我胸臆。

一文之厚薄。與世升降。即諸子何獨不然。漢不如周秦。六代不如漢魏。隋唐文勝。斯體尤微。河汾僭擬。未逞服膺。姑殿儒家簡末。以爲限斷云爾。

武進李寶淦識



諸子文粹目錄

卷一家語儒家一 相魯 始誅 五儀解 致思 三恕 好生 觀周 辨政 顏回 子路初見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執轡 辨樂解 本姓解 七十二弟子解

卷二晏子儒家之一二 內篇諫上凡十一節 內篇諫下凡九節 內篇問上凡十節 內篇問下凡九節

卷三晏子儒家之二二 內篇雜上凡十七節 內篇雜下凡十九節 外篇凡二節 外篇凡五節

卷四荀子儒家之一三 勸學篇 修身篇 不苟篇 榮辱篇 非相篇 非十二子篇 仲尼篇

卷五荀子儒家之二三 儒效篇 王制篇 富國篇 王霸篇

卷六荀子儒家三之三　君道篇　臣道篇　致士篇　議兵篇
卷七荀子儒家三之四　彊國篇　天論篇　正論篇　禮論篇　樂論篇
解蔽篇　正名篇
卷八荀子儒家三之五　性惡篇　君子篇　成相篇　賦篇　大略篇
宥坐篇　子道篇　法行篇　哀公篇　堯問篇
卷九孔叢子儒家四　嘉言　論書　記義　刑論　記問　雜訓　居衛
抗志　公孫龍　儒服　對魏王　陳士義　論勢　執節　獨
治　答問
卷十新語儒家五　道基　術事　輔政　無爲　辨惑　愼微　資執
至德　本行　明戒　思務
卷十一新書儒家六　等齊　服疑　審微　瑰瑋　連語　禮　容經

春秋　先醒　耳痺　諭誠　退讓　君道　官人　大政上
大政下　修政語上　修政語下　胎教
卷十二鹽鐵論 儒家七　本議　力耕　禁耕　復古　非鞅　刺復
輕重　未通　毀學　褒賢　相刺　遵道　孝養　刺議　利
議　國病　救匱　鹽鐵鍼石　除狹　疾貪　後刑　水旱
鹽鐵取下　論菑　申韓　周秦　詔聖　雜論
卷十三新序 儒家八　雜事一 凡五節　雜事二 凡五節　雜事四 凡六節　雜
事五 凡八節　刺奢　節士　義勇
卷十四說苑 儒家九之一　君道　臣術　建本　立節　貴德　復恩
政理　尊賢　正諫
卷十五說苑 儒家九之二　敬慎　善說　奉使　權謀　至公　指武

說叢 雜言 辨物 修文 反質
卷十六揚子法言儒家十 學行 吾子 修身 問道 問神 問明
寡見 五百 先知 淵騫 君子 孝至
卷十七白虎通義儒家十一 爵 號 謚 五祀 社稷 禮樂 封公
侯 京師 五行 三軍 諫諍 鄉射 致仕 辟雍 災變
封禪 巡狩 蓍龜 聖人 商賈 瑞贄 三正 三綱六紀
性情 宗族 姓名 日月 四時 衣裳 嫁娶 崩薨
卷十八潛夫論儒家十二 讚學 賢難 考績 思賢 忠貴 浮侈
愼微 實貢 班祿 述赦 愛日 勸將 救邊 夢列 釋
難 交際 德化
卷十九申鑒儒家十三 政體 時事 俗嫌 雜言 雜言下

卷二十中論儒家十四　治學　法象　修本　虛道　貴驗　貴言　藝
紀　爵祿　考僞　夭壽　務本　亡國　賞罰
卷二十一文中子中說儒家十五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卷二十二管子法家之一一　牧民　形勢　權修　立政　乘馬　七法
版法　宙合　樞言　八觀　重令
卷二十三管子法家之二一　法法　兵法　大匡　中匡　小匡
卷二十四管子法家之三一　霸形　霸言　問　戒　地圖　參患　制
分　君臣上　君臣下
卷二十五管子法家之四一　小稱　四稱　侈靡　心術上　心術下
白心　水地　四時　五行　正　九變　任法　明法　正世

治國

卷二十六管子法家之五 一 內業 小問 七臣七主 禁藏 入國

九守 桓公問 度地 地員 弟子職 形勢解 立政九敗

解 臣乘馬 乘馬數

卷二十七管子法家之六 一 事語 海王 國蓄 山國軌 山權數

山至數 地數 揆度 輕重甲 輕重乙 輕重丁 輕重戊

輕重己

卷二十八鄧析子法家二 無厚篇 轉辭篇

商子法家三 更法 農戰 去彊 說民 算地 開塞 壹言

錯法 戰法 立本 兵守 靳令 修權 徠民 賞罰 畫

策 弱民 外內 君臣 禁使 定分

卷二十九韓非子法家四之一 初見秦 存韓 難言 愛臣 主道
有度 二柄 楊權 八姦 十過
卷三十韓非子法家四之二 孤憤 說難 和氏 姦刧弒臣 亡徵
三守 備內 飾邪 解老 喻老 說林上 說林下
卷三十一韓非子法家四之三 觀行 安危 守道 用人 功名 大
體 內儲說上七術 內儲說下六徵 外儲說左上 外儲說
左
卷三十二韓非子法家四之四 外儲說右上 外儲說右 難一 難二
難三 難勢 問辯 定法 說疑 六反 八說 五蠹 顯
學 飭令
卷三十三六韜兵家一 文韜文師 盈虛 大禮 明傳 六守 守

士　守國　上賢　兵道　武韜發啓　文啓　順啓　三疑
龍韜王翼　論將　選將　立將　勵軍　軍勢　奇兵　兵徵
虎韜軍略　絕道　虛壘　豹韜烏雲　澤兵　少衆　犬韜武
鋒　練士　戰車　戰騎
卷三十四孫子兵家二　始計　作戰　謀攻　軍形　兵勢　虛實
軍爭　九變　行軍　地形　九地　火攻　用間
吳子兵家三　圖國　料敵　治兵　論將　應變　勵士
卷三十五司馬法兵家四　仁本　天子之義　定爵　嚴位　用衆
尉繚子兵家五　天官　兵談　制談　戰威　攻權　守權　十二
陵　武議　將理　治本　戰權　重刑令　伍制令　束伍令
勒卒令　將令　兵教上　兵教下　兵令上　兵令下

卷三十六陰符經 道家一 上篇 中篇 下篇
老子 道家二 凡五十一章
關尹子 道家三 一宇 二柱 三極 四符 五鑑 六匕 七釜
八籌 九藥
卷三十七列子之一 道家四 天瑞 黃帝 周穆王
卷三十八列子之二 道家四 湯問 力命 楊朱 說符
卷三十九莊子之一 道家五 逍遙遊 養生主 人間世 大宗師 馬
蹄 胠篋 天運 刻意 秋水 至樂
卷四十莊子之二 道家五 達生 山木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讓王
盜跖 說劍 列禦寇 天下
卷四十一鬻子 雜家一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 大道文王問 貴道五

帝三王周政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　曲
阜魯周公政　禹政　湯政　天下至紂　上禹政　道符五帝
三王傳政
墨子之一 雜家二　親士　修身　所染　法儀　七患　辭過　三辯
尙賢中　尙同上　兼愛上　兼愛中
卷四十二墨子之二 雜家二　非攻上　非攻中　非攻下　節葬下　天
志上　明鬼下　大取　小取　耕柱　貴義　公孟
卷四十三墨子之三 雜家二　魯問　公輸　備城門　備梯　迎敵祠
旗幟　號令　雜守
卷四十四子華子 雜家三　陽城胥渠問　孔子贈　虎會問　晏子
晏子問黨　執中　大道　北宮意問　神氣

卷四十五尹文子雜家四　大道上　大道下
慎子雜家五　威德　因循　民雜　德立　君人
卷四十六鶡冠子雜家六　博選　著希　夜行　天則　環流　道端
近迭　度萬　王鈇　泰鴻　泰錄　世兵　備知　學問　世
賢　天權　能天
鬼谷子雜家七　捭闔　內揵　抵巇　忤合　揣篇　摩篇　權篇
謀篇　持樞
卷四十七呂氏春秋雜家八之一　本生　重己　貴公　去私　貴生
情欲　功名　盡數　先己　論人　圜道　勸學　尊師　誣
徒　用衆　大樂　侈樂　適音　音初　明理　蕩兵　禁塞
懷寵

卷四十八呂氏春秋雜家八之二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士　順民
知士　審己　精通　節葬　安死　異寶　異用　至忠　忠
廉　當務　長見　介立　誠廉　不侵　序意
卷四十九呂氏春秋雜家八之三　有始　名類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諭大　孝行　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遇合　必
己　愼大　權勳　下賢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卷五十呂氏春秋雜家八之四　先識　觀世　知接　樂成　察微　去
宥　審分　君守　任數　勿躬　愼勢　審應　精諭　淫辭
不屈　具備　離俗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爲欲　貴
信　舉難　恃君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卷五十一呂氏春秋雜家八之五　開春　期賢　愛類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貴直　直諫　壅塞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
當　別類　有度　分職　愼小　士容　上農　任地　辨土
審時
卷五十二淮南子雜家九之一　原道訓　俶眞訓　天文訓　墬形訓
覽冥訓　精神訓
卷五十三淮南子雜家九之二　本經訓　主術訓　繆稱訓　齊俗訓
道應訓　氾論訓　詮言訓
卷五十四淮南子雜家九之三　說山訓　說林訓　人間訓　修務訓
泰族訓　要略
卷五十五論衡雜家十之一　逢遇篇　累害篇　命祿篇　氣壽篇　幸

偶篇 率性篇 吉驗篇 儒增篇 藝增篇 說日篇 狀留篇

卷五十六論衡 雜家十之二 齊世篇 宣漢篇 恢國篇 驗符篇 佚文篇 死僞篇 訂鬼篇 言毒篇 卜筮篇 實知篇 定賢篇 書解篇 案書篇 對作篇 自紀篇

卷五十七風俗通 雜家十一 皇霸凡三節 正失凡二節 愆禮一節 十反一節 聲音凡五節 窮通凡二節 祀典凡二節 怪神凡六節 山澤凡三節

卷五十八人物志 雜家十二 九徵 體別 流業 材理 材能 利害 接識 英雄 八觀 七繆 效難 釋爭

卷五十九抱朴子 雜家十三之一 暢玄 論僊 對俗 金丹 至理 微旨 塞難 道意 僊藥 勤求 黃白 登涉

卷六十抱朴子雜家之二十三 逸民 勗學 君道 時難 用刑 審舉 備闕 擢才 行品 酒誡 譏惑 鈞世 尙博 博喻 廣譬 知止 自敘
卷六十一劉子雜家十四 清神 防慾 去情 韜光 專學 履信 愼獨 從化 審名 鄙名 知人 因顯 心隱 命相 妄瑕 愼言 貴言 辨施 殊好 兵術 觀量 貪愛 正賞 惜時 言苑
卷六十二顏氏家訓雜家十五 序致篇 教子篇 兄弟篇 後娶篇 治家篇 風操篇 勉學篇 文章篇 名實篇 省事篇 止足篇 養生篇 歸心篇 書證篇 音辭篇 雜藝篇 終制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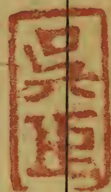
諸子之書浩如烟海徧讀爲難是編爲廿年前手自選錄并續編共約六十萬言取便誦習常置行篋辛亥之亂武昌寓所被焚原稿僅免煨燼或謂棄置可惜宜付印行惟是管蠡所見未必盡當茲先將正編序例目錄印刷分貽同志惟大雅是正爲幸原篇或全或節具在本書茲不備注另續編十卷

武進李寶淦記

諸子文粹卷一

家語 儒家一

武進李寶淦纂



相魯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于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尙

忠信。女尙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始誅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狴內府本作猶 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政內府本作故 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內府本無後字

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致思

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說。如受大牢之饋。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夫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

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既。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也。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鐮帶索。哭音不衰。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偏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好生

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也。在周易山下有

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黑白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知其將亡。何也。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愻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乎。

觀周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

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取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辯政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王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今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可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荊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

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顏回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者。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愼

諸焉。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於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說。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

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

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爲政事。莫如應之。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祀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

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將至。思而弗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患。惟智者能之。

入官

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爲上者。辟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

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恭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紊者以身本者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

困誓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

知顚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能愼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五帝德

孔子曰。予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執轡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

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鷰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諸老聃。亦如女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

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蜯蛤龜珠與月爲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也

辯樂解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

也。有聞。孔子有所繆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丘迨得其爲人矣。黮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本姓解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申之。與國於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冑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

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弗父何生
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
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
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
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
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
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
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
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
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
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

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寶淦案此可正史記之妄

七十二弟子解

叄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梨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叄曰。梨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

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子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諸子文粹卷一

晏子春秋

儒家二之一○寶詮案晏子見稱於孔子其學出於儒書蓋其徒剽竊他書而附益之故多迂誕而少實然文辭古質爲一家之言亦非後人所能僞爲

諸子文粹卷二

武進李寶詮纂

內篇諫上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幷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

手裂兕虎。任之以力。淩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尙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蹵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其君。而禮不使也。禽獸以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湎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

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

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常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閒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

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朞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爲祈祥。錄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盍去寃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瞢者至。公曰。今夕吾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瞢之言也。公曰。占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閒對曰。占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晳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

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

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瞿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內篇諫下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囹。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

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勑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勑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說曰。勑其功則使壹妄。勑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狢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

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女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廓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爲老而見犇。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莅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

不以衆強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鼈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食之具。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

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君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日自莅之。有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慈衆。不身傳誅。令舍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令兵摶治。當臘冰月之閒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為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為閒。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

殺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師殺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扑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溼。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

此道者。其晏子是邪。

景公爲長康。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拂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誡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寶淦案晏子書多載歌辭謠諺蓋國俗則然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陛。忿然而作色不說曰。孰爲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于身謂于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爲璿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頃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爲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

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以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豣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

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內篇問上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霣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

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何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章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寧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于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

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加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

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景公問晏子曰。莅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爲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晏子

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爲出若言。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蔍苴學者詘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疏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餒。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此足以觀存亡矣。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

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求君偪邇而陰爲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恡乎財。薄乎施。覩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寶洤案此文非秦以後所能仿效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景公問于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內篇問下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遬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爲久。是以遬亡也。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於民。地博不兼小。兵彊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爲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爲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僇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鍖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

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不好鍾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彊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饑渴寒暑。畏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

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寶銓案此蓋晏子之學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惽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洒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為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強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晏子春秋 儒家之二 二

諸子文粹卷二

武進李寶淦纂

內篇雜上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咸諾。而左右

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

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收之處不足絲蠶于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

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爲民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說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景公游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睹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矣。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

吏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

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吾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中。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陽。冰

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迺不伐魯

景公游於紀得金壺乃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鰈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注之壺不亡何待乎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

能用。好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煣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隱煣。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

患也。嬰聽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閒。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為國故

死。吾將爲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無是一焉。故嬰非特食餽之長也。是以辭。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駮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內篇雜下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迺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

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大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大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爲善易矣。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昔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鴞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鴞當陛布翌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

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騫辭曰。爲禳君鴞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能善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閒。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汝薄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

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蹴然曰。古之臣乎。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瞢與二日鬬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瞢與二日鬬。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瞢二日與公鬬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瞢。是所爲也。占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瞢者入。公曰。寡人瞢與二日鬬而不勝。寡人死乎。占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瞢者。占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瞢者以占

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占瞢者不蔽人之能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屨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溫之發席傅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

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邪。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

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邪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其爵莫尊于

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宇也。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柏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賓注案此文與對佞人之問各極其古雅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

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於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它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邪。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爲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

子之內子邪。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外篇

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應。公曰。雍門之橚。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紘充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之長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繆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

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對曰。臣何敢槁也。夫能自周於君者。才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何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也。此難得而知也。公曰。然則先聖柰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

外篇

景公爲大鐘。將懸之。晏子仲尼柏常騫三人朝。俱曰。鐘將毀。衝之果毀。公召三子者而問之。晏子對曰。鐘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禮。是以曰鐘將毀。仲尼曰。鐘大而懸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上薄。是以曰鐘將毀。柏常

驚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勝于雷。是以曰鐘將毀也。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而捐其布。破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子。何爲對曰。嬰聞之。詳問者。亦詳對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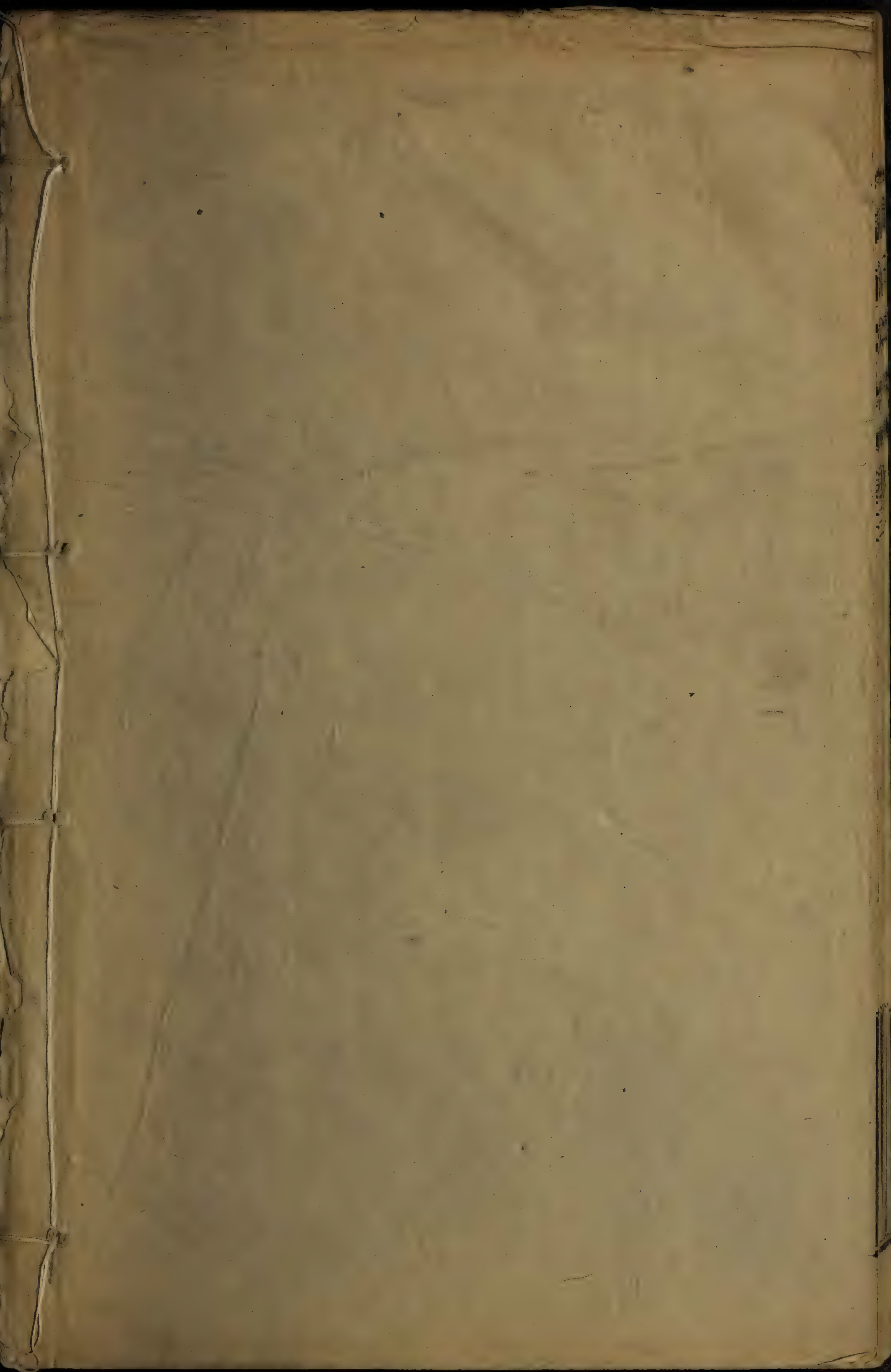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淩蒼天。尾偃天閒。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蟁睫。再乳再飛而蟁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駔驅之。而因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遫。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

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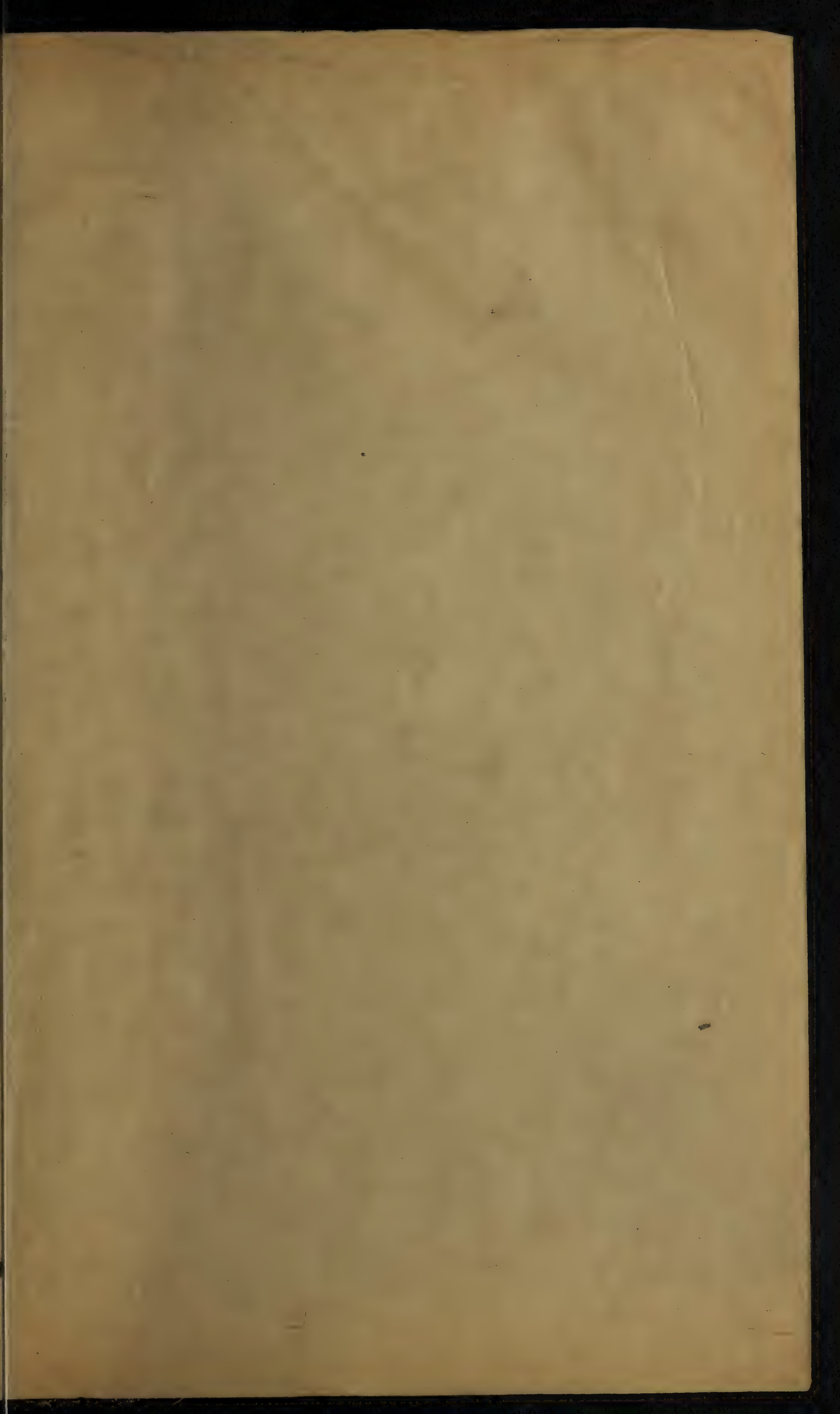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晏子歿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曰。善。吾不食諂人以言也。以魚五十乘賜弦章。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黨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之。今諸臣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諸子文粹卷三



諸子文粹

二



諸子文粹卷四

武進李寶淦纂

勸學篇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

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蜹聚焉。故言有召

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愼其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虵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

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閒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閒。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禽犢饋獻之物）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

修身篇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猒。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噏噏呰呰。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

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厲。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刦之以師友。怠慢僄弃。則炤之以禍災。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

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儒亦謂懦弱方言云儒輸愚也轉脫者謂偷儒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辟違而不慤。程役而不錄。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弃。

行而供冀。非漬淖也。冀當為翼 行而俯項。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 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它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

人無法則倀倀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

後溫溫然。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

不苟篇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曰君

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縛絀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推禮

義之統。分是非之分。揔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愨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若是則可謂愨士矣。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愨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

子愼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爲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

榮辱篇

橋泄者。人之殃也。泄與媟同嫚也○橋元刻作憍 恭儉者。偋五兵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

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

鬬者。亡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亡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爲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鬬者。必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

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將以爲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爲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人之有鬬何哉我甚醜之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恈恈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

鯈鉢者浮陽之魚也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

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愼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弟原愨。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陶誕突盜。惕悍憍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閒。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僈。是其

所以危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爲堯禹。可

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埶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則常危辱。爲堯禹則常愉佚。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埶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亦呥呥而噍。鄉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爲睹。則以至足爲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瞲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無嗛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

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爲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鈆之重之。鈆與沿同循也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

非相篇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

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衞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秃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眉同 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

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弃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竝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而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

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肎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

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妄人者。門

庭之閒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辨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

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嬴絀。府然若渠匽檃栝之於己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抴。度己以繩。故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抴。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雖不

說人人莫不貴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居錯遷徙應變不窮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

非十二子篇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矞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

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愼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

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

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埶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爲俗。離縱而跂訾者也。士君子之所不能爲。

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

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愨。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吾語汝學者之嵬容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塡塡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謑詢。是學者之嵬也。弟佗其冠。衶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優。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

仲尼篇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

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然而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

心也。鄉方略審勞佚畜積脩鬬而能顚倒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埶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

諸子文粹卷四

諸子文粹卷五

武進李寶洤纂

儒效篇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埶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

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一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無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譎德而定次。量能而授

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愼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行事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弃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

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貣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是杅杅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

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氾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護與濩同宋本元刻並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跨天下而無蘄。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戒矣哉。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

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媿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

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 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㤞。儗讀爲疑㤞與怍同 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

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

故積土爲山。積水而爲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注錯。愼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

寍爲荼毒。此之謂也。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爲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誤重寫耳故下云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二後王謂之不雅。寶淦案雅常也不遵時王之法是不安常道也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王制篇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繆。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

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弃。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

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凡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也。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

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

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者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故脩禮者王。爲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相地而衰政。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是王

者之法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字書江賦無紶字當作蛣郭璞曰石蛣應節而揚葩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爲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

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聖王

之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曰一與一。是爲人者。謂之聖人。

富國篇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刺屮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剸車。黿鼉魚鼈鰌鱣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鳧鴈

若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

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寶沄案荀子闢墨最力與孟子同

垂事養民。拊循之。呴嘔之。冬日則爲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麩。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僒然要時務民。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事進矣而百姓疾之。是又不可偷偏者也。徒壞墮落。必反無功。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故古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

在人者。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響。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其候徼支繚。其竟關之政盡察。是亂國已。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貪主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親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愨。是闇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盡察。其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是辱國已。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愨。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

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愨是明主之功已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上好攻取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蹷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

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

持國之難易。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猒。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貲單國舉然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為之逢蒙視詘要橈膕君盧屋妾（盧當為廬謂自稱君之廬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以為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

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僬僥搏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王霸篇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彊固之道焉。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

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

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埶從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爲寶。而愚者以爲難。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焉。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若

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爲可哀甚於衢涂。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竝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

桀紂卽序於有天下之埶。索爲匹夫而不可得也。是無它故焉。四者竝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諸子文粹卷六

武進李寶淦纂

君道篇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淸則流淸。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尙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

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請問爲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

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愼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

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孼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慆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

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

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塡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愿愨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修飭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

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尙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將値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臣道篇

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簒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

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齊之管仲。晉之咎犯。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必謹志之。而愼自爲擇取焉。足以稽矣。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

而不利君謂之簒。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爲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爪牙

之士施。則仇讐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

君之義也。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

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

致士篇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愼之。（衡讀爲橫）聞聽而明譽之。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鱉歸

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得衆動天。美意延年。誠信如神。夸誕逐魂。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

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此數語全本左傳考荀卿以左氏春秋授張蒼蒼授賈誼荀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

議兵篇 寶泩案此篇亦荀學之大醇儒者之言非苟爲辨而已也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

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
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
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
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埶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
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
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埶利也。所行攻奪變
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
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
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
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
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

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寶洤案顧氏日知錄曰舊唐書竇軌傳高祖謂軌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爲公所斬略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芒山之戰周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墜地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罵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尚有此語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埶。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強。不齊者弱。賞重者強。賞輕者弱。刑威者強。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

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軸（與冑同）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刼之以埶。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忸與狃同串習也鰌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

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矣。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

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蘇讀爲傃傃向也謂相向格鬬者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於君。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摠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

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宛鉅鐵鉇。慘如蠭蠆。輕利僄遬。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辨。(治也或音辦)溝池不拑。(拑當作扣)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響。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它故

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

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埶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除阸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犇。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故賞慶刑罰埶詐之爲道者。傭徒粥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尙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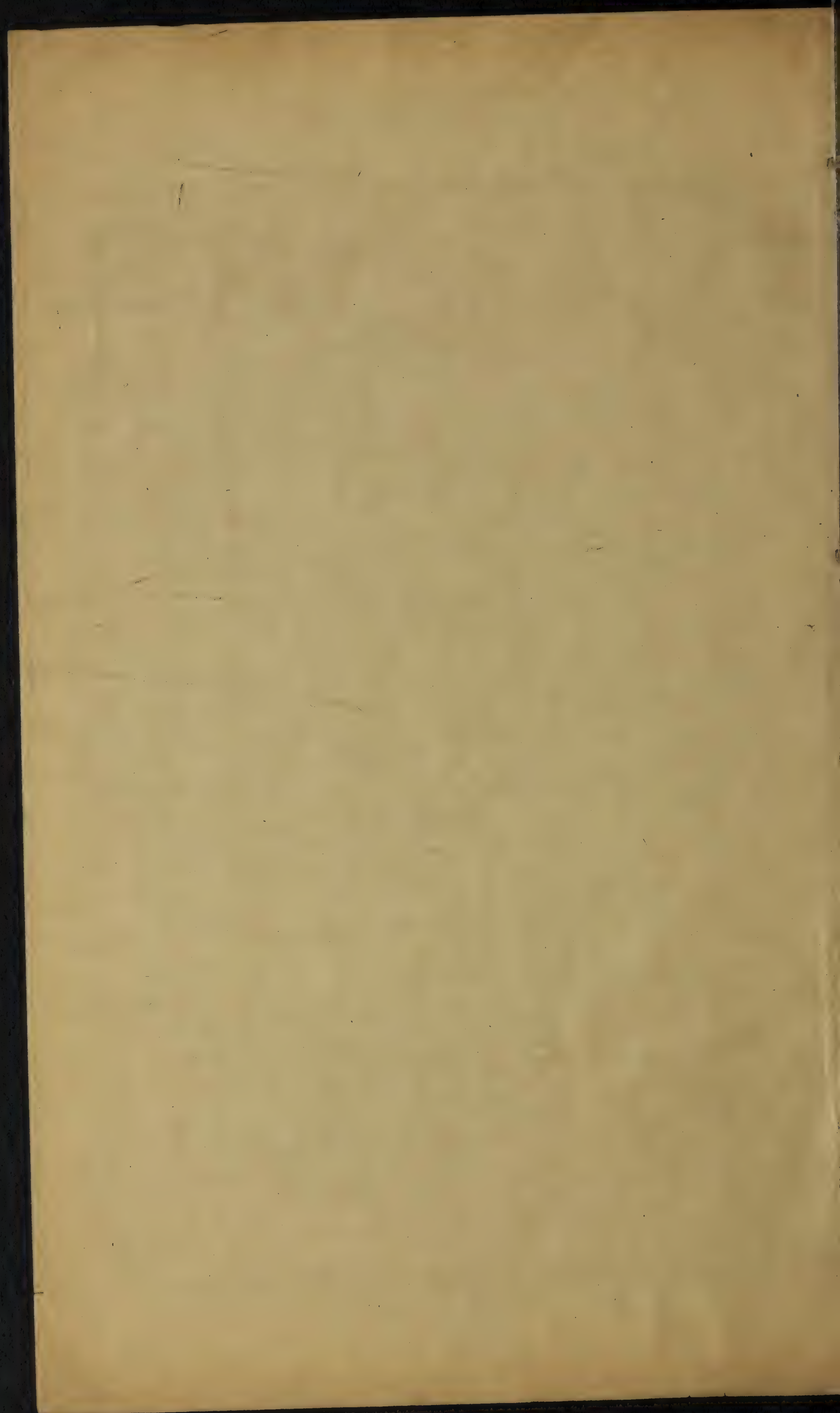
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順（此上有脫文）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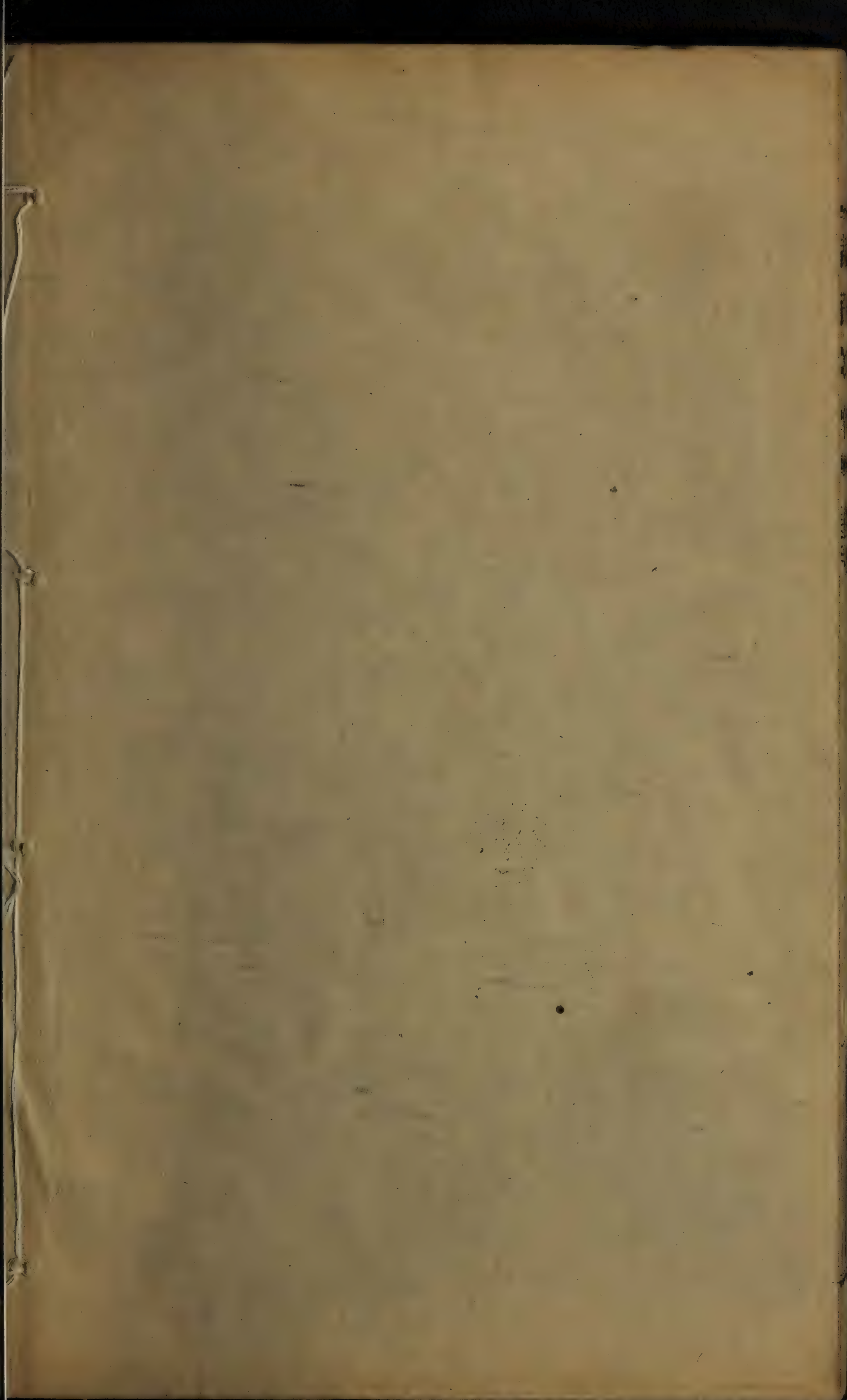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涂以迎吾入。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強。是

以德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埶。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費。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古者湯以薄。

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諸子文粹

三

諸子文粹卷七

武進李寶詮纂

彊國篇

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剝脫之。砥厲之。則劙盤盂刎牛馬忽然耳。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百姓貴之如

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黭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如是百姓劫則致畏。嬴則敖上。執拘則最。（最聚也）得閒則散。敵中則奪。（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擊也）非劫之以形埶。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讙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

荀卿子說齊相曰。處勝人之埶。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

人之埶。不以勝人之道。厚於有天下之埶。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埶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埶也。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已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埶。亶有之矣。然則胡不敺此勝人之埶。赴勝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直爲是世俗之所以爲。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鰌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

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然耳。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兩者孰足爲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爲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汚漫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湯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

固非大之力也。隆在修政矣。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然則是弃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寶注案孔子終身不言湯武荀孟皆亟稱之此異於孔子處

力術止。義術行。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 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耳。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閒。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爲秦所虜而死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鄢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東北保陳城廟主 視可司閒。案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謂

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羡與俱。是乃江南也。北與胡貉爲鄰。西有巴戎。東在楚者。乃界於齊。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在魏者。乃據圍津。卽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剡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眞定）負西海而固常山。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彊殆中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此句或疑當在彊殆中國句下）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三字衍）而朝諸侯。殆可矣。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汚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諰矣諰懼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駮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寶洤案此則秦之致彊亦自有故荀子生當其時語豈妄哉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時。僅存之國。危而後慼之。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時託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白刃扞乎胷。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非不以此爲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天論篇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祅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

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爲不求知天。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
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臧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
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
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
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
匈匈也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
小人計其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意修。
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

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祅則可畏也楛耕傷稼。耘耨失薉。政險失民。田薉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祅。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祅。禮義不修。內

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竝至。夫是之謂人祅。祅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爾其菑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祅。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玉公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

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

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匿則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鈃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

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寶洤案此可知荀學之異乎諸子

正論篇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愿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愿愨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上幽險。則下漸詐矣。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

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當爲澡嬰謂澡濯其布爲纓鄭云凶冠之飾今罪人服之）共艾畢（共未詳或衍字畢與韠同以蒼白色爲韠也）菲對屨（對當爲紂枲也言罪人或菲或枲爲屨故曰菲紂屨）殺赭衣而不純（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竝起於亂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

也。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旂。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擅(與禪同)讓。是不然。天子者。埶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

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天子者。埶至重而形至佚。心

至愉而志無所詘。而形不爲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閒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曼而饋。（曼當爲萬列萬舞而進食）代睪而食。（睪當爲澤）雍而徹乎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祀有事。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側載睪芷以養鼻。前有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三公奉軶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坐道。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句）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抇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抇不抇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爲。不以備不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不知足不字衍）故盜不竊。賊不刺。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華覲以爲實。（覲當爲瑾華謂有光華者也或曰龍茲卽今之龍須席公羊傳曰衞侯朔屬負茲爾雅曰蓐謂之茲）人猶且莫之抇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夫亂今然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詘。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

人則凍餧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扣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雖此倮而薶之。猶且必扣也。安得葬薶哉。彼乃將食其肉而齕其骨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潮當作淖古潮字作淖淖誤爲淖又誤爲潮夫是之謂大姦。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寶洤案此論太高亦憤世過激之言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鬭。人皆以見侮爲辱。故鬭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鬭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凡人之鬭也。必以其惡之爲說。非以其辱之爲故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鬭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然而不鬭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則援劍戟而

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爲辱也哉。然而不憚鬭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爲辱也。不惡則不鬭。雖知見侮爲不辱。惡之則必鬭。然則鬭與不鬭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有義榮者。有埶榮者。有義辱者。有埶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埶勝。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埶榮。流淫汙僈。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捶笞臏腳。斬斷枯磔。藉靡舌纆。（舌纆未詳）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埶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埶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埶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埶辱無害爲堯。有埶榮無害爲桀。義榮埶榮。唯君

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埶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俗萬世不能易也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爲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譬之是猶以塼涂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蹎跌碎折不待頃矣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

禮論篇

寶泩案此篇與禮經相發明荀爲傳禮之老師其學無有大於此者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愼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

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蔞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修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名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

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

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尒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

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弃。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爲者也。

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始卒。沐浴鬠體飯唅。象生執也。儀禮鬠用組鄭云組束髮也古文鬠爲括象生執謂象生時所執持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式與拭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不蓋末世多不備禮充耳而設瑱。士喪禮瑱用白纊飯以生稻。唅以槁骨。貝也反生術矣。說褻衣。襲三稱。搢紳而無鉤帶矣。紳大帶也搢紳謂扱於帶鉤之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士喪禮飯唅之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韐帶搢笏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幎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幎讀如縈士喪禮笄用桑又云鬠用組乃笄此云不笄或後世略也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案銘皆有名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縰。鍪冠卷如兜鍪也縰韜髮者也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謂明器之冠也有如兜鍪加首之形而無韜髮之縰也甕廡虛而不實。士喪禮甕三醯醢屑廡二醴酒皆有冪有簟席而無牀第。棺中不施牀第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

均。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輿謂輁軸也國君謂之輴藏謂埋之）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略而不盡。須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須而不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須象室屋也。棺椁。其須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斯未詳象衍字拂卽茀爾雅輿革前謂之報後謂之茀也）無帾絲歶縷翣。其須以象菲帷幬尉也。（無讀爲幠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幠用斂衾夷衾帾與褚同禮記素錦褚又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絲歶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爲綏禮記曰畫翣二皆載綏歶讀爲魚謂以銅魚縣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縷讀爲柳翣字誤爲縷字耳菲謂編草爲蔽所用障蔽門戶者或曰菲當爲屏隱也隱奧之處也）抗折。其須以象槾茨番閼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鄭云折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簣笭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槾杅也茨蓋屋也槾茨猶壁茨也番讀爲藩藩籬也閼謂門戶壅閼風塵者）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

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三年畢矣哉。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并百王於上

天而祭祀之也。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愅詭唈僾。（愅變詭異皆謂變異感動之貌唈僾氣不舒憤鬱之貌）而不能無時至焉。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愅詭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至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故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

樂論篇

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軸。歌於行

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愼之。

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聲樂之象。鼓大麗（宋本作天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筦籥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萬物。

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

治世反是也。

解蔽篇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

數爲蔽。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昔人君之

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啟。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山。紂縣於赤旆。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宋康王臣）奚齊是也。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讀爲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或曰戴驩也。宋太宰）奚齊

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

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

（睪讀爲皞）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

稽物。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危之當爲之危）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鬒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䖟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

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淸明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人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淸。吾慮不淸。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蹞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爲哅哅。埶亂其官也。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景搖。

人不以定美惡。水埶玄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閒。疑玄之時正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痹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

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云。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正名篇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

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祆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埶。

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者也。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爲已寶。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諮諮然而沸。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諸子文粹卷七

荀子 儒家三 之五

武進李寶淦纂

性惡篇

寶淦案此荀子憤激之言大要欲人之務禮義而急師友與勸學脩身等篇同意彼以正言此以反鑒其旨尤切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

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

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於性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偽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夫薄願厚。惡

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生而已元刻作性而已下同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

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肎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肎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

爲明矣。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謟。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折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

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必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

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天子也者。埶至重。形至佚。心至愈。（讀爲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

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

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

成相篇 寶注案此篇及賦篇爲後世詞章家之鼻祖

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請布基。慎聖人。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論臣過。反其施。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曷謂罷。國多私。比周還主還繞黨與施。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埶移。曷謂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蹷。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下。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

懷。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徒。穆公任之。強配五伯六卿施。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請牧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基必施。辨賢罷。文武之道同伏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法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夫弃之形是詰。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埶。直而用抴必參天。世無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埶富。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有讀爲又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成相竭。辭不

蹷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

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尙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堯讓賢。以爲民。氾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尙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尙得推賢（得當爲德）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夔爲樂正鳥獸服。契爲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貢道弱黑濼沇淮渭洛七水又有灉淄其道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數則不止於十二此云十二者未詳）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困學記聞曰呂氏春秋得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眞窺卽直成併橫革之交二人皆禹輔佐之名窺與成音同與窺形似）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十

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道古賢聖基必張。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良。用姦詐鮮無災。患難哉。阪爲先。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達。○中元刻作忠 蒙揜耳目塞門戶。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肎悔。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如當爲知 爭寵嫉賢利惡忌。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上壅蔽。失輔執。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孰或爲郭 厲王流于彘。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欲衷對言不從。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

之江。獨鹿與屬鏤同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阪同反更

平聲寶注案隱諱疾賢頁下數語當有誤字

請成相。言治方。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職。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卬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君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君法儀。禁不爲。莫不說教名不移。修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它師。刑稱陳。守其銀。下不得用輕私門。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請牧祺。明有基。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聽之經。明其請。參伍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言有節。稽其實。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觀法不法見不視。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君教出。

行有律。吏謹將之無鈹滑。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臣謹修。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

賦篇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此目上事也如禮記文王世子子貢問樂之比下放此）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涽涽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脩。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

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脩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

爲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雲。

有物於此。儀儀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弃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蠶。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

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旣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箴。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憼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

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閭娵古之美女楚詞七諫謂閭娵爲醜惡漢書音義韋昭曰閭娵梁王魏嬰之美女子莫之媒也。嫫母力父。力父未詳是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大略篇

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

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

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

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奉妒昧者謂之交譎。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薉孽也。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氐羌之虜也。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臧。然故民不困。

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寶銓案荀子亦稱引孟子可證非十二子之疑

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晉人欲伐衞畏子路不敢過蒲。

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無留善。無宿問。

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雨小漢故潛。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問遠。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

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

月為幬菜敝而不反其常（幬菜未詳或曰菜讀為菑）君子之隱栝不可不謹也慎之蘭茝槀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君子壹教小人壹學亟成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是為得其人 其人也而不教不祥。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

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

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知者。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家言謂偏見自成一家之言若宋墨者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流喆然。雖辨小人也。喆當為湎非十二子篇有此語

宥坐篇

寶泩案此篇以下所載皆與家語略同然先儒以為家語王肅雜采記傳所為故此且從本書餘倣此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

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肬贅則具然欲爲人師

子道篇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愼行之

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寶銓案以上二節與論語對孟懿子及答子夏問孝之語相發明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

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女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舒和之貌 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者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

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法行篇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曾子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

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寶洤案末四句已見不苟篇無識作無志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哀公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之邪。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

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仰視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

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號然家語作胡然）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健羨）無取詌。（家語作鉗王肅云謂妄對不謹誠者或曰捷給鉗人之口者）無取口啍。（與諄同方言云齊魯凡相疾惡謂之諄）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

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則彊怒勝計則亡。

堯問篇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勌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

(中歸與仲虺同)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寶洤案吳子圖國篇略同)

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不何記汝所傳之子美德)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愼。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非大君之量)女又美之。彼其愼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卽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

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

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孫卿迫於亂世。鰌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荀卿

弟子之辭

諸子文粹卷九

武進李寶淦纂

孔叢子 四 儒家

嘉言

陳惠公大城。因起淩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

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

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瘵矣。而諸大夫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瘵。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

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記義

季桓子以粟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

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顚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尙德。淸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案世稱孔氏三世出妻。然不聞更娶。事此云妻不服綵。又勸商瞿尹文子無出其妻。聖人人倫之極。豈窮於刑于之化。蓋如本書所載。阿谷交辭之類。假以行其心者之所爲也。

顔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暱。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

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寛。寛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寛。是亂也。寛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一作疻猶傷也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

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

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衞。使鄹。遂為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衞。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顧也鬱確其高梁父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

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雜訓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

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

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居衛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勢。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繦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

鬚鬛。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鬛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髩之不茂也。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

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公儀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

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爲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修。子思弗爲受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

子思居衞。衞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

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

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偏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

公孫龍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字）（箕之子伋玄孫）此人小辯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

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眞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鬭。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鬭。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鬭。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鬭。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鬭爲辱。必以敢鬭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

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

察之則鴿鴿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靑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犧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忘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辯破矣乎

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亦否矣。今有人於此。身修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修。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也。

儒服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斷必

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

於是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衞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

陳莛魏人性多穢甞每得酒食必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莛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隱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莛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對魏王

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

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陳士義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名斌子高子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焉。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枚產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

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爲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也今子欲求貨而問富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者也

論勢

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幷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幷趙魏

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捷。亦猶二國搆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尅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二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

執節

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粱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

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受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主。受民之雀。將何悅哉。

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鵲白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

獨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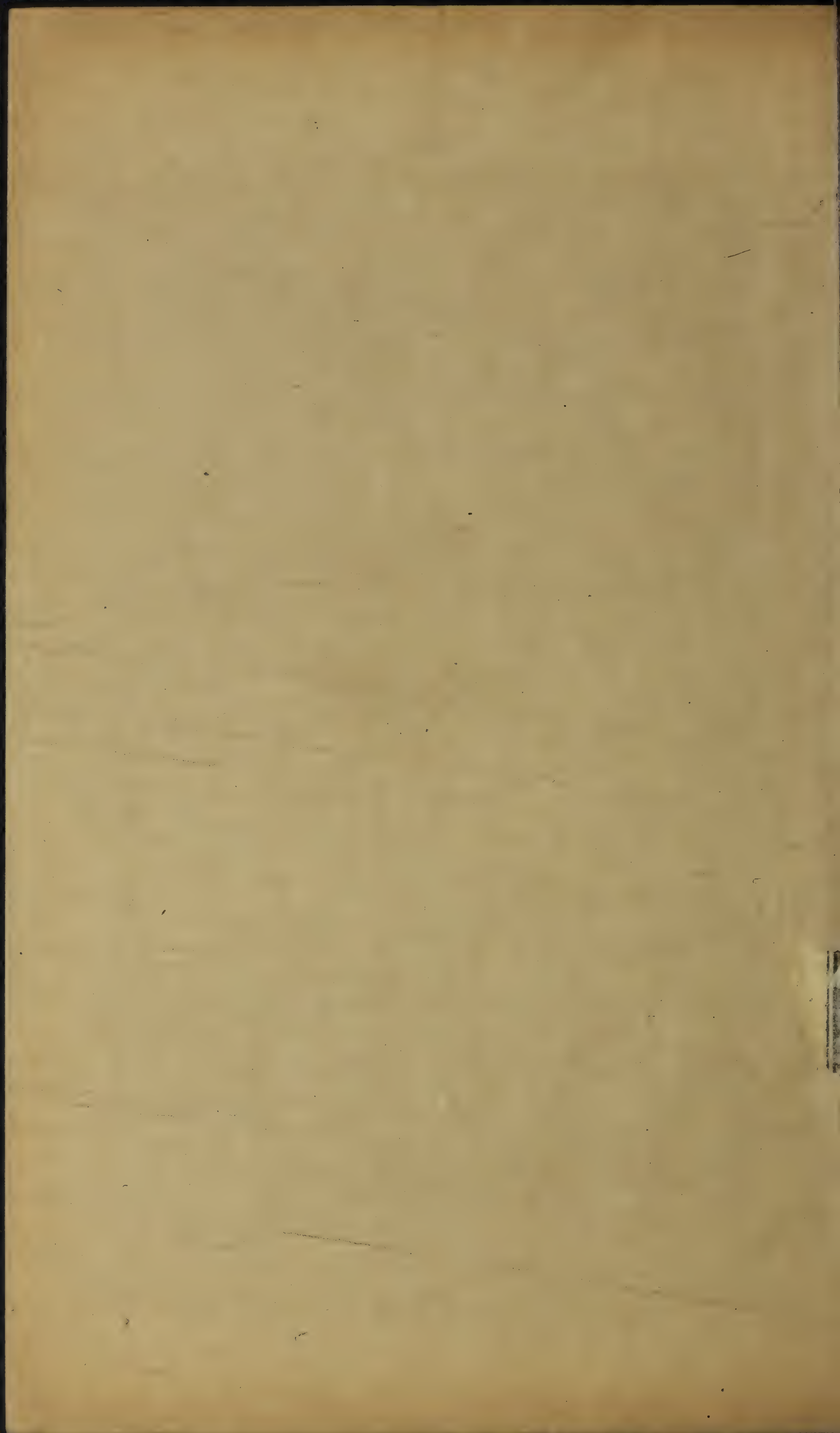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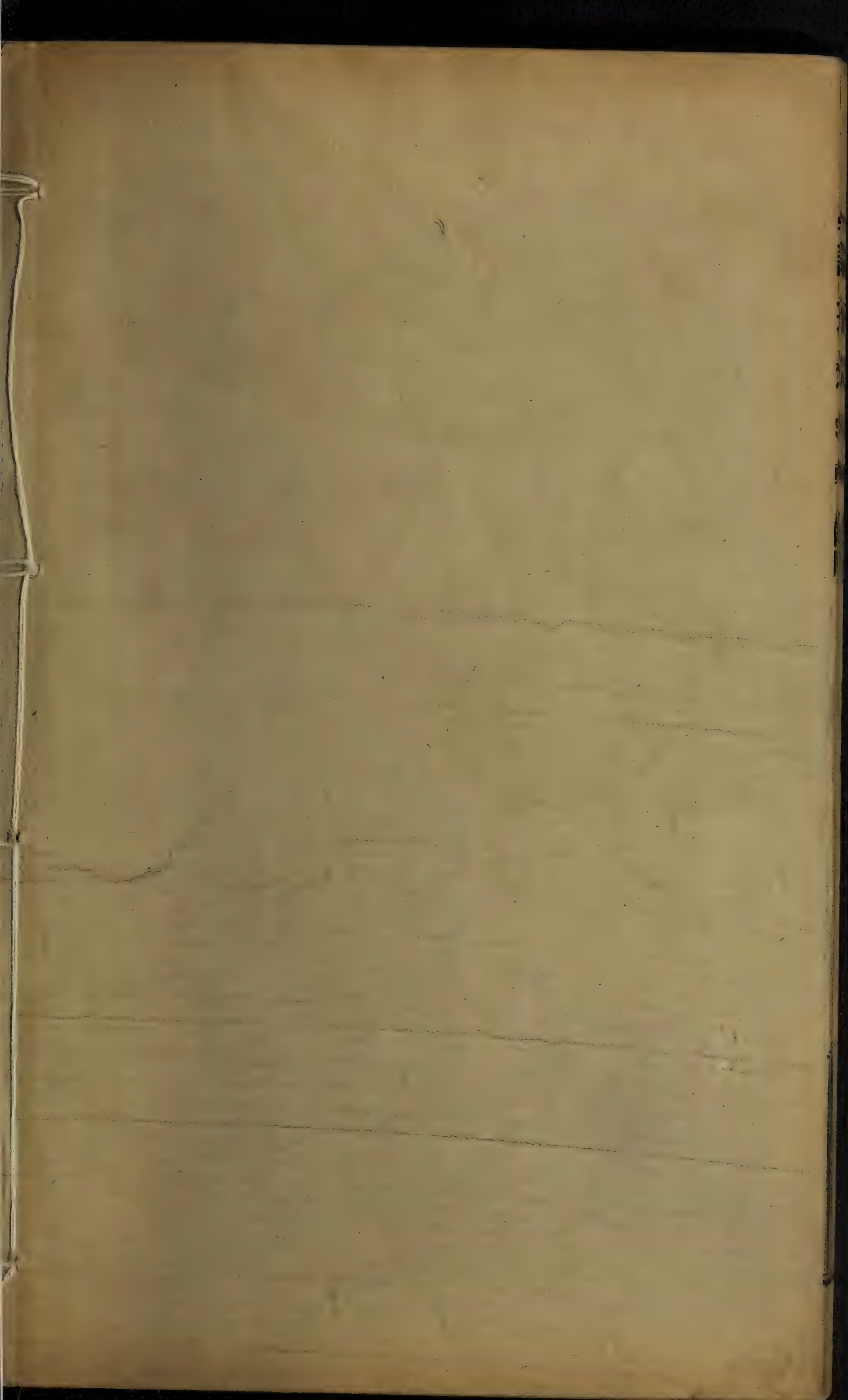
答問

陳王涉使周章爲將。西入關以誅秦。秦使將章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孱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驍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答

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鷃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笞焉。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凶凶也。窺而見之。趨而救之。妻愈竸忿。莫肯舍旃。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患之也。王曰。譬類誠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邯進兵擊陳王。師大敗。實注案甚似戰國策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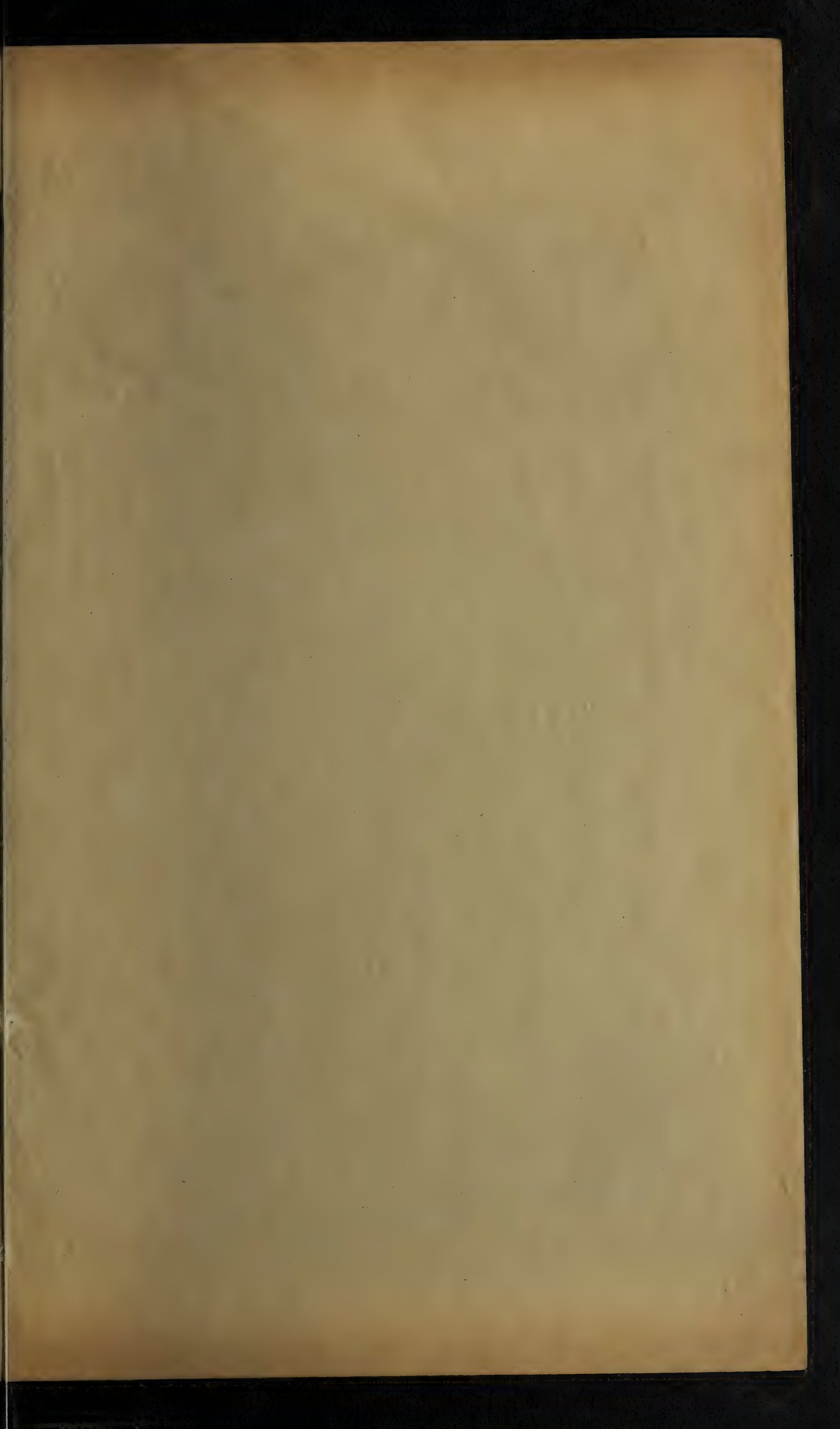
諸子文粹卷九





諸子文粹

四



新語 儒家五　　諸子文粹卷十

武進李寶淦纂

道基

夫驢騾駱馳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爲用。盡情爲器。（寶淦案句有脫誤）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疏遠悅。修之於閨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

術事

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嵓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致要而有成。

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遇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匵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道為智者設。馬為御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

輔政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

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爲厥速。遲重者爲常存。尙勇者爲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急促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爲貞良。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疏嗌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顚輕。以小

治大亂度干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知之君孰能別其形

無爲

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

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

王者尙武於朝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

夫舉事者。或爲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爲作縱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義。

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羣邪所抑。以直爲曲。視之不察。以白爲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衆邪誤之矣。

愼微

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癡。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

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隣。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修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文。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矯以雅僻。砥礪鈍才。雕琢文邪。抑定狐疑。道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遁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缺二字）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資執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能。何以言之。夫楩柟豫章。天下之名

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爲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爲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虫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爲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岏之堤。仆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籠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岩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嵬嵬結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罇。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斆以明光。上備太牢。

春秋禮庠褒以文采立禮矜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事閑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楩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棄此則爲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犁嗝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皐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無紹介通之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助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

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

至德

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道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疏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

本行

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爲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爲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愼於言。所廣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身帶璧玉。膺環佩服。府藏珍酌。含銀刻鏤。可以夸小人。非所以厚於己而濟於事也。高臺百仞。金簾雕飾。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謹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與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翫好之物

棄於下雕刻績畫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民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瑤琨探沙谷捕翡翠璹瑁搏犀象消筋力散布帛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哉

明誠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屈申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况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爲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虫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

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失近

思務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

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

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

君子行之於幽閒。小人厲之於士衆。

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弊。勞而不廢。

治不法。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民不可以仁義正也。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賢。朝夕不休。盡節不倦。則曰。家人不敦也。學者無回賜之精。晝夜不懈。循禮而動。則曰。世所

不行也。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法聖人而師賢者也。

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主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不空出。禍福不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諸子文粹卷十

新書 儒家六

諸子文粹卷十一

武進李寶淦纂

等齊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是則諸侯王乃埒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撰爲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

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弃市宮牆門衞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儀亦言也見周書寶典解孔晁註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異之耳近習乎形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等同服則上

惡能不眩其下。

服疑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澤厚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爲臣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爲僕。僕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

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

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古使字本作使又一本作位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審微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也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勢有召禍老明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焰焰弗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

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熓(字書無熓字韓非作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

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艾刈同)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

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姦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瑰瑋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㝵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羅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竄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

連語

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寶泩案猶言左掖右掖）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鬬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衞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搴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孰爲民主直與民爲仇。殃忿若此。夫民尙踐盤其軀。而况有其民政教乎。（寶泩案諸書所言武王於紂之事惟此最爲近理）

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梁王曰。陶朱之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寡人亦疑焉。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

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以臣誼竊觀之牆薄咫亟壞繒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

禮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奧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

國有飢人人主不飧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不塗榭徹干侯侯即射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

闕

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蕃多湯曰昔蛛蝥作罟不高順不用命者寍丁我網其憚害物也如是

容經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愉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瀸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

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

不寍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寶銓案呂氏春秋小異

春秋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行其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

孤

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衞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讐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杵婦女抉珠瑱丈夫釋玦靬琴瑟無音朞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

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城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視有勇剖傴者之背斮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郳侯之館遂得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隄。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淩之。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妖我。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乃歸齋宿而請於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脩。以咎百姓。吾罪四。齋肅不莊。粢盛不潔。吾罪五。請與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導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脩政。居三月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為福也。

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

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爲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

先醒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銳然獨先達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

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醒也

耳痺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誣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

諭誠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酒二䤈（字無攷）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振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致死於寇闔閭一夕而五徙臥不能賴楚（字訛）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

取履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踦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屨哉思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退讓

梁大夫宋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其瓜美楚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瓜之賢已因夜往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曰惡是何言也是講（與構同）怨分禍之道也惡何稱之甚也若我教子必誨莫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令勿知也於是梁亭乃每夜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此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具以聞楚王聞之怨然醜以志自憯也

告吏曰。微搔瓜得無他罪乎。說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則稱說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乎。夫人既不善。胡足効哉。

君道

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獄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于其法教乎。

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

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

大政上

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菑。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讎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自爲之。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讎。然後禍菑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

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爲身福。愚者易言易

行以爲身菑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故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

澤有無水國無無士

脩政語上

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譐者其惟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愼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愼此而已矣。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尙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若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暯暯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一人有之萬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

胎教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愼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云爾素成（二字目下之辭）謹爲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

靑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

於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

周妃后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不倨。雖怒不罵。胎教之謂也。

明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安存。則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前人也。

武進李寶淦纂

鹽鐵論 七 儒家

本議

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澹溪壑。（澹贍同）

力耕

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贏驢馲（音宅）駞銜尾入塞。驒（音馱）騱騵馬盡爲我畜。鼲鼦（音貂）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

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禁耕

家人有寶器。尙函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澹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令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幷兼之徒。姦形成也。

復古

鷰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鼃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況翺翔

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

非鞅

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

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蹷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齊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

枘。鑿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理於亂世。

刺復

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醕酒。兒大夫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爲匹夫。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

輕重

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

間無美苗

未通

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澹瞻同樹木數徙則痿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訾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督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爲之色出後亡者爲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於惡吏故相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田疇日荒城郭空虛

毀學

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

測之禍也。包邛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

夫太山鴟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若太山之鴟乎。

夫郊祭之牛。食養朞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阪。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褒賢

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謂之曰。微爲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而後求祿。夫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爲烏鵲魚鱉食香餌而後狂飛奔走。遯身屈蹷無益於死。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臧獲。妻子犇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視恤。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

相刺

玉屑滿篋。不爲有寶。詩書負笈。不爲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

繁衆辭而已。

夫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饑。覩賢不用。無益於削。

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衞。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

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人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

遵道

辭若循環轉若陶鈞文繁於春華無効於抱風

孝養

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蹠蹻之養也。高臺極

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食夫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臈臘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

刺議

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智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眞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葶歷似菜而殊味玉石相似而異類

利議

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

國病

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故愕愕者福也諓諓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

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酈滕灌之屬爲輔雖既異世亦卽閎夭太顛而已

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摘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

等誅滅殘賊以殺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故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疾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紅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朞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案几席緝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蹋鞠秉耒抱鍤躬耕身織者寡聚要斂從容傅白黛青者衆無而爲有貧而強夸文表無裏紈袴枲裝生不養死厚葬送死殫家遺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卽寡恥乏卽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

救匱

孤子語孝躄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己者易稱從旁議者

易是其當局則亂

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

鹽鐵鍼石

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況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鍼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鍼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蹎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

除狹

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擐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

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涖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俱化不可不熟擇也

疾貪

爲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爲吏既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

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

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

後刑

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說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器皿不居況鉏民乎

水旱

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不雨雨必以夜無邱陵高下皆熟

鹽鐵取下

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宛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

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粱肉者難爲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之瘤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也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窶也高枕談臥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與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紈躡韋搏粱嚙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粝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勞也同床旃席侍御滿前者不知負輅輓船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暖被英裘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顛頓匹夫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

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向伏几振筆而調文者不知求索之急箠楚之痛者也坐旃茵之上按圖籍之言若易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

論菑

蓋越人美蠃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唶而怪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爲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爲亂耳。人無夭壽。各以其好惡爲命。羿奡以功力不得其死。知伯以貪狼亡其身。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

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

不揚。

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爲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雹霧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敎。而緩其刑罰也。網漏呑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

刑德

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人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辟。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

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

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里爲民穽也。罻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繳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

申韓

待周公而爲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

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坊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

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寶注案放至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殊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濘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

非患銚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

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周秦

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恆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創未瘳。宿衞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俸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衆庶乎。夫何恥之有。廢其德敎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盜乎。

故吏不以多斷爲良。醫不以多刺爲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爲民父母。以養疾子。長恩厚而已。

詔聖

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淸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

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

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鼻盈蔂。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

民心也。

雜論

客曰。余覩鹽鐵之議。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廷。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

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燥。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尙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厥宗。車丞相卽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念。以說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

諸子文粹卷十二

新序八 儒家

武進李寶淦纂

雜事一

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

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郎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鬬。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

不通。勇者不爲鬭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爲士大夫置酒與羣臣飲。而虎會爲上客。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尙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將腹背之毳也。公默然而不應焉。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

以采名譽。百姓侵寃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雜事二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

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喻寡人也。

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騶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騶忌

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釭。何如。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周四

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

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裏盡而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雜事四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

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和齊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郄虎公召郄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郄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郄虎不敢固辭乃受賞

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

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寶淦案文與晏子異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

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

雜事五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亦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眞。顓頊學伯夷父。帝嚳學伯招。帝堯學州支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

顏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蹶席而

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

宋昭公出亡至於鄗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

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者衆也。故宋昭亡而能悟。卒得反國云。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

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

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者顓項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顚。而後可用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騄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槀決目出眯。未必能過管槀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顚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刺奢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去。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

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尙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人也寳銓案呂氏春秋香居作春居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

上也。食我以糲餮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我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節士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返。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

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禨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恭嚴承命不

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禨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僞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寶注案論衡作衛獻公太子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鑕。刎頸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爲父隱。

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寶案。呂氏春秋作石渚。此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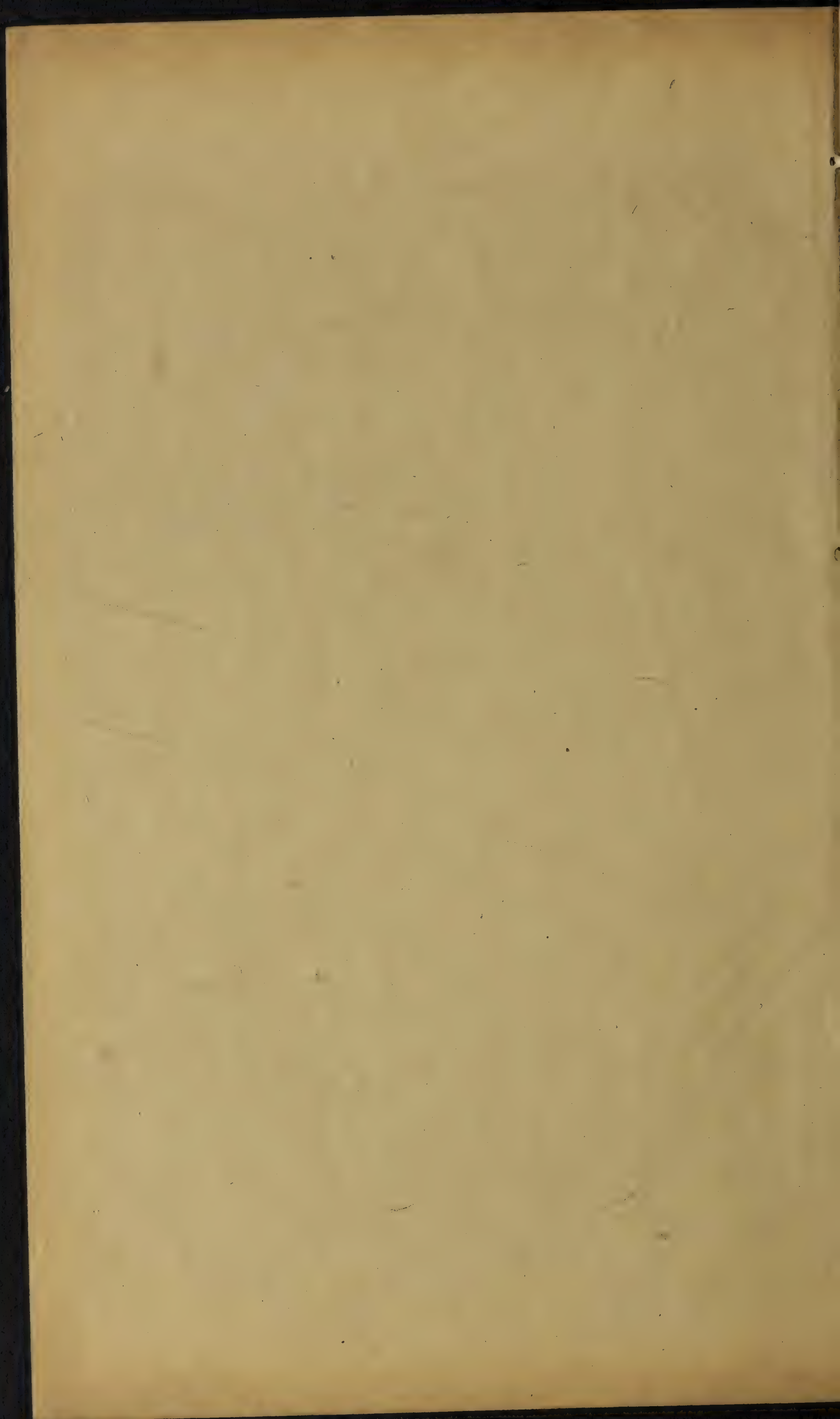
義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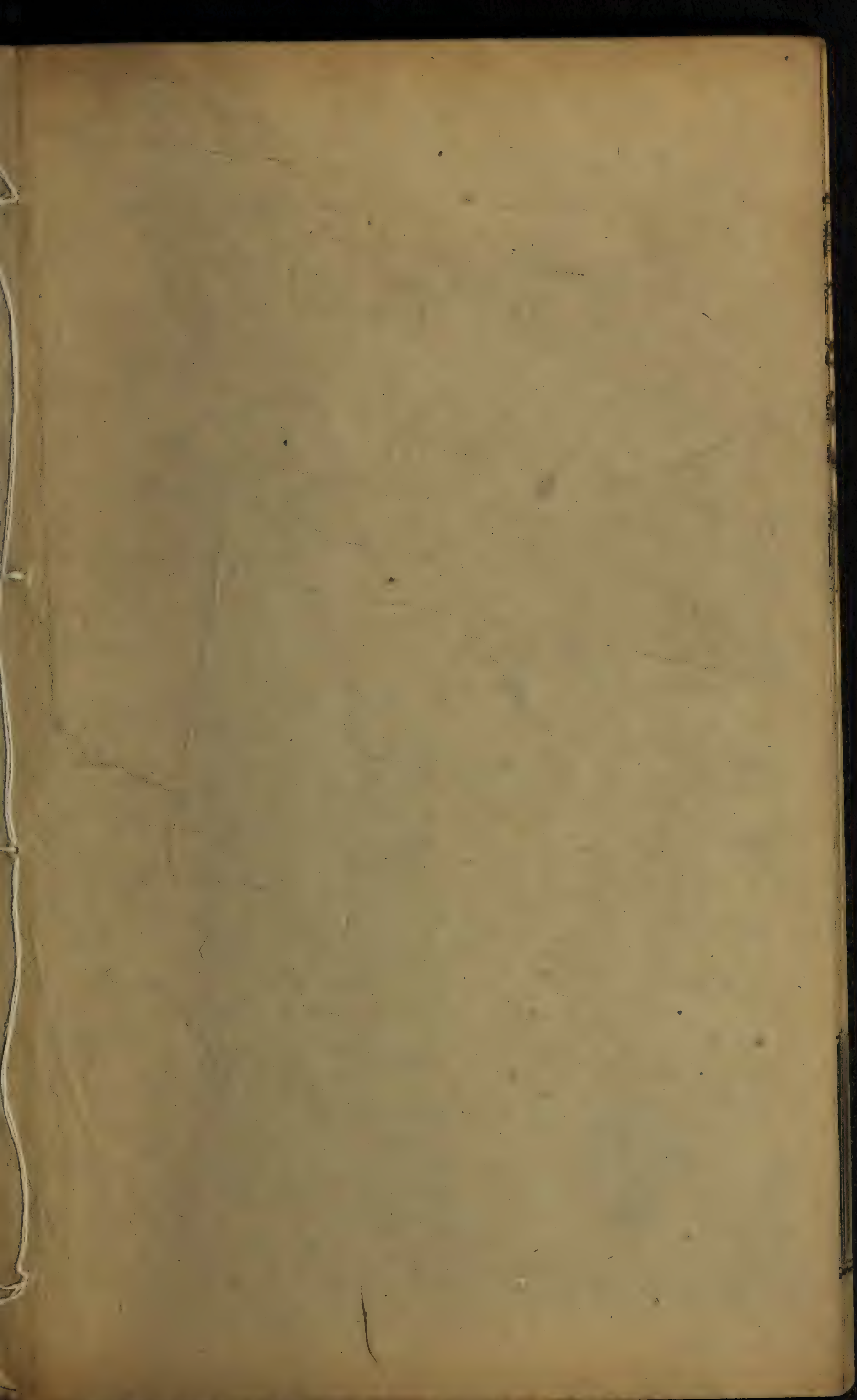
芋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芋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筩。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王悅。使爲江南令而大治。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

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諸子文粹卷十三





諸子文粹

五

諸子文粹卷十四

武進李寶淦纂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

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

臣術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筦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筦仲子產有所進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

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已見荀子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遜藐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建本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

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

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汙池。水潦注焉。萑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

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

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暮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為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

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立節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父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

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

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受。斧鉞在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肸播而止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年之士。終身慙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之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召公入王曰爲之柰何召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寶淦案此三公之辨

復恩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

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重出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

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功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幙。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

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寶注案言未有不受人言

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

賦。苟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至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

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

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者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士。

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

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尊賢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之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幷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

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鷹侯曰。善哉。

正諫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

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諸子文粹卷十四

說苑 儒家九之二　　　　諸子文粹卷十五

武進李寶淦纂

敬慎

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其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

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

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霜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善說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鐘。鐘懸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

舟。極萵芘。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社。會鐘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晳。乃㩜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晳。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鄂君子晳。臣獨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寶洤案鐘懸令疑主鐘懸之官執將號令句當有誤越人歌鄂君已不知無可句讀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詘折加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蹙盈胸。當此之時也。固不可以聞疾風飛鳥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淸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鬬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綵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

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靑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寶淦案四不若承上文而言猶云不然涕浪汗句當脫一字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

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屛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有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權謀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旁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與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家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

至公

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

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寶淦案亦見韓非外儲說文小異而此勝

指武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

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邱。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臿。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

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說叢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

者不能蚤起也。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蹷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

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蠹蝝仆柱梁蚊䖟走牛羊

蓬生枲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俱黑 論衡率性篇曰白紗入緇不練自黑

力勝貧謹勝禍愼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禍

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謗道己者心之罪也尊賢己者心之力也

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必早

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己於

弱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雜言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廚人亡炙篋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

者亦忘大也。寶銓案語多出於韓非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愼於持身。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者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

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俱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愼所藏。

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

辨物

寶泩案辨物篇稱孔子者皆不見於經傳類多附會非聖人之大道故家語中不錄采於此篇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

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為釐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侯

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栝曰。肅愼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

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有不應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寶泠案說苑辨物篇各節皆較家語文爲簡淨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鵕鸃。鵕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

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廟堂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

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父。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修文

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

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

反質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眞人也。可令守國。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

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諸子文粹卷十五

諸子文粹卷十六

武進李寶淦纂

學行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矣 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

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

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尙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也爲道。小人之學也爲利。子爲道乎。爲利乎。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鶂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

吾子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曰狴犴使人多禮乎實注案言有劍可以衞身豈有狴犴即可使人多禮乎皆言無益之意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

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靑。如其智。如其智。或問君子尙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尙。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寶泾案淫辭所包甚廣如楊墨以下皆是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岳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崆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諸要仲尼。說鈴也。君子言也無

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

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

修身

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

或曰田圃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熒魂曠枯糟莩曠沈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

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肆乎善寶注案言不待肆習自然善也賢者耳擇口擇衆人無擇焉

問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它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它道君子正而不它

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爲之爲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與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絶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明它則苓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閛然不覩牆之裏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

問神

或曰經可損益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惷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譙乎。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郛。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

問明

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

吉人凶其吉。居安思危凶人吉其凶。辰乎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

譊言敗俗。譊好敗則。姑息敗德。君子謹於言。愼於好。亟於時。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

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鷦明遴集。食其絜者矣。鳳鳥蹌蹌。匪堯

之庭。亨龍潛升。其貞利乎。

寡見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

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

矣。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或曰譊譊者。

天下皆說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惡在其老不老也寶注案子雲之學亦不過此類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

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

五百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

也。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瓏瓏其聲者。其質玉乎。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

先知

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

或曰。爲政先殺後教。曰於乎。（駭歎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

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雊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

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

淵騫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悟。無悟 達 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執𨒪。曰。仲舒欲爲而不可得者也。弘容而已矣。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絜。王子貢之介。斯近世名卿矣。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近世名將矣。請問古。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爲也。

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

君子

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

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與。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

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惡。而忘人之好。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必其自愛也。而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而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

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吁。吾聞宓犧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

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

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惟囂囂能使無爲有。

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忠臣孝子偟乎不偟。

君子忠人。況已乎。小人欺已。況人乎。

孝至

孝至矣乎。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父母子之天地與。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裕父母之裕。不裕矣。養父母自以爲足者乃不足也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子有含菽縕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曰假儒衣

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僞。曰有人則作。無人則輟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不爲名之名。其至矣乎。爲名之名。其次也。

或曰。食如螘。衣如華。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

荒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隼䎘䎘。未至也。

諸子文粹卷十七

武進李寶淦纂

爵

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其餘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伯者百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

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公之爲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爲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

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

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小子者。卽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踰年卽位。所以繫臣民之心。三年然後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世子于首止。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尙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或曰。諸侯之子稱代子。則傳曰。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代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代

子。後代咸因之。

● 號

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名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惣美大稱也。時質故惣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爲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故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號言爲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鉤命訣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霸鶩。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

下有道。人皆樂也。故論語曰。唐虞之際。帝嚳有天下號高辛。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黃帝有天下號曰自然者。獨宏大道德也。高陽者。陽猶明也。道德高明也。高辛者。道德大信也。

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

謚

謚者何也。謚之爲言引也。引烈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死乃謚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

謚有七十二品。禮記謚法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慈惠愛民謚曰文。強禮勁直謚曰武。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爲人

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

五祀

祭五祀所以歲一遍。何順五行也。故春卽祭戶。戶者人所出入。春亦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深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

社稷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

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

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而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徒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宜。尚書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

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淸也。

禮樂

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顓頊曰六莖者。言和律呂以調陰陽。莖者著萬物也。帝嚳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其英華也。堯曰大章者。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濩者。言湯承堯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合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

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典。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合觀之樂儛於堂。四夷之樂陳于右。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

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誰制夷狄之樂。以爲先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夷狄安樂。來朝中國。於是作樂。樂之。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昧之爲言昧也。昧者萬物衰老。禁者萬物禁藏。侏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夷狄質不如中國。中國文章。但隨物名之耳。

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

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也。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簫在東南方。琴在南方。塤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方。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於五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

封公侯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

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
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衞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度。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况於實。以微見著。

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法。所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絕。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効也。

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

曰。善善及子孫。不言及昆弟。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以閔公不繼莊公也。昆弟不相繼之義。至繼體諸侯無子。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父。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

京師

京師者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以大衆言之。明什倍諸侯。法日月之徑千里。

五行

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濡也。陰化霑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

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何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

三軍

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

數月者羣陰之長也。十二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太平也。

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諫諍

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以順。左輔止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糾周言失傾。前疑主糾度定德經。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失。四弼興道。率主行仁。

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去曰。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如是君待之以禮。臣待放。如不以禮待。遂去。君待之以禮。奈何。曰予熟思夫子言。未得其道。今子不且留。聖人之制。無塞

賢之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於郊。必三諫者何。以爲得君臣之義。必待放於郊者。忠厚之至也。冀君覺悟能用之。所以必三年者。古者臣下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恩。今已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也。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所以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災咎將至。無爲留之。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合耳。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

諫者何。諫者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

禮保傅曰。王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其膳。是以天

子不得爲非。故史之義不書過則死。宰不徹膳亦死。所以謂之史何。明王者使爲之也。謂之宰何。宰制也。使制法度也。宰所以徹膳何。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不盡味而食之。

鄉射

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遠巧佞也。熊爲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何。示遠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士射鹿豕何。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射兩物何。大夫士俱人臣。示爲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

禮記祭義云。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

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卽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曰何以知之。旣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致仕

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踦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路。所以長廉遠恥也。懸車示不用也。致仕者。致其事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者也。

辟雍

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

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均平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於辟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

災變

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怪也先發感動之也

霜之爲言亡也陽以散亡雹之爲言合也陰氣專精積合爲雹

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

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孺人擊杖。庶人之妻楔搔。

太平之時。時雨時霽。不以恆暘。而以時暘。天地之氣宣也。據初學記補

封禪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迹以自効也。

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君。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者泰山旁山名。正於梁甫何。以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己成功

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於亭亭之山。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也。三王禪於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黑丹。阜出萐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涌。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孝道至。則萐莆生庖廚。萐莆者。樹名

也。其葉大於門扇。不搖自扇。於飲食淸涼。助供養也。繼嗣平。則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木名也。其狀連累相承。故生於房戶。象繼嗣也。日歷得其分度。則蓂莢生於階閒。蓂莢者樹名也。月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日一莢去。故夾階而生。以明日月也。王者使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於庭。平路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則生。失其人則死。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東方。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陳本據諸書補

巡狩

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爲民也。

嶽者何謂也。嶽之爲言捔也。捔功德也。東方爲岱宗者何。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爲霍山者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小山繞大山爲霍。南方衡山者。上承景宿。銓德均物。故曰衡山。西方爲華山者何。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北方爲恆山者何。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高者何。嵩言其高大也。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山。故尙書大傳曰。五岳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謂之瀆何。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也。

蓍龜

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

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蓍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言久也。蓍之爲。言耆也。久長意也。

聖人

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傳曰。伏羲日祿。衡連珠。大目山准龍狀。作易八卦以應樞。黃帝龍顏。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顓頊戴干。是謂淸明。發節移度。葢象招搖。帝嚳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理陰陽。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歷象日月。璇璣玉衡。舜重瞳子。是謂滋涼。上應攝提。以象三光。禮說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河疏江。皐陶馬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于

人情。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咸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于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尼甫。德澤所興。藏元通流。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商賈

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

瑞贄（舊作文質）

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爲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

臣見君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爲贄。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雁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耿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

三正

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于是。故統焉。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

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尙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尙黑。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

三綱六紀

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者纏堅也。厲志自堅固也。

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

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

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

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托。

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于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則止。故曰友飢爲之減餐。友寒爲之不重裘。

謂之舅姑者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老人稱也。謂之姊妹何。姊者咨也。妹者末也。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

也。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爲舅姑也。

性情

性情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鈎命決曰。情生于陰。欲以時念也。性生于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

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上。何以。西方萬物之成。故喜。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北方陽氣始施。故好。南方陰氣始起。故惡。上多樂。下多哀也。

魂魄者。何謂也。魂猶伝伝也。行不休也。少陽之氣。故動不息。于人爲外。

主于情也。魄者。猶迫然著人也。此少陰之氣。象金石。著人不移。主于性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

宗族

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

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以上五句盧據通典補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有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

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禮曰。唯氏三族之不虞。尙書曰。以親九族。一說合言九族者。欲明堯時俱三也。禮所以獨父族四何。欲言周承二弊之後。民人皆厚于末。故與禮母族妻之黨。廢禮母族父之族。是以貶妻族以附父族也。或言九者。據有交接之恩也。若邢侯之姨。譚公惟私也。言四者。據有服耳。不相害所異也。

姓名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爲重人倫也

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

堯知命表稷契賜姓子姬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

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

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

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

日月

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日爲君。月爲臣也。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

所以名之爲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一夜適行一度。一日夜爲一日。

四時

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爲一歲

也。

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月爲歲。年者仍也。年以紀事。據月言年。以上三句盧據御覽補

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言載。三王言年。

衣裳

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蔽也。

所以必有紳帶者。示敬謹自約整也。

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縷。

嫁娶

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

也。

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二國來媵。誰爲尊者。大國爲尊。國同以德。德同以色。質家爲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卽尊之漸。賢不止于士。妾雖賢不得爲嫡。

崩薨

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㒀然伏僵。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大夫曰卒。精耀終也。卒之爲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不終君之祿。祿之言消也。身消名彰。庶人曰死。魂魄去亡。死之爲言澌。精氣窮也。崩薨紀於國何。以爲有尊卑之禮。謚號之制。即有矣。

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藩。不可頓空也。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童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

有老少也。亦因喪質。無般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

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者何。諸侯以瑞珪爲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故禮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

禮稽命徵曰。天子舟車殯何。爲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上。車在舟中。臣子更執紼。晝夜常千二百人。舊作百二十二人盧據御覽改紼者。所以牽持棺者也。故禮曰。天子舟車殯。諸侯車殯。大夫欑塗。士瘞。尊卑之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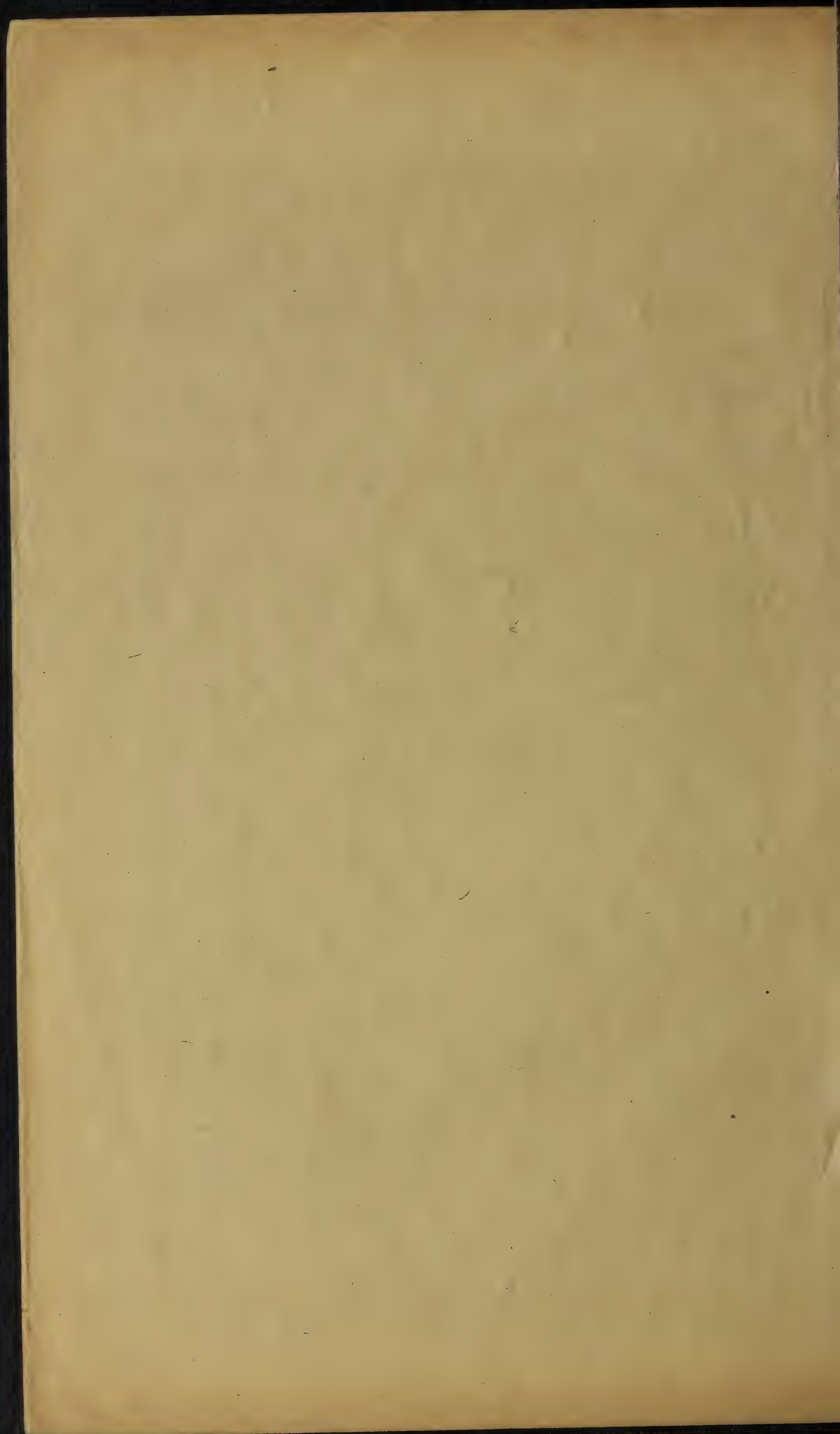
棺之爲言完。所以載尸令完全也。槨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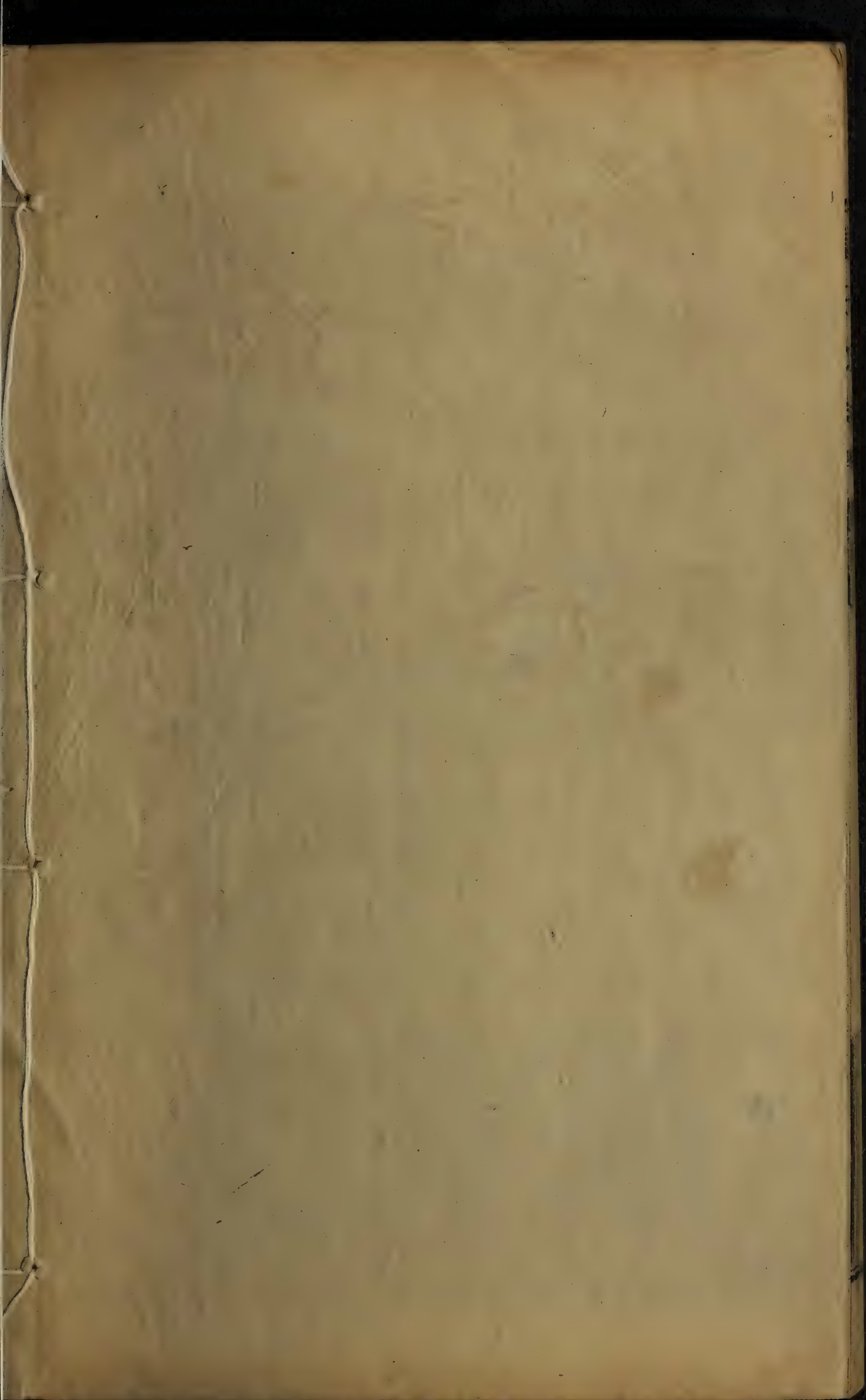
尸之爲言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柩之爲言究也。久也。不復變也。

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子之思

墓也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於廟

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諸子文粹

六

讚學

武進李寶洤纂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尙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

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當世學士。恆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朞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功。而反其童蒙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

匡之志。而欲強捐身出家。曠日師門者。必無幾矣。

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穽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燿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爲己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覩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爲己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典者經也。

賢難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難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則況乎中世之人哉。

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眞僞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已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豨司原喜而自以獲上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囷倉以養之豕俛仰嚘咿爲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逐駭懼眞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豭爾此隨聲逐嚮之過也衆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豭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遇風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雨集則險隘之徒闒茸之質亦將別矣

考績

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

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帝王不考功。則眞賢抑而詐僞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

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此羣臣所以樂惚猥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

思賢

夫生飰秔粱。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菽麥糟糠

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闒茸讒諛之言者。此其將亡之徵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脉永也。上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夫人治國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鍼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鐩不得火。鼓火不下金。金馬不可以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

忠貴 寶注案後漢書作貴忠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以無莫大之功。竊

亢龍之極貴者。未嘗不破亡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愛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寶注案後漢書與此不同）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寶注案後漢作與嬰兒子何以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後漢人作臣）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後漢有於字）飽也。貴臣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寶注案後漢無四句）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寶注案後漢少四字）生癇。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後漢少四字）生過。是故媚子以賊其軀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寶注案後漢異）貴戚懼家之不吉。（寶注案後漢作願其宅吉）而聚諸（寶注案後漢作制爲）令名。懼門之不堅。（寶注案後漢作欲其門堅）而爲作鐵樞。卒其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

財貨而行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寶注案後漢無此句餘亦多異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

浮侈

王者以四海爲一家以兆民爲通計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塡塞道路游手爲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浮末寶注案浮末後漢書皆作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竝至則安能不爲非爲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竝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

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紿。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敖博奕寶泩案後漢作游博持掩爲事。或丁夫世不傳犂鋤。懷丸挾彈。攜手後漢有上山二字遨遊。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可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唯無心之人。羣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蜜。有甘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寶泩案內不可以禁鼠以下至此後漢書均無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寶泩案後漢作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

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益禍益祟。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爲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或裁好繒。作爲疏頭。令工采畫。顧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折繒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綵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繒絲。縈悸小民。或剋削綺穀。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水波之文。碎刺縫紩。作爲笥囊裙襦衣被。費繒百縑。用功十倍。此等之儔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完爲破以牢爲朽以大爲小以易爲難皆宜禁者也。寶泩案自事巫之晚以下後漢書全異句亦減少 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

阨。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劒。集上書囊以爲殿帷。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直百萬。以爲奢費而不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細緻綺縠。冰紈綿繡。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麞麂履舃。文組綵褋。驕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唏。今在僕妾富貴嫁娶車軿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今者既不能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文。衣必細緻。履必麞麂。組必文采。飾襪必綸。此校飾車馬。多畜奴婢。諸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爲蠹賊也。

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塚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

禮不修墓。鯉死有棺而無槨。文帝葬於芒碭。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聖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檽梓楩柟。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當遣吏齎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為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擾。傷害吏民。（寶注案自寵臣貴戚以下後漢書無餘亦多異）今按鄗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晳之家。（寶注案當作冢）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為褒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於德。弊則沒禮。晉靈公厚賦以彫牆。春秋以為非君。華元樂呂（寶注案後漢書作樂舉是）厚葬文公。春秋以為不臣。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慎微

凡山陵之高。非削而成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川谷之卑。非截斷而顚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非獨山川也。人行亦然。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爲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爲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此。可以悚懼。布衣聞此。可以改容。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克己三省。不見是圖。

實貢

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乏絕。

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朋黨而行私競背質而趨華寶泫案後漢書句異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埽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寶泫案後漢書異

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䳕問䳕由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且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智者棄其所短而採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猶是也物有所宜不廢其材況於人乎寶泫案後漢書無是故求馬問馬至忠論誠實一段

班祿

官政專公不慮私家子弟事學不干財利閉門自守不與民交爭而無

饑寒之道而不陷。臣養優而不隘。吏愛官而不貪。民安靜而強力。此則太平之基立矣。

忽養賢而鹿鳴思。背宗族而采蘩怨。履畝稅而碩鼠作。賦歛重而譚告通。班祿頗而傾甫顙。行人定而綿蠻諷。

述赦 寶泠案後漢書在愛日篇後

凡治病者。必先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可安矣。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

輕薄惡子。不道凶民。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傷人父母。戮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凶惡弊吏。掠殺不辜。侵寃小民。皆望

聖帝當爲誅惡治寃。以解蓄怨。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詫。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亡主見物而不得取。痛莫甚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其多寃結悲恨之人也。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爲敵讐。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物以成天功。非得以養姦活罪爲仁。放縱天賊爲賢也。今夫性惡之人。居家不孝弟。出入不恭敬。輕薄慢傲。凶悍無辨。

明以威侮侵利爲行。以賊殘酷虐爲賢。故數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賊。下愚極惡之人也。雖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羸敖頭出獄。踧踖復犯法者。何不然。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部吏。吏與通姦。利入深重。幡黨盤牙。請至貴戚寵臣。說聽於上。謁行於下。是故雖嚴令尹。終不能破攘斷絕。何者。凡敢爲大姦者。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苟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能不爲顧。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赦適勸姦耳。寶洤案後漢書無孰能不顧以下一段

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于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

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小貴則言將饑。見小賤則言將穰。然或信或否。由此觀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前世贖赦稀疎。民無覬覦。近時以來。赦贖稠數。故每春夏。輒望復赦。或抱罪之家。僥倖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爲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故赦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凡民之所以輕爲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姦慝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心絕矣。寶注案後漢書惟有論者多曰至不察禍福之所生也數語餘俱無

昔大司馬吳漢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愼無赦而已矣。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人之情皆見乎辭。故諸言不當赦者。非修身愼行。則必憂哀謹愼。而嫉毒姦惡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

達赦務。則必內懷隱憂有願爲者也。人君之發令也。必諮於羣臣。羣臣之姦邪者。固必伏罪。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鬻拳李離。孰肯刑身以正國。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公政也。與狐議裘。無時焉可。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寶洤案此段後漢書無

愛日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羲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謁羲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

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鬻而賦役繁。則希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寃民就獄乃得直。烈士交私乃見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寶注

案後漢書句多異

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坐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役而爲民愛日。寶注案後漢書小異

孝明皇帝嘗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寃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寶注案後漢書異

勸將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爲。體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

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作爲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爲之憲以正厲之。詩云。修爾輿馬弓矢戎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故曰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彊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阪。出馳千里。馬之禍也。然節馬樂之者。以王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効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者。非爲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恥辱。則避禍亂也。非此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

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疏貴賤賢鄙愚智。皆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乃義士且以徼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嘆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沮解。不肯復死者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所以臨陣亡戰。而競思犇北者也。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英謀

得。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唯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輔主安民。

孫子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是故諸有寇之郡。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諸將既無斷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拙遇敵巧。此爲將吏驅怨以禦讐。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然也。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饒士處世。但患無典爾。故茍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茍有市列。商賈可來也。茍有士民。國家可彊也。茍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夫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中御。郡縣長吏。幸得兼此數者之斷已。而不能以稱明詔安民氓哉。此亦揩

克闒茸無俚之爾。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非常之失。然後見是。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踔躁豪厚。越取幽奇。才明權變。任將帥者。不可苟惟基序。或阿親戚。便典兵官。此所謂以其國與敵者也。

救邊

聖主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吉凶禍福。與民共之。哀樂之情。恕以及人。視民爲赤子。救禍如引手爛。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羌虜背叛。始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孑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而內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當且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或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爾。未始識

變之理。地無邊。(當脫不可二字)無邊亡國。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爲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失。欲先自割。示偄寇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慱慱之小燕。(慱慱卽惴惴之誤)破滅彊齊。威震天下。眞可謂良將矣。然卽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據史記傳改曰田單率窮卒五千擊走騎劫)卻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此皆以至彊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恆有餘也。前日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衆。羌虜之智。非及樂毅田單也。郡縣之阸。非若聊莒卽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而反彊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由此觀之。非苦城之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齊魏卻守。國不以安。子

嬰自劗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拆境面數千里東開樂浪西置燉煌南踰交趾北築朔方卒定南越誅斬大宛武軍所嚮無不夷滅今虜近發封畿之內而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也脣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機況已著乎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諱之曰猋并竊盜（猋井當是犬羊之誤）淺淺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寇爲小而不早憂害乃至此尙不欲救諺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今苟以己無慘怛寃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禦之備陶陶閑澹臥委天聽羌獨往來深入多殺已乃陸陸相將詣闕諧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閑虜復爲害軍

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忪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佪佪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況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況百萬之衆。號泣感天心乎。

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痛則無恥。禍則不仁。忿戾怨懟。生於無恥。今羌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而州稍稍興役。連連不已。若排簾障風。探沙擁河。無所能禦。徒自盡爾。

夢列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爲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

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蓁蓁。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卽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卽夢其到。有憂卽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卽爲祥。賤人夢之卽爲妖。君子夢之卽爲榮。小人夢之卽爲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監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夢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占所從。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忒者謂之精。晝有所思。夜夢其事。乍吉乍凶。善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少

長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路也。

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貌上脫一字）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爲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汚腐爛。枯槁絕霧。傾倚徵（疑缺）邪。剸刖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爲不吉。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可憎可惡之事。皆爲憂。圖畫衃胎。刻鏤非眞。瓦器虛空。皆爲見欺紿。倡優俳儛侯。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爲懽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懵憒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況於忘忽雜夢。亦可必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

靈之所告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棄而已也。時有禎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傅說。二世夢白虎而滅其封。夫奇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爲者矣。

釋難

堯舜之德。譬猶偶燭之施明於幽室也。前燭即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而後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得而致太平之功也。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衆良相德。而積施乎無極也。堯舜兩美。蓋其則也。

是故賢人君子。既憂民。亦爲身作。夫蓋滿於上。沾溥在下。棟折榱崩。懼有厭患。故大屋移傾。則下之人不待告令。各爭共柱之。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爲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次室寶注案即漆室倚立而嘆嘯。楚女

揭幡而激王仁惠之恩。忠愛之情。固能已乎。

交際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雖兼桀跖之惡。苟結駟而過士。士猶以爲榮而歸焉。況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抱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爲辱而恐其復來。況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僣。惡衣謂之困厄。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責。

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爲無意奉贄以爲欲貸恭謙以爲不肖抗揚以爲不得此處子之羈薄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衆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杖急歡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疎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爲內摧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

俗人之相與也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除

俗士淺短。急於目前。見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輩。是以欲速之徒。競推上而不暇接下。爭逐前而不遑卹後。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進稱湻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況乎末塗之下相哉。

人心不同好。度量相萬億。許由讓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職。孟軻辭祿萬鍾。小夫貪於升食。故曰鶉鷃羣游。終日不休。亂舉聚跱。不離蒿莽。鴻鵠高飛。雙別乖離。通千達萬。志在陂池。鸞鳳翱翔黃歷之上。徘徊太淸之中。隨景風而飄颻。時抑揚以從容。意猶未得。喈喈然長鳴。蹷號振翼。陵朱雲。薄斗極。呼吸陽露。曠旬不食。其意尙猶嗛嗛如也。三者殊務。各安所爲。是以伯夷採薇而不恨。巢父木棲而自願。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度。

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譽之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祇爲不肖終不見是此俗化之所以浸敗而禮義之所以消衰也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優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詿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爲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

己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己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善人之憂

我也。故先勞人。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凡品則不然。論人不恕己。動作不思心。無之己而責之人。有之我而譏之彼。己無禮而責人敬。己無恩而責人愛。貧賤則非人之不我憂也。富貴則是我之不憂人也。行己若此。難以稱仁矣。所謂平者。內懷尸鳩之恩。外執砥礪之心。論士必定於志行。毀譽必參於效驗。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苟善所在。不譏貧賤。苟惡所錯。不忌富貴。不諂上而慢下。不厭故而敬新。凡品則不然。內偏頗於妻子。外僭惑於知友。得則譽之。怨則謗之。平議無埻的。（後漢書樊準傳云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埻的）譏譽無效驗。苟阿貴以比黨。苟剽聲以羣吠。事富貴如奴僕。視貧賤如傭客。百至秉權之門。而不一至無勢之家。執心如此。難以稱義矣。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夫。見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恩意無不答。禮敬無不報。覩賢不

居其上。與人推讓。事處其勞。居從其德。位安其卑。養甘其薄。凡品則不然。內慢易於妻子。外輕侮於知友。聰明不別眞僞。心思不別善醜。愚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恩意不相答。禮敬不相報。親賢不相推。會同不相讓。動欲擇其佚。居欲處其安。養欲擅其厚。位欲爭其尊。見人謙讓。因而嗤之。見人恭敬。因而傲之。如是而自謂賢能智慧。爲行如此。難以稱忠。所謂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專。心思獨覩。不驅於險墟之俗。不惑於衆多之口。聰明懸絕。秉心塞淵。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心堅金石。志輕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則不然。內無持操。外無準儀。傾側險詖。求同於世。口無定論。不恆其德。二三其行。秉操如此。難以稱信矣。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山。君子以爲易。小人以爲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又稱知德者鮮。俗之偏黨。自古而然。非乃今也。

德化

夫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堅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癃尪病夭昏札瘥。故尙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目。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耳。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横夭。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

故民有心也。猶爲種之有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猶良工爲麴豉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豉。盡美而多量。其愚拙工。則一蔭之麴豉。皆臭敗而棄捐。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行爲。在將者爾。

武進李寶淦纂

申鑒 十三 儒家

政體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眞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

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

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縱下爲惡。則國治矣。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治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治之鑪。可使無剛。

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

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疏則放。志閑則比之。流緩而不安則食之。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之道也。

時事

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治。創難則思靜。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淸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淸。奚惟性。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以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賞罰失實。以惡反之。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況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於野也。則爲私者寡矣。若亂之墜於澳也。則不可信者解矣。亂朱子曰舟之截流橫渡者澳匡內近水之舟登於陸不可信者喻善不可僞也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

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

備謂之虛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制之以義。斷之以法。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讎之科。使父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弗避而報者無罪。避而報之殺。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爲弗避。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眞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仲尼邈而靡質。昔先師歿而無問。誰將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

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寶詮案數語括

盡漢儒門戶紛爭之學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何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寶詮案語本文子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

赦令權也。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巽以行權。義制也。

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屢也。曰絕之乎。曰權曰宜。弗之絕也。

俗嫌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

凶而怠之謂損。

或問日時羣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燋。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爲者也。非身則神。身不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逸。譬諸孺子掩目巨人之掖。而曰。逃可乎。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

雜言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衆矣。悠悠之

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膏肓純白。二豎不生。玆謂心寧。省闥清靜。嬖孽不生。玆謂政平。

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會稽之棲。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此知伸爲屈。屈之爲伸者也。

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禦也。

或問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孝文帝不愛千里馬。愼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可謂難矣。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謾而殺之。丙吉之不伐。蘇武之執節。可謂難矣。

爲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不爲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太平之世。事閑

而民樂偏焉。

雜言下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愛焉。而不愛其神明。淺矣。故君子本神爲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謂保眞。

權爲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絀。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爲盛矣。其正不若約。

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惡而下愚挾善也。理也

未究矣。惟向言爲然。

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比於上故知恥。欲比於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爲慝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檢。

武進李寶淦纂

治學

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

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倚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

徇飛。不如脩翼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人勉之。斯可謂師人矣。

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亹亹。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

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

法象

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脩本

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瞶。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瞀。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

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驂乘。上懸乎冠緌。下繫乎帶珮。晝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況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焉。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夫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害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哀死。而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爲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

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
孰禁我哉

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蘆之萌
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脩德始乎弇尐終乎鮐背創乎夷原
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
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
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
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役也

蓋人有大惑而不能自知者舍有而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
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不肯爲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
之也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歟

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愼其寡也

故古語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爲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絶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

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志而已矣

虛道

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

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先民有言曰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到人之所難致

貴驗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己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

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

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謗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乎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脩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

古之人謌曰相彼玄鳥止於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爲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

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

小人恥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尙明

鑒君子尙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

貴言

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己而傷道乎

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鶉鳥之欺孺子也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蹋膝踠足而不以爲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脣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固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士而已矣

藝紀

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㾓。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爲夫君子。必兼之乎。

爵祿

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歟。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世之亂。見小人富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

夫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風而振鐸。則其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益遠也。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政令者也。

考僞

仲尼之沒。於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眞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僞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惙惙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遘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譸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

不多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己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

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遹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己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僞成紛紛擾擾馳騖不已其流於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紿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

夭壽

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比干子胥身

陷大禍。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故司空潁川荀爽論之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歿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

北海孫翺以爲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若曰積善不得報。行仁者凶。則愚惑之民。將走于惡。以反天常。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

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

天道迂闊闇昧難明聖人取大略以爲成法亦安能委曲不失毫芒無差跌乎且夫信無過於四時而春或不華夏或隕霜秋或雨雪冬或無冰豈復以爲難哉寶洤案以上兩節皆幹辨論之辭

務本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於小事而察於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琱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騖乎俛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

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爲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加以勝人之能。懷是己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之敢規也。而況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也。謗聲若雷而已不聞也。豈不甚矣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醕淡。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者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

亡國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

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

賢者之爲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爲若欲備百官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

賞罰

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傲幸罰重則民無聊生故先王明恕以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

諸子文粹卷二十

文中子中說 儒家十五　　諸子文粹卷二十一

武進李寶淦纂

王道篇

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

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

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

天地篇

山濤爲吏部郎。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淸濁。各有端序。音若壎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

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

事君篇

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

之末由也已。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

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

周公篇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寖。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

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珮鏘如。

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邳公好古物。鐘鼎什物。珪璽錢貝無不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

鄭和譖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問易篇

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

文中子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讎也。薛方士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之足以誡。

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

禮樂篇

子出自蒲關。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遯我生民也。子爲之宿。翌日而行。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子曰。明內而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

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

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舍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枻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賓詮案文自雅令通竟自謂道兼堯舜孔子僭妄抑甚矣錄之以著其悖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

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

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

魏相篇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絶由去媒。讒佞遠矣。

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蟊也。忿憾者仁之螣也。纖悋者義之蠹也。

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子聞之曰。強哉矯也。

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立命篇

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

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邪。或曰。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

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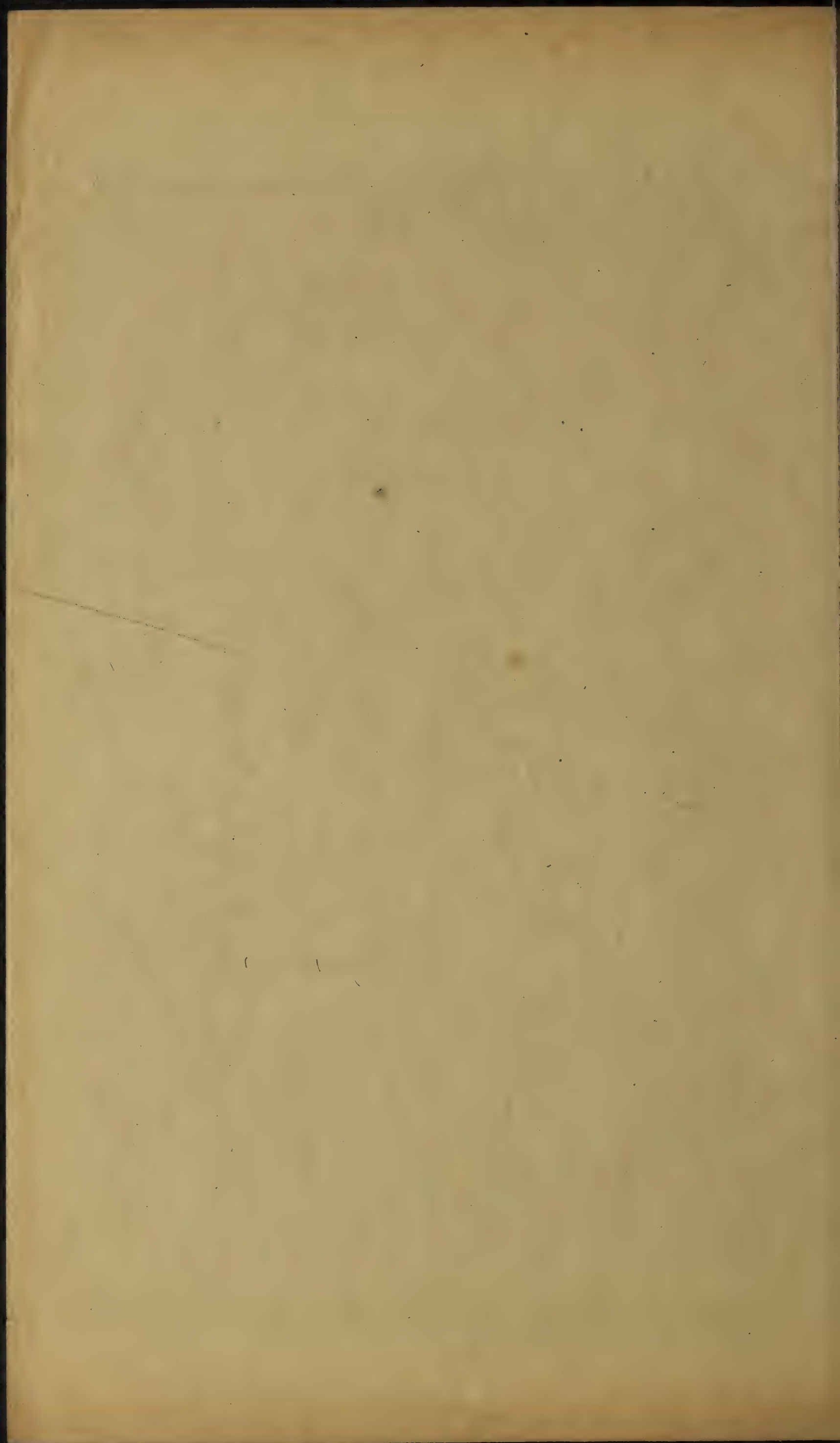
關朗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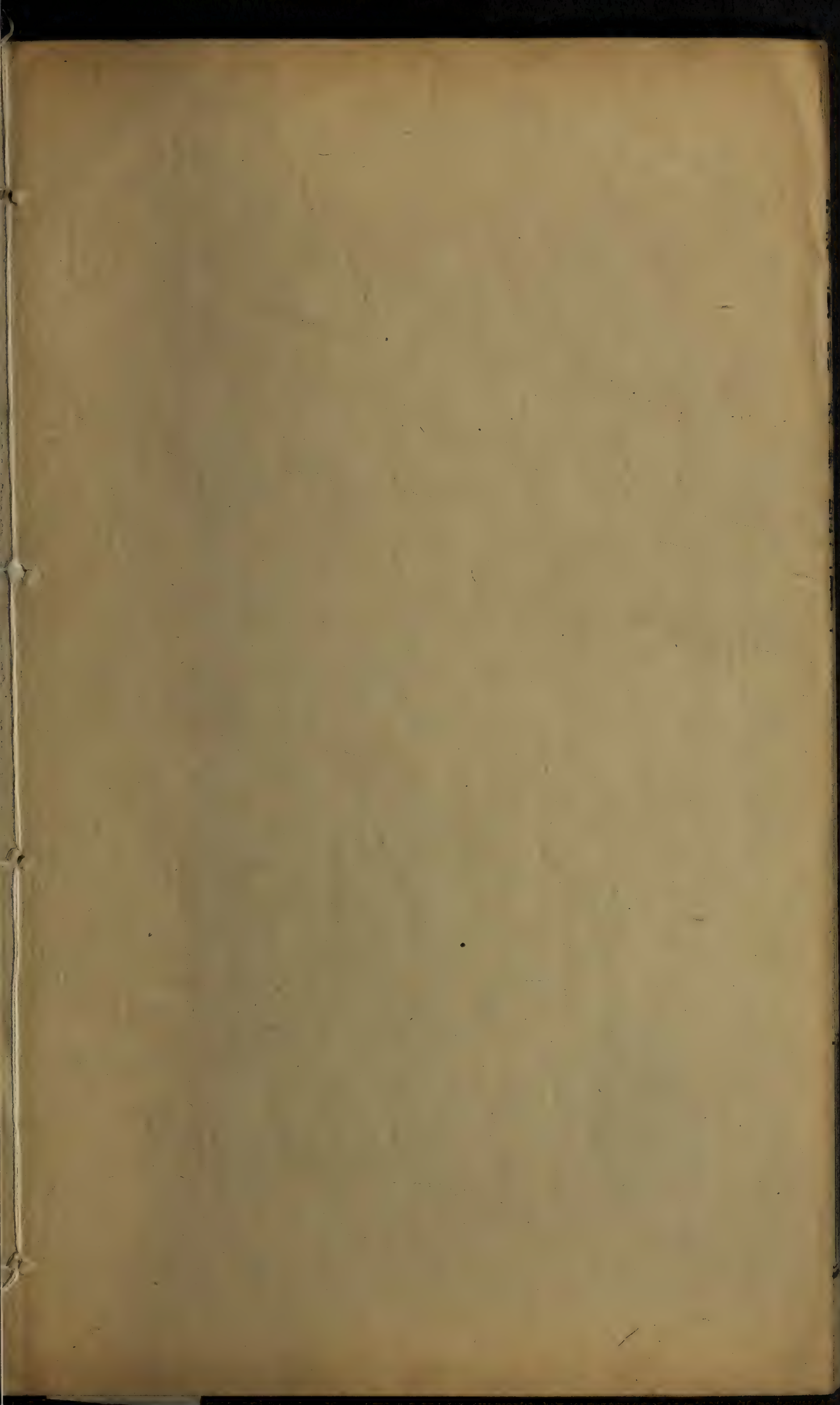
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

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

恥。

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子曰。政猛甯若恩。法速甯若緩。獄繁甯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甯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





諸子文粹

七

武進李寶洤纂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右國頌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

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右四順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以鄉爲鄉。以國爲國。以天下爲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

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右六親五法）

形勢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壽夭貧富無徒歸也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

之失也。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權修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

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淩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有獨王者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

立政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愼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

閈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羣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

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右首憲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

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秎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蓺。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右省官

乘馬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右立國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爲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右大數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纆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

爲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㪷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闗

市之賦。黃金百鎰爲一篋。其貨一穀籠爲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劉績曰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澇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三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

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貸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爲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爲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

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右士農工商○寶泩案觀於是篇及前首憲篇管子定霸鳩民之術亦可以見其大凡矣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而謂之士農工商疑耕始焉芸卒焉以下當別爲一篇今不可攷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是故有事則用。無事則歸之於民。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上爲一。下爲二。右聖人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右失時

七法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毋壙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

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陳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風雨之行

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右選陳

版法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三經既飭。君乃有國。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

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審用財。愼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法天合德。象法無親。參於日月。佐於四時。悅在施有。衆在廢私。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修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

宙合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

哲乃大行。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不用其區區。鳥飛準繩。譩充末衡。易政利民。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顚莫之救。可淺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擿擋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寶注案譩火縣反遠也以

上爲十三舉目大義可通下文繁奧舊注多穿鑿難從當求之本文以得其義

● 樞言

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聖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爲天下生而不死者二。立而不立者四。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爲善者非善也。故

善無以爲也。故先王貴善。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戰士。衰主積于貴人。亡主積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

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

人生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

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

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尙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祕。愛惡重閉必固。

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八觀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閭閈不可以毋闔。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慤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

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

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人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

則去山澤可矣。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船網不

可一財而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閭閈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里毋士舍。時無會同。喪烝不聚。禁罰不嚴。則齒

長輯睦。毋自生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桀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

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故曰。入朝廷
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法虛立而害疏遠。令一布而不聽者存。賤爵祿而無功者富。然則衆必
輕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
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
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
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
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
親。而敵國不畏其彊。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

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囷倉空虛。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重令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

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爲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爲威則行恣於己以爲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爲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稺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稺也謂

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稱也。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爲行制死節。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爲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尙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受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實虛受者。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毋踰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蓺。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

不足。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

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彊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兵有與分爭。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緩怠者民亂於內。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

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寶泩案地雖大而并

兼以下數語管子實能踐其言此齊桓所以正而不譎而霸近於王也

諸子文粹卷二十二

管子 法家之二 一

諸子文粹卷二十三

武進李寶銓纂

法法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爲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上赦

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

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淩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

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鬬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

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毋赦者痤雎之礦石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雖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溼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墆。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

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凡論人有要。矜物之人。無大士焉。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矜者。細之屬也。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

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皋陶爲李后稷爲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尙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

及三帝天下不順。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動與靜。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僞。爲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戰不必勝。勝則多死。得地而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大度之書曰。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法度審則有守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治衆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定宗廟。遂男女。官四分。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故曰。

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故能致遠以數。縱彊以制。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者道也。

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準利而行教無常行無常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恃固不拔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爲用凌山阬不待鉤梯歷水谷不須舟檝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寶不獨見故莫之能斂無名之至盡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

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故能全勝大勝無守也故能守勝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其次一之破大勝彊一之至也亂之不以變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詐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利適器之至也用敵教之盡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敵深入危之則士自修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爲兵也使敵若據虛若搏景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此之謂道矣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大匡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

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況同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叔許諾。

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糺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糺。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糺。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

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

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爲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乃令五官行事。

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爲焉。亂乎尚可以待。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裚領而刎頸者不絕。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

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夫杞明王之後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

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今君蘄封亡國。國盡若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旣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

輕稅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管仲又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傅。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爲東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爲西土。衛國之教。危傅以利。公子開方之爲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

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

狄人伐。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戰於後。故敗狄。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北州侯莫來。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下鳧之山。斬孤竹。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既行之。公又問管仲

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毋專弃妻毋曲隄毋貯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饗國四十有二年

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二歲

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弛而稅。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

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爲李。隰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土。弗鄭爲宅。凡仕

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從諸

侯欲通。吏從行者。令一人爲負以車。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客與

有司別契。至國入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

囚。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二日囚。凡縣吏進諸侯

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爲之賞。有過無罪。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

得之成而不悔。爲上舉。從政治爲次。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

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

爲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出不仕。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爲上舉。得二爲

次得一爲下士處靖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
得一爲下耕者農農用力應於父兄事賢多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
次得一爲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爲
上舉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令國子以情斷獄三大夫既已選舉使
縣行之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以卒年君舉
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訟
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行此三者有
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
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
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
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於父兄無

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爲上賞不善吏有罰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

中匡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木可以爲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

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爲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

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

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淩。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此爲天下也。

小匡

寶泩案此篇多載立法之要其冗複處文皆連屬不可删其文尤類晏子蓋當時齊人所記也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

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

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狗於國。爲羣臣僇。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糺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今魯懼殺公子糺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鮑叔之知。不是失也。至於堂阜之上。鮑叔祓而浴之三。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袵。使人操斧而立其後。公辭斧三。然後退之。公曰。垂纓下

祍。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公遂與
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
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千。食必粱肉。
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戎士待陳妾之餘。倡優侏儒
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
稷之不血食。敢問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
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美以
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顚旄。賜予
以鎭撫之。以爲民終始。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
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
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

此六秉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必就田墅。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

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比耒耜穀芨。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壄。稅衣就功。別苗莠。列疏遬。首戴苎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正旅舊。則民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

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管子對曰。可。公曰安

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陳力尙賢。以勸民知。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財。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

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

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長期

而書伐以告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愨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舂穀是故民皆勉爲善士與其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爲議皆有終身之功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

若軍令則吾旣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爲大諫。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甯戚爲田。隰朋爲行。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衞。匽尚處燕。審友處晉。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

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爲皮幣。以極聘覜於諸侯。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河陼。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陼。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陼。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旣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于紀隨。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存魯蔡陵。割越地。南據宋鄭。征伐楚。濟汝水。踰方地。望文山。使貢絲于周室。成周反胙

於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而騎寇始服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爲載書以誓要于上下薦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

其腰領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

武進李寶淦纂

霸形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

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使稅者百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胸稱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榱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

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閒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鍾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桓公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臣聞之諸侯爭於彊者勿與分於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於是桓公曰諾

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

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埦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己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

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己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寶洤案宂漫處皆後人所增孟子所謂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霸言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化人易代創制天下等列諸侯賓屬四海時匡天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彊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暴王殘之僇其

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夫豐國之謂霸兼正之國之謂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時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事鄰國亡焉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國危則聖人知矣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

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竝至者神聖也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夫一言而壽國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

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愼守其時

知蓋天下繼最一世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己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己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己獨易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而不爲者復小彊而不理者復弱衆而不理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重而凌節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故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備者觀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其人如

耕者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夾而下苴國小而都大者弒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

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服近而彊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

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膬釋難而攻易夫摶國不在敦古理世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謀易而禍反計得而彊信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令兵

一進一退者權也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彊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王擅破一國彊在鄰國者亡

問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

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問國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

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軶家車者幾何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

以行幾何年也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車旌旗鼓
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張衣夾鋏鉤弦之造戈戟之
緊其厲何若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
起而未起者何待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工尹伐材用毋於三
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愼國
常時簡稽帥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
幾何出入死生之會幾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
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
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
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愼謀乃保國問所
以教選人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益於家

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而外財之門戶也。萬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十六道同。

戒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

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止聲色之淫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靜然定生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爲利義故不以天下爲名仁故不代王義故七十而致政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如此而後可以爲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爲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

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也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柰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

君必行也。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

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幷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

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千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

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連什伍偏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參患

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

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

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

凡兵之所以先爭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大征徧知天下

日一閒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兵不呼儌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儌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有道者不行於無君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

君臣上

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姦心得無

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是故歲一言者君也時省者相也

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閒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爲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閒之堵牆窺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是以四海之內可

得而治。

君臣下

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一畝之賦。盡可知也。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故曰。德侵則君危。論侵則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刑侵則百姓危。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

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沈疑之

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也。爲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下。則爲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啗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

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爲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兄弟亂曰黨偏大臣亂曰稱述中民亂曰讋謟小民亂曰財匱財匱生薄讋謟生慢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則國豐矣審天時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淳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下十伍以徵近其罪伏以固其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

反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若此則士反於情矣。

諸子文粹卷二十四





諸子文粹

八

武進李寶洤纂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爲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先王畏民。操名從人。無不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在於身者孰爲利。氣與目爲利。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愛且不能爲我能也。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我且惡面而盛

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

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治身之節者惠也。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斷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

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則不失於人矣。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祭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名者使之榮辱。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故先王曰道。

四稱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

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爲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爲。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繬緣繬。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爲

圖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辟若野獸無所朝處不修天道有鑒四方有家
不治辟若生狂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誄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
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獠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
式政既輮刑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爲攻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
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
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
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君
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偏其發揮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
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有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
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
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

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已遂進不退假寵鬻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以敗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見賢若貨見賤若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鬭不彌人爭唯趣人詔湛湎於酒行義不從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爲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保貴寵矜遷損善士捕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寶淦案文亦後人增附然自鏗鏘可誦

侈靡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可與政其誅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牛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故卿而不理靜也其獄一踦腓（寶銓案腓同屝屝屨罪人所著）（當去聲）一踦屨而當死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是以下名而上實也

問曰興時化若何莫善於侈靡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

馬。百姓臧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政與教孰急。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鵾然若謞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寶注

案當以使其賢爲句

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百姓無寶。以利爲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利

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視其不可使因以爲民等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好而不已是以爲國紀

先其士者之爲自犯後其民者之爲自賸輕國位者國必敗疏貴戚者謀將泄毋仕異國之人是爲失經毋數變易是爲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爲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爲使國大消

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親戚可以時大也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死則易云生則難合也故一爲賞再爲常三爲固然其小行之則俗也久之則禮義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

寳泆案此言小行之不過徇俗若久行之則宜

論禮義之正故不可使民以上爲必當行此賞也

問曰多賢可云對曰魚鼈之不食呭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豈云哉

不方之政。不可以爲國。曲靜之言。不可以爲道。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不動以爲道。齊以爲行。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再殺則齊。然後運可請也

請問形有時而變乎。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而形色定焉。以爲聲樂。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爲歲。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地之變氣。應其所出。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天之變氣。應之以正。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爲沮。（不可必則沮敗）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此形之時變也。

古之祭。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熺。有時而熅。有時而朐。鼠應廣之實。（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爲祈福祥而祭之）陰陽之數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是故天子之爲

國。圖具其樹物也。

心術上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

心術下

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方氏苞曰金心之形乃余心之譌也）明於日月。察於父母。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

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

白心

建當立有以靖爲宗。以時爲寶。以政爲儀。和則能久。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上之隨天。其次隨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隨。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緣其理則知其情。索其端則知其名。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

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

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強而卑義信其強。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卑之餘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

水地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淸。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

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

耳。肺發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尙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蟡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

身其形若虵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

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四時

管子曰令有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嬴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宗正陽治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修溝瀆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則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

者掌發爲風。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四政曰。端險阻。修封疆。正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絕芋。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修樂。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肌膚。其德和平用均。中正無私。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謂歲德。日掌賞。賞爲暑。歲掌和。和爲雨。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發故屋。辟故窌以

假貸。三政曰。令禁扇去笠。毋扱免。除急漏田廬。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其德憂哀靜正嚴順。居不敢淫佚。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聚彼羣材。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我信則克。此謂辰德。辰掌收。收爲陰。秋行春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圉小辯。鬭譯跽。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愼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坼。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地乃不泄。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

此謂月德。月掌罰。罰爲寒。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靁。行秋政則旱。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遬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

五行

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爲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

正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正之服之勝之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如四時之不貣。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命。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致政。其民服信以聽。致德。其民和平以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

九變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

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利身體。

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罏。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

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故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

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實洤案失當作設卽上文置儀法以度量斷之之意舊注迂謬不可用劉績說亦誤）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

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

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

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正世

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

治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

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蓄孰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

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

諸子文粹卷二十五

諸子文粹卷二十六

武進李寶淦纂

內業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己。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

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林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

小問

桓公曰。我欲勝民。爲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勝民爲易。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數省而嚴誅。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

民畏公而不見親禍亟及於身雖能不久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君之國岋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祝鳧已疪獻胙祝曰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知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疪祝鳧已疪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實洤案將誅而不誅以復於仲是能勉受善言故知可霸舊注謂史誣君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故知可與霸也誤甚）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

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涉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

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齓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百里言功最多也徯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淸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

七臣七主

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工技力於無用。而欲土地之毛。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餔不足處。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

家踣。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商宦非虛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國家非虛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溼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爲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故法不煩而吏

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斷名決。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

禁藏

禁藏於胸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居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善。罰之於其所惡。信之於其所餘財。功之於其所無誅。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

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人致利除害也。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

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

入國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

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膌胜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

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竝進則明不塞矣右主明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

闔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右主賞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寂乎其無端也。外內不通。安知所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右主參

桓公問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乃別制斷之。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以奉

天子。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閬。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子孫。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爲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故善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

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瀏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杜曲則擣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寶銓案下不孝字疑衍 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

地員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其長七尺 瀆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

立后而手實。其木宜蚖菕與杜松。（劉績曰蚖恐作杬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菕恐作棆）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行廧落。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擾桑。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蕢雚。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

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鑾鑾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觳不濘車輪不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隫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楡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校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五粟之土乾而不挌湛而不澤

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怸橐土。蟲易全處。怸剽不白。下乃以澤。其種大苗細苗。赨莖黑秀箭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五臭疇生。蓮與蘼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青怸以

菭及。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赨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楢檀。其山之淺。有龍與斥。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種木胥容。榆桃柳楝。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䖟。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榖。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既有麋麃。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省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蘟之狀。黑土黑菭。青怵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櫑葛。赨莖黃秀恚目。其葉若苑。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蘟土。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

然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蔭。忍葉如雚葉以長。狐茸黃莖黑莖
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
物種十二物。
中土曰五恋。五恋之狀廩焉如壏。潤溼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
慈忍。水旱細粟如麻。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恋土之次曰五
纑。五纑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莖葉如枎櫄。其粟大。蓄殖
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
肥。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壏土之
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脤。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秀。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
其種大萯細萯。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

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不忍水旱。其種大穋杞細穋杞。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弡。五弡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弡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脟。其種鴈膳黑實朱跗黃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狀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之次曰五凫。五凫之狀堅而不骼。其種陵稻黑鵝馬夫。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凫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

種三十六。

弟子職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奉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

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酒右醬。告具而退。奉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奉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手。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

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閒容蒸然者處下奉椀以爲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有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形勢解

寶洤案形勢立政等篇諸解皆後人附益文尤冗漫今仿治要意林之例删繁錄要惟九敗解首尾完整故從其舊焉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敢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

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訾讆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譕臣。譕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譕臣者可與遠舉。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

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立政九敗解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强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寶銓案凡言九毋聽下句則上皆當有聽字古人語簡質非脫文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

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敺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閒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

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毆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

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毋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臣乘馬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弃

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尙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纖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

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準幣

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

馬也。

乘馬數

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

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

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

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

數也。民無檀。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

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準。與天下齊準。

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鬬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

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管子 法家之六 一

武進李寶洤纂

事語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胷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

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

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小男小女也）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歷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稅其鹽每一升加半合爲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對也商計也對其食鹽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

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三萬萬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以籍錢之數比其人數當一國而有三千萬諸君謂老男女既不當籍老男女又不籍小男女乃能以千萬人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如此則鐵官之利亦然故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彊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彊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

假之名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彼國有鹽售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寶洤案此後世官擅鹽鐵之祖）

國蓄（寶洤案此篇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及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國軌篇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俱後世有國者取民之祕要）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租籍者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

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注案賡古文續字）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量用（錣籌也）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

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幷藏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幷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繈。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櫎可得而

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

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

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閒。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

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

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氾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

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

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峥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二家

家一作立賞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非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蓺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

山至數

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氾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泆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泆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

之數也。

地數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

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揆度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

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

者數也。
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

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圍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糧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寶注案再其本謂利一倍於其本三其本謂三倍其本若猶言然後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摲民也。輕重不調。無糧之民不

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

輕重甲 寶注案以下數篇皆齊人迂誕之辭必非管子之文與晏子尤相類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

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寶銓案湯武陰謀見於諸書者非一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分半也桓公召管子而

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簟。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鵾雞鵠鴇之通遠。鵠鵾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匄弓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鵾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鵾雞鵠鴇。彼十鈞

之弩。不得棐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匋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二國名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薔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薔。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

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菑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沸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請君伐菹薪煮沸水爲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

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湩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

莫之能圉。

輕重乙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寶淦案此可見當時最大國歲入之數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

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幷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幷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

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

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皁。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輕重丁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非齊所出不獨言石璧以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布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閒。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右菁茅謀

桓公曰。大夫多幷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粖。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

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峥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折箓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峥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

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峥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蠒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實淦案嚴治也 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虙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鐩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虻鰈。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皁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峜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

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輕重己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諸子文粹卷二十八

武進李寶銓纂

無厚篇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疏。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乘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失此。必有覆馬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

不可理。久矣。

君者藏形匿影。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震恐。

夫負重者患塗遠。據貴者憂民離。負重塗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

獵羆虎者。不於外圂。釣鯨鯢者。不於清池。何則。圂非羆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束麾。長盧之不士。呂子之蒙恥。

夫游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無始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計而不見從。遺道也。因勢而發譽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功倍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算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夭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懾。達時序也。凶饑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兎。驅逸足於庭。求猨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夫木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嶮。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爲秦楚緩節。不爲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爲之也。

轉辭篇

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於安。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豪。與貧者言依於利。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說。此言之術也。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稼。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故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耳。此謂君子也。寶注案鬼谷子小異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心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易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之民。詐而多行。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親而疏之。疏而親之。故畏儉則福生。驕奢則禍起。聖人逍遙。一世罕匹。萬物之形。寂然無鞭朴之罰。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昭。知冥冥。推未運。覩未然。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此之謂也。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也。富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侈侮。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籠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爲天下君。

夫謀莫難於必聽。事莫難於必成。成必合於數。聽必合於情。故抱薪加火。爍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溼者必先濡。故曰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

不聞。以天下之智慮則無不知。得此三術。則存於不爲也。

諸子文粹卷二十八

武進李寶洤纂

更法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張。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㠯治。更禮㠯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語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論至悳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㠯愛民也。禮者所㠯便事也。是㠯聖人苟可㠯彊國。不法其故。苟可㠯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

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㠯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㠯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殷

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恡。曲學多辨。愚者笑之。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㠯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農戰

凡人主之所㠯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㠯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㠯農戰。而㠯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彊。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从外權。上可㠯得顯。下可㠯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㠯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㠯此爲教者。

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庭之可以巧言辨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貍餌鼠耳。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

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則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

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則國治。壹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

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百人食之。此其爲螟螣蚼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㠯反之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彊。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

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㠯聖人作壹摶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彊。作壹十歲者百歲彊。作壹百歲者千歲彊。千歲彊者王。君脩

賞罰㠯輔壹教。是㠯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去彊

㠯彊去彊者弱。㠯弱去彊者彊。國為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彊。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

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脩。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㠯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㠯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脩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曰㠯難攻。國好言。曰㠯易攻。國㠯難攻者起。一得十。㠯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

且愛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㠯刑必勇勇民使㠯賞則死怯民勇勇㠯死國無敵者彊彊必王貧者使㠯刑則富富者使㠯賞則貧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彊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

㠯刑去刑國治㠯刑致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彊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彊彊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力㠯成勇戰戰㠯成知謀

說民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舉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彊故國有八者上

無㠯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㠯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姦也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彊

算地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開則行倍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爲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谿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㠯食其民都邑

遂路。足吕處其民。山林藪澤谿谷。足吕供其利。藪澤隄防足吕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不足吕待役實倉。而兵爲隣敵。臣故爲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同。故爲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壹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摶於敵。摶於敵則勝。奚吕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

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臥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

臟。而益裕廣耳。非生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㠯操柄。審數㠯使民。數者臣主之柄。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

故聖人之爲國也。入令民㠯屬農。出令民㠯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而草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

夫治國舍勢而任說。說則身脩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士

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

故聖人之爲治也。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臥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奸。故刑戮者。所㠯止姦也。而官爵者。所㠯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正㠯立術。立官貴爵㠯稱之。論榮舉功㠯任之。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

、開塞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衆而㠯別險爲務。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

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正。設無私。而民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㠯愛爲務而賢者㠯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㠯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㠯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道有繩。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知可㠯王。世知則力可㠯王。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世知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則學力盡而服。

聖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後於時。脩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㠯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

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㠯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故㠯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㠯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㠯其所惡。必終其所好。㠯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

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彊。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㠯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古者民藂生而羣處亂。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將吕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無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吕爲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吕賞禁。吕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吕去刑。〔寶銓案。重刑爲鞅一生之作用。雖欲不車裂。其可得乎。〕

壹言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國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摶也。制度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摶。則民喜農而樂戰。夫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從事於農也。不可不知也。夫民之從事死制也。吕上之設榮名。置賞罰

之明也不用辯說私門而功立矣。故民之喜農而樂戰也。見上之尊農戰之士。而下辯說技藝之民。而賤游學之人也。故民壹務。其家必富。而身顯於國。上開公利而塞私門。以致民力。私勞不顯於國。私門不請於君。若此而功臣勸。則上令行而荒草闢。淫民止而姦無萌。治國能摶民力而壹民務者彊。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秉權而立。垂法而治。㠯得姦於上。而官無不賞罰斷。而器用有度。若此則國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倫徒舉。

錯法

苟有道里。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財貨可衆也。有土者不可㠯言貧。有民者不可㠯言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誠用不患彊暴。德明

教行。則能吕民之有爲己用矣。故明主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

夫民力盡而爵隨之。功立而賞隨之。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如明日月。則兵無敵矣。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祿行而國貧者。有法立而治亂者。此三者國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請謁而後功力。則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難。而利祿可致也。則祿行而國貧矣。法無度數而事日煩。則法立而治亂矣。

夫離朱見秋毫百步之外。而不能吕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吕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吕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

戰法

凡戰法必本於政勝。則其民不爭。不爭則無吕私意吕上爲意。故王者

之政。使民怯於邑鬭。而勇於寇戰。民習已力攻難。難故輕死。見敵如潰。潰而不止則免。故兵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衆勿爲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敵察衆。則勝負可先知也。王者之兵。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若兵敵彊弱。將賢則勝。將不如則敗。若其政出廟算者。將賢亦勝。將不如亦勝。持勝術者必彊至王。若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是必久王。

立本

凡用兵勝有三等。若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於境內。而後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勢。一曰輔法而法。二曰舉必得而法立。故恃其衆者謂之葺。恃其備飾者謂之巧。恃譽目者謂之詐。此三

者特一。因其兵可禽也。

兵守

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邑。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也。故曰客治簿檄。三軍之多。分以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之為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

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㠯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㠯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水之可食者。收而食之。㠯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愼使三軍無相過。

靳令

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糧。使民㠯粟出官爵。官爵必㠯其力。則農不怠。四寸之管無當。必不滿也。授官予爵出祿不㠯功。是無當也。

修權

凡人臣之事君也。多㠯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㠯法事君。君好言。則臣㠯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

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位天下也。論賢舉能而傳焉。非疏父子親越人也。明於治亂之道也。故三王㠯義親。五霸㠯法正。

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鬻權㠯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牆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㠯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徠民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以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藪澤谿谷。可㠯給其材。都邑蹊道。足㠯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

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爲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萌賈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末作㠯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此其土之不足㠯生其民也。似有過秦民之不足㠯實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臣竊㠯王吏之明爲過見。此其所㠯弱不奪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其說曰。三晉之所㠯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秦之所以彊者。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秦之所㠯彊而爲三晉之所㠯弱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說也。而臣竊㠯爲不然。夫所㠯爲苦民而彊兵者。將㠯攻敵而成所欲也。兵法曰。敵弱而兵彊。此言不失

吾所㠯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㠯來野戰不勝守城必拔大小之戰三晉之所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竟之內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非直虛言之謂也不然夫實曠土出天寶而百萬事本其所益多也豈徒不失其所㠯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得休息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服今㠯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竟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

彊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竟內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爲愛爵而重復乎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爲大功爲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徠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爲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竊以爲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彊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彊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爲不可則臣愚不能知已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

萬金。其徒請賙焉。不與。曰吾將㠯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愛於無也。故不如㠯先與之有也。今晉有民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㠯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敞之愛非其有㠯亡其徒乎。

賞罰

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而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此臣之所謂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

畫策

昔者昊英之世。㠯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之世。不麛不卵。官無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槨。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㠯彊勝弱。㠯衆暴寡。故黃帝作爲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

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之神農非高於黃帝也然其名尊者曰適於時也故曰戰去戰雖戰可也曰殺去殺雖殺可也曰刑去刑雖重刑可也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彊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若治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曰法而名地作矣名尊地廣曰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曰至於亡者何故戰罷者也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彊奚曰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彊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入行間之治連曰五辨之曰章束之

㠯令拙無所處罷無所生是㠯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國或重治或重亂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爲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爲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彊或重弱民固欲戰又不得不戰是謂重彊民固不欲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

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彊敵者先自勝者也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爲之時勢故爲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㠯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服從黃鵠之飛一舉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麗麗巨巨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鷙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㠯高下制水如㠯燥溼制火

弱民

今夫人衆兵彊。此帝王之大資也。苟非明法吕守之也。與危亡爲鄰。故明主察法。境內之民。無辟淫之心。游處之士。廹於戰陣。萬民疾於耕戰。有吕知其然也。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若飄風。宛鉅鐵鉇。利若蜂蠆。脅蛟犀兕。堅若金石。江漢吕爲池。汝潁吕爲限。隱吕鄧林。緣吕方城。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唐蔑死於垂涉。莊蹻發於內。楚分爲五。地非不大也。民非不衆也。甲兵財用非不多也。戰不勝守不固。此無法之所生也。

外內

民之外事。莫難於戰。故輕法不可吕使之。奚謂輕法。其賞少而威薄。淫道不塞之謂也。奚謂淫道。爲辯知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三者不塞。則民不戰而事失矣。故其賞少。則聽者無利也。威薄。則犯者無害也。故開淫道吕誘之。而吕輕法戰之。是謂設鼠而餌吕狸也。亦不

幾乎故欲戰其民者必㠯重法賞則必多威則必嚴淫道必塞為辯知者不貴游宦者不任文學私名不顯賞多威嚴民見戰賞之多則忘死見不戰之辱則苦生賞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而淫道又塞㠯此遇敵是㠯百石之弩射飄葉也何不陷之有哉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輕治不可㠯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末事不禁則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衆之謂也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故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則民不得無田無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衆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故為國者邊利盡

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彊市利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彊入息而富者王也

君臣

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之於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爲之者上與之也瞋目扼腕而語勇者得垂衣裳而談說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者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以得民去農戰而爲之或談議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請之或以勇爭之故農戰之民日寡游食者愈衆則國亂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

禁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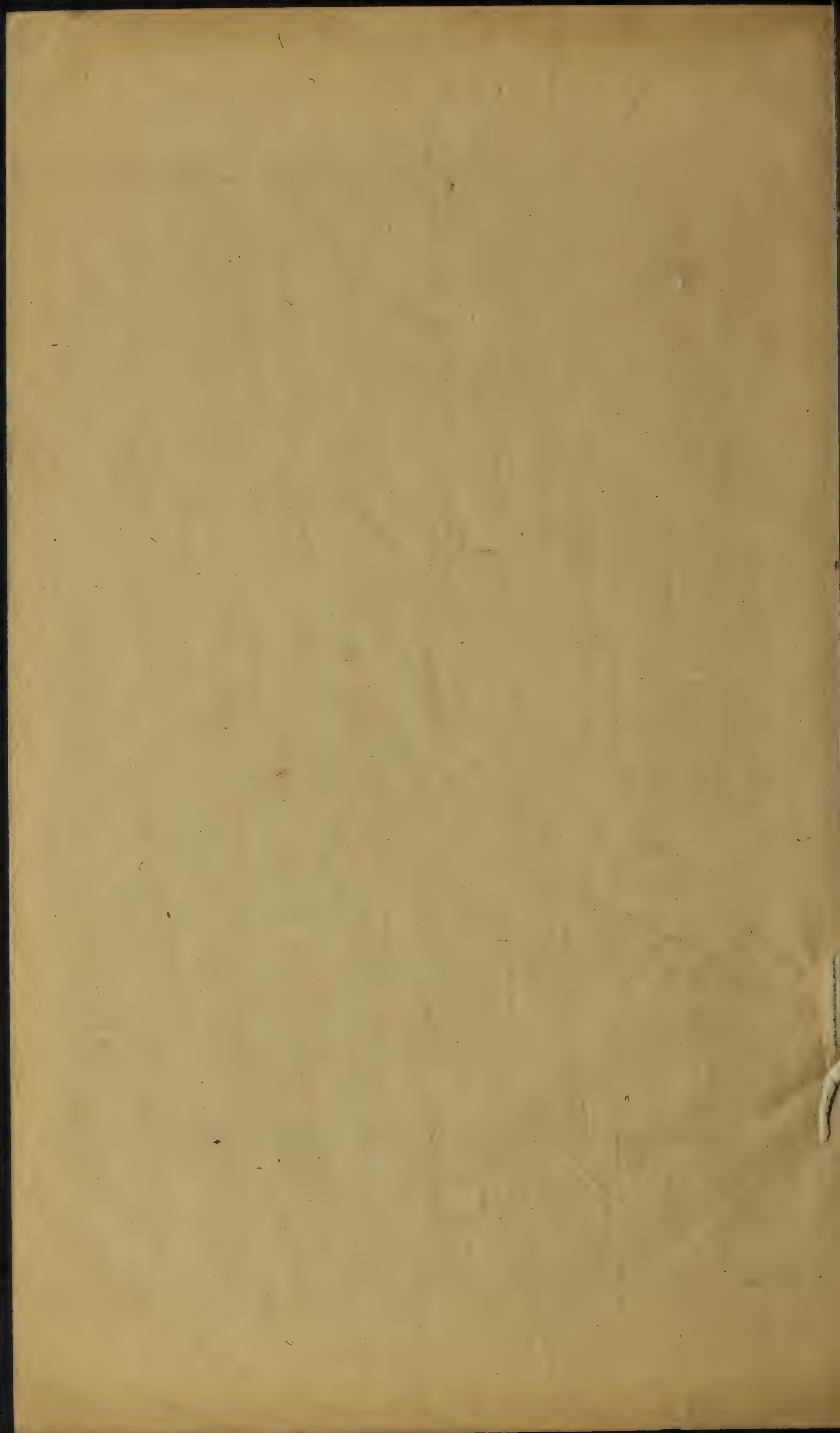
凡知道者。勢數也。故先王不恃其彊而恃其勢。不恃其信而恃其數。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探淵者知千仞之深。縣繩之數也。故託其勢者。雖遠必至。守其數者。雖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淸朝日皭。則上別飛鳥。下察秋毫。故目之見也。託日之勢也。得勢之至。不參官而潔。陳數而物當。今恃多官衆吏。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爲利也。而丞監亦欲爲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通數者不然也。別其勢。難其道。故曰。其勢難匿者。雖跖不爲非焉。故先王貴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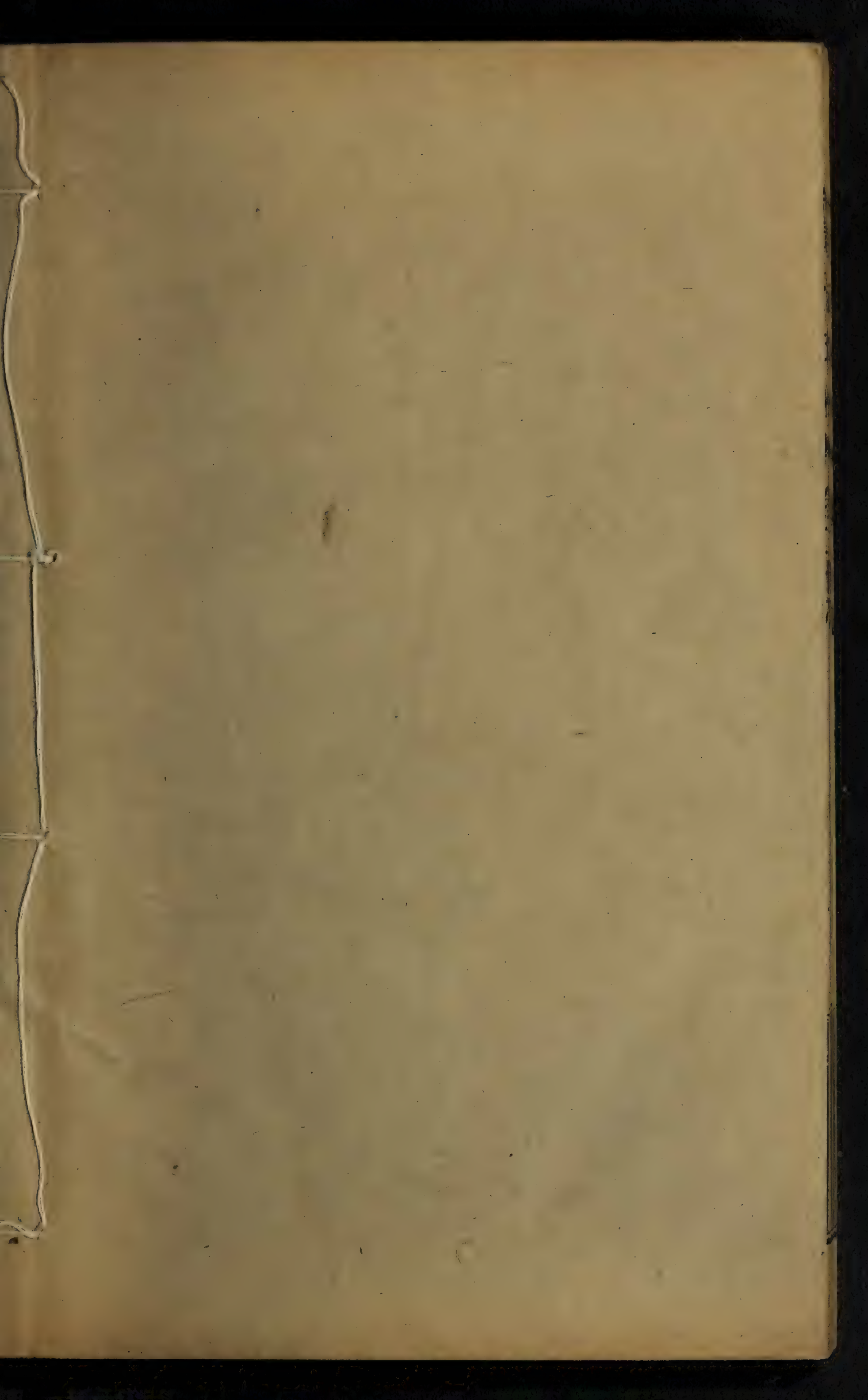
定分

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爲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寶來之

法令學問并所謂吏民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㠯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㠯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則問法官法官卽㠯法之罪告之民卽㠯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㠯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辯慧不能開一言㠯枉法雖有千金不能㠯用一銖故知詐賢能者皆作而爲善皆務自治奉公民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法令者民之命也爲治之本也所㠯備民也爲治而去法令猶欲無饑而去食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東而西行也其不幾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㠯兔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鶩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貪盜不取

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難也。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千萬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知。賢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賢。故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徧能知之。寶銓案先王以善人治姦民以詩書禮樂孝弟爲教此治國平天下之經亙古不易之法鞅獨謂以善人治姦民國必亂以姦民治善民國必彊以詩書禮樂孝弟爲教國必削無此必富國孔子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鞅獨以爲必使天下徧知之乃可爲法其反經叛道殘賊作俑尤非申韓法家之所忍出卒之作法自斃身被極刑予錄其書所以著其辨言亂政亦以見凶人之不容幸免也





諸子文粹

九

武進李寶銓纂

初見秦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

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尅而無齊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

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淩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淩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

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中山呼沲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荊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

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孚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能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谿。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

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何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欲。贅天下之兵。明秦不

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懃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荊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荊

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

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

以報天下之怨。而失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絶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

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闕)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爲華而

不實敦祇恭厚鯁固愼完則見以爲掘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𢘅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劌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

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孫子臏腳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痤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宏分胣。尹子穽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睢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晉之分。齊之奪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質之以備。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社稷將危。國家偏威。是故大臣

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

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

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愼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弒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

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明。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

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有度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幷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齊桓公幷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攻盡陶魏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公。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

數至能人之門。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閒。明辯而易治。故主讐法則可也。謂校定可否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淸暖寒熱。不得不救。入鏌鎁傅體。不敢弗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故

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慼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卽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

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

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刧。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刧。故今世爲臣人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刧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揚權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故去泰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求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用一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貢情。謹修所

事。待命於天。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未嘗用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參名異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溼。君子不同羣於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之爲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

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幷。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猾民愈衆。姦邪滿側。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

爲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弑其母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寍法刑狗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眞欲爲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爲扶）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靡之若爇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鬭嚬嚬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貴事乃

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公子既衆。宗室憂吟。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塡其洶淵。毋使水淸。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

八姦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

諸諸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比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閒此之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

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臣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刼。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

不行其謁。不使私請。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不令妄舉。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名墳然）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不使羣臣相爲語。其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鬭之勇無赦罪。不使羣臣行私財。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其有也。令臣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諸侯之不聽。則不受之臣誣其君矣。

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武進李寶洤纂

孤憤

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慣習故舊）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

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可借以美明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

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

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

大臣挾愚污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
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
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
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
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
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
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
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
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
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身危貴

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已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也。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

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

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關其思）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者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

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

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

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主也。

姦刼弑臣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之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

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

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也。

無捶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

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險。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

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內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

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刼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私於已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

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弑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於餓死擢筋也。故刼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亡徵

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

凡刧有三。有明刧。有事刧。有刑刧。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己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直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郞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刧。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刧。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刼。三守不完。則三刼者起。三守完。則三刼者止。三刼止塞則王矣。

備內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慠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刼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而子疑不爲

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

飾邪

故鏡執淸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

解老

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

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

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

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鬼不崇人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

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

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閒。苦痛雜於腸胃之閒。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

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與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者。而常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鬬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

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則從。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

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

大姦作。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

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貲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

喻老

制在已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閒。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

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愼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愼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

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羮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

小白明。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頤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爲不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說林上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

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

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巴西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衞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剌之。衞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衞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卽生。倒樹之卽生。折

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說林下

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鳥有翢翢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顚。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

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開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蟲有就者。一身兩口爭相齕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

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諸子文粹卷三十

諸子文粹卷三十一

武進李寶淦纂

韓非子 法家四之三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

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

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守道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中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唶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

用人

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數以德追禍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

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

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

大體

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

內儲說上七術 實注案以下數篇雜采諸說以類相從其體不一蓋韓非文之未治者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設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遇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閒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夫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鬭。鬭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

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故今有人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

不爲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輒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

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救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

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擧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尙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從

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毀之足以殺人矣。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閒。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

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入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

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史陰情。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

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

內儲說下六微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

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來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隷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

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遺荊王美人。荊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妒也。因爲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廥窌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尙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尙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尙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

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叔向之讒萇弘也爲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

衞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外儲說左上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

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今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

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愨。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尙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攐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裷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

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

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外儲說左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

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用兌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簡主謂左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屩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

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寶泠案論語記夫子弋不射宿聖門弟子皆鼓瑟未聞以爲害義韓非之學務於尊主益上故爲此說與其使民諂下二句卽答王孫賈意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寶泠案疑白字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

遂不受。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管仲父出。朱蓋靑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餠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

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愼所樹。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矣。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諸子文粹卷三十二

武進李寶詮纂

外儲說右上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汝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

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邪。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

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己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

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

夫馴烏者斷其下頷焉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申子曰愼而言也人且知女愼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故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玉巵。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巵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

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眞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

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閒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讐也不相受也

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

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外儲說右

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

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適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必不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

者因貧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輟而觀之）盼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衞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衞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偏左右拊其本而葉偏搖矣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

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子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鉤飾在前錯錣在後（錣鍬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

難一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

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難二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之姑免矣

難三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

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說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難勢

愼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

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

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問辯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

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爲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

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定法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

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寶洤案此言則申韓雖竊其殿刻其效亦若是而已

說疑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

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

六反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

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㲉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讇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

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

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名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

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瘖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瘖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

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

八說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

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衝衝不若堙穴伏橐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

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

言而務無易之事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爲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爲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盡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

國治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人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五蠹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也。多少之實異也

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寶洤案不改下當闕三字）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故使民

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顯學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

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行明主弗受也

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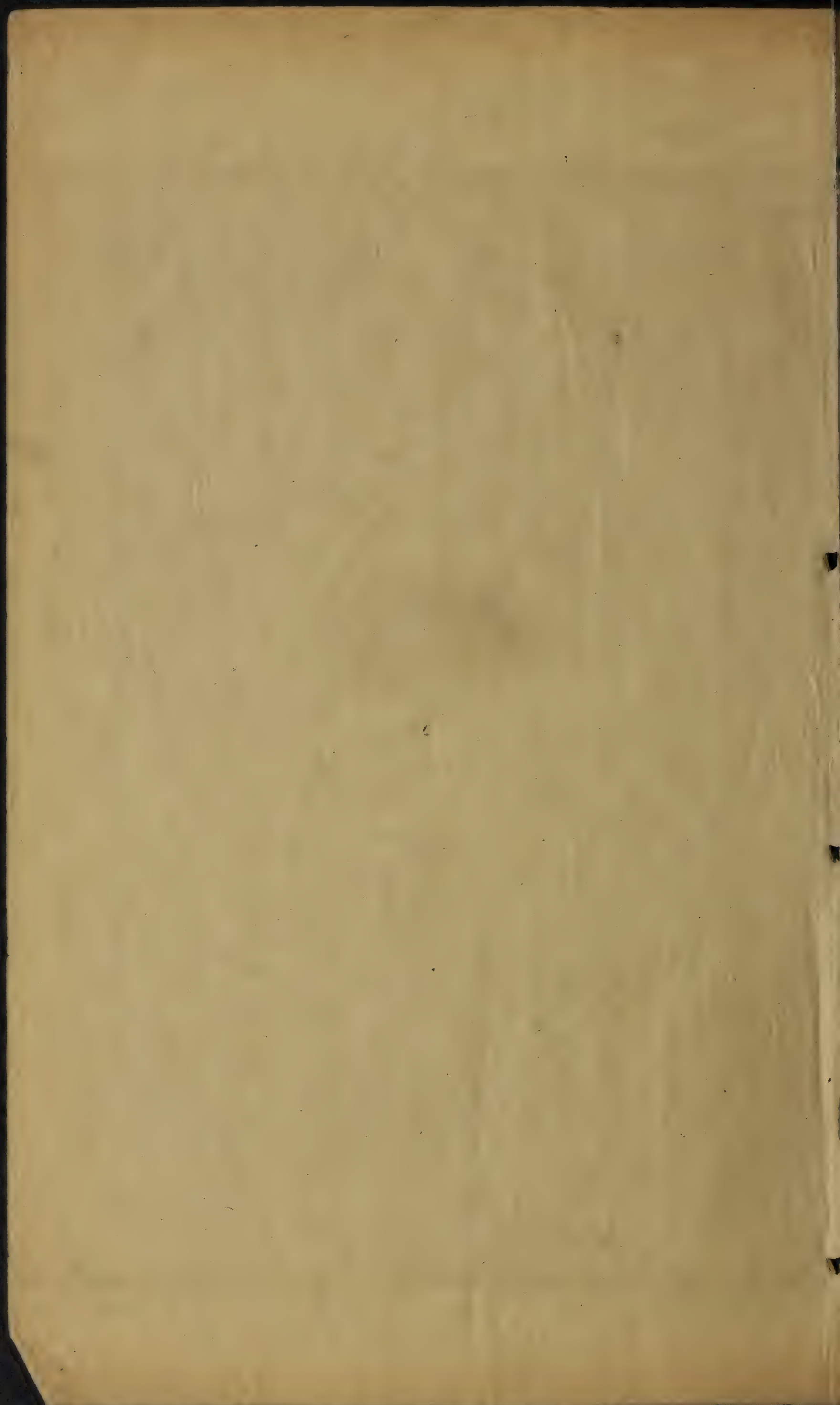
夫視鍛錫而察靑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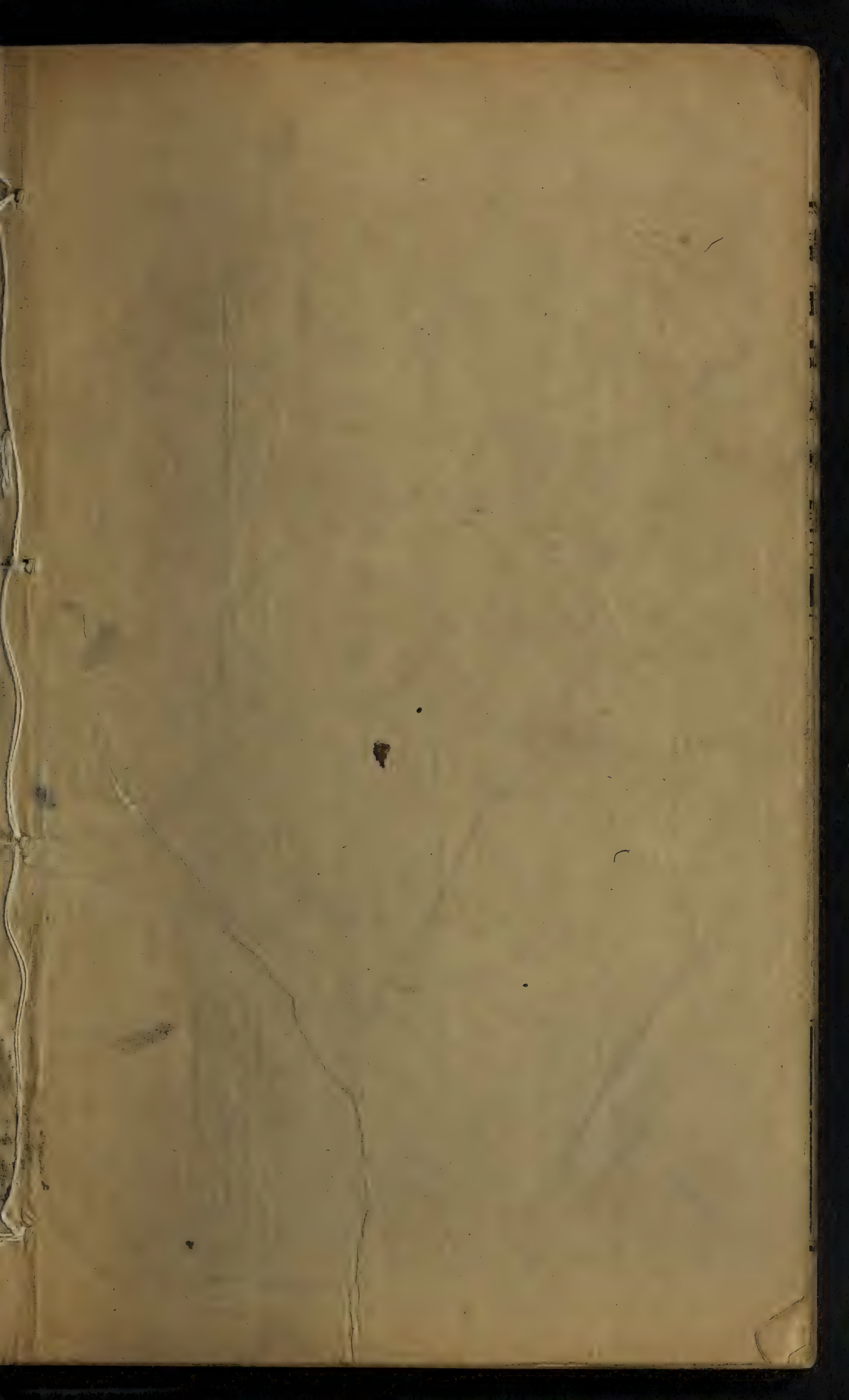
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

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諸子文粹卷三十二





諸子文粹 十

諸子文粹卷三十三

武進李寶詮纂

文韜

文師第一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鈞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鈞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

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惟仁人能受直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

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盈虛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

大禮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下唯沉。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爲上唯周。爲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

志。待物以正。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及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蔽矣。

明傳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起。其所止。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六守

文王問太公曰。君主國民者。其所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安。

守土

文王謂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邱。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若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疎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

守國

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爲之先倡。而天下和

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

上賢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

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問辨詞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君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寶注案兵家而通於法家

三四兩害其言尤深

兵道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機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曷憂其流乎。

武韜

發啓

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

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鬭。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

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文啓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得。何嗇何憂。萬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

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淸。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

順啓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以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

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

三疑

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道。周密爲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無使得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

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餧食之。從而愛之。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

龍韜

王翼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神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歷。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灾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敕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擊。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服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如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

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議論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使冒難犯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寶銓案辭旨庸近決非中古之文而未始非後世行師馭衆之法亂

論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

愛人。信則不可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事煩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實詮案其言精絕故雖賢才有不任爲將者）

選將

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衆。（當作中下同）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

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効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入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能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衆相應者也。

立將

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

勵軍

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方就食。軍不舉火。

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

軍勢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竇注案此所謂兵貴拙速

奇兵

夫兩陳之閒。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深草蓊翳者。所以遁逃也。深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坳

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讙囂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偽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寶注案偽稱敵使以疑餽糧者俾不敢行謬號令以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予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

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

兵徵

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遶。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溼以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之人。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

虎韜

軍略

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若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衞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絕道

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

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

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卽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

虛壘

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

豹韜

烏雲澤兵

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烏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少衆

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強者。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隣國之助。爲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途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撓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

武鋒

太公曰。敵人新集者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練士

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將之人

子弟。欲爲其將報讎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才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

戰車

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浚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

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

戰騎

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諸子文粹卷三十三

諸子文粹卷三十四

武進李寶淦纂

孫子二兵家

孫子

始計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

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謀攻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兵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也。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 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曹公曰。見羸形也 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

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

虛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梅堯臣曰他人有形我形不見故敵

備我以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軍爭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罷者後其法十一而至杜佑曰彊弱不相待卒十有一人至軍也五十里而爭利則蹷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曹公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鐸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

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曹公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圮李筌曰地下曰圮行必水淹也）衢地合交（李筌曰四通曰衢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絕地無留（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採樵之處爲絕地）圍地則謀（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行軍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賈林曰絕山跨山依谷傍谷也視生處高。曹公曰生者陽也杜佑曰向陽也戰隆無登。通典御覽隆作降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曹公李筌曰引敵使渡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曹公曰附近也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曹公曰恐漑我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惟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李筌曰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處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邱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杜牧曰常居其東南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

伏姦之所藏處也。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曹公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奔走而陳兵者。期也。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半進半退者。誘也。倚仗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杜牧曰覩一人三軍可知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言入入者。衆失也。○原本作徐與人言從通典御覽改正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梅堯臣曰先行嚴暴後畏其衆離訓罰不精之極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

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曹公曰備奇伏也孟氏曰備有別應

地形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

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九地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

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梅堯臣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走死焉不得。張預曰士卒死戰焉不得志士人盡力。曹公曰在難地心并也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鬬。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梅堯臣曰不得已竭財貨不得已盡死戰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

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焚舟破釜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

火攻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杜佑曰燒其積蓄三曰火輜四曰火庫杜佑曰燒其輜重燒其兵庫五曰火隊李筌曰焚其隊仗兵器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而其二字從通典補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曹公曰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分敵軍不可以

奪敵蓄積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愼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寶注案此爲兵家知道之言

用間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杜佑曰因其在官失職者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李筌曰敵有間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令反爲我間也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傳於敵。寶注案一本下有間也二字梅堯臣曰以誑告敵事乖必殺生間者。反報也。杜牧曰往來相通報也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賞莫

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梅堯臣曰殺間者惡其洩殺告者滅其言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陳皞曰此言敵人左右姓名必須我先知之或敵使來間我當使間去若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能成間者之說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杜牧曰可使往來如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諸子文粹卷三十四

諸子文粹卷三十四

武進李寶銓纂

圖國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奄戶。縵輪籠轂。觀之于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于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于仁矣。于是文

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于廟。立爲大將。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不和于陳。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實淦案荀卿有言兼幷易能也惟堅凝之難焉起之學本出於子夏故於儒爲近 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

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寶注案此與六韜練士篇略同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料敵

武侯問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于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

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于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戰。習于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

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于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治兵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

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灶。無當龍頭。天灶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招搖在上。從事于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論將

凡人論將。常觀于勇。勇之于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

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

應變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

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安行疾鬬。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

武侯問曰。若遇敵于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于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

也。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勵士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于是武侯設坐廟廷。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使

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于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于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于諸侯失權于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于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于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諸子文粹卷三十四

諸子文粹卷三十五

司馬灋 兵家四

武進李寶淦纂

仁本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于戰。不出于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

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天子之義

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于朝。貴善也。殷戮于市。威不善也。周賞于朝。戮于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衞。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定爵

凡戰間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作兵義。作事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

嚴位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

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鬭。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

用衆

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歷圮。兼舍環龜。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作。攻則屯而伺之。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擊其疑。加其卒。卒音猝 致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凡從

奔勿息。寶注案從奔謂追奔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返慮。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懾。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絕顧之慮之孫本作壹寶注案下文句法觀之恐非是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諸子文粹卷三十五

尉繚子 兵家五

諸子文粹卷三十五

武進李寶淦纂

天官

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陣爲絕地。向阪陣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陣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鬭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

兵談

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制談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鬭。陷行亂陣。則千人盡鬭。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

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

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外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拖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陣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湖。不可得也。

戰威

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也。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于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之法。小

過無更。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肢也。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

攻權

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寳注案言畏彼則侮此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

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

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刑罰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鬭戰者無勝兵。

守權

夫守者。不失其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爲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

十二陵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豫備。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己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

武議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

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

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介胄之士不拜示人無己煩也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

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脇。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曰。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

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舍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爲危也。

治本

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爲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敍。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飮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

戰權

兵法者。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支。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於彼矣。凡我

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爲勝負。此戰之理然也。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寶淦案此所謂兵者詭道也

重刑令

軍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軍。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寶淦案刑令者蓋本非常法特增重其刑以督之然罪至孥戮暴及枯骨皆亡國殘賊之行不可訓也

伍制令

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閭。閭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

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罪。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束伍令

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伯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得誅。

勤卒令

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鈴傳

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鶩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喧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

將令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令行於廷。君身以斧鉞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誅。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將軍告曰。出國門之外。期日中設營表。置轅門期之。如過時則坐法。將軍入營。則閉門淸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寶淦案穰苴周亞夫用之蓋本於古法

兵教上

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令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鬭。姦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猜。輕者若霆。奮敵若驚。舉功別德。明如白墨。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前軍絕行亂陣。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

兵教下

兵有五致。爲將忘家。踰垠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爲下。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殺將。萬人被刃。橫行天下。武王問太公望曰。吾欲少間而極用人之要。望對曰。賞如山。罰如谿。太上無過。其次補過。使人無得私語。

日暮路遠。還有挫氣。師老將貪。爭掠易敗。凡將輕。壘卑。衆動。可攻也。將

重壘高衆懼。可圍也。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吝有不食者矣。
衆夜擊者。驚也。衆避事者。離也。待人之救。期戰而蹙。皆心失而傷氣也。
傷氣敗軍。曲謀敗國。

兵令上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審此二者。知勝負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

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譟者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不譟者謂之祕。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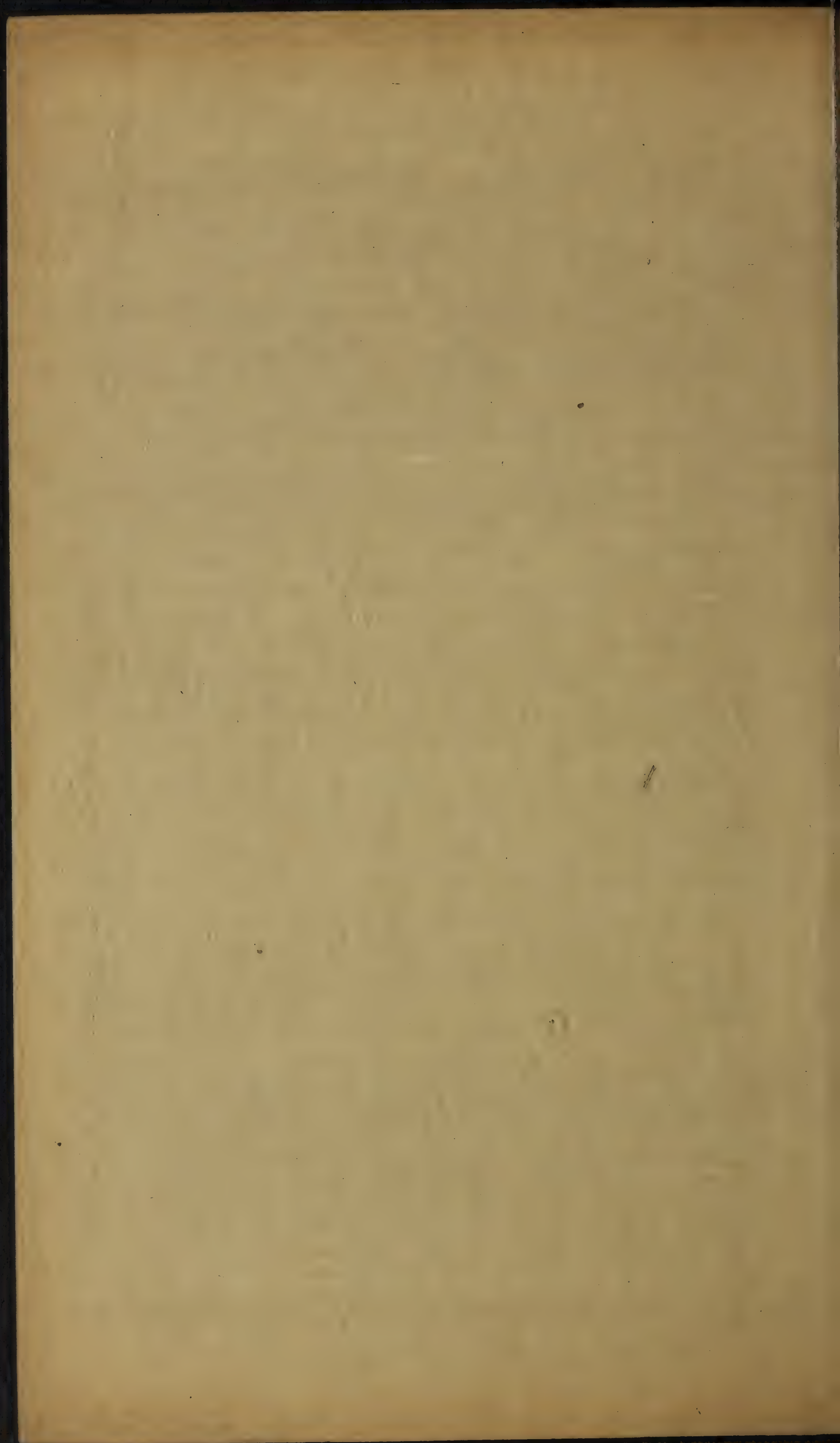
實祕者。兵之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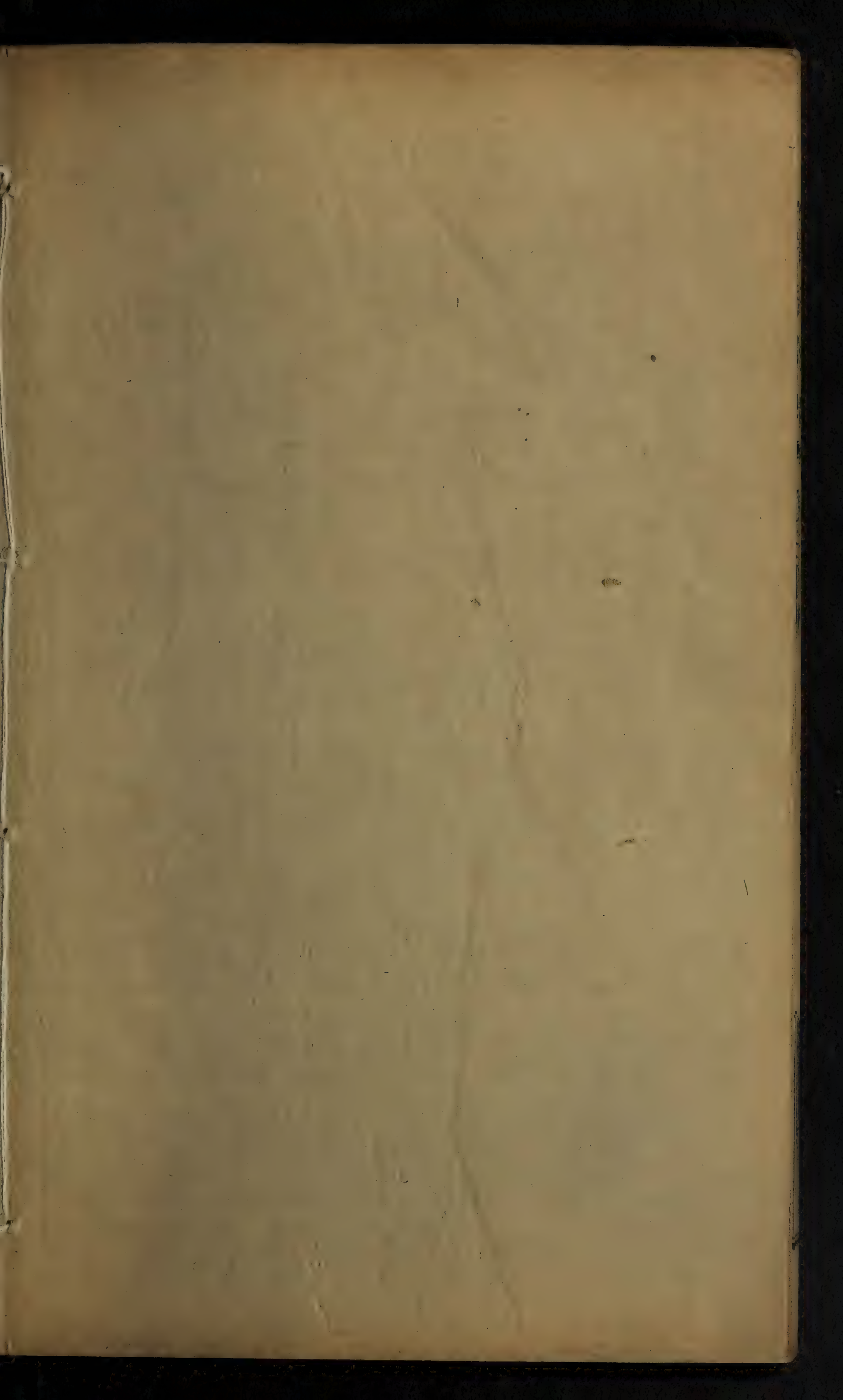
兵令下

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棄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戍三歲。三軍大戰若大將死。而從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陳中者。皆斬。餘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戍三歲。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爲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

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鬭也。萬人之鬭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諸子文粹卷三十五





諸子文粹

十一

陰符經一 道家

武進李寶洤纂

上篇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炁。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諸子文粹卷三十六

武進李寶湰纂

老子二道家

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元。元之又元。衆妙之門。一章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三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四章

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五章

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六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七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八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梲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九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十二章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十三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十六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十七章

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十八章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十九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二十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怳惟惚。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怳兮惚

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二十一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二十二章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二十三章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二十四章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二十五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二十六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

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二十七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三十章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三十一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三十二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三十六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三十八章

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三十九章 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同上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四十一章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四

十三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四十四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淸靜爲天下正。四十五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四十六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四十七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務欲反虛無也 四十八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四十九章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

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五十章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五十三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五十五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五十七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五十九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六十章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六十二章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六十三章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六十四章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六十五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六十七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六十八章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六十九章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七十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七十二章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三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七十五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七十六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七十七章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七十八章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八十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八十一章

諸子文粹卷三十六

諸子文粹卷三十六

武進李寶洤纂

關尹子 道家三

一字

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鬭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覞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乎。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魚鈎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

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工無拙。無勝無負。

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與答與。一氣往來。道何在。

仰道者跂。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

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賈道于愚

二柱

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心應棗。肝應楡。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卽鳴。石擊石卽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

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爾。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知認而已之。

三極

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

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工。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

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棼事則棊布

四符

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人之厭生死。超生死。皆是大患。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寶詮案此說正與後世道家長生不死之說相反可知變本加厲皆非作者之過

五鑑

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憂幽者。沈鬼攝之。心蔽逐放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

之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唯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神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寶涂

案妖由人與所溺必死推其極而言之至奇至確

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六七

好仁者多夢松栢桃李。好義者多夢刀兵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

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

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寶銓案此憤世嫉俗之言

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沈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蒸蝨蚤瘕則龜魚瘻則鼠螘我可爲萬物。

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蝦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

七釜

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

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花。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靑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唯聖人知一而不化。

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蛤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八籌

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花爲五色。金堅故實爲五

聲。土和故滋爲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
鳥獸。俄呦呦。俄句句。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亭亭。俄蕭蕭。天地不能留。
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

九藥

勿輕小事。小隙沈舟。勿輕小物。小虫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天下之理。捨親就疏。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諸子文粹卷三十七

武進李寶銓纂

列子 道家四 之一

天瑞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

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子列子適衞。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爲鶉。得水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栖。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羊肝化爲地皋。馬血之爲轉鄰

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鶡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魚卵之爲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胥。純雄其名稺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溼。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荀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尙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林

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竝歌竝進。孔子適衞。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亾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

曉之曰天積氣耳亾處亾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亾處亾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盧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

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亾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

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亾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亾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亾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黃帝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燋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

焦然肌色䵟皯。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

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己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亾。亾者存。富

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既而狎侮欺詒攩拯挨抌亾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骪骨無碼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

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亾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亾亾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亾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周穆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
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
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
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
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
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
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
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日月獻玉衣旦旦薦玉
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亾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
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
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

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恆疑。蹔亾。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蒚（古驊字）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𦏁（古犧字）。主車則造父爲御。离（音泰）冏（音丙）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

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音豈）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

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

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音豈)虛語哉。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

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貲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竝少間。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蕉與樵同）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

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亾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封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

屛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

秦人逄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

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榮棄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諸子文粹卷三十八

列子 道家四之二

武進李寶淦纂

湯問

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

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淸角鄒衍之吹律亾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薛譚學謳於秦靑未窮靑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靑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靑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

必得之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竝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

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寖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卻三軍

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衞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

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

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亾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

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亾壽夭信理者亾是非信心者亾逆順信性者亾安危則謂之都亾所信都亾所不信眞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實詮案此言命之所定無係乎善惡悖教人悉任自然不必强求最爲有道之言

楊朱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其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

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亾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辨。如此其省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亾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亾介焉之慮者。亦亾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猒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

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爲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身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楊朱曰伯夷非亾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亾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

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往。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

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寶注案管晏不同時皆寓言耳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鮌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

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

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寶注

案以上皆憤世傷心之語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恆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𡾋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

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猒之性無猒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亾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

之間哉。寶注案此節稍引之以歸於正

說符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說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衞。以法干衞侯。衞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

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君博如孔丘術如呂尙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晉文公出會欲伐衞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

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寶注案問孔子淮南人間訓作問於先生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寶注

案春秋傳楚子圍宋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在宣公十四年距孔子之生襄公二十二年尚四十餘年此言託之孔子殊不可信諸子多寓言固無足辨耳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踁。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値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

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請當作情是故賢者慎所出

楊子之鄰人亾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亾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亾之矣曰奚亾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

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閒。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竝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亾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隣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亾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着其行足躓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諸子文粹卷三十八

諸子文粹卷三十九

武進李寶淦纂

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

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楡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

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焉。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

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人間世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

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凊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飮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

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愼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足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傅衞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

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寅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孰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

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支離疏者頤隱

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大宗師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

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

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竝。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章。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

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胠篋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

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幷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幷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

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

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

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棃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

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揔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

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

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

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澹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澹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旁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尙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

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海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

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

大之域。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

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

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

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

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至樂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

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

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

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莊子道家五之二

武進李寶淦纂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

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

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黃帝神農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

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淸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游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游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徐無鬼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

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

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

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腳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

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則陽

柏矩學於老耼。曰。請之天下遊。老耼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耼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

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智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

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

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讓王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

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

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

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衞。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

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盜跖

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

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寶注案此篇古稱僞託其精言自不可沒

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

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敬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尙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尙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

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淸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

直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寶銓案此亦戰國文士所僞

列御寇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

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

者遭。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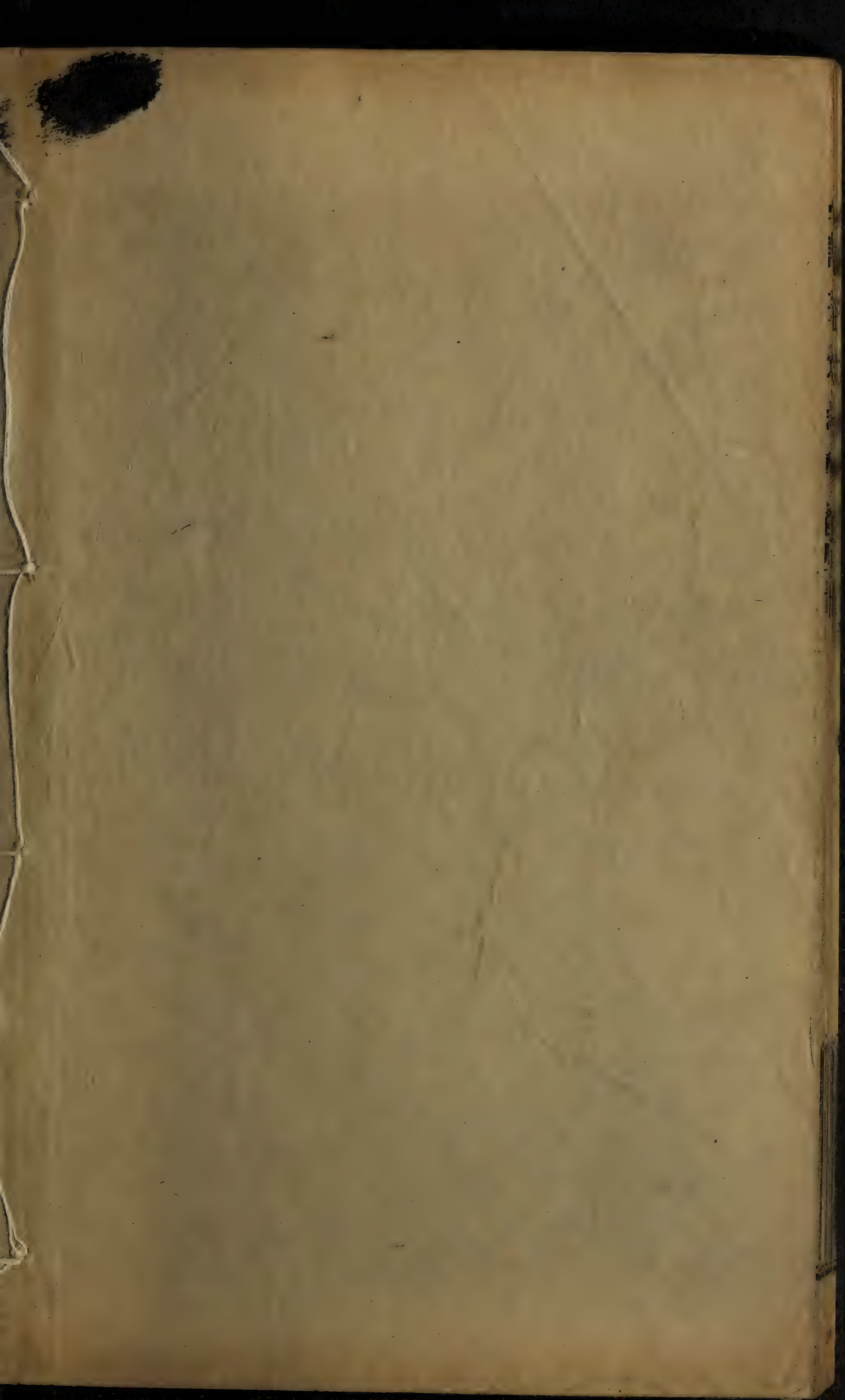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其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

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醕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寶淦案此篇欲推明詩書禮樂易春秋之道故稱聖賢道德鄒魯先生以下復評論諸子自道其著書之術知非堯舜而薄周孔者皆寓言十九也明乎此始可與言莊子

諸子文粹卷四十





諸子文粹

十二

鬻子 一雜家

武進李寶洤纂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

大道文王問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首首然（首首守山閣錢熙祚校本作若首）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與焉。

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

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

曲阜魯周公政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

禹政

禹之治天下也。得皋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湯政天下至紂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誧誧錢本作輔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蝡。西門疵。疵錢本作疪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上禹政

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雀聽政不疲朝廷清閒然後無事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

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爲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爲不成。

諸子文粹卷四十一

武進李寶洤纂

親士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

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二字疑誤）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

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陜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湻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無入于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讀如根荄）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疑作飾莊）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偏物不博。辨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

必幾。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

所染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愼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桀之諛臣）推哆。（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呂氏春秋作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

種。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知伯（呂氏春秋長作張胜作生）搖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尙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詩曰。必

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

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豢犬豬。絜爲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

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言須饋饌五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熟謂之大侵。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大侵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驂騑。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

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椁。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死

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辭過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歛於百姓。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

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凊。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絲麻。梱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夏則絺綌輕且凊。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

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煗。夏則輕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

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

則凍冰。夏則飾饐。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衺。姦衺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囘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

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眞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當爲瓴）

缶之樂。（太平御覽引作吟謠缶是謠字之壞）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無下疑有脫字）

尙賢中

賢者之治國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

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恤誨女序虧舊作予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惟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寍樂在君憂慼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

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

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尙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

尙同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玆衆。其所謂義者亦玆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舊作非是也)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殀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

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

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湊湊而至者（湊同臻）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兼愛上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

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寶銓案兩惡施句與下二句皆交互言之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

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

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

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帶劍。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脅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危。是其故是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

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爲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竇。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于越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

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武進李寶銓纂

非攻上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其故何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扡讀如終朝三扡之扡）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何一作可）知義與不義

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

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

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腑即腐字異文)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往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粮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

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

非攻下

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元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夫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人不違。天下乃靜。

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天有軲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天乃命湯於鑣宮。藝文類聚引作驪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即戡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

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當爲賚 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卽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

節葬下

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蛩一作鞏後漢書注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俱引作邛 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氾氾當犯窆字之假音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巴之中 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通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御覽引作收餘壤爲壟 若參耕之畝。則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

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卽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塗。築涂使堅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吾本言曰。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誠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旣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

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輆沐之國者（輆舊作輸不成字据太平廣記引改）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渠舊作乘据列子太平廣記改）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

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尙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

天志上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愼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愼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兩日字舊作曰）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

爲林谷幽門無人。門當爲澗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寶注案此下疑當有於字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明鬼下

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

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讖其子。曰戒之愼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遫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神曰無懼。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曰予爲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祖道）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

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祏觀辜。固嘗從事於厲。（公厲秦厲之厲）袾子杖揖出。（袾祝字異文子即祝史）與言曰。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選失時。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爲之。袾子舉揖而槀之。（同敲）殪之壇上。當是時。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

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摁羊而漉其血。御覽作以羊血灑社摁字書無此字盧云玉篇有掘字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之疑當云跳神之社而稾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當為盟先不以其請當為情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遫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大取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爲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爲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欲之。非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

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即節葬非樂之說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安非非疑衍一字）權正也。斷指以存擘。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當爲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匹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藏也。死

而天下害吾持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

小取

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

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人也。獲事其親。（視人當為事人）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當為乘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焉語助辭）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鬬雞非雞也。好鬬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也。（實注案此言且夭究不得為夭壽夭之夭乃眞夭矣）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

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

耕柱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子。將誰敺。耕柱子曰將敺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敺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後漢書注引作開冶寶淦案漢人諱啓爲開墨翟無緣稱夏后開當有冶字）使蜚廉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旣成。遷於三國。夏

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知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同掀）然後牆可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義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鬭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鬭子夏之徒

曰。狗豨猶有鬬。惡有士而無鬬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寶注案此猶是非儒之類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犓豢。維人但割而和之。不可勝食也。見人之作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其

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評靈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氂曰。我聞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貴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

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卽齊。遇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寶注案句首疑當有不足二字耕柱篇遷行作復行是蕩口也。

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

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關中猶言扃中）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夕見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

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子墨子曰。商

人之四方市賈信（當爲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則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靑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已殺黃龍於中方。（此句据御覽增）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攈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毁也。（寶淦案翟自信之堅如此所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也）

公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鐘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僞當爲疑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鐘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

（貱古字作賜，見「出必見辱」前小字注：賜古貨字）

謂非君子邪。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知取也。今子偏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

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其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有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聖王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其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爲不善之有罰。爲善之有賞。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同期）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

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其父死。其長子嗜酒而不葬。其四弟曰。子與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爲之。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爲之。

諸子文粹卷四十二

墨子 雜家二之三

武進李寶淦纂

魯問

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其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未詳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

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

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卽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強

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䧿。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䧿也。不如翟之爲車轄也。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公輸

公輸盤般史漢遷注皆引作般廣韻引作班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千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錦繡。以上十一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

宋之地方五百里。七字据御覽增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貍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褋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選注可上有乃字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

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備城門（實沚案墨書惟此數篇有裨實用而文義多未詳玆擇其較明者著於篇以俟博洽君子攷證焉）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奈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附、轒轀、軒車。敢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盧云此下當有而君用之四字）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

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字疑衍）深以廣。樓撕揗守備繕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民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

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同敵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

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爲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塹城內。穴其土直之。直當也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傅城足。高地丈五尺。言視城足之高于地丈五尺者穿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鞈革。郎通典所云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也寶洤案順字疑有誤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令陶者爲月明。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覆一。柱之外善周塗。其傅柱者勿燒。柱善塗其竇際。勿令泄。寶洤案月明疑如今煙管狀柱者一偃一覆合之如柱也其傅柱者勿燒句未詳其義。兩旁皆如此。與穴俱前。下迫地。寶洤案城內高外下故迫近於地置康

若矢。（矢舊作疾畢改寶注案康以眯之矢以穢之）其中勿滿矢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爲竈。令如窯。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橐。（寶注案橐所以鼓動煙火疑如令之風箱）穴且遇。（寶注案穴內外相値）以頡皐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習橐事者。勿令離竈口。連版。以穴高下廣陝（狹）爲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其版令容矛。參分其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以版當之。以矛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引版而郄。過一竇而塞之。鑿其竇。通其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徙穴內聽穴左右。急絕其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塗土也）令無可燒板也。然則穴土之攻敗矣。

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爲十挈。五人之所舉爲五挈。凡輕重以挈爲人數。爲薪蕘挈。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其任。凡挈輕重所爲。吏人各得其任。城中無食。則爲大殺。（減殺）去城門五步大

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其中。有句疑誤 上爲發梁而機巧之。比傅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佻旦。疑佻達字旦達聲之緩急 比適人遂入。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下有脫簡

備梯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寶注案不敢問所欲也 子墨子甚哀之。乃管酒塊脯。寄于大山昧葇坐之。以樵禽子。樵當作譙 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有其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閒衆。以弱輕強。身死國亡。爲天下笑。子其慎之。恐爲身薑。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烟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吾城。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問雲梯之□邪。雲梯者重器也。其

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其中以適廣陜爲度。環中藉幕。毋廣其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爲爵穴煇鼠。施荅其外寶注案荅蓋漢書所謂渠荅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其間以鐫劍。持衝十人。執劍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繫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

迎敵祠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

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宮之。善爲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知同巫卜望之氣。請而已。言望氣之請唯告守獨知之其出入爲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舉屠酤者置廚給事弟之。次第居之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築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二人。掌右閹二人。掌左閹

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澤當為擇）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壞其牆。無以為客菌。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雞。食其宍。（肉俗）斂其骸以為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為之涂菌。令命昏緯狗纂馬。掔緯。靜夜聞鼓聲而譟。所以閹客之氣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譟則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四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為不道。不脩義詳。（祥同）唯乃是王曰。予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尙夜自廈。（當為厲）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疑刁斗字）鼓于門。右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當為

侯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甑。

旗幟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食爲菌旗。死士爲倉英之旗。竟士（猶云彊士）爲雩旗。（虎字假音）多卒爲雙兎之旗。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莅旗。劍盾爲羽旗。車爲龍旗。騎爲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雚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重質有居。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寶銓案貞常也）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爲幟。竿長二

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有大寇。傅攻前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大城。鼓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而無鼓。城爲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寶泣案以下皆言旗幟長丈尺之數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寶泣案以下皆言置旗幟之法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中軍置之胷。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不應。寶泣案疑衍不字鼓主者斬。

號令

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當爲令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

重室之親舍之官符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故乃傳。（有故乃傳用也）城守將營無下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幷守他門。他門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言重家之字子）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寶注案言一里中或老小不能舉守護之事及會計晝者）分里以爲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寶注案言有公職者）大將必與爲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

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而所以備姦也。

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爲屏火突高出屋四尺。愼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寶泫案言藉端失火以爲事者車裂。伍人不得。句斬。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讙譁。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

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讙囂。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駮言語。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伍人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寶泫案瞿主衆愛而軍律之嚴如此先覺之除。當術需敵離地。斬。伍人不得。斬。

得之除。其疾鬬却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鬬者。隊二人賜上奉。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內侯。寶注案關內侯名始見此輔將如今。寶注案疑當作令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

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入。隨省其可行不行。號。夕有號。失號斷。爲守備程而署之曰。其程置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寶注案此言爲守備之法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者猶言某程置署於某街其法程非一事故曰某程放效也言置程於街衢階門諸處令往來者皆視而放效

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爲之斷。

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以屬都司空若候。候以聞守不收而擅縱之。斷。

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苛止。舊作必改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寶銓案句未詳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瘳輒造事上。詐爲自賊傷以辟事者。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守以令益。此字疑衍邑中豪傑力鬭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函發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

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寶注案句未詳微職疑徽幟二字之誤徽幟字屢見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斷。總失者斷。譽客內毀者斷。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舊作鄗畢意改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爲衆。亂以爲治。

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操太守之節而使者。寶銓案太守字此篇屢見然則非始於漢景帝幷非始於秦也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孤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外謀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

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

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寶注案無害漢書音義曰如今言公平吏一曰如言無比又史記索隱引應劭云雖爲吏而不刻害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愼勿相盜。葆官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寶注案瓦釜易墮有壑所以防踰越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閉。必須太守之節。去郭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可得汲也。外空窒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寶注案當作已各其記取之事爲之券。書其枚數。當遂枚木不能盡內。既燒之。寶注案既盡也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寶注案忠疑作中本書二字多通用有司出其所治。則從寶注案從疑作縱淫之法。其罪射。貫耳務色謾缶。淫囂不靜。當路尼衆。舍事後就路。言緩踰時不寍。其罪射。讙囂駴衆。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騏軍中。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

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寶銓案言若縱之使逃則亦殺之也

雜守

凡待煙同堙衝雲梯臨之法。必應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椁之。寶銓案與郭同義左百步。右百步。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愼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無使生慮。恚瘉高憤。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乃不怠。

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彊弱有數。天下事具矣。

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

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

率萬家而城方三里。

諸子文粹卷四十三

子華子 雜家三

武進李寶淦纂

陽城胥渠問

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貞剖割。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轉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顫而絕。帝之弓裘墜

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辯也。惡足以相感召。而賓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

且世之傳疑也。不唯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於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

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

孔子贈

子華子反自郯。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閒。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淸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周之六師壓郊而陳。武王韈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韈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夫人君能使其臣能有所不爲。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未能無不爲者也。能有所不爲矣。

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

虎會問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爲吾子推言之。

本聞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豬。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爲不足也。起蹇叔於宛。迎邳豹於鄭。取由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強其師。以伉惠懷。于斯時也。晉國翦焉。唯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爲筋幹。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竇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鳩者。展布四體以爲紀綱之僕。本聞之。竇叔子之爲人也。強毅而有立。方嚴而不剉。其事主也齋戒祓

濯。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恥其所聞不慧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工鴆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鄰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仞之邱。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被於趙宗者也。公室六分。山河之間。龜折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稷。而頹其宗。主君之所不刋。則繫此三臣之助。今無故而戮叔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人。吾工鴆恐焉。裹糧而之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剌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

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賞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祕惜。不可以智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桓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楩柟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屛顏嶇峿之區。抉剔之掎摭之剞劂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鼉虺蜴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之謂違天而黷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圮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隙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

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仍。而塞傾之矣。以兩手而揜人之聰明。自以爲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移於己也。悲夫。夫豈不爲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乎哉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也請刻諸佩觿。以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黨

下無言謂之喑。上無聞謂之聾。聾喑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爲明。狐以爲蒼。以一爲二。以二爲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護其所同。忌前而排

孤。姢婀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廄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唯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爲國也。表海而負嵎。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於巵酒而臠肉蕪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蕉萃也甚矣所欲以爲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具矣。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

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髹。其尙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潏。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爲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勢也。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髹之說。野人之所

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

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圉隸以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

執中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爲道也幾矣。

朱明長贏。不能盡其所以爲溫也。必隨之以揫歛之氣而爲秋。玄武沍陰。不能盡其所以爲寒也。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爲春。孰爲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

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鐘。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搖而行歌。促弦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赭蒼互色。東西貿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紬之紬絲由是以相屬也。姓伷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登也。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妯。心由是以動也。

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止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大道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下而排上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撲戇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鏗訇而不屈罄而不能仰也其神闊疏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媕婀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澀訥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之氣喜明也木之氣喜達也金之氣喜辨也水之氣喜藏也土之氣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

以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官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泄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砰訇淙射湛於所閡而響易矣洄洑激滵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鹹淡芳奥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為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

脩爲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沖。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爾。彼其視澧液甘露也。甽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瓌怪。凡種種之族者。篋韞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

下大亂。父子貿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蓍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顚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謟。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爲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爲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繢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莫我之如也。

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瀹也。瀹者養也。腑臟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關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

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瀹焉夫是之謂藥

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

夫心者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爲火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爲朱鳥其竅上道於舌肝之精爲木其氣爲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瓢其神爲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爲金其氣爲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爲水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爲玄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己其色黃其狀如覆缶其神爲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

神氣

子車氏之猳。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己也。齧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己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呫呫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己。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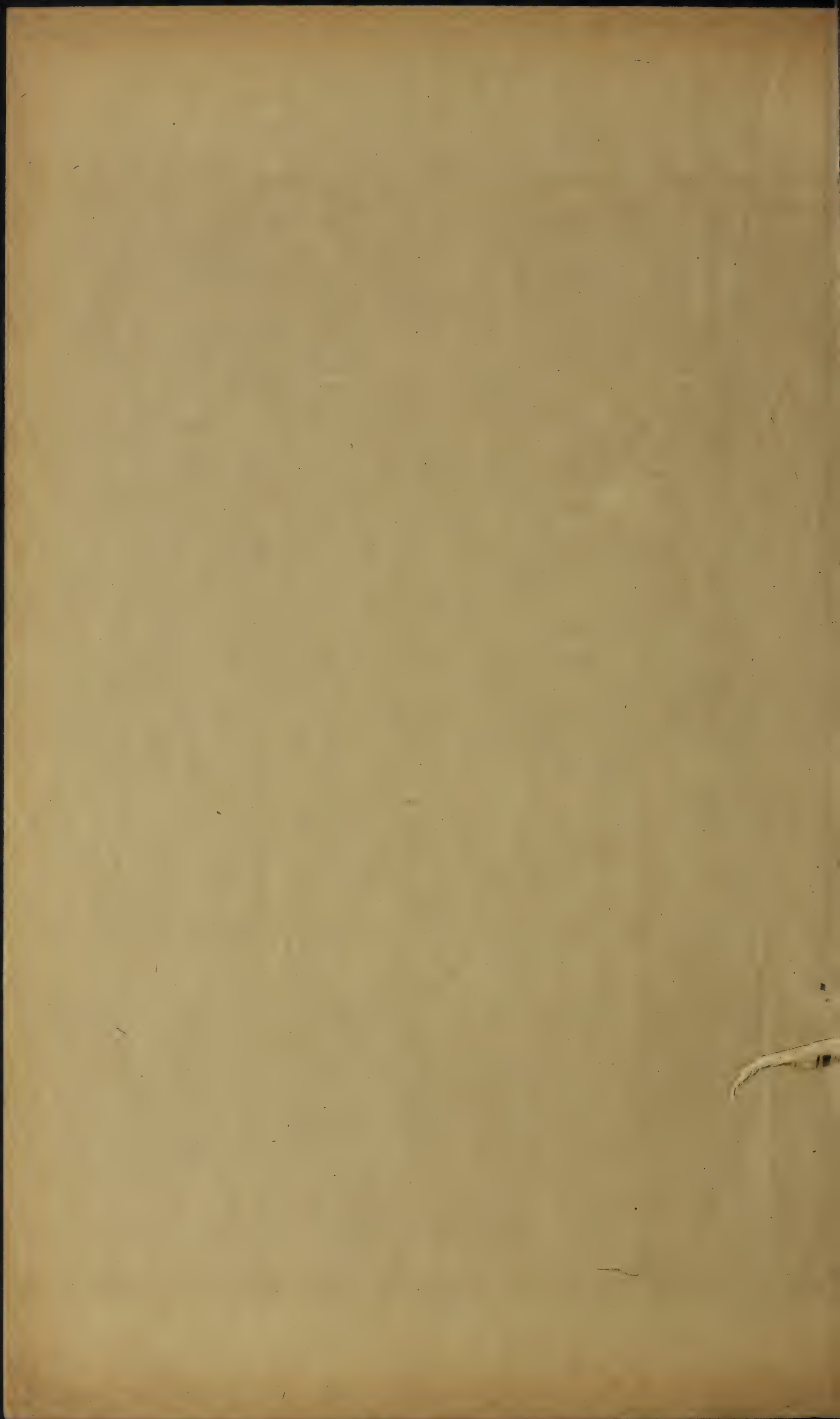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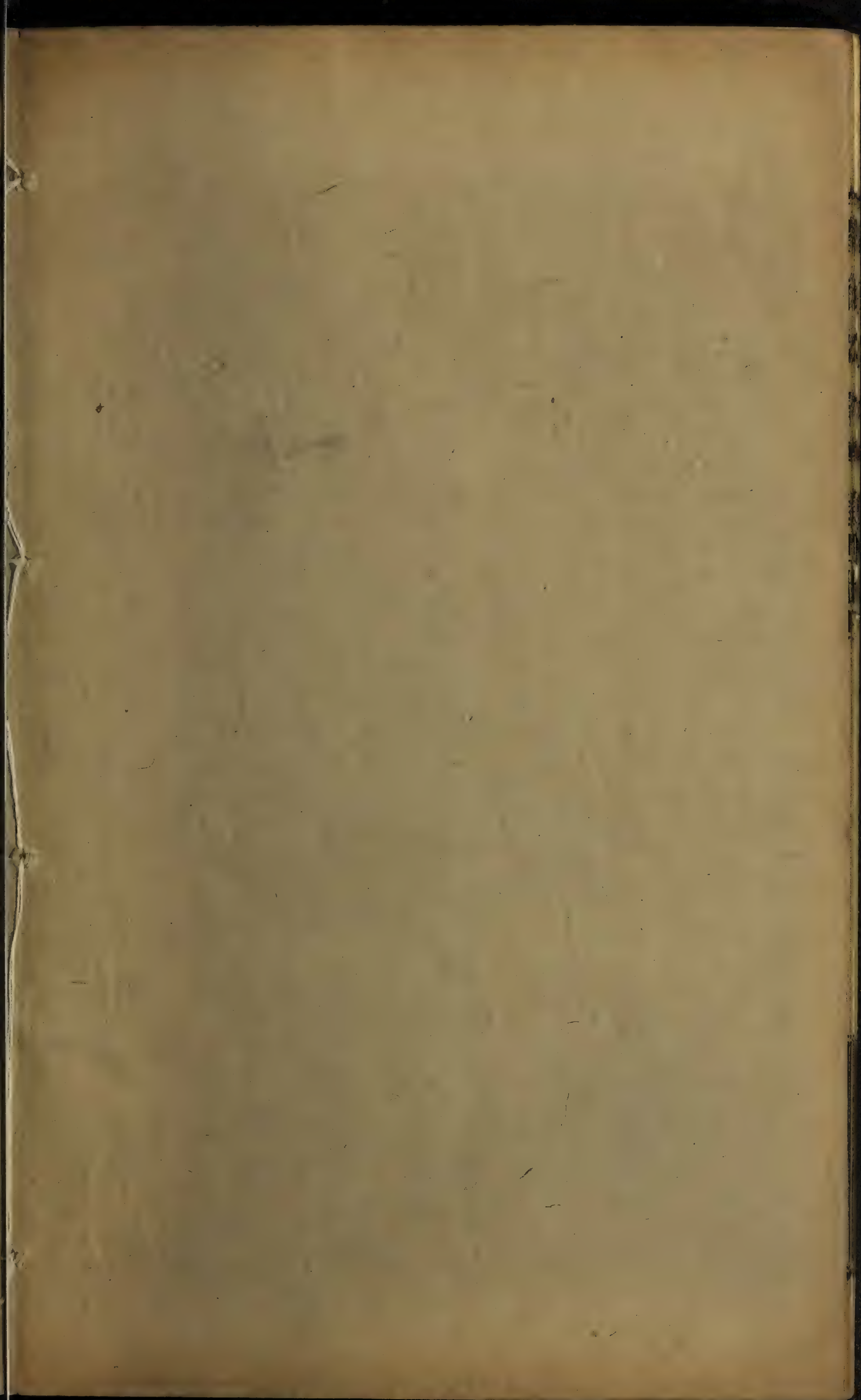
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惛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脩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孀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穽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梏懷抱其一槪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霆雞喑於塒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颸吟而颸啼且曉昏而日昳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脈膏以發。其植物也兌兌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洗。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赭霞。藟草之芳。從風以揚。壟耕谿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之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寍先生而肯照臨於山蹊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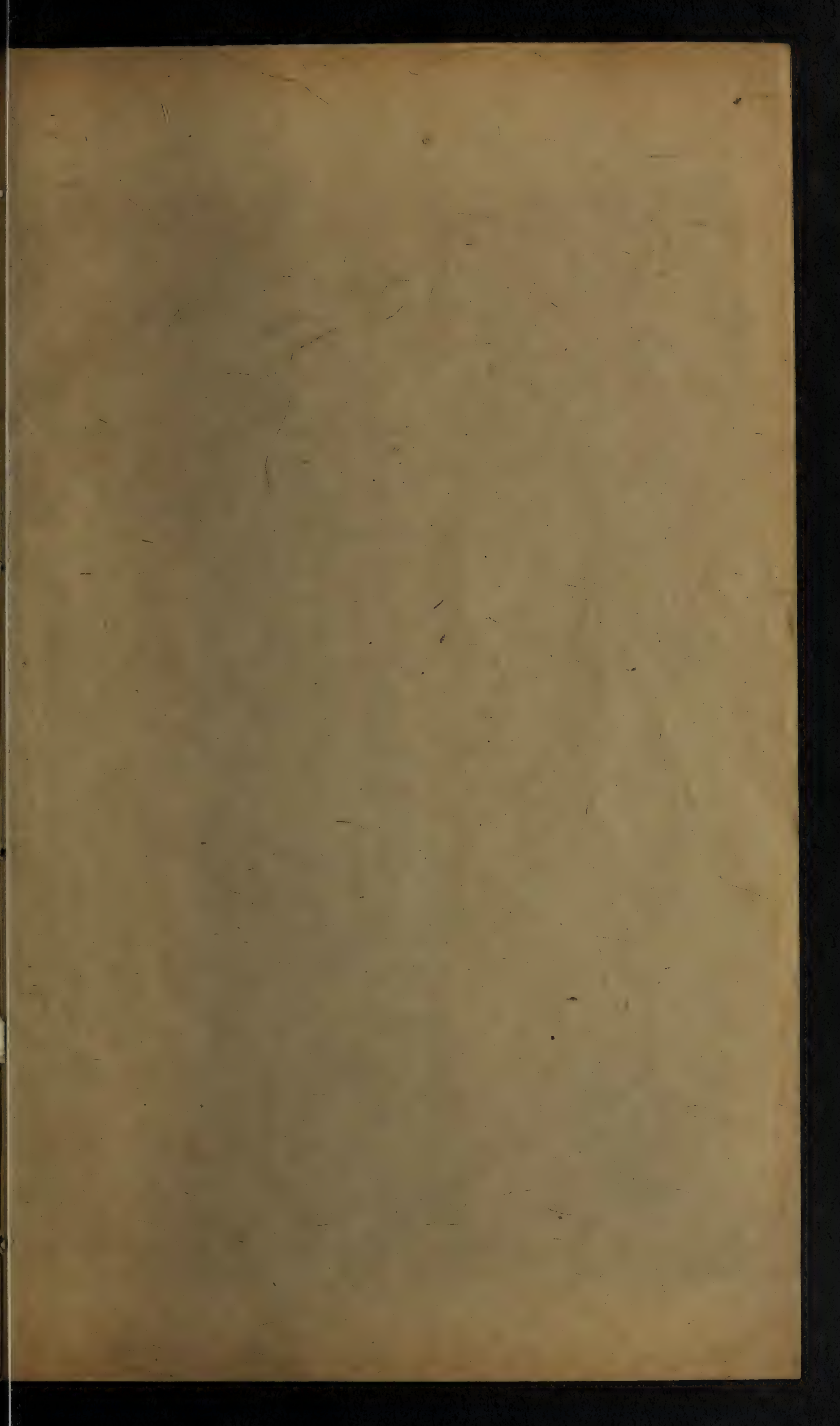
諸子文粹卷四十四





諸子文粹

十三



武進李寶淦纂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

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敢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而使羣下得爲。寶銓案而字湖海樓本据說郛原本補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

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淸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則頑嚚聾瞽。寶銓案則字湖海樓本据治要補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

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速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任之。寶銓案以下皆湖海樓本据諸書改補治外之理。小人之所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之所必爲。小人亦知言有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有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故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能無害於治。此言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

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

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游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兎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

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也。因彼可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也。自得其用。寶注據湖海樓本添改奚患物之亂乎。

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効能。臣業也。君料秦本作科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効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鬬。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飢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臣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

謂己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衞有鰥夫失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寶淦案言爭禮聘其次女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昔聞有鳳凰今直見之寶淦案今直見之類聚御覽皆作今始見矣汝販之乎曰然則寶淦案曰然則三字類聚御覽作請買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眞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

於買烏之金十倍魏田夫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夫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夫稱家大怖徐渭曰稱家謂舉家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

大道下

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國。有亂國。寶注案治要有亂國在有亡國上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媵妾。少子孫。疏宗彊。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彊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奸。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

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所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疏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賕於己疏之可也未必損己而必疏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己親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

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寶注案弗治要作不）於我弗傷（寶注案我湖海本作物）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歛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弗（寶注案治要作不）與民同勞逸焉

諸子文粹卷四十五

愼子 雜家五

諸子文粹卷四十五

武進李寶淦纂

威德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之暗。（寶淦案二之字据治要補）闢戶牖必取己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之貧。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己安焉。則聖人無事也。

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道理匱則慕賢智。慕賢智則國家之政要在一人

之心矣。寶注案道理下据治要補 古者立天子而貴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爲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

因循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爲也。化而使之爲我。則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見不受祿者不臣。寶注案見字錢本据長短經補 祿不厚者不與入難。人不得其所以自爲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

民雜

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爲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爲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爲善以先君矣。皆私其所知以自掩覆。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則不贍矣。若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返於不贍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也。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則臣皆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寶銓案錢本悉據治要校改今從之

德立

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不使嬖妾疑。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寶注案照錢本校改）疑則動。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而不亂矣。失君則亂。（寶注案則治要作必下同）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父在也。恃父而不亂矣。失父則亂。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不危家。（寶注案末二句治要作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孽疑其宗無不危之家）

君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

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分蒙賞罰。而無

望於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諸子文粹卷四十五

諸子文粹卷四十六

武進李寶淦纂

鶡冠子 雜家六

博選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廝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爲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

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著希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卻。嗜利而不爲非。時動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夫義節欲而治。禮返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智爲造意。以中險爲道。以利爲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說者言仁則以爲誣。發於義則以爲誇。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

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譽。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其慎勿以爲定情也。（姑以遠害而已豈眞同情哉）

夜行

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強爲之說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復反無貌。鬼見不能爲人業。故聖人貴夜行。

天則

聖王者。有聽微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逆淫辭。絕流語。去無用。杜絕朋黨之門。嫉妬之人。不得著明。非君子術數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禍不能中。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濫。日不踰辰。月宿其劉。當名服事。星守弗去。弦望晦朔。終始相巡。踰年累歲。用不縵縵。此天

之所柄以臨斗者也。天之不違。以不離一。天若離一。反還爲物。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節璽相信。如月應日。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以滑正。略足以恬禍。此危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存也。故天道先貴覆者。地道先貴載者。人道先貴事者。酒保先貴食者。待物情也。領氣時也。生殺法也。循度以斷天之節也。

寒者得衣。饑者得食。寃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同而後可以見天。異而後可以見人。變而後可以見時。化而後可以見道。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未令而知其爲。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而

不往。禁而不止。上下乖謬者。其道不相得也。上統下撫者。遠衆之慝也。陰陽不接者。其理無從相及也。算不相當者。人不應上也。符節亡此曷曾可合也。爲而無害。成而不敗。一人唱而萬人和。如體之從心。此政之期也。

舉善不以窅窅。拾過不以冥冥。

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道開而否。未之聞也。

自知慧出。使玉化爲環玦者。是政反爲滑也。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爲化不因民。不能成俗。

形嗇而亂益者。勢不相牧（一作收）也。德與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昔宥世者。未有離天人而能善與國者也。（與或作爲）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所

立者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爲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極也。

環流

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意。有意而有圖。有圖而有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物生。故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期。期相加而爲功。功相加而爲得失。得失相加而爲吉凶。萬物相加而爲勝敗。莫不發於氣。通於道。約於事。正於時。離附離於名。成於法者也。

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生成在己。謂之聖人。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正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

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

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命者自然者也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者挈己之文者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無所不及

是故有人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得一國氣吉其將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爲埶吉凶之謂成敗賢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爲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空之謂一無不備之謂道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

積往生跂工以爲師（跂跛倚也師如師巫之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跂）積毒成藥工以爲醫美

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道端

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也與天與地建立四維以輔國政鉤繩相布銜橛相制參耦具備立位乃固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義臣居右聖人居後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剽天地之門戶道德之益也

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之士於純厚（士如勿士行枚之士）引而化之天下好之其道日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聽乘其威

以灼熱人。天下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關梁。國家之閱也。逆順利害。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道。以相效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惰君不從。當世滅亡。

近迭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而鮮威。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貳。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勾萌動作與地俱。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嬴。兵者百歲不

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

鶡冠子曰。欲知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淩。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上勝下也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國被伸創。其發則戰。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莿音策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讎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責危覆社稷。世主懾懼。寒心孤立。不伐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郵過。謀徙計易。濫首不足蓋以累重。滅門殘疾族。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大乎哉。夫弗知之害。悲乎哉。其禍之所極。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是故師未發軔而兵可迭也。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

度萬

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膊膊之土之謂地也。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音者其謀也。聲者其事也。音者天之三光也。聲者地之五官也。形神調則生理修。

鳳凰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

王鈇

著賞有功。德及三世。父伏其辜。不得創謚。事從一二。終古不勃。彼計爲善於鄉。（實涂案爲善於鄉以下全出管子小匡篇）不如爲善於里。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是以爲善者可得舉。爲惡者可得誅。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爲期。

鶡冠子曰。虎狼殺人。烏蒼從上。螾蛾從下。聚之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

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觀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耳。

泰鴻

夫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錄錄。至其成形。端端王王。勿損勿益。幼少隨足。以從師俗。毋易天生。毋散天樸。自若則淸。動之則濁。神聖踐承翼之位。以與神皇合德。按圖正端。以至無極。兩治四致。兩治上下察也間以止息。歸時離氣。以成萬業。一往一來。視衡低仰。五官六府。分之有道。無鉤無繩。渾沌不分。大象不成。事無經法。精神相薄。乃傷百族。偷氣盜陰陽之和相時。後功可立。先定其利。待物自至。素次以法。物至輒合。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玄德不成。

天受藻華。以爲神明之根者也。地受時。以爲萬物原者也。神聖詳理。惡離制命之柄。老子所謂魚不可脫於淵利器不可以示人歛散華精。以慰地責天者也。調味

章色正聲以定天地人事。三者畢此矣。

泰錄

夫錯行合意。扶義本仁。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爲其事者有其功。故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於天地。神聖乘於道德。以究其理。

世兵

君子不惰。眞人不怠。無見久貧賤則據簡之。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或作章)百里奚官奴。海內荒亂。立爲世師。莫不天地善謀。日月不息。迺成四時。精習象神。孰謂能之。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或作經)請。

夫得道者。務無大失。凡人者。務有小善。小善積。多惡欲。多惡則不積德。不積□。（疑德字）則多難。（或云多惡則多難無則不下五字）多難則濁。濁則無知。多欲則不博。不博則多憂。多憂則濁。濁則無知。欲惡者。知之所昏也。

昔善戰者。舉兵相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之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爲法。微道是行。齊過進退。參之天地。出實觸虛。禽將破軍。發如鏃矢。動如雷霆。暴疾擣虛。毀若壞牆。執急節短。用不縵縵。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趍吾所時。援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窮。

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彼時之至。安可復還。安可控摶。天地不倚錯以待能。度數相使。陰陽相攻。死生相攝。氣威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縣。（或作相浮）兵以勢勝。時不常使。蚤晚絀嬴。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有命。（一作言息又作止息）必中

三五。合散消息。孰識其時。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籠中之鳥。空窺不出。衆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失反爲得。成反爲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赴棲會稽。勾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橢枋一術。奚足以遊。往古來今。事孰無郵。夸者死權。自貴矜容。列士徇名。貪夫狥財。至博不給。知時何羞。不肖繫俗。賢爭於時。細故袃蒯。奚足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夸。千言萬說。卒賞謂何。

寶泩案此篇多同賈誼鵩賦柳子厚已言之至謂讀之盡鄙淺言惟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則若未卒讀鶡冠子之言此書自有純樸茂美處是篇或爲後人竄亂以鵩賦羼入在學者審擇焉則掇錄者正不僅此篇而亦不能因噎以廢食也

備知

德之盛。山無徑迹。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烏鵲之巢。可俯而

窺也。麋鹿羣居。可從而係也。

昔之登高者。下人爲之悽。悽惻手足爲之汗出。而上人乃始搏折枝而趨操木。止之者僇。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達。其言足以滑政。其朋黨足以相甯於利害。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

● 學問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何以定乎。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

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

常時使物然。

世賢

卓襄王（卓當爲悼）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爲其國乎。龐煖曰。王獨不問俞跗之爲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爲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楚王聞傳。暮鍼在身。（鍼蓋病也）必待俞跗。卓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麃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王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

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

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申股維。維幸攣也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天權

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夫蚊虻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翺翔而成其容。牛馬墜焉。碎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故一蚋蠚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帷幬。隱於帷薄哉。

欲無逆亂。謹司天英。天英各失。三軍無實。夫不英而實。孰有其物。凡物之生

（英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英而實者也）

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驚。

能天

原聖心之作。情隱微而後起。散無方而求監焉。（道中庸故求監焉）軼玄眇而后無。抗澄幽而思謹焉。截六際而不絞。觀乎孰莫。（孰莫猶無何也）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來無與偕。希備寡屬。孤而不伴。所以無疵。保（或作保）然獨至。苓葉遇霜。朝露遭日。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于淵。其深不測。淩淩乎泳澹波而不竭。

諸子文粹卷四十六

鬼谷子 七 雜家　　諸子文粹卷四十六

武進李寶淦纂

捭闔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爲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眹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吉凶大命繫焉。（寶淦案此句據秦本加）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

內揵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揵。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

抵巇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㵎也。㵎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寶注案秦本作獨保其身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蘖之謀。寶注案秦本作萌芽

蘇之謀皆由抵巇。

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

忤合

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爲無不爲。所聽無不聽。寶注案聖人四句秦本作聖人無常與無不與無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是。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

非至聖達奧。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眞。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智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從。乃可以橫。

揣篇 ○太平御覽引作揣情篇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寶注案秦本失作出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寶注案錯置也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此所謂測深揣情。

摩篇 ○太平御覽引作摩意篇

古之善摩者。如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與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

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寶淦案此三者上疑有脫字末句秦本作惟聖人然後能任之

抱薪趨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溼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寶淦案以上二節皆與鄧析子略同

權篇 ○太平御覽引作量權篇

佞言者諂而干忠。諛言者博而干智。平言者決而干勇。戚言者權而干信。靜言者反而干勝。先意成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縱舍不疑者決也。寶淦案秦本此句在策選句上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寶淦案先分秦本作他分故口者機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問見姦邪。寶淦案窺問秦本作窺覸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爍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亦知其用而用也。

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寶注案師也過之過秦本過作愚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以此術教之。寶注案鄧析子略同

謀篇○太平御覽引作謀慮篇

爲人凡謀有道。寶注案秦本無首二字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

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壅。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

故變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

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比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寶注案學疑舉字秦本無也字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

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

已矣。

持樞

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亦不可干而逆之。逆之雖成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呂氏春秋 雜家八之一　　諸子文粹卷四十七

武進李寶洤纂

孟春紀

本生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抇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

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

重己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

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壽長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此論不可不熟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

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爲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熚熱。熚熱則理塞。理塞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鞔。中大鞔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溼而已矣。其爲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爲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貴公

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

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去私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許惠王而遂

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仲春紀

貴生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

情欲

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嗇。知早嗇則精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況於人類乎。

功名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本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不悲。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缶醯黃蜹聚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以貍致鼠。以冰致蠅。雖工

不能。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罰雖重。刑雖嚴。何益。大寒既至。民煗是利。大熱在上。民淸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欲爲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

季春紀

盡數

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溼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

鳥。與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敻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螻。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捣爲聾。處目則爲䁾爲盲。處鼻則爲鼽爲窒。處腹則爲張爲疛。處足則爲痿爲蹷。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

先己

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

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眞人。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

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

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論人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寶洤案疑作仁古人仁二字多通用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圜道

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圜道也。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圜道也。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雲氣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輟。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小爲大。重爲輕。圜道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行塞。圜道也。

孟夏紀

勸學

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

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何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敎。

尊師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

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與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智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爲人子弗使而孝矣。爲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

爲天下正矣。

天子入太廟。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誣徒

詆役〇一作

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矣。理義之術勝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爲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爲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

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又況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

用衆 一作善學

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尙矣。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爲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

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立大功名也。

仲夏紀

大樂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

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

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

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與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歡欣生於平。平生於道。

侈樂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

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爲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

適音

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

以危聽淸。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摶。不摶則怒。故太鉅太小太淸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淸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

季夏紀

音初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

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案注公疑當作王實爲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

明理

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寒暑則不當。陰陽失次。四時易節。人民淫爍不固。禽獸胎消不殖。草木庳小不滋。五穀萎敗不成。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兄弟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有其狀若懸旍而赤。其名曰雲旍。有其狀若衆馬以鬬。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旗。其日有鬬蝕。有倍僪。有暈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衆日竝出。有晝盲。有霄見。其月有薄蝕。有暉珥。

有偏盲。有四月竝出。有二月竝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欃。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鬭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陴。有菟生雉。雉亦生鴳。有螟集其國。其音匈匈。國有游虵西東。馬牛乃言。犬彘乃連。有狼入於國。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鴟。國有行飛。馬有生角。雄雞五足。有豕生而彌。雞卵多毈。有社遷處。有豕生狗。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其殘亡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荊越之竹猶不能書。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啎百疾。民多疾癘。道多褓繈。盲禿傴尪。萬怪皆生。故亂世之主。烏聞至樂。不聞至樂。其樂不樂。

孟秋紀

蕩兵 一作用兵

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固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鬬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

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笞怒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鬭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彊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

禁塞

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凡救守者。太上以說。其次以兵。以說則承從多羣。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夢之。自今單脣乾肺。費神傷魂。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行說語衆。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則必反之兵矣。反之於兵。則必鬭爭之情。必且殺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與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先王之法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義兵爲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

懷寵

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据傲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謷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徵斂無期。求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讐也。不當爲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

當爲君者也。以除民之讐。而順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衞人之讐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之以邑。以國聽者。祿之以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其長老而敬禮之。皆益其祿。加其級。論其罪人而救（當作赦○）出之。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以鎭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兵不接刃。而民服其化。

諸子文粹卷四十七

呂氏春秋 雜家八之二　諸子文粹卷四十八

武進李寶淦纂

仲秋紀

論威

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不可搖蕩。物莫之能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凡兵天下之凶

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民〇御覽引作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冥冥乎。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兔起鳧舉死殙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

簡選

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

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系疑繫之誤）可以勝人之行陳整齊。鋤耰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爲是鬬因用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

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足專恃。此勝之一策也。

決勝

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虛。民解落。孤

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內作。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霣墜。若鷙鳥之擊也。搏攫則殪。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鬬衆。與不能鬬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鬬。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

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爲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事。能審

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摶。○摶舊本作搏案摶之義爲專壹故定作摶字

愛士○一作愼窮

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者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埜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埜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

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楚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鬭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則刃無與接。故敵得生於我。則我

得死於敵。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

季秋紀

順民

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

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鴞子。鴞子曰。已死矣以爲生。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

知士

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枹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

審己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卒必困。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聖人不察

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返之。爲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爲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眞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己之國也。猶能存魯君之國。齊湣王亡。居於衞。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公玉丹答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

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精通

人或謂兎絲無根。兎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茯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聖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先（同兕）中石。矢乃飮羽。誠乎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

誠乎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鄲研。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

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孟冬紀

節葬

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

可不藏也。葬淺則狐貍抇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貍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貍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尙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疑下有世字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

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鍾鼎壺濫。轝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輴。羽旄旌旗。如雲僂翣以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此以爲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安死

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世。猶

一瞚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抇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抇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抇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邱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抇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

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節儉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扫。齊未亡而莊公冢扫。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

然。以救過也。

異寶

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邱。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觕其所取彌觕

異用

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故國廣巨。兵彊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周文王使人抇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邪古通）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

文王賢矣。澤及髊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寶注案孔子弟子新書作子貢文亦小異

仲冬紀

至忠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

之精者也。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寶注案隨兕說苑立節作科雉申公子培刦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荊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之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爲勸。人不知不爲沮。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痟。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

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爲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忠廉

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雖

名爲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誠辱則無爲樂生。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爲汚矣。將衆則必不撓北矣。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有與又同　智讀曰知）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摯字之誤）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衞。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

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爾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捽而投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富貴而忘其辱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襮因自殺

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當務

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爲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爲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伯。以爲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湯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

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敲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尙胡革（革更也）求肉而爲。於是具染而已。（染豉醬）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

若此不若無法

長見

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荊文王曰。莧譆〇說苑作莧饒新序一作莧蘇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〇曠猶久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爲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君之政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也。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

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躧。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抿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於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

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痤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病甚矣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為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孫鞅西游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彊魏果用弱非公叔痤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為悖

季冬紀

介立 一作立意

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譆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

蓋簦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脣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

誠廉

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猶此也。

不侵

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豫讓公

孫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而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公孫弘孟嘗君臣使於秦昭王言萬乘之主辱其使以血汙其衣昭王謝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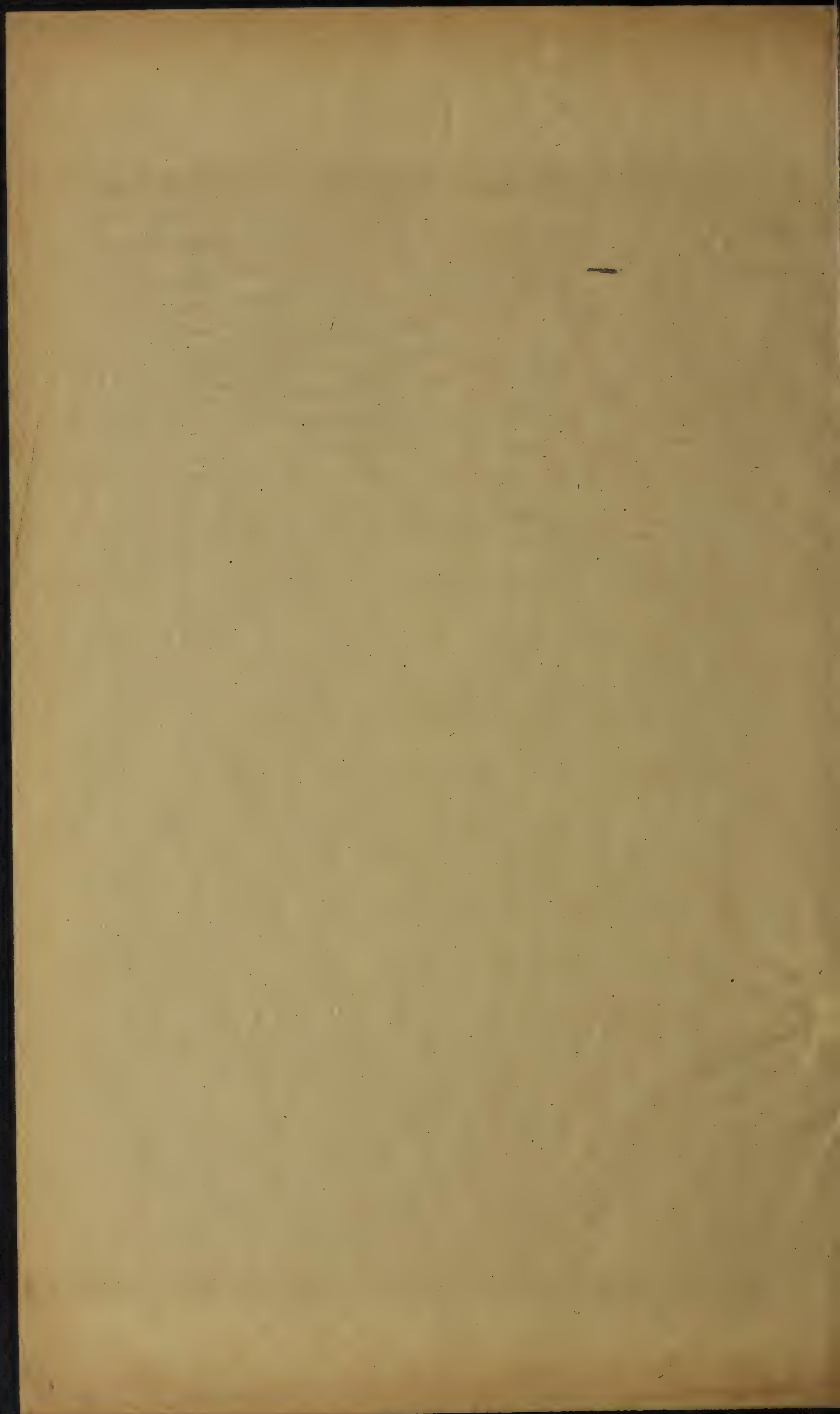
序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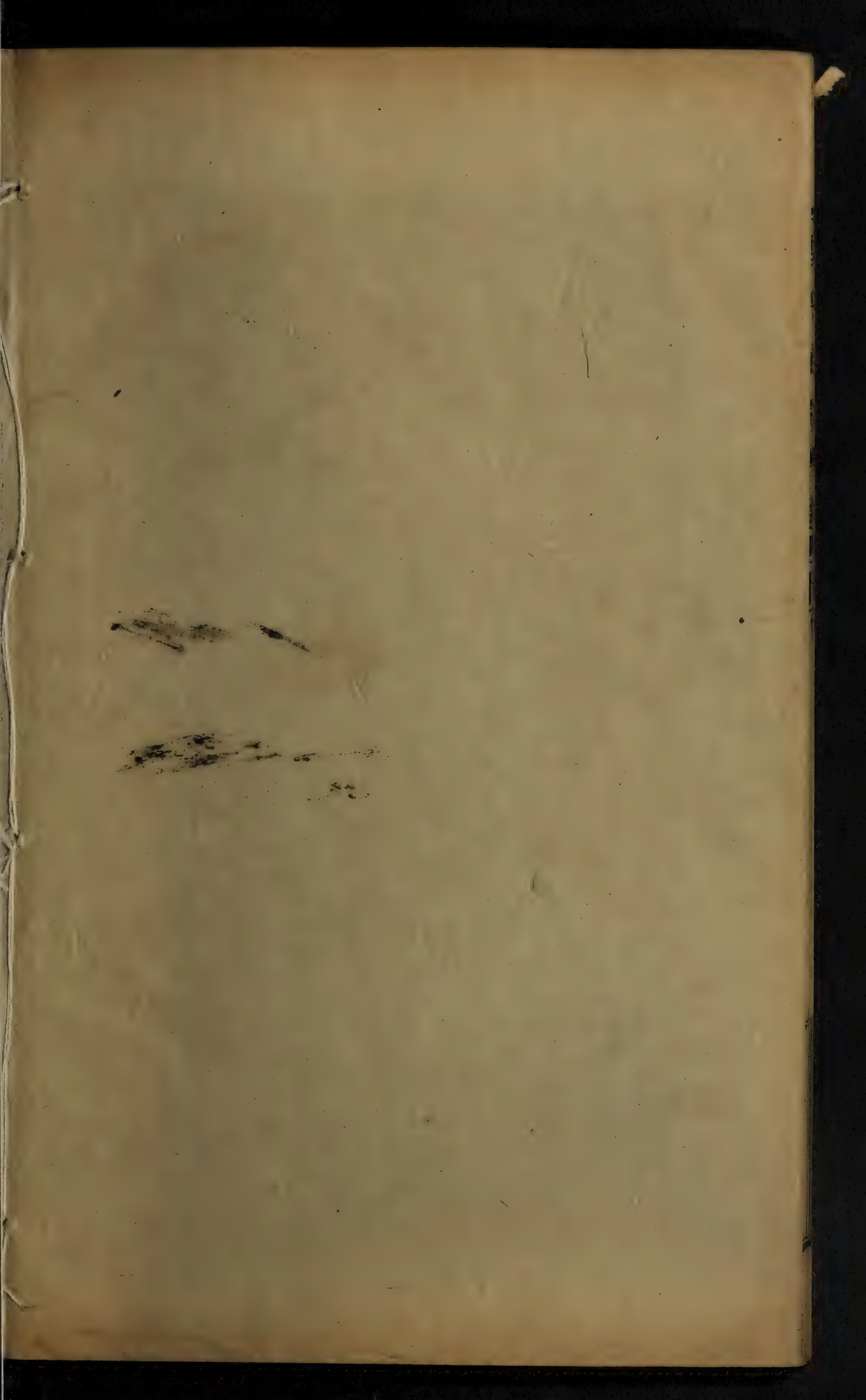
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

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荓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

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乃退而自殺。青荓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荓豫讓可謂之友也。

諸子文粹卷四十八





諸子文粹

十四

諸子文粹卷四十九

武進李寶淦纂

有始覽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嶲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爲兗州。衞也。東方爲青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東南爲揚州。越也。南方爲荊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也。北方爲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王屋。首山。

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大汾。冥阸。荊阮。方城。殽。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吳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熏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淒風。西方曰飂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夏至日行近道。乃參於上。當樞之下無晝夜。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名類○一作應同

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爲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則薄矣。亡者同名則觕矣。其智彌觕者。其所同彌觕。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

去尤

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

郲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郲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郲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郲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郲君不悅。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此郲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槩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

聽言

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樂。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瘠。壯佼汔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罪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溼。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於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朞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

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其與人縠言也。其有辨乎。其無辨乎。

謹聽

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以冥爲昭）亂之定。毀之成。危之寧。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誖而不足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

無所過矣。

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問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爲知。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

務本

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己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

寶泩案言上之用己既未必然則莫知自修其身

而已猶有患。用己於國。惡得無患乎。己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誖。未得治國。治官可也。若夫內事親。外

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臣不徒取。

諭大

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羣抵天翟。常祥以下皆獸名 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恠。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室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新林之無長木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曰。燕雀爭善處於一堂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己也。爲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姁姁焉相樂

也。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大小貴賤。交相爲恃。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

孝行覽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

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本味

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

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當作得 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爲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

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膑。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獾獾之炙。雋觾之翠。述蕩獸名○初學記引作迷蕩之掔。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

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疑白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靑鳥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靑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爲。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首時（○一作胥時）

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

之時不成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故聖人之所貴惟時也水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秋霜既下衆林皆羸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殺子陽高國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爲人唱而況乎以人爲唱乎飢馬盈廄嘆然未見芻也飢狗盈窖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其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衞取繭氏以魯衞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

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

義賞

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僞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皆

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愼。且成而賊民。

長攻

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亡國之主。不聞賢。譬之若良農辨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爲也。寶注案數十語括盡千古

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

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諸。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弟字衍）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鬭。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與反斗之號。

遇合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

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越王不善。爲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妐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爲己謀者以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矣。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昌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麋。椎顙廣顏。色如漆赭。垂眼

臨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麋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智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十。猶尙幸。

必己

孟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

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

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

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無不遇矣。

慎大覽

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凡大者小鄰國也。彊者勝其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彊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故賢主於安思危。於達思窮。於得思喪。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

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彊弱。

權勳

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

中山之國有厹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厹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懽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衞七日而厹繇亡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厹繇之說塞矣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

下賢

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荊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己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爲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卑爲布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懾。

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順說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非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對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

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田贊衣補衣而見荊王。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猶有惡於此者也。荊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爲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墮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榮。意者爲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荊王無以應。說雖未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寶銓案言

僅能言其利害僵兵息民之大義則未識也

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

不廣

齊攻廩邱。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猶相守不進不卻賁置也服退也○寳詮案四字未詳高注如此姑仍其說容再攷卻舍延尸。彼得尸而財費乏。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

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

貴因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加也）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曷至武王曰

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至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

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察今

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荊人尙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

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而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諸子文粹卷四十九

諸子文粹卷五十

呂氏春秋 雜家八之四

武進李寶淦纂

先識覽

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

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爲。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

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驎趙駢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尙終君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肂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爲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

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觀世

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四主相及。得士則無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

此也。故曰愼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尙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尙盡賢於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

知接

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其所以爲照。所以爲瞑異。瞑士未嘗照。故未嘗見。瞑者無由接也。無由接而言見。詭。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爲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爲之莽莽也。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其

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爲智。智必不接。

樂成

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夫開善豈易哉

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

也。王曰諸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哅哅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哅哅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哅哅也止。善賢主以之哅哅也立功。

察微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見。如可不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

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去宥

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辨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慤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悖惠王失所以爲聽矣

審分覽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姦僞邪辟之塗可以息惡氣苛疾無自

至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

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悗音瞞又音懣玉篇惑也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

此生矣。

君守

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臯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鮌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

任數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炱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寶注案家語與此小異理亦較長

勿躬

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厤。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

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

愼勢

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其無郼。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

審應覽

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

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則說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

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布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實注案二字疑倒）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其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

精諭

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

勝書說周公旦曰。延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

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衞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淫辭

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

不屈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今

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螣螟乎。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歛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

大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尙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爲爲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具備

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實注案四字疑衍）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鬬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

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卻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尙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袧。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

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高義

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不慚然後動

荊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道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

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殁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上德

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吾將屬鉅子於

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絶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〇詳未

用民

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鸂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鸂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

適威

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殁於干隧也。

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爲欲

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爲不義也。彊國。令其民爭

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

貴信

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爲功大矣。

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

舉難

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璓。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季孫氏刼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淸而游乎淸。螭食乎淸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

恃君覽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衞。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溼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

非濱之東。夷穢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揚

漢之南。百越之際。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氏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雁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

長利

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

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寛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寛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寛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寛也。今使燕雀爲鴻鵠鳳皇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庳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

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

知分

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爲王而不肯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寶注案莊子田子方篇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淮南氾論訓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史記孫叔敖相楚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皆與論語稱令尹子文者不同三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荊有次非者得寶劍於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

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荊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盛盈坌息。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

召類

士尹池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犨於前而不直。西家之隙。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

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荊。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趙簡子將襲衞。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

達鬱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脈欲其通也。筋骨

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爲汚。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蕢。國亦有鬱。生〇疑主字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竝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

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

行論

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彷徉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黧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

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

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興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爲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爲臣。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請王止兵。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此濟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反。湣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卽墨城而立功。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

乎。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其惟有道者乎。

驕恣

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簡士。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

趙簡子沈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厚以理督責於其臣矣。

觀表

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

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

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吾子也甚歡今侯渫過而弗辭侯何渫重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褐相胷脅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

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

諸子文粹卷五十

呂氏春秋 雜家八之五

武進李寶淦纂

開春論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惟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

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惟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而匿己之爲而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

期賢

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爲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

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愛類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賓注案即倒字）惠子曰。今有人於此。必欲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

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爲不爲。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寒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

似疑 愼行論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

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眞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麗山之下爲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眞寇者也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者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眞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眞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眞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眞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爲御堯爲左禹爲右

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孿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壹行

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又況彊大之國。彊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爲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

求人

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捪天之山。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其肱（寶銓案當作奇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

察傳

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爲黑。黑爲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爲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

貴直論

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汙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

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斮。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爲草而爲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狐援非樂斮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

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嗚呼士之遫斃。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而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卽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卽位二年。厎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

直諫

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爲霸。荊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襁褓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葆申束細荊五十。跪

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荊國兼國三十九。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壅塞

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

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詘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詘殺之。如

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爲王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

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開說哉。說必不入。

自知 不苟論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也通耶）

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任座趨而出。次及翟璜。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翟璜對曰。奚爲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

當賞

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强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周內史輿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

博志

冬與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庳。用智褊者無遂功。天之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

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

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

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貴當

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烏鵲聚。貍處堂而衆鼠散。衰絰陳而民知喪。竽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己者而已矣。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齊人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

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

別類 似順論

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僇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菫不殺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爲蹇。溼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相

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牣也。黃白雜則堅且牣。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牣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牣也。又柔則錈。堅則折。劍折且錈。焉得爲利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

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爲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驁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

有度

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分職

衞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

春。可謂知君道矣。

愼小

人臣之情。不能爲所怨。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熛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爲後世笑。

齊桓公卽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罝之網。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

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

士容論

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驥驁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歛。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歛。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歴。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

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淯淯乎愼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

上農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

任地

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

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

辯土

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僢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脩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畝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

是以畮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夬心中央。帥爲泠風。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

審時

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長穗。大本而莖殺。疏穖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秮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閲而青零。多粃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

稾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機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本大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粃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庢辟米不得恃（庢字無攷）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胕動蚼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

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飢。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彊。殈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諸子文粹卷五十一

諸子文粹 卷五十一

淮南子 雜家九之一

諸子文粹卷五十二

武進李寶淦纂

原道訓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受無形。源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汩汩。濁而徐淸。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

龍與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無爲爲之而合於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有萬不同而便於性。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呴嫗覆育。萬物羣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觡生也。獸胎不贕。鳥卵不毈。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扜烏號之弓。彎棊衛之箭。重之以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之罟。又何有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何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

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亂乃逾滋。

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俶眞訓

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己。猶蚉虻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元冥而不闇。休於天鈞而不譌。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有苗與三危通爲一家。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雁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己自以爲獨擅之。不通於天地之情也。

靜漠恬淡。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臟無蔚氣。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且

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蠚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蚉蝱噆膚而知不能平夫憂思之來攖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蚉蝱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今夫樹木者灌以瀿水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棒又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

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于我亦有繫于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勇

力聖智與罷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故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

天文訓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火上蕁。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鬭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

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

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至於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舂至于連石是謂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墬形訓

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淸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淸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蛤蟹珠龜。與月盛衰。

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

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肅愼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胷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胷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修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元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硥魚在其南。有神二人連臂。爲帝候夜。在其西南方。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邱。

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視肉。其人不知言也楊桃甘櫨甘華。百果所出。和邱在其東北陬。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昆吾邱在南方。軒轅邱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立登保之山。暘谷榑桑在東方。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庇。西王母在流沙之瀕。樂民拏閭在崑崙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在崑崙玄燿不周。申池在海隅。孟諸在沛。少室太室在冀州。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后稷壠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河出積石。睢出荊山。淮出桐柏山。睢出羽山。淸漳出揭戾。濁漳出發包。濟出

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洛出獵山。汶出弗其。流合於濟。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雒出熊耳。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衽出濆熊。淄出目飴。丹水出高褚。股出嶕山。鎬出鮮于。涼出茅盧石梁。汝出猛山。淇出大號。晉出龍山結給。合出封羊。遼出砥石。釜出景。岐出石橋。呼沱出魯平。泥塗淵出樠山。維濕北流出于燕。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赤奮若淸明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皋稽。閶闔風之所生也。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妟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妟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

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龍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煖濕生容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煖介煖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日馮生陽閼陽閼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蔈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澒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澒青澒八百歲

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青龍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爲青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牡土之氣御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澒。赤澒七百歲生赤金。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礜。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金。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六百歲生玄澒。玄澒六百歲生玄金。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

覽冥訓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癃病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尙葈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

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辨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相應微矣。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

手徵忽怳。不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

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於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爲能有之。

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區冶生而湻鉤之劍成。紂爲無道。左强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

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噆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磛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猨狖顛蹶而失木枝。又況直蛇鱓之類乎。鳳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翺翔於四海之外。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邅回蒙汜之渚。尙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

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鶬鸖。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挬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大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潦水不泄。瀇瀁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而無源者。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精神訓

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由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匵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

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

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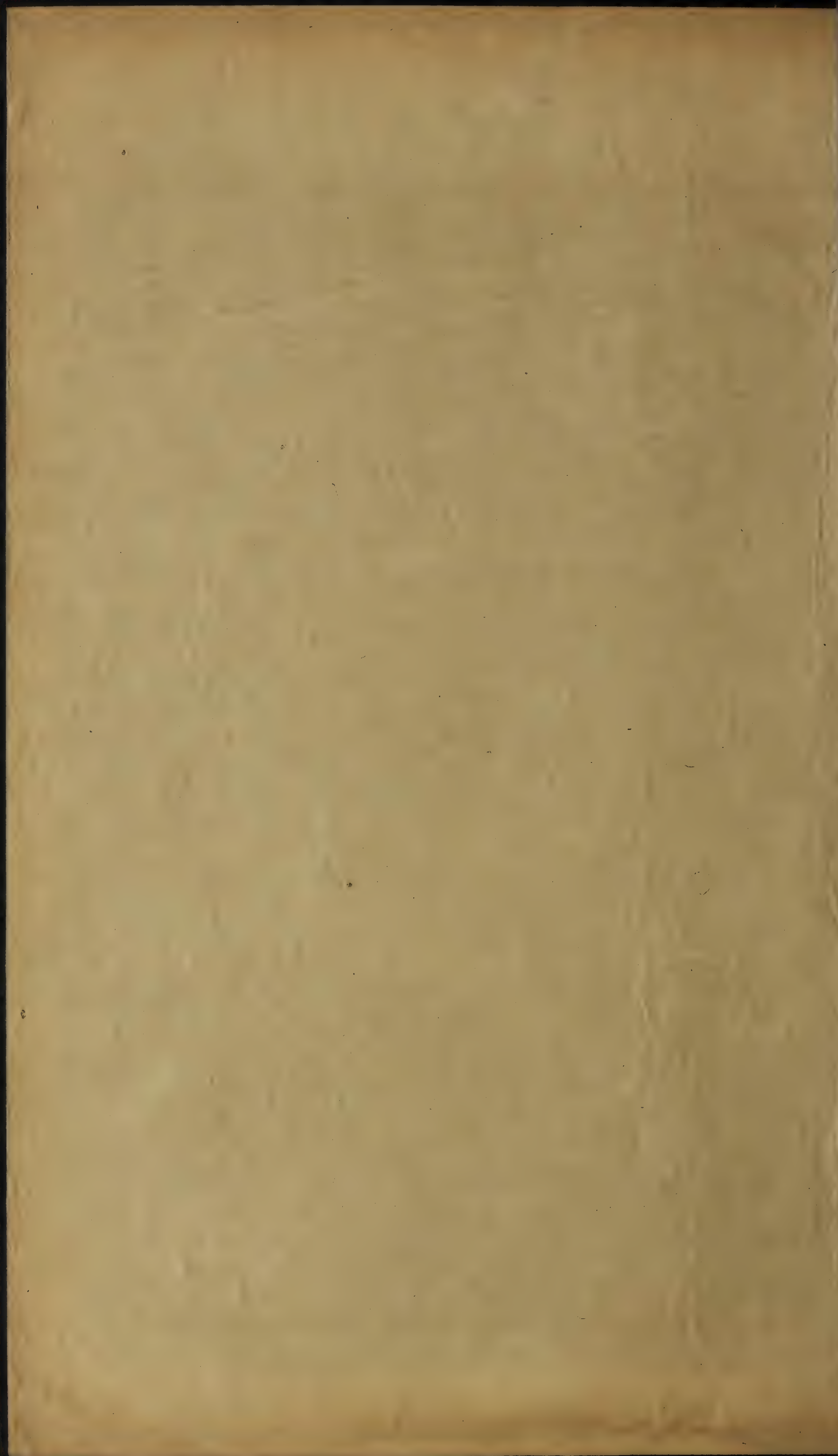
之旨。則捬盆和瓴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飢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饑。與守其篅箆有其井一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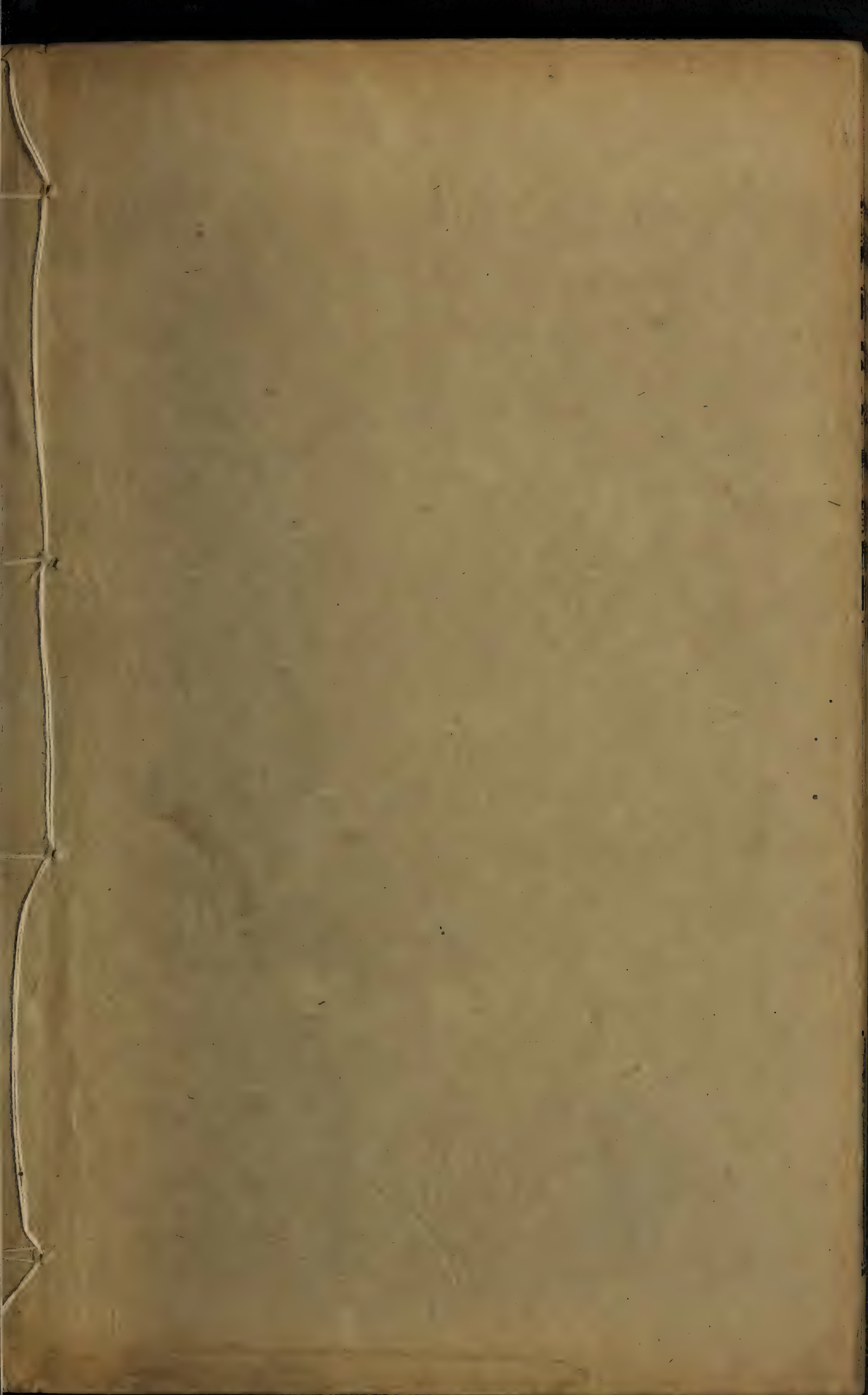
今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茠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仰腹膝上叩頭踡跼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

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爲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

越人得髯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

諸子文粹卷五十二





諸子文粹

十五

武進李寶淦纂

本經訓

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澹然無欲而民自樸。無禨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作。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

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

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檽栭欂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贏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瀷淢。菱杼紾抱。芒繁亂澤。巧僞紛挐。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碕。（以玉石致之水邊爲脩碕）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曲沸邅迴。以像湡浯。益樹蓮菱。以食魚鼈。鴻鵠鷫鷞。稻粱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曾加。擬於崑崙。修爲牆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接

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騖。而無蹪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鐘鼎美重器。華蟲疏鏤。以相繆紾。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照曜煇煌。偃蹇寥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簟籧篨。纏錦經穴。以數而疏。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靡流堅鍛。無厭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贏之理。（觚贏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連干）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

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矣。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干鏚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經苴杖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

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僞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主術訓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

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

夫華騮騄駬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鴟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邱山。形性詭也。夫螣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猨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騖。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

善一人被之而不褒萬人蒙之而不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無以明德非甯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楫楔修者以爲櫩榱短者以爲侏儒枅櫨無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雞毒烏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於人乎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愼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爲之轂智欲員者

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竝興。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汚。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寶注案此節大抵全本文子

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修。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

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

繆稱訓

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玆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

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認

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

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曰狐鄉邱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

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

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已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宏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閭張掖而受刃。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愼一

用之

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不身遁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兢其容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

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審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聖人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眯。涉水而

欲毋濡。不可得也。

齊俗訓

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蜧。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觿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沈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

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忽然感之。各以淸濁應矣。夫獲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狢得埵防。弗去而緣。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絕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其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

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眞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

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

道應訓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

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人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

氾論訓

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

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故很者類智而非智。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

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
麋蕪也。此皆相似。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
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
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
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
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
子辭廩邱。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未嘗灼而不敢握
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
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
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鷇。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
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

弗怪也。山出梟陽。山精也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禨祥而爲之立禁。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軵其肘。枕戶橉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綿曼帛溫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讋之。相戲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

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鬬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戶橉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捔者也離者必病故託鬼神以伸誡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禨祥而很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臼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

猶不可忘又況人乎

詮言訓

欲尸名者必爲善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背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質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爲而邀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僘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

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昆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污也聖人無

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

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

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託天

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

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

以數雜之壽（雜匝也從子至亥爲一匝太平御覽引作數匝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哂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

諸子文粹卷五十三

武進李寶洤纂

說山訓

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

清之爲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爲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

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無爲而治者載無也。爲者不能有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

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青葱則拔之

將軍不敢騎白馬亡者不敢夜揭炬保者不敢畜噬狗雞知將旦鶴知

夜半而不免於鼎俎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
采為儒而踞里閭為墨而朝吹竽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
是非所行而行所非
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蔂成城事之
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染者先靑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靑則不可
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猶此所先後上下不
可不審水濁而魚噞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因媒而嫁不
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趨不同
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胔芥日月不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其類也
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
悲哭社江淮謂母為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

暇亦不能學矣見窾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倮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鏌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氂截玉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礛諸而成器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

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弊箄甑瓾在袇茵之上雖貪者不摶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

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惡人死自知當見用文公棄荏席後黴黑咎犯辭

歸。晉文棄其臥席之下黴黑者告犯感其捐舊物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鼎錯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之尤必有所感。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

侏儒問徑天高於修人。修人曰。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寇難至。躄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躄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爲請於買者曰。此母

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

說林訓

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椎固有柄不能自椓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狗彘不擇甂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鳳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烏目勝日而服於鵻禮能有修短也（鵻禮爾雅謂鵯笠秦人謂之祀祝間鸐時長鳴入舍者鴻鳥皆畏之）昌羊去蚤蝨而來蛉窮（蛉窮蜒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

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

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

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礜石出陰山　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

蚺象之病。人之寶也。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

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

小國不鬬於大國之閒。兩鹿不鬬於伏兕之旁。佐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頭蝨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

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

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爲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爲

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蘇秦步曰何故。趍曰何趍馳。有爲則議。多事固苛。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

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

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於環帶一也。

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

淸醠之美。始於耒耜。黼黻之美。在於杼柚。布之新不如紵。紵之敝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靨輔在頰則好在顙則醜繡以爲裳則宜以爲

冠則譏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有其質長而愈明

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爲驚

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爲蟌。孑孑爲蟁。蟌青蜓也孑孑水中到跂蟲兎齧爲螚。兎所齧草靈在其心中化爲螚讀能一說兎所齧蟲名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蟨燭掬。膏燭澤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

山雲蒸。柱礎潤。茯苓掘。兎絲死。一家失熛。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

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心所說。毀舟爲杕。心所欲。毀鐘爲鐸。

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

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床。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荊。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

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寶注案此言聖人不務形跡

舍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

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

兩人傷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寶洤案此與前未嘗稼穡粟滿倉節同意

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鵬也扇魚令出沸波而擾食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

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逾易忍也。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

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

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數之則弗中正在疏數之間

臨淄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爲之悖戾悖戾惡也室有美貌繒爲之纂繹不密緻

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抮和切適舉坐而善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

人間訓

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

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

高陽魋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竘然善也。而後果敗。寶淦案呂氏春秋小異

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

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太平御覽作子能變道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篾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𦐊。凌乎浮雲。背負靑天。膺摩赤霄。翺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攓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騖石城。石城

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

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

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

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踹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

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

故可得而禽也使狐瞋目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脩務訓

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敕蹻趹（敕猶著也蹻履也趹趣也）跋涉山川冒蒙荊棘百舍重跰不敢休息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泠（曉明）（泠猶了也）鈍聞條達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略天地察分秋豪稱譽葉語（葉世也言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休

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寶注案項託諸書皆作項橐）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敲不給（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道之能明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

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徵爲羽。非絃之罪。以甘爲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李奇○御覽引許愼注云李奇趙之善樂者也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劒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鉼。齧齒卷鉼鈍弊無刃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剌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側室之寵人側室或作廟堂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

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鳴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鐘。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墨之於目辯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髮若結旌騁馳若騖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也梧檟皆大木也句枉曲枝也蝯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蝯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夭矯燕枝拘言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脩擢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砥礪礲堅莫見其

損。有時而薄。蔹藿之生蟆蟆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泰族訓

夫溼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溼。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

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

騄欲馳。服欲步。騄中央馬也 騑服車 帶不厭新。鉤不厭故。

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

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嘷。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

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

要略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眞。有天文。有墬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

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

弗嘗者。小也。誠通乎十二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八方上下外天地。捭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烑。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

諸子文粹卷五十四

武進李寶淦纂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圄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爲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爲野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

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

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涕泣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爲。況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

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

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塗。摭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惟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汚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

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修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慄戒愼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愼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傅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

士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蠭蠆之黨啄螫懷操。豈徒六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得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

氣壽篇

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彊。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彊。其年壽。虛劣軟弱。

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爲實枯死而墮。人有爲兒夭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爲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溼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爲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年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爲命也。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爲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

也非天有短長之命。而人各有禀受也。

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禀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爲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

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禍。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苲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羣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爲飯。釀飯爲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

手指之調有偶適也。

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況含精氣之徒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爲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聲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

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

恆鐵也。冶工鍛鍊。成爲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爲鍛鍊者變易故質。況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

吉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有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

虞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阪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大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

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為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為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為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

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干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衞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衞。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干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傳之。因言干七十國矣。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羌戎要擊於崤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難爲故也夫不以爲非而以爲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刖其足痛寶不進己情不達泣涕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不見齒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眞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

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揚子哭於歧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文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恍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尙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狄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胷儋耳焦僥跋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尙書云萬國。褒增過實。以美堯也。欲

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賈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星賈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賈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星賈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賈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頌美

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稱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

說日篇

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

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以何喩。曰。天行日

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日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似類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竝出。

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竝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爲日。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

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眞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

狀留篇

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歷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蓍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員銳之操。故世人遲取

進難也。針錘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鋭。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

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

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爲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也。不崇一朝。輒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

武進李寶淦纂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己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宏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隳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竝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廁。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瑯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兒爲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兒爲食。餓人

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撾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宏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比喻乎

揚子雲作太元。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

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

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使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以來。未有太平。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

恢國篇

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

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往。爵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綸。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衍更爲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

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枝卽共掇摝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卽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尙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椽程躬奉獻。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爲疑隱。言之不實。苟飾美也。卽復因却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訖。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金直狀。郡上賢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

佚文篇

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胷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

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淸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賚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

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

足蹈於地迹有好醜文集於禮志有善惡故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死僞篇

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爲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

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二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

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吉祥至。國

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爲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生爲骨肉。陽氣生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爲知。骨肉爲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言毒篇

美酒爲毒。酒難多飲。蜂液爲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勇夫難近。好女悅

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病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况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爲毒大矣。

卜筮篇

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

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

黜之。夫蓍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足以爲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智。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覩非常之兆。不能審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熸。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熸。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

名。不學則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蓍龜之知吉凶。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顚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邱。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

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爲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

無爲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睹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顚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遊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邱平臺。既不至魯。讖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亦復不可信也。

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雖大無難。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

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

定賢篇

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咸識舟楫之迹。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顚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

神蛇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

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書解篇

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

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

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

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中郎之宮。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爲相。賦玄不工。

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

不利。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

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前人近聖。猶爲蕞殘。況遠聖從後復重爲者乎。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案書篇

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

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尙矣。

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箴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蓋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僞眞。無有故新。

對作篇

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縻五穀。生起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

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

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盛褒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自紀篇

斷決知辜。不必皋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

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

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濊。

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瀶而泉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諸子文粹卷五十六

風俗通 雜家十一

武進李寶淦纂

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柔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

也。項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譽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醕美譽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者推也。推行道德。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

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辨論。至於訟閱。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

正失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載有兆朕。奉車子侯卽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

予以空僞承乏東獄。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璽處尌石。文昧難知也。殊無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矣。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爲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爲字。

伯楚名彭。淸擬夷齊。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

奇之孝。尙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敕使留葬。侍衞先公。寶注案先公袁安也伯楚安孫愼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在服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

懲禮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凡今杖者。皆在權戚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眞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十反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

尙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某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伯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牆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

聲音

管

尙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

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琴

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虡懸也。雖在窮閻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

笛

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木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撾便易持。京君明賢識

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

菰

菰吹鞭也。菰者憮也。言其節憮威儀。

荻

荻篴也。言其聲音荻荻然。名自定也。

窮通

太尉沛國劉矩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尙書令。失大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爲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謂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爲其主乎。玉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飢且

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冀亦舉瘖。轉薄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五卿三公。爲國光鎮。玉都懟悔自絕。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沉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爲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爲丸藥。

口嘗饘粥。身自分熱。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麤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爲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鄰。淺薄流聞。不爲公府所取。

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隨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翫。伐木爲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遯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終始。以交爲難。況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

者哉。故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

祀典

靈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敺爵簸揚田農之事也。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

竈神

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

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興衛尉鮦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怪神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蔿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劫弒。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苟辭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饗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爲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怪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怪爲羵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晃著者。曰怪神也。

見怪驚怖

予之祖父郴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爲愈。後郴因事過至宣家闚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郴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待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懌。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鮑君神

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

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神

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斮也。

狗作變怪

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

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怔忪。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

凡變怪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懾。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伐木血出

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隱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

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格殺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衣繡。榮羨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山澤

四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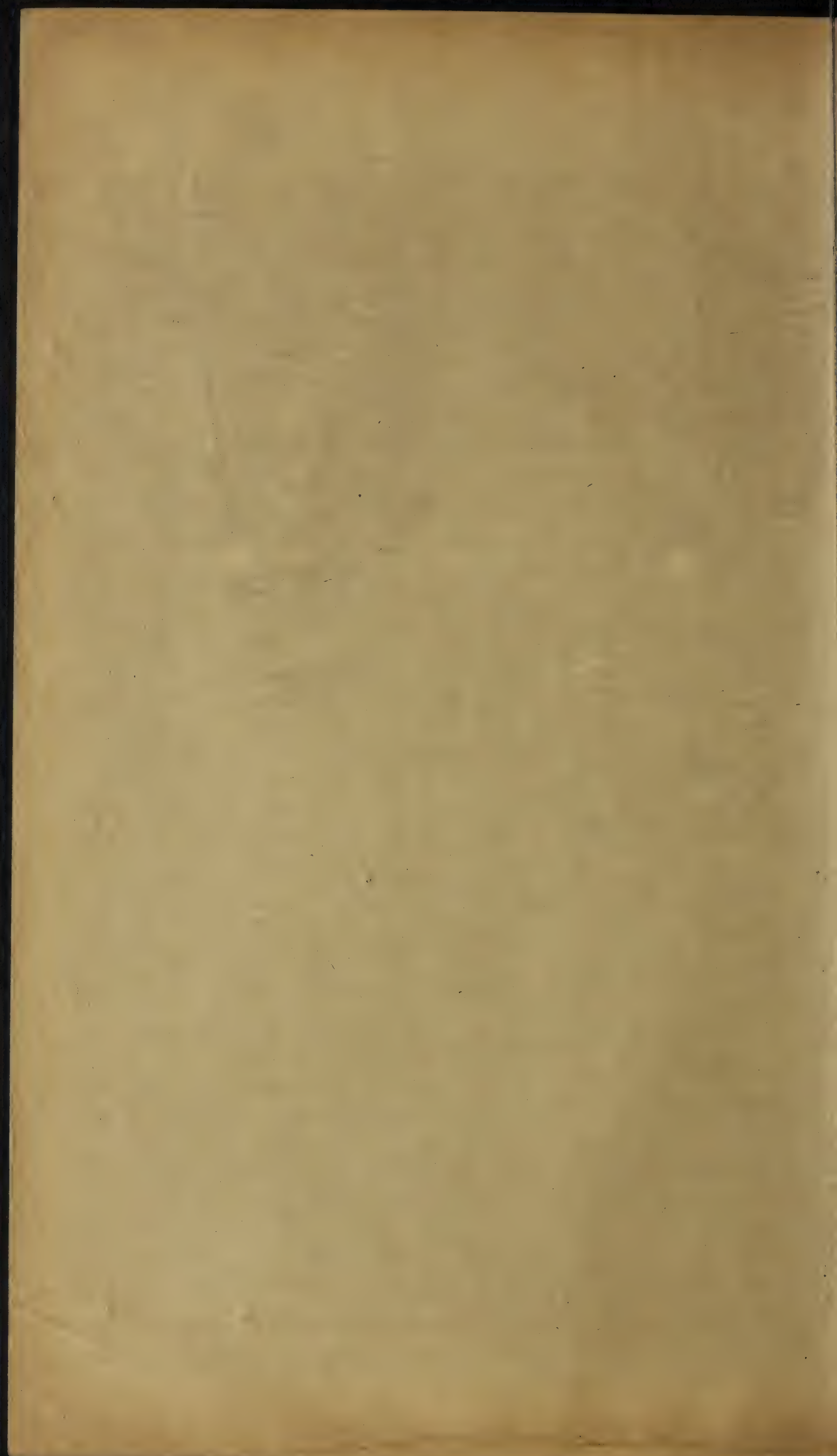
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淮河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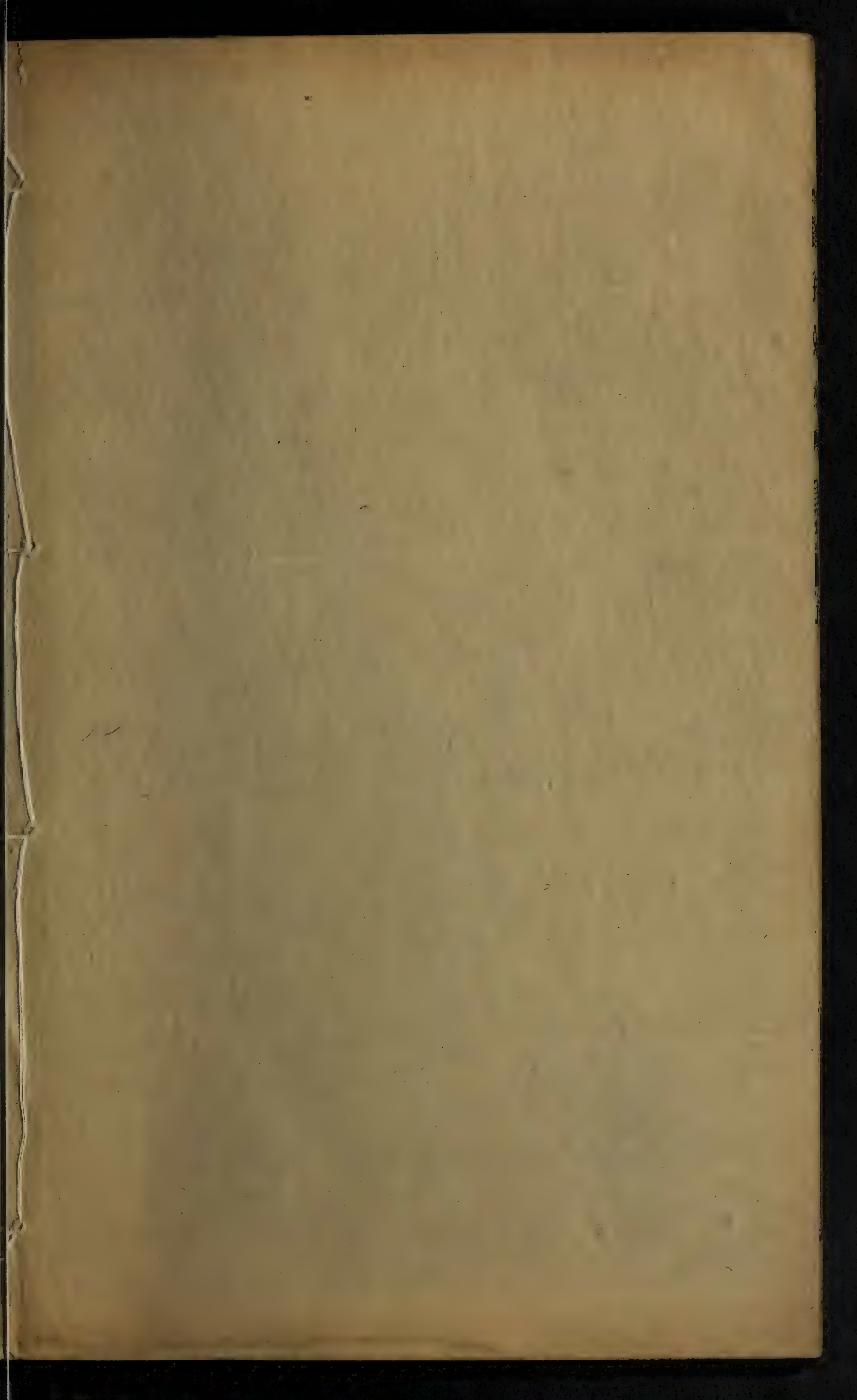
林

禮祀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予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衰索乎。

陂

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諸子文粹 十六

人物志 雜家十二

九徵

武進李寶淦纂

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淸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湻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元慮。元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暎。不能外光。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其在體也。木骨金觔。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實。各有所濟。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質也。氣淸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觔勁而精者。謂

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質恆性。故謂之五常矣。

平陂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決在於氣。慘懌之情在於色。衰正之形在於儀。態度之動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其爲人也質素平淡。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淸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九徵有違。則偏雜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異稱。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爲目。兼德之人。更爲美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恆之人也。無恆依似。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槪也。

體別

夫學所以成材也。恕所以推情也。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雖訓之以恕。推情而各從其心。信者逆信。詐者逆詐。故學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

流業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辨。有雄傑。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

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清節之流。不能宏恕。好尙譏訶。分別是非。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爲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爲輕事之材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辨。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略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並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

材理

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喩。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雖明包衆理。不以尙人。聰叡資給。不以先人。善言出己。理足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婟。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長。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采蟲聲之善音。贊愚人之偶得。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恡。方其勝難。勝而不矜。心平志諭。無適無莫。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

材能

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長於辨一官。而短於爲一國。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

利害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夫節清之業。著于儀容。發於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進。既達也。爲上下之所敬。其功足以激濁揚清。師範僚友。其爲業也。無弊而常顯。故爲世之所貴。法家之業。本於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爲衆。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忌。已試也。爲上下之所憚。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弊也爲羣枉之所讎。其爲業也。有敝而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終。術家之業出於聰思。待於謀得而章。其道先微而後著。精而且元。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不識。其用也。爲明主之所珍。其功足以運籌通變。其退也。藏於隱微。其爲業也。奇而希用。故或沉微而不章。智意之業。本於原度。其道順而不忤。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容。已達也。爲寵愛之所嘉。其功足以

讚明計慮。其敝也。知進而不退。或離正以自全。其爲業也。諝而難持。故或先利而後害。臧否之業。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識。已達也。爲衆人之所稱。其功足以變察是非。其敝也。爲詆訶之所怨。其爲業也。峭而不裕。故或先得而後離衆。伎倆之業。本于事能。其道辨而且速。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異。已達也。爲官司之所任。其功足以理煩糾邪。其敝也。民勞而下困。其爲業也。細而不泰。故爲治之末也。

接識

夫人初甚難知。而上無衆寡。皆自以爲知人。故以已觀人。則以爲可知也。觀人之察人。則以爲不識也。夫何哉。是故能識同體之善。而或失異量之美。

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衆材。故兼材之人。與國體同。

英雄

夫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則牙則須。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

八觀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恕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其長。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

夫質有至有違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厲必有剛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將分與則慳嗇是慈而不仁者覩危急則惻隱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慾則內荏是厲而不剛者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悋奪之也仁而不恤者則懼奪之也厲而不剛者則慾奪之也

是故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爲害器貪悖之性勝則強猛爲禍梯亦有善情救惡不至爲害愛惠分篤雖傲狎不離助善著明雖疾惡無害也救濟過厚雖取人不貪也是故觀其救奪而明間雜之情可得知也

凡事不度必有其故憂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亂而垢雜喜色愉然以懌慍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無常及其動作蓋並言辭是故

其言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強所不然也。凡此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雖欲違之。精色不從。感愕以明。雖變可知。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也。

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是故骨直氣清。則休名生焉。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智直強慤。則任名生焉。集於端質。則令德濟焉。加之學。則文理灼焉。是故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

直而能溫者德也。直而好訐者偏也。訐而不直者依也。道而能節者通也。通而時過者偏也。宕而不節者依也。偏之與依。志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訶

者似察而事煩。訐施似惠而無成。面從似忠而退違。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權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訐而情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有似理訟。其實難別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眞。詭情御反。或失其賢。賢否之察。實在所依。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

禮以敬爲本。樂以愛爲主。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之誠。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而衆人不與。愛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何則。敬之爲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愛之爲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

夫人之情有六機。杼其所欲則喜。不杼其所能則怨。以自伐歷之則惡。

以謙損下之則悅。犯其所乏則媢。以惡犯媢則妬。此人性之六機也。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小人則不然。既不見機。而欲人之順己。以佯愛敬爲見異。以偶邀會爲輕苟。犯其機則深以爲怨。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

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訐。訐也者直之徵也。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厲也者剛之徵也。和者不懊。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懊。懊也者和之徵也。介者不拘。無以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拘也者介之徵也。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有長者必以短爲徵。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

夫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之節也。禮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帥也。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其明益

盛者。所見益遠。

是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爲勝。合而俱用。則明爲將。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以明將義。則無不勝。以明將理。則無不通。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故好聲而實不充則恢。好辯而理不至則煩。好法而思不深則刻。好術而計不足則僞。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爲師。比力而爭。智者爲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爲稱。明智之極名也。是以觀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七繆

七繆。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惑。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誤。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七曰觀奇有二尤之失。

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目

夫善非者寶注案言以非者爲善也雖非猶有所是。以其所是順己所長。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善人雖善。猶有所乏。以其所乏。不明己長。以其所長。輕己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

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志小者。拘愞之人也。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或壯其志大。

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故文本辭繁。辯始給口。仁出慈恤。施發過與。慎生畏懼。廉起不取。早智者淺惠而見速。晚成者奇識而舒遲。終暗者並困於不足。遂務者周達而有餘。

夫譽同體毀對反。所以証彼非而著己是也。至于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己無害。則序而不尚。是故同體之人常患於過譽。及其名敵則尠能

相下。

夫人所處異勢。勢有申壓。富貴遂達。勢之申也。貧賤窮匱。勢之壓也。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是故達有勞謙之稱。窮有著明之節。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

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拔奇而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任意而獨繆。則悔在不廣問。廣問而誤己。則怨在不自信。

雋傑者。衆人之尤也。聖人者。衆尤之尤也。其尤彌出者。其道彌遠。

效難

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爲。貧視其所取。然後乃能知賢否。

釋爭

蓋善以不伐爲大賢以自矜爲損

夫以抗遇賢必見遜下以抗遇暴必搆敵難敵難既搆則是非之理必溷而難明溷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且人之毀己皆發怨憾而生變釁也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其餘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信爲然也己之校報亦又如之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然則交氣疾爭者爲易口而自毀也並辭競說者爲貸手以自毆也爲繆惑豈不甚哉

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爲伸故含辱而不辭知卑讓之可以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終極乃轉禍而爲福屈讎而爲友使怨讎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君子之道豈不裕乎

諸子文粹卷五十九

武進李寶淦纂

暢玄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滭而星流。或滉漾而淵澄。或雰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淪大幽而下沈。淩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迴旋四七。匠成草昧。轡策靈機。吹噓咀吸。（咀吸平津館本作四氣）幽括沖默。舒闡滛鬱。（滛鬱平津館本作粲尉）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

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斂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聽者也。鮮華艷彩。煒煌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知玄道者。平津館本作其唯玄道可與爲永。不知玄道者。雖與爲存。顧盼爲生殺之神器。脣吻爲興亡之關鍵。椅榭俯臨乎雲雨。藻室華綠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幬雲離。西毛陳於閑房。金觴華於交池。清絃嘈囋。以齊唱鄭衛紛紜以蜲蛇。哀簫鳴以凌霞。羽蓋浮於漣漪。掇芳華於蘭林之囿。弄紅葩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覽以遺朝飢。入晏千門之焜熀。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發。讌罷則心悲也。實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彼假借而非眞。故物往若有遺也。

論僊

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

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鰲。日及料大

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謂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

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

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爲此也。

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

揚雄稱之爲實錄。

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欒大若審有道者。安

可得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縗絰。視金玉如土糞。覩

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

五利之印。尙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騾及駏驉（平津本作駈驢）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況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

對俗

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久。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年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旋。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

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邃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獮猴壽八百歲。變爲猿。猿壽五百歲。變爲玃。玃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麒麟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熊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爲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之比。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

故太邱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縋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呑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

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僊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

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轝霓蓋。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黃之醕精。飮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華瓊。勢可以總攝羅酆。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于段干。然則今之學僊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何緣便絕。

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乎。抱朴子曰。有之。按玉鈐經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僊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求玄道。無益也。（而但務以下平津館本作方術皆不得長生也）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上天司命）

（二句平津本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所稟本多。（一本作數多者）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夭。又云。人欲地僊。當立三百善。欲天僊。當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僊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雖未得便僊。亦可無卒死之禍矣。

金丹

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荊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出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

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

世人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遙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盃觴於羹沸。或以美女荒沈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弦以弊筋骨。或博弈以棄功夫。聞至道之言。而如醉罔知。覩大道之論。而欠伸晝睡。聞至道之言四句平津館本作聞至道之言而如醉覩道論而晝睡有身不修。動至死地。不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汔之。而有道者自寶祕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肯強行語之乎。

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如南陽丹水之屬是也。其中皆有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

淵中矣。

至理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適偶有所偏解。鶴知夜半。燕知戊已。而未達於他事也。

夫逝者無反期。旣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可悲矣。輕璧重陰。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爲大言而強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

爾乃咀吸寶華。咀平津館本作咬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味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靑。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瑤鼎俯爨。藻禽仰鳴。瑰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冥。宴雲蒼鬱而連天。長谷疑鈌

湛而交經。履躡乾兌。召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曄曄秋芝。朱華翠莖。玉皛（玉皛平津館本作皛皛）珍膏。溶溢霄零。治饑止渴。百痾不萌。逍遙戊己。燕和飲平。拘魂制魄。骨塡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濬而永生也。然粱塵之盈尺。非可求之漏刻。山霤洞徹。非可致之寸晷（寸晷孫校作造次）。患於聞之者不信。信之者不爲。爲之者不終耳。夫得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

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炁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食熟而茅屋不燋。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炁吹之。釘即涌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摝取錢。而手不灼爛。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氷。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熟。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遺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

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射。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虫。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棓彼山賊。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萬計。

微旨

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軾。如

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況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爲何所在。願垂告悟。以袪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險緜邈。崔巍崎嶇。和氣絪緼。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留。離坎列坐。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隅。愚人妄狂。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祕。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眞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于幽關三曲

折中丹煌煌獨無疋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

塞難

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氏言神僊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湻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

或曰儒道之業孰爲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割粲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己謗來不慼譽至不喜覩貴不欲居賤不恥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

意不爲推步之苦。心不爲藝文之役。衆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法。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比屋而可求。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易也。鉤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忠貞盡於事君。仰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爲不通。片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則。動脣爲天下之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

道意

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

第五公誅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

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格。前事不妄。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嗇寶不夭。多修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爲。

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容慘慼。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卽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寬爲弟子者。恆近千人。而昇堂入室。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炁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

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碎。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墮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爲廬。寬亦得溫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僊。非爲眞死也。

洛西有古人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食不絕。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中禁止。遂塡塞之。乃絕。又興古太

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跛者卽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山矣。又勑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皆爲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祀祈。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

僊藥

抱朴子曰。神農四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爲天神。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雌黃雲

母太乙禹餘糧。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又孝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

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爲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歲。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爲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痹及眩冒。皆得愈。余亡祖鴻臚少卿。曾爲臨沆令。沆平津館本作沅云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

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爲。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况乃餌鍊丹砂而服之乎。

勤求

淩晷飇（飇平津本作飈）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喻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盼已盡矣况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謫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爲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俚語有之人在人間日失一日如牽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

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謂破律應煞者也。

黄白

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鉛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即成銀。大文得其祕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爲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恆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黄門郎程偉。好黄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卽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筩。筩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

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撾笞伏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臥即便見天文及四鄰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嘆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所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

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名異者。如河上姹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蹄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盃覆盆。釜鬲大戟。鬼箭天鉤。則謂之鐵瓦之器也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人之姓名也近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祕之方。孰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

登涉

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超空。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揮。又或如人長九寸。衣裘

戴笠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飛或作龍）見之皆以名呼之卽不敢爲害也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人者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爲害山水之間見吏人者名曰四徼呼之名卽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卿呼之卽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爲菉茅以刺之卽吉

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貍也卯日稱丈人者兎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僊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

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氏者。犬也。稱成陽君者。狐也。亥日稱神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

諸子文粹卷五十九

抱朴子 雜家三十之二

諸子文粹卷六十

武進李寶淦纂

逸民

揚大明乎無外。宣嫗煦之和風者。日也。耀華鐙於閑夜。治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之沃。校其巨細。孰爲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

勗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鑛璞。礱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戒。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不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

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往昔。料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

君道

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鉤鉻推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乎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闇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儉。臨深履冰。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人一心。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算。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弁儛。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

時難

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伊尹干湯。至於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

用刑

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爲仁佐。於是可知也。

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惰已至。威嚴暫弛。則羣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於毫末。鑽燧之火。勺水可滅。鵠卵未孚。指掌可縻。及其乘衝飆而燎巨野。奮

六羽以淩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

審舉

靈獻之世。閹官用事。羣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苴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塗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爲下效。君行臣甚。

備闕

抱朴子曰。騕褭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以淩虛。鴻鶤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鷂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

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擿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擿齒則松櫝不及一寸之筳。挑耳則棟梁不如鷦鷯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鍼。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

擢才

夫愛憎好惡。古今不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為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為不肖

行品

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眞僞或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而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命辱。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觀矬陋。聲氣雌弱。進止質澀。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用康。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疑。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淸銳。巧言綺粲。擘引譬喩。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言容恪虔。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當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

中。空拳入石。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勁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概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爲小勇。跼蹐拘檢。犯而不校。掘爪垂翅。名爲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己梁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己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淩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譖。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宏廣濟。虛己受物。藏疾匿瑕。溫恭廉潔。勞謙沖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

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效尤。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

酒誡

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尠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湎。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出。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儛蹮蹮。舍其坐遷。載號載呶。

如沸如羹或爭辭尙勝或啞啞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傎蹶梁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撫掌而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襌瞻以高交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闒茸之性露而傲佷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顚倒或奔車走馬赴坑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爲螘封也或登危蹋穨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爲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酗醟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六畜熾火烈於室廬掊寶玩於淵流遷威怒於踞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尙辭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耆宿之坐謂淸談爲詆詈以忠告爲侵己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搆漉血

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淩長則鄉黨不加重矣（不加重治要作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者不能堪矣計數深刻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痾於膏肓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愚人所不免也其爲禍敗不可勝載

昔儀狄既疎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銜盃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

譏惑

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舃不忘本聲。古人韙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

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病在衰老。於禮唯應縗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緬乎。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蛭垤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閡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在精神

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尙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淸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

尙博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

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於歸德。(進於歸德平津館本作進德同歸)雖難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士操綱領而得致焉。

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勦絃者。諒有以而然乎。

博喻

抱朴子曰。宮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屬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攄望。舒之景狀足不能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衝飆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値之以反滅。甘雨膏澤。

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以召禍。鼎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商風奮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猝之林。（林平津館本作株）紫芝芳蕤。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捐荼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舍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敍彝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爲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爲有國之寶。何必司

晨而銜鑣羈紲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己。

廣譬

抱朴子曰。南金不爲處幽而自輕。瑾瑜不以居深而止潔。忠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盌。不如全用之埏埴。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荄蹶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

失已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濘。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爲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乏。之才小任大。則泣血漣洏。桑霍爲戒厚矣。范疏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衆善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苦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矣。

抱朴子曰。玄雲爲龍興。非虺蜓所能招也。飆風爲虎發。非狐貉之能致

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玉帛幽求。則丘園之俊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陊。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尙人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晳於無形。春蛙長譁。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爇。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震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倫攸敘。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康哉。康哉平津館本作根長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博其施者。

未若防其微勤其求者。不如寡其辭。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才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戚而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淩空。方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知止

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棊之際。議治裘不於羣狐之中。古人佯狂爲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而行。打撲干紀。不慮讎隟。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囑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思喪敗。居此地者。不亦勞乎。是以

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組帳帷文茵兼舒於華第豔容燦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淸歌妙舞宋蔡之巧陽阿之妍口吐采菱延露之曲足躡淥水七槃之節和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集醽醁不徹仰登綺閣俯映淸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瀺灂朱羽頡頏飛繳墮雲鴻沈綸引魴鯉遠珍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不求而自至（平津館本無不求二字）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蔚麾節翕赫金口嘈囋戈甲璀錯得意託於後乘嘉旨盈乎屬車窮遊觀之娛極畋漁之懽聖明之譽滿耳而入諂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意蔑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算也豈覺崇替之相爲首尾哀樂之相爲朝暮肯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丘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敍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爲憂滿而不以溢

爲慮者。所不論也。

自敘

洪之爲人也。而騃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藍縷。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促身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

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爲神僊傳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爲隱

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僊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

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髫。孫云有脫句文擲瓦手摶。不及兒童之羣。未嘗鬬鷰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目盼。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棋局上有幾道。樗蒲齒名。

諸子文粹卷六十

劉子 雜家十四

武進李寶淦纂

清神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淸。則形无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淸也。鏡水以明淸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淸。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淸則外累不入。

防慾

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

人之禀氣。必有情性。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防情。猶煙波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樹抱蝎則還自鑿。身抱慾而反自害。故蝎盛則木折。慾熾則身亡。將收情慾。先歛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

人有牛馬放逸不歸。必知收之。情慾放逸而不知收之。不亦惑乎。將收情慾。必在脆微。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蘖。火之始熒。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及其熾也。結條陵雲。煽熛章華。雖窮力運斤。竭池灌火。而不能禁。

其勢盛也。

去情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必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恆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

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辨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

韜光

物之寓世。未嘗不韜形滅影。隱質遐外。以全性棲命者也。夫含奇佩美。衒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是故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於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若使翠歛羽於丹邛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暘谷之泥。則鑽灼之悲不至。丹伏光於舂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玄圃之嵓。則剖琢之憂不及。故窮巖曲岫之梓櫟。生於積石。穎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布葉。輪囷磥硊。騏驎戲其下。鵷鸞遊其巔。浮雲棲其側。淸風激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榆。樵人採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蘖。而爲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讎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周雞斷尾。獲免於犧牲。

山狙見巧。終必招害。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是以古之德者。韜跡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內。內定則神腑不亂。外密則形骸不擾。以此處身。不亦宜乎。

專學

學者出於心。心爲身之主。耳目候於外。若心不在學。則聽誦不聞。視簡不見。如欲練業。必先正心。而後理義入焉。

弈秋。通國之善弈也。當弈之時。有吹笙過者。乍而聽之。則弈敗矣。非弈道暴深。情有暫闇。笙猾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弈秋之弈。隸首之算。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弈敗算撓者。是心不專一。遊情外務也。

履信

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人非行無以成。行非信無以立。故信之行於人。譬濟之須舟也。信之於行。猶舟之待檝也。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泛方舟。非檝何以行之。

故春之得風。風不信則花萼不茂。花萼不茂。則發生之德廢。夏之得炎。炎不信則卉木不長。卉木不長。則長嬴之德廢。秋之得雨。雨不信則百穀不實。百穀不實。則收成之德廢。冬之得寒。寒不信則水土不堅。水土不堅。則安靜之德廢。以天地之靈。氣候不信。四時猶廢。而況於人乎。

慎獨

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勾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虧。

從化

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炎。猶曰火熱熱者多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山隆谷窪。差以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舉大體也。故世之論事。皆取其多者。以為之節。

審名

世人傳言。皆以小成大。以非為是。傳彌廣。理逾乖。名彌假。實逾反。則迴犬似人。轉白成黑矣。今指犬似人。轉白似黑。則不類矣。轉以類推。以此象彼。謂犬似玃。玃似狙。狙似人。則犬似人矣。謂白似緗。緗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紺似黑。則白成黑矣。黃軒四面。非有八目。夔之一足。必有獨脛。周人玉璞。其實死鼠。楚之鳳凰。乃是山雞。愚谷智叟。而像頑稱。黃公美女。乃得醜名。魯人縫掖。實非儒行。東郭吹竽。而不知音。四面一

足本非眞實玉璞鳳凰不是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愚谷黃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喪眞翻轉名實美惡無定稱賢愚無正目

鄙名

名者命之形也言者命之名也形有巧拙名有好醜言有善惡名言之善則悅於人心名言之惡則忮於人耳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害於實矣昔畢萬以盈大會福晉仇以怨耦逢禍然盈大者不必盡吉怨耦者不必皆凶而人懷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也今野人晝見蟢子者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鵲者以爲有爵位之象然見蟢者未必有喜夢鵲者未必彈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寶泫案他書多作墨子事）里名勝母曾子還軔亭名柏人漢后夜遁何者以其名害義也以蟢鵲之微無益於人名苟

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命子曰樂方祭而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其子後死哭之曰樂而不自悲也

知人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爲隣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翳也知己未顧亦與庸流雜處自非神機洞明莫能分也故明哲之相士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監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爲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

故范蠡吠於犬竇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爲之下車堯之

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

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鶢鶋。見其首者名曰鵜鶘。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翮焱發。翽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世之烈士。願爲賞者授命。猶瞽者之思視。躄者之想行。而目終不得開。足不得伸。徒自悲夫。

因顯

夫火以吹爇生焰。鏡以瑩拂成鑑。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必闕內影之照。故吹爲火之光。瑩爲鏡之華。人之寓代。亦須聲譽以發光華。猶比火鏡假吹瑩也。

昔有賣良馬於市者。已三旦矣。而市人不顧。乃謂伯樂曰。吾賣良馬而

市人莫賞願子一顧請獻半馬之價於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去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昨爲駑駘今成駃騠也由人莫之賞未有爲之顧盼者也

心隱

不潔在面人皆恥之不潔在心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心伏內故善飾其情潛姦隱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

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辯與智相亂愚與直相像若蕣茈之亂人參蛇床之似蘼蕪也

嫫母窺井自謂媚勝西施齊桓矜德自稱賢於堯舜若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爲同德三年方知不及以子貢之材猶不識聖人之德望風相崇況世人而能推己耶

命相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則有命。不形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稟於天。相須而成也。

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句踐長頸鳥喙。非善終之相。夏禹亦長頸鳥喙。王莽之重瞳。譬駑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禹之長頸鳥喙。猶龍之有蛇之一鱗而不可謂之蛇也。

安瑕

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屑屑。好行細潔。乃謂英彥士有大趣。不修容儀。不惜小檢。而謂之棄人。是見朱橘一子蠹因剪樹而棄之。覩縟錦一寸點。乃全匹而燔之。

故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寶注案未詳所出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

夫子如斯之弘。鮑叔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

慎言

口舌者。禍害之官。滅亡之府也。語言者。性命之所屬。而形骸之所係也。言出患入。語失身亡。身亡不可復存。言非不可復追。其猶射也。懸機未發。則猶可止。矢一離弦。雖欲反之。弗可得也。

韓昭侯與棠谿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露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是以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如蹈水火。臨危險也。

貴言

越劒性銳。必託槌砧以成純鉤。楚柘質勁。必資搒檠以成弴弓。人性雖敏。必藉善言以成德行。故槌砧者夷不平也。搒檠者矯不正也。善言者

正不善也。

人皆悅鏡之明己形。而不慕士之明己心。人欲櫛之理其髮。不願善言之理其情。是棄重德而採輕功。不亦倒乎。爲衣冠者。己手不能製。則之越鄉借人以製之。至於理身。而不知借言以修其行。是處其身輕而於冠重。不亦謬乎。

辨施

夫山阜非爲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棲之。江湖非爲魚鑿潭。潭深而魚自歸之。處世非爲人積財。財積而人自依之。非其所招。勢使然也。懷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皆疎之者。無惠人之資也。今富而儉嗇。猶見親敬。貧而仁施。必見疎慢。非行之失。被情變也。策駟登山。不得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

者。山路迂迴。海水淪波。行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貧遏之。

相馬者失在於瘦。千里之步虧也。相人者失在於貧。恩惠之迹缺也。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不見者。貧掩之也。德行未著。而稱我能。猶足不能行而賣躄藥。望人信之。實爲難矣。

殊好

飛䴏。甘煙。走貊。美鐵。䲹雞嗜蛇。人好芻豢。

兵術

列宿滿天。不及朧月者。形不一。光不同也。虎尤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遞戰。不如十人俱至。故醨醪注流。軍下通醉。溫辭一灑。師人挾纊。苟得衆心。則人競趨死。以

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

觀量

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非水土之性有所不生。乃其營宇隘也。數粒而炊。秤薪而爨。非苟爲艱難。由性褊悋而細碎也。智伯庖人亡炙一篋。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陽園亡一桃。而即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精於小而忘大者也。寶注案韓語本

非呂覽

貪愛

小利大利之殘。小忿大禍之津。苟貪小利。則大利必亡。不遺小忿。則大禍必至。昔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澗峻險。兵路不通。乃琢石爲牛。多與金日置牛後。號牛糞言以遺蜀侯。蜀侯貪之。乃斬山塡谷。使

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爲天下所笑以貪小利而失大利也

寒土有獸其名曰貔生角當心俯而磨之潰心而死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嫗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侯之迎秦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貔磨其角愈利而身速亡乎

正賞

賞者所以辯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則情亂於實評而不均則理失其眞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棄目今古雖殊其迹實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識齊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殊未得以言平平正而俱翻則情理並亂也

越人臛蛇以饗秦客秦客甘之以爲鯉也既而知其是蛇攫喉而嘔之

此爲未知味也。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東指而罷。此爲未知音也。宋人得燕石。以爲美玉。錮匣而藏之。後知是石。因捧匣而棄之。此爲未識玉也。郢人爲賦。託以靈均。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此爲未知文也。

惜時

夫停燈於缸。先焰非後焰。而明者不能見。藏山於澤。今形非昨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則時時滅。山亦時時移。夫天迴日轉。其謝如矢。騕褭迅足。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炯然以過。唯立德貽愛。爲不朽也

言苑

事可以必誠。理可以情通。睇秋月明而知孀婦思。聞林風響而見舟人驚。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憾也。故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泫

露如泣

運屈而恚天。辱至而怨人。是以火焚而怨燧人。溺井而尤伯益。宿不樹惠。臨難而施恩。本不防萌。害成而修愼。是以臨渴而穿井。方飢而植禾。雖疾無所及也。

諸子文粹卷六十一

諸子文粹卷六十二

武進李寶淦纂

顏氏家訓 雜家十五

序致篇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愼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斆。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鬬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耳。

教子篇

當撫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

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慾。宜誡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時。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爲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偏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周逖抽腸釁鼓云。

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

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明鑒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兄弟篇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童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

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江陵王玄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體魁梧。爲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後娶篇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妬之情。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

爲防。以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治家篇

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饟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爲家之巨蠹也。

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嘗寄人宅。奴婢徹屋爲薪略盡。聞之顰蹙。卒無一言。

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饑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淸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爲薄粥。僅得徧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

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

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爲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湌。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誡哉。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蟲鼠之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他用也。

風操篇

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

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又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牋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並過事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氏具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爲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烟。有諱桐者。

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耳。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虱。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爲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爲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名子者當爲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友諱同諱淸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憀賴焉。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爲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

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

呼其母爲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爲兄子弟子。頗爲不忍。北土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今呼爲姪。於理爲勝也。

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爲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赧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颻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己憫也。有故及道遙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

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二親既歿。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構。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鏁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構猶染江南風教。其父奬爲揚州刺史。鎭壽春遇害。構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爲人。頭之因割鹿尾。戲截畫人以示構。而無他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廚。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爲奴所殺。終身不復嘗

酒。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溼。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怛。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脈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

四海之人。結爲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爲丈人。申父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爲

兄託子爲弟者

勉學篇

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碁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

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

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

齊孝昭帝侍婁太后疾容色顦顇服膳減損徐之才爲灸兩穴帝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愈帝尋疾崩遺詔恨不見太后山陵

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此良由無學所爲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者（寶注案說見淮南說山訓）則不發此言也孝爲百行之首猶須學以飾之況餘事乎

梁元帝嘗爲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

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是稠人廣坐謬誤羞慙者多矣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挐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

時有姜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邢時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服

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顓項字項當爲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翾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謂以僞亂眞爾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蠅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挏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爲酒也揰挏乃成二字並從手揰都孔反挏達孔反此謂撞擣挺挏之今爲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

爲種桐時大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爲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歷以歷爲碓磨之磨

談說製文援引古音必須眼學勿信耳受

吾嘗從齊王幸幷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䝤餘聚亢仇舊是䅶欿亭上武安反下音仇悉屬上艾時太原王邵欲撰鄉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

嘗遊趙州見柏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西門徐整碑云洦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魄字也洦水淺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即以洦爲名乎

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

下雌黃。或彼以爲非。此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文章篇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

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淩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大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至於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爲詅癡符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爲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爲虵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

名實篇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愼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顚蹶於崖岸。拱抱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毁前之干櫓也。宓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眞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耳。

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牆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蔭者衆矣。

夫修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人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俱昇松柏偕茂惑矣哉

省事篇

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爲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索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爲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

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鬭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况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高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辠甘心瞑自

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

義爲節文爾。

止足篇

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

自喪亂以來。見因託風雲。徼倖富貴。旦執機權。夜塡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愼之哉。愼之哉。

養生篇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種植。人生居世。觸途牽縶。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需。公私勞役。而望遁迹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過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非貧士所辦。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

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木車前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爾。

歸心篇

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

書證篇

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書案尸子曰。五尺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

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爲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于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

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爲長流乎。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爲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焉。

音辭篇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愼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

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權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訛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

古人云。膏粱難整。以其爲驕奢自足。不能尅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保傅。外無賢師友故耳。

雜藝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

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愼勿以書自命。雖然。廝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也。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恜恜。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壈貧窮。多不通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惟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値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詿誤。亦禍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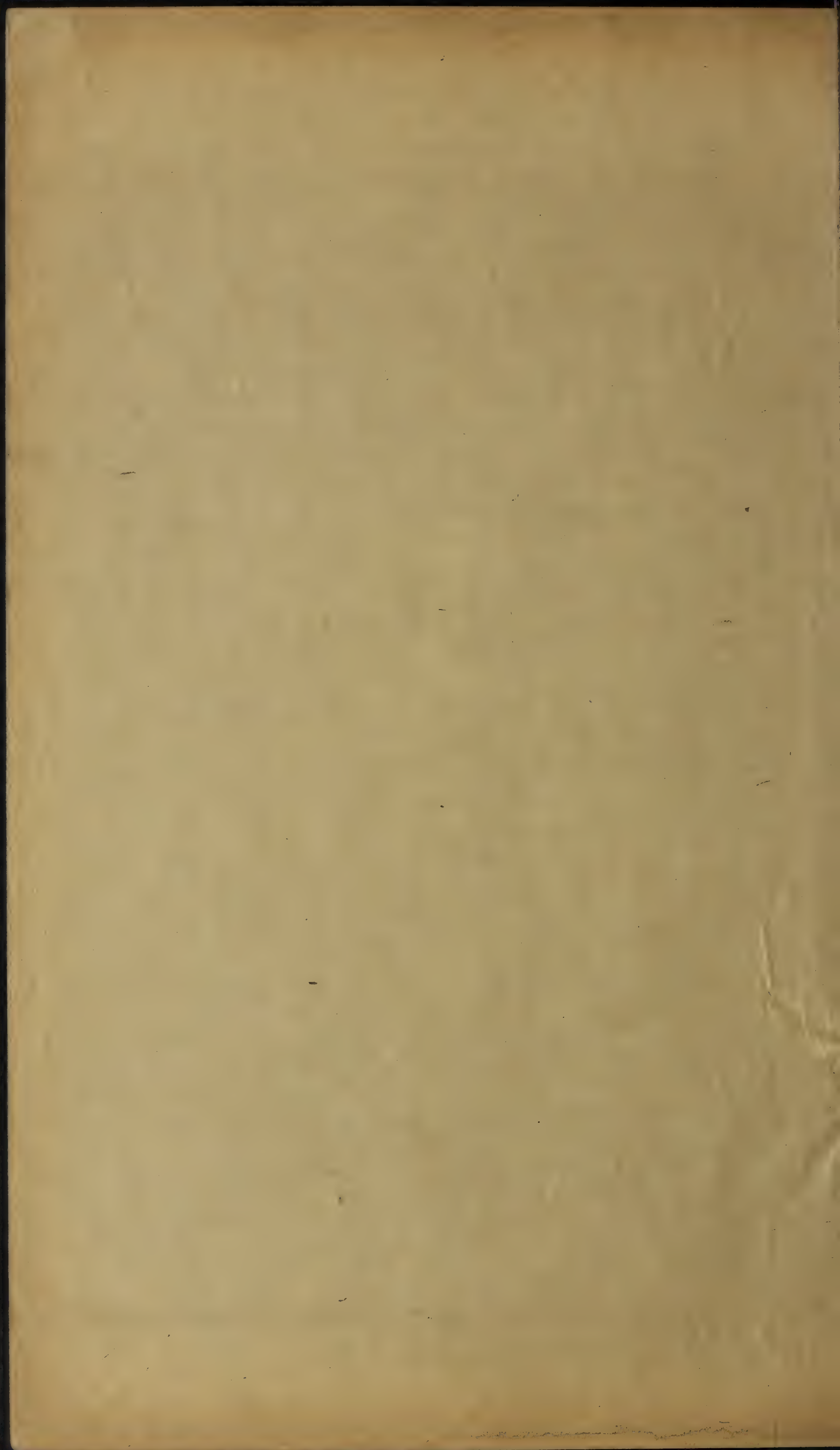
終制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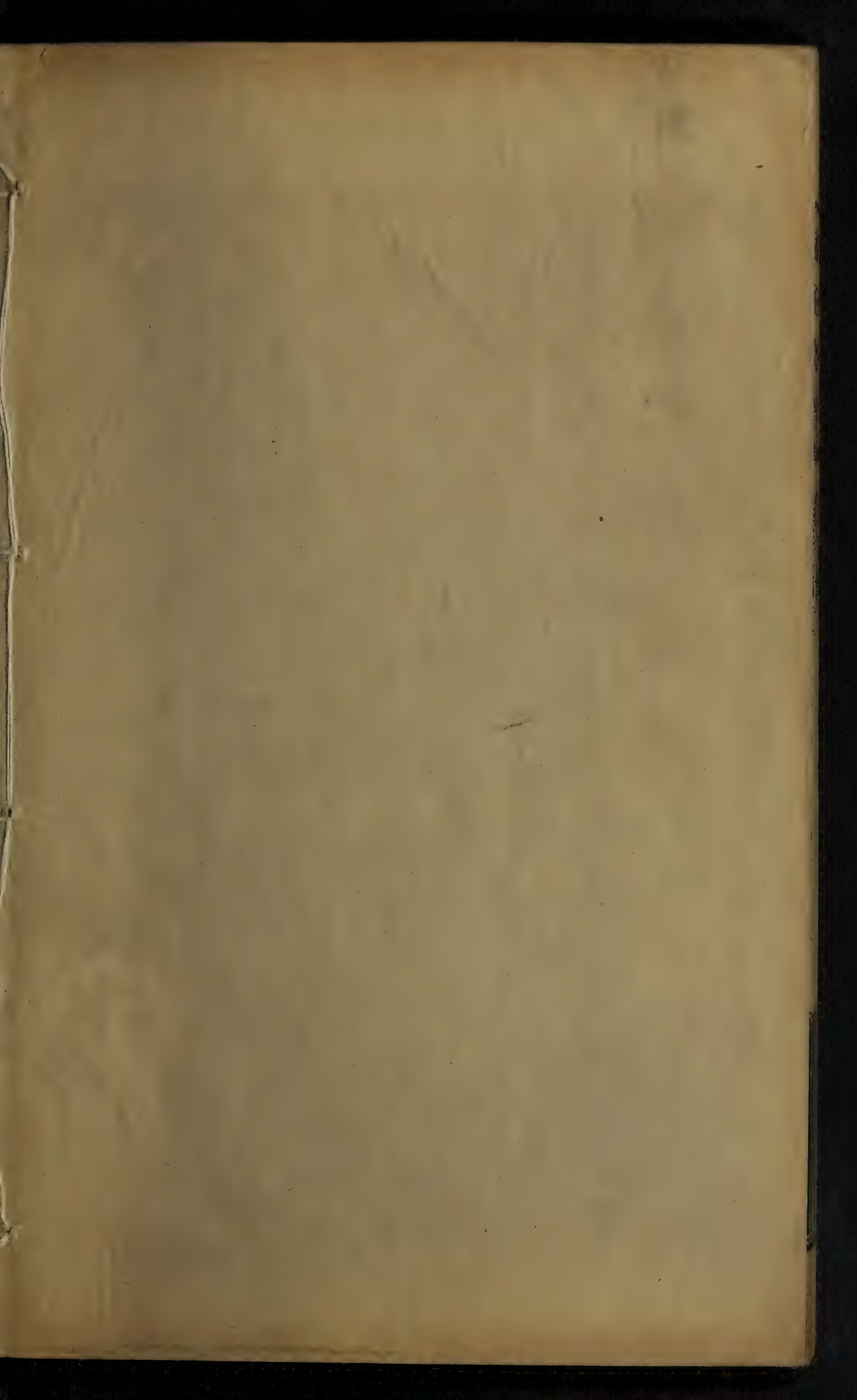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爲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誡。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磚。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毀。無復孑遺。還被下溼。未爲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使汝等沉淪廝役。以爲先世之恥。故靦冒人閒。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饉。家塗空

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磚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糧罌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旐彌在言外載以鱉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牆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惟下白粥淸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餠果之祭親友來醱酹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刳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爲時勢所逼也吾今

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諸子文粹卷六十二終





諸子文粹續編 一

諸子文粹續編

丁巳仲冬校印

諸子文粹續編目錄

卷一 儒家 曾子 子思子 公孫尼子 魯連子 新論 後漢桓譚

正部論 王逸

卷二 儒家 昌言 後漢仲長統 魏子 魏朗 典論 魏文帝

卷三 儒家 周生子要論 魏周生烈 王子正論 王肅 體論 杜恕 顧子新言 吳顧譚 典語 吳陸景 通語 吳殷基

卷四 儒家 譙子法訓 蜀譙周 傅子 晉傅元

卷五 儒家 袁子正書 袁準 孫氏成敗志 孫毓 古今通語 王嬰

化清經 蔡洪 夏侯子新論 夏侯湛 太元經 揚泉 物理論 同上

志林 虞喜 梅子新論 梅氏 干子 干寶 顧子義訓 顧夷

卷六 法家 申子 申不害 新書 漢鼂錯 崔氏政論 後漢崔寔 劉廙正論

阮子正論魏阮武　世要論魏桓範
名家　士緯吳姚信
卷七　兵家　三略黃石公
縱橫家　鬬子周
農家　范子計然周范蠡　四民月令後漢崔寔
墨家　田俅子　隨巢子　胡非子　纏子皆周人
小說家　燕丹子
卷八　道家　文子　任子魏任嘏　唐子吳唐滂　蘇子晉蘇彥　幽求子晉杜夷　苻子晉苻朗
卷九　雜家　尸佼子　博物記漢唐蒙　伏侯古今注漢伏無忌　蔣子萬機論魏蔣濟

卷十　雜家

篤論杜恕　鄒子晉　裴氏新言晉裴元　秦子晉秦菁　陸氏要覽陸機　金樓子梁元帝

諸子文粹續編目錄

曾子

寶銓案曾子書既不傳後人所輯又不敢據今取羣書治要意林所錄二書所割裂者則據大戴記補之其非標明本書者不敢以他篇臆附雖貽漏萬之譏庶免妄作之告云

諸子文粹續編卷一

武進李寶銓纂

修身

寶銓案大戴記作立事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

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寶銓案治要刪此二句 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

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寶注案四句治要刪據大戴記補錄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而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寶注案二句治要刪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矣。寶注案治要直接上節考大戴禮應提行

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寶注案意林刪末二句據大戴記補勉與免同蓋言其不足責

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可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色也勿爲可能也。寶注案治要刪此句心思勿爲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也。

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寶注案仁者以下治要刪据大戴記補錄太上不生惡。其次生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愕愕。寶注案大戴記

作愕愕 行身戰戰。亦殆勉於罪矣。

立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寶泩案順當從大戴記作訓下同）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悌弟

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寶洤案大戴記有曰字）孝子善事君。悌弟善事長。君子壹孝壹悌。（寶洤案壹記皆作壹）可謂知終矣。

制言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小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寶洤案二句據記補）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于牆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不聞。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寶洤案末句治要删据記補錄）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寶洤案意林作涅）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脩行（寶注案脩記作循）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知其不足。（寶注案此句据記補）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

疾病

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寶注案微乎以下据大戴記補）然而君子之務。蓋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窟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寶注案四字据記補）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

欲孝誰爲孝乎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乎（寶詮案記無兩乎字）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也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膩（寶詮案記作貸）乎如入魚次之室（寶詮案記作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愼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寶詮案吾不見以下四句治要删据記補錄）

子思子

諸子文粹續編卷一

武進李寶銓纂

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不能使人必悅。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苟息是也。

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

終年爲車。無一尺之軫。則不可馳。

百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而葉茂。本枯則葉凋。

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

繫于樂者重于憂。厚于義者薄于行。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

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俱意林

諸子文粹續編卷一

諸子文粹續編卷一

武進李寶淦纂

公孫文子 文當作尼

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

修身而不知命。猶無室而歸。

君子行善必有報。小人行不善必有報。

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

舟從河於流。而無維檝。求安不可得也。

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厚。有孔竅血脈。如川谷也。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俱意林

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聖人爲火食。號燧人。飲食以通血氣。北堂書鈔太平

御覽

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某春居葛籠。夏居密楊。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一作遺 飲酒不勤。醫曰。是良藥也。

道爲智者設。賢爲聖者用。俱御覽

養氣曰裏藏。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疑脫一句 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政。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氣則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爲而氣不隨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引太平御覽引君子怒二句與繁露合馬氏据補

舜牧羊於潢陽。遇堯舉爲天子。太平御覽以上五條据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掇錄

魯連子

武進李寶淦纂

臣聞堂上之糞。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則。急者不救。則緩者非務。寶淦案意林無上二句此據御覽

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衆也。

人心難知於天。天有春夏秋冬以作時。人皆深情厚貌以相欺。意林

一井五缾。洩可立待。一竈五堗。烹飪十倍。分理者衆也。藝文類聚白帖 寶淦案御覽理作烟

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猶春不耕也。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爲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藝文御覽 寶淦案意林文小異

朝露之蒲。工女不能治。淄澠之沙。計兒不能數。

南山有烏名鳶邽。生而食其翼。

北方有獸名爲狏。生而角當心。俯厲其角。潰心而死。

市處者。僕妾膾炙而食。市饒也。壅泉沃韭。織屨之甿。從兄弟室父往。而不得粗糲焉。非愛其僕妾。惡其室父也。此其饒羨之與不足也。

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禹。

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於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宿沙非闇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俱御覽）

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滔沙。（御覽作漬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北堂書鈔御覽）

展無所爲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澠而浴鴻。鴻失其裝。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無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無所不取。（初學記無御覽作毋下易幣作下敝弭）

魯連先生見孟嘗君于杏唐（御覽作堂）之門。孟嘗君曰。吾聞先生有勢數。可得聞乎。連曰。勢數者。若門關。舉之而便。則可以一指持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起。關非益加重。兩手非加罷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彼可舉然後舉之。所謂勢數。（藝文御覽以上從嚴氏全古文掇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一

諸子文粹續編卷一

武進李寶洤纂

桓子新論

維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可以愈人。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功。醫無鍼藥。可作爲求買以行術伎。不必須自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效。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

言求取輔佐之術。既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二。爲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勝衆。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孤特之論。干雷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逆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踔殊爲非常。乃世俗所不

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衆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既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即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爲國造事。衆間之則反見疑。壹不當合。遂被譖愬。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世所嫉妒。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既幸得之。又復隨衆。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無間疑。若伊呂之見用。傅說之通夢。管鮑之信任。則難以遂功竟意矣。

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爲務。是爲卜筮維寡。祭祀用稀。王翁莽好卜筮。信時日。而篤於事鬼神。多作廟兆。潔齋祀祭。犧牲殽膳之費。吏卒辦治之苦。不可稱道。爲政不善。見叛天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告禱搏心言冤。號興流涕。叩頭請命。幸天哀

助之也。當兵入宮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漸臺下。尙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矣。

夫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旣已得之。又惡其傷肉多也。鄙人有得鯅醬而美之。及飯。惡與人共食。卽小唾其中。共者怒。因涕其醬。遂弃而俱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巳得而重愛不肯與。是惜肉嗜鯅之類也。

國家設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奸邪。又內置中丞御史。以正齊轂下。故常用明習者。始於欲分正法。而終乎侵輕深刻。皆務酷虐過度。欲見未盡力。（未字疑衍）而求獲功賞。或着能立事。而惡劣弱之謗。是以役以箠楚。舞文成惡。及事成獄畢。雖使皐陶聽之。猶不能聞也。（賓淦案聞疑當作間）至以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悼痛焉。漸至乎朝廷。時有忿悁。聞惡弗原。故

令天下相放。俱成惑譏。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尙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也。夫賢吏正士。爲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靑矣。是故言之當必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

哀帝時。待詔伍客。以知皇好方道（以知至方道疑有闕）數召。後坐帝（疑衍）事下獄。獄窮。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怒子。如武帝者。刻暴以爲先帝爲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語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被以刑誅。及詆欺事。可無於（衍字）不至罪。易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卽以是論諭人主。甯可謂曰。何爲比我禽獸乎。如稱君之聖明。與堯舜同。或可怒曰。何故比我於死人乎。世主既不通。而輔佐執事者。復隨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爲矇矇乎。（羣書治要）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無制令刑罰謂之

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謂之王。興兵衆。約盟誓。謂之霸。

賢有五品。謹勅於家事。順悌于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誠一作）篤行。廉平公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于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絕。竦峙（竦一作殊）于衆。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

世有圍碁。或言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路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趨作罫目。生于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道。中計塞成皋。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沙以臨越。守偏隅。趨作罫目者也。更始將相不防衛。罫中死碁皆生也。

東方朔短辭薄語。以謂信驗。人皆謂朔大智。後賢莫之及。譚曰。人有以

狐爲狸。以瑟爲箜篌。此非徒不知瑟與狐。又不知狸與箜篌。乃非但言朔。亦不知後賢也。

余前作王翁掌教大夫。有男子殺母。有詔燔燒其子屍。余謂此事不宜宣布。余封事云。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梟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慙。自悔言之非也。人皆少丞相。多彼賢人。賢人之言。益于德化也。鳥獸尙與之諱。況于人乎。不宜發揚也。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聞東里語云。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肉味美。對屠門而嚼。此猶時人雖不別聖。亦復欣慕。如庸馬與良駿相追。銜尾至暮。良馬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食。何異顏孔優劣。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欲繼之。嘗作小賦。用思太劇。立致疾病。子雲亦言

成帝詔作甘泉賦。卒暴遂倦臥。夢五藏出地。以手收內之。及覺。氣病一年。由此言之。盡思慮。傷情神也。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于須臾。

古孝經一卷二十章。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遽。非禹所穿。

揚子雲工于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衆多。

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謂之操。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達暢。故謂之暢。堯暢經逸不存。舜操其聲淸以微。微子操其聲淸以淯。箕子操其聲淯以激。意材

諸子文粹續編卷一

諸子文粹續編卷一

武進李寶淦纂

正部論

寶淦案隋志正部論八卷後漢王逸撰藝文類聚引作王逸子即正部也

凡人矇矇冥冥。學以啓志。行以處身。進於道則成君子。非於禮則曰小人。君子之舉。履德而榮光。小人之動。陷惡而傷刑。

皎皎練練。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蘖則黃。得涅則黑。

玉不琢。則南山之圓石。

穿窬之徒。不避腰領。奔北之士。不憚斧鉞。

漢家窮天涯。究地圻。左淵谷。右虞淵。前炎楚。後塞門。祁連以北。黃山以南。碣石以東。合黎以西。莫不襁負來貢。

仲尼叙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女。究其表裏。

淮南浮僞而多恢。太元幽虗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

用。

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湻漆。此玉之符也。言成雅馴。辭作典謨。此人之符也。

山神曰螭。物精曰魅。土精曰羵羊。水精曰罔象。木精曰畢方。火精曰遊光。金精曰淸明。天下有道則衆精潛藏。

天以仙人曰子。衆人曰芻狗。愛其子。私其壽。賤芻狗。聽其夭。

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猶朽株枯樹。從風則仆。

明刑審法。憐民惠下。生者不怨。死者不恨。諺曰。政如冰霜。姦宄消亡。威如雷霆。寇賊不生。俱意林

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之玉杯。何者。德行高遠。能絕殊也。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

草有巨暢威熹。木有扶桑梧桐松柏。皆受氣湻美。異於羣類者也。初學記 御覽

覽

仲尼門人。餔道醇。飲道宗。御覽以上三條從馬氏玉函山房佚書掇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一

仲長子昌言

諸子文粹續編卷二

武進李寶淦纂

教化以禮義爲宗。禮義以典籍爲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所不可得而易也。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則網羅當道路。教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羅網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誠令方來之作。禮簡而易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約而易從。篇章既著。勿復刊剟。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忠仁。壹德於恆久。先之於己身。又使通治亂之大體者。總綱紀而以爲佐輔。知稼穡之艱難者。親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於外戚之家。權不入於宦豎之門。下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

臣。則天神可降。地祇可出。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甯無故。邪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創艾禍災。樂生全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僻。苟免而無恥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厲。廉恥成也。任循吏於大亂之會。必有恃仁恩之敗。用酷吏於清治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殘。此其大數也

廉隅貞潔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隨者。行之汚也。風有所從來。俗有所由起。疾其末者刈其本。惡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內。遠絕其聲音。激厲其廉恥。塗塞其亹隙。由尙有胸心之逸念。睇盼之過視。而況開其門。導其徑者乎。今嫁娶之會。捶杖以督之。戲謔酒醴。以趣情慾。宣淫泆於廣衆之中。顯陰私於族親之間。汚風詭俗。生淫長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斷者也。

漢興以來。皆引母妻之黨爲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亂者甚衆。妙采於萬夫之望。其良猶未可得而遇也。況欲求之妃妾之黨。取之於驕盈之家。徼天幸以自獲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猶不能久處公正。長思利害。耽榮樂寵。死而後已。又況婦人之愚。而望其遵巡正路。謙虛節儉。深圖遠慮。爲國家校計者乎。故其欲關豫朝政。愜快私願。是乃理之自然也。昔趙綰白不奏事於太后。而受不測之罪。王章陳日蝕之變。而取背叛之誅。夫二后不甚名爲無道之婦人。猶如此。又況呂后飛燕傅昭儀之等乎。夫母之於我。尊且親。其於私親。亦若我父之欲厚其父兄子弟也。妻之於我。愛且媟。於其私親。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子弟也。我之欲盡孝順於慈母。而無所擇事矣。我之欲効恩情於愛妻妾。亦無所擇力矣。而所求於我者。非使我有四體之勞苦

肌膚之疾病也夫以此欬唾盼睇之間至易也誰能違此者乎唯不世之主。抱獨斷絕異之明。有堅剛不移之氣。然後可庶幾其不陷沒流淪耳。

和神氣。懲思慮。避風濕。節飲食。適嗜欲。此壽考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則鍼石湯藥之所去也。肅禮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宗廟。此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己責躬之所復也。然而有祈禱之禮。史巫之事者。盡忠正竭精誠也。下世（有闕文）其本而爲姦邪之階。於是淫厲亂神之禮興焉。侜張變怪之言起焉。丹書厭勝之物作焉。故常俗忌諱可笑事。時勢之所遂正。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其構而居之。制而用之。則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簡郊社。慢祖禰。逆時令。背大順。而反求福

祐於不祥之物。取信誠於愚惑之人。不亦誤乎。彼圖家畫舍轉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孫貴富。而望其能致之於我。不亦惑乎。今有嚴禁於下。而上不去。非教化之法也。諸厭勝之物。非禮之祭。皆所宜急除者也。情無所止。禮爲之儉。欲無所齊。法爲之防。越禮宜貶。踰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紀綱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縱橫馳騁。誰能度其所極者哉。

有天下者。莫不君之以王。而治之以道。道有大中。所以爲貴也。又何慕於空言高論難行之術。而臺榭則高數十百尺。璧帶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綈錦之飾。不見夫之女子。成市於宮中。未曾御之婦人。生幽於山陵。繼體之君。誠欲行道。雖父之所興。可有所壞者也。雖父之美人。可有所嫁者也。至若門庭足以容朝賀之會同。公堂足以陳千人之坐席。臺榭

足以覽都民之有無。房闥足以殊五等之尊卑。宇殿高顯敞。而不加以雕采之巧。錯塗之飾。是自其中也。苑囿池沼。百里而還。使芻蕘雉兔者得時往焉。隨農隙而講事。因田狩以教戰。上虞郊廟。下虞賓客。是又自其中也。嫡庶之數。使從周制。妾之無子與希幸者。以時出之。均齊恩施。以廣子姓。使令之人。取足相供。時其上下。通其隔曠。是又自其中也。在位之人。有乘柴馬弊車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親飲食之蒸烹者矣。有過客不敢沽酒市腊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還奉祿者矣。有辭爵賞者矣。莫不稱述以爲清邵。非不清邵。而不可以言中也。好節之士。有過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凍餒而不納善人之施者矣。有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濕者矣。有窮居僻處。求而不可得見者矣。莫不歎美以爲高潔。此非不高潔。而不可以言中也。夫世之所以高此者亦有由

然。先古之制休廢。時王之政不平。直正不行。詐僞獨售。於是世俗同共知節義之難復持也。乃舍正從邪。背道而馳奸。彼獨能介然不爲。故見貴也。如使王道昭明。祿除從古。服章不中法。則詰之以典制。貨財不及禮。則閒之以志。故向所稱以清邵者。將欲何矯哉。向所歎云高潔者。欲以何厲哉。故人主能使違時詭俗之行無所復剴摩。苦困難之境無所復激切。步驟乎平夷之塗。偃息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然後足以稱賢聖之王公。中和之君子矣。

古者君之於臣。無不答拜也。雖王者有變。不必相因。猶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不爲起。非也。爲太子時。太傅。卽位之後。宜常答其拜。少傅可比三公。爲之起。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及於其病時。皆自問焉。古禮雖難悉奉行。師傅三公所不

宜闕者也。凡在京師大夫以上。疾者可遣使修賜問之恩。州牧郡守遠者。其死然後有弔贈之禮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寶注案周官作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論道必求高明之士。幹事必使良能之人。非獨三太三少。可與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與其言。何知其術之淺深。不試之事。何知其能之高下。與羣臣言議者。又非但用觀彼之志行。察彼之才能也。乃所以自宏天德。益聖性也。

人主有常不可諫者五焉。一曰廢后黜正。二曰不節情欲。三曰專愛一人。四曰寵幸佞諂。五曰驕貴外戚。廢后黜正。覆其國家者也。不節情欲。伐其性命者也。專愛一人。絕其繼嗣者也。寵幸佞諂。壅蔽忠正者也。驕貴外戚。淆亂政治者也。此為疾痛在於膏肓。此為傾危。比於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不忌初故。仁也。以計御情。智也。以

嚴專制。禮也。豐之以財。而勿與之位。亦足以爲恩也。封之以土。而勿與之權。亦足以爲厚也。何必久年彌世。惑賢亂國。然後於我心乃快哉。

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不倦乎勞辱之事。唯父母之所言也。唯父母之所欲也。於其體之不安。則不能寢。於其飡之不飽。則不能食。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父母而憎之者也。人之事君也。言無小大。無所愆也。事無勞逸。無所避也。其見識知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貳其志。險易不革其心。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君長而憎之者也。人之交士也。仁愛篤恕謙遜敬讓。忠誠發乎內。信效著乎外。流言無所受。愛憎無所偏。幽閑攻人之短。會友述人之長。有負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難必相反。行潛德而不有。立潛功而不名。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與

此人交而憎之者也。故事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爲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爲人所知。是信義未至者也。昔高祖誅秦項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討簒臣而復已亡之漢。皆受命之聖主也。蕭曹丙魏平勃霍光之等。夷諸呂尊太宗。廢昌邑而立孝宣。經緯國家。鎭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數子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然則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於知天道矣。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無人略者。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齒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問者曰。治天下者壹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諸天道也。曰。所取於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壹於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

周禮之馮相保章。其無所用也耶。曰。大備於天人之道耳。是非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曰。然則本與要奚所存耶。曰。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郵政事。屢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

故審我已善。而不復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濟者。其次也。不求諸己。而求諸天者。下愚之主也。令夫王者誠忠心於自省。專思慮於治道。自省無愆。治道不謬。則彼嘉物之生。休祥之來。是我汲井而水出。爨竈而火燃者耳。何足以爲賀者耶。故歡於報應。喜於珍祥。是劣者之私情。未可謂大上之公德也。羣書治要

建旗伐鼓。高烽明候。守邊之猛將。非中國之良吏。和鑾法駕。清道而行。

便辟揖讓。諸夏之威儀。非夷狄之有也。

景帝顯位刺史者。皆是宦官子弟。猶如豺狼守肉。鬼魅侍疾。曰。在天之內。在人之外。人愛我。我愛之。人憎我。我憎之。在天之內下疑有譌脫

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交遊趨富貴之門。二俗。畏服不接于貴尊。三俗。

天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于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

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不言。一也。竊他人之說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

知言而不能行謂之疾。此疾雖有天醫。莫能治也。

婦人有朝哭良人。暮適他士。涉歷百庭。顏色不愧。今公侯之宮。美女數

百。卿士之家。侍妾數十。晝則以醋酒淋其骨髓。夜則以房室輸其血氣。

人之性。有山峙淵停者。患在不通。嚴剛貶絕者。患在傷士。廣大闊蕩者患在無檢。和順恭愼者。患在少斷。端慤淸潔者。患在拘狹。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安舒沈重者。患在後世。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勇毅果敢者。患在險害。

疏瀹胸臆。澡雪腹心。使之芬香皓潔白。不可汚也。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鍊之以致其精。瑩之以發其光。

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得道者生六翮于臂。長毛羽于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之世俗。意林

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溫餓飽之爲修短。驗於物者

也。此節意林多割裂依太平御覽引補

湯契後。秦益後。益卽皋陶子也。意林

天爲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簋簠。惰者釜之。勤者鍾之。矧夫不爲。尙得乎食也哉。齊民要術序

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鼈之堀。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蓋食魚鼈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墝之勢可知。

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柂落不堅。垣牆不牢。埽除不盡。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親蠶。況夫田父而懷窳惰乎。並同上

今人主不思神芝朱草。甘露零。醴泉湧。而患枇杷荔支之腐。亦鄙矣。

漢哀帝（御覽作安）時。有異物生於長樂宮東廡（御覽作廂）柏樹。及永巷南闉（御覽作闥）

合歡樹。議者以爲芝草也。羣臣皆賀受賜（藝文類聚）

淸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

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並文選註）

冢宰堯官也。尙書曰冢宰掌邦治。

薊子訓不知何郡人。到陳公舍。自云今日當死。陳公與之一著單衣。於

是入室寢。日中果死。

笏以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今之板以象焉。（並太平御覽以上十條依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採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二

魏子

武進李寶洤纂

源靜則流淸。本正則末茂。內修則外理。形端則影直。

天生君子。所以治小人。天生小人。所以奉君子。無君子則無以畜小人。無小人則無以養君子。

錄人一善。則無棄人。採材一用。則無棄材。

人皆易華嶽以爲卑小。故登之而摧傷。雖天以爲高大。故不昇而無殃。

鼎以希出而世重之。釜鐺常用而世輕之。

古有弟子病。師數往看之。師至。弟子輒起。因勞而致死。師非不仁。弟子非無禮。傷于數也。

居危殆之國。治不善之民。是猶薄冰當白日。叢毛遇猛火也。雖欲遠害。

其勢不可。居危至是猶十二字意林刪据藝文類聚引補

君以臣爲本。以民爲根。猶室與柱梁相持也。梁不強則上下俱亡。故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也。本不可失也。意林惟末四句本不可失也作失于本不可也又藝文類聚亦引四句太平御覽文較全

諺曰。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己非。不當與是爭。

君子表不隱裏。明暗同度。

苦躬一塗窮富貴之梯階。

仲尼無契券于天下。而德著古今。善惡明也。鏡照醜好而人不怨。法明善惡而人不恨。俱意林

北夷之氣象羣羊。南夷之氣類船。山海之氣象樓臺。宮闕都邑之氣象林木。

雲霧之盛。須臾而訖。暴雨之盛。不過終日。是以人君喜怒不見于容。

堯入百仞之谿。則不照三里。非朦闇。位卑下故也。桀紂昇百丈之陵。能見四海。非照明。位高勢尊故也。

夫樹樹異風。人人異心。不可以一撿量。故黿鼉得水則生。虎豹得水則死。俱太平御覽以上四條据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掇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二

武進李寶淦纂

內誡

三代之亡。由乎婦人。故詩刺豔妻。書誡哲婦。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衆。或在布衣細人。其失不足以敗政亂俗。至于二袁過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術以之失。紹以之滅。斯有國者所宜愼也。是以錄之。庶以爲誡于後。作內誡。

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患貴臣擅朝。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尚矣。然莫不恭愼于明世。而恣睢于閒（疑作闇）時者。度主以行志也。故龍陽臨釣而泣。以塞美人之路。鄭袖僞隆其愛。以殘魏女之貌。司隸馮方女。國色也。世亂避地

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之。諸婦害其寵。紿言將軍貴人有志節。但見時宜數（二字依意林改）涕泣。示憂愁也。若如此。（四字依意林加）必長見敬重。馮氏女巳爲然。後每見術。輒垂涕。術果以爲有心志。益哀（意林作寵）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懸之于廁梁。言其哀怨自殺。（其哀怨三字依意林加）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歛。袁紹妻劉氏甚妬忌。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妻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于地下。（三字依三國志傳注加）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追妬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爲。一至是哉。其小子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嬪（疑媚）說惡母。蔑死先父。行暴逆。忘大義。滅其宜矣。紹聽順妻意。欲以尙爲嗣。又不時決定。身死而二子爭國。舉宗塗地。社稷爲墟。上定冀州屯鄴。舍紹之第。余親涉其庭。登其堂。遊其閣。寢其房。棟宇未墮。陛除自若。忽然而他姓處之。紹雖蔽乎。亦由惡婦。（羣書治要）

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受封。其妻泣于內。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己愛故也。（後漢書注三國志注意林類聚御覽）

酒誨

酒以成禮。過則敗德。而流俗芳沈。作酒誨。（北堂書鈔）孝靈之末。朝政墮廢。羣臣百司。竝湎于酒。貴戚尤甚。斗酒至千錢。中常侍張讓子奉。爲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裳。發露形體。以爲戲樂。將罷。又亂其舄履。使小大差跨。無不顚倒僵仆。踒跌手足。因隨而笑之。（書鈔御覽）雒陽令郭珍居財（一作家有）巨億。每暑夏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被羅縠。袒裸其中。使之進酒。（御覽）荆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竝好酒。爲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野。伯雅受七勝。（御覽作升下同）中雅受六勝。季野受五勝。又設大鍼于杖端。客有醉酒寢地者。輒以劖刺之。驗其醉醒。是酷于趙敬侯以筩酒

灌人也。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松嘗已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于無知。云已避一時之暑。二方化之。故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飲。意林初學記御覽

論郤儉等事 寶注案此篇名暨後諸物相似亂者篇及羣書治要意林外各條俱從嚴氏可均全三國文掇錄

夫生之必死。成之必敗。天地所不能變。聖賢所不能免。然而惑者望乘風雲。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卽丹谿。其人浮游列缺。翺翔倒景。飢餐瓊蕊。渴飲飛泉。然死者相襲。丘壟相望。逝者莫返。潛者莫形。足以覺也。文選注

人形性同于庶類。勞則早斃。逸則晚死。意林

湻于意診趙章。謂其命在五日。後至七日乃死。章嗜粥。內藏充實。故得延日也。北堂書鈔

潁川郤儉能辟穀餌茯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竝爲軍吏初儉之至市茯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茯苓飲水中寒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眞無事于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于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已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已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于鴻寶之說君游眩于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唯一人哉三國志注連江葉氏本博物志

自敘

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

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吕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御覽作日夕體倦）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書鈔作貉）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兎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尙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左右善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要（御覽作逐）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于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

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㠯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卻脚勦。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湻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己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㠯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于狹路。直決耳。余于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

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有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㠯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㠯接物。恕㠯及下。㠯付後之良史。所著下三十四字依御覽加三國志魏文紀注

諸物相佀亂者

武夫怪石佀美玉。蛇牀亂蘼蕪。薺苨亂人參。杜衡亂細辛。雄黃佀石留黃。鯿魚相亂。㠯有大小相異。敵休亂門冬。百步佀門冬。房葵佀狼毒。鉤吻草與荇華相佀。拔揳與萆薢相佀。一名狗脊。菊有二種。苗花如一。唯味小異。苦者不中食。野葛食之殺人。家葛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亦不可食。博物志

太子

余蒙隆寵。忝當上嗣。憂惶踧踖。上書自陳。欲繁辭博稱。則父子之閒不文也。欲略言直說。則喜懼之心不達也。里語曰汝無自譽。觀汝作家書。言其難也。意林寶注案此篇本在意林之末因有篇名可考故次於此

應陽云。人生固有仁心。答云。在親曰孝。施物曰仁。仁者有事之實名。非無事之虛稱。善者道之母。羣行之主。

桓靈之際。閹寺專命于上。布衣橫議于下。干祿者殫貨以奉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黨。

夷吾侈而鮑叔廉。此其志不同也。張竦潔而陳遵汙。此其行不齊也。

主與民有三求。求其爲己勞。求其爲己死。求其爲己生。

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簡而明。吏欲公而平。俱林意

周生烈子

武進李寶淦纂

序云。六藏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誡。

御馬失節。其車是碎。御天下失節。四海失墜。桀紂是湯武之梯。秦項是大漢之階。四逆不興。則四順不昇。

賢哲不可以色貌誘之。猶張羅恤鳳。施穽誘麟。伯樂相馬取之于瘦。聖人相士取之于疏。

聽訟不如使勿訟。善斷不如使勿亂。

理天綱。仗八柄。運元象。撮衆有者。天子也。撫人物。參天意者。三公也。執分節。事脩理者。士也。

臨死修善于計已晚。事迫乃歸于救已微。有階者易成基。無因者難成時。

鳩傳隼翼。羔披豹皮。類似質違。表是裏非。

人者天之舌。物者神之口。天高地厚。報應故晚。辭者主之弓弩。教者君之機關。

矜賞若春。重罰若秋。行禮若火。流教若水。讓一得百。爭十失九。俱意林

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人平也。人所以平者。心平也。心所以平者。衡平也。衡所以平者。銖兩平也。銖兩所以平者。豪釐平也。無所不均也。無所不平也。謂之太平。夫天之於物。無所偏阿。君之散恩。無所外內。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御覽作政所以平者心平也

口者言之門。脣者舌之藩。齒者脣之合也。故子貢曰。駟不及舌。白孔六帖太平

御覽

人君其尊賢矣。音聲振於金玉。咳唾甘於醴泉。

行賞不洽於人。是春半生也。行罰不威。是秋半死也。半生之春。不洽於仁。半死之秋。不專於義。

庖饌班錯。所享不過一味。華蓋結駟。列道警蹕。其榮不過容膝。

昔伊尹操啇括。姬公揮周機。管子執齊鉞。范蠡奮越錐。

夫忠謇朝之杷杁。正人國之掃篲也。秉杷執篲。除凶埽穢。國之福。主之利也。俱太平御覽以上七條據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擬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三

王子正論

馬國翰曰此書隋唐志俱載十卷入儒家類今佚攷晉書禮志引王景侯之論三國志肅本傳載其對帝及司馬景王語當從本書采取又通典引王肅議及諸答問太平御覽引王肅議禮雖不顯標書目要是佚說之散見者並據輯錄實詮案肅文凡見史傳及涉於頌颺詞章之屬者皆不當闌入今惟取論議之尤宏雅者著於篇庶無戾正論之義云

諸子文粹續編卷三

武進李寶詮纂

禘祭議

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㠯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案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于莊公。是時縗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王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卽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

趙怡等㠯爲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禘祫。王肅又奏。如鄭玄言。各

于其廟。則無㠯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㠯粢盛百物豐衍備具爲殷之者。夫孝子盡心于事親。致敬于四時。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緣儉於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也。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設以爲毀廟之主皆祭爲殷者。夫毀廟祭于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尙書難臣㠯曾子問唯祫于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㠯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㠯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盛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于禮記則㠯祫爲大。于論語則㠯禘爲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下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于太祖。祫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玄㠯爲禘者各于其廟。原其所㠯。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

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礿。以禘唯爲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爲夏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于武宮。又曰烝嘗禘于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于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

祀五郊六宗及厲殃議

厲殃漢之淫祠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於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漢文除祕祝。所以稱仁明也。

已遷主諱議

高皇諱明皇帝既祔。儒者遷高皇主。尚書來訪。宜復諱不。引殷家乃或同名。答曰。殷家以甲乙爲字。既二名不偏諱。且殷質故也。禮所謂舍故而諱新。諸侯則五代不諱。天子之制。恐不得與諸侯同。五代則不諱也。

春秋魯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可不復爲諱。然已易其名。則故名不復諱也。猶漢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至今遂㠯禁中爲稱。非能爲元后諱。徒㠯名遂行故也。春秋時。晉范獻子適魯。名其二山。自㠯爲不學。當獻子時。魯不復爲二名諱。而獻子自㠯爲犯其諱。直所謂不學者也。禮曰。詩書臨文廟中皆不諱。此乃謂不諱見在之廟。不謂已毀者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成王時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名胡。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其孫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此則詩書不諱明驗也。案漢氏不名諱。常曰臣妾不得㠯爲名字。其言事不諱。蓋取諸此也。然則周禮其不諱時。則非唯詩書臨文廟中。其餘皆不諱矣。今可太祖㠯上。去墠乃不諱。諱三祖以下盡親如禮。唯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自此㠯後。

雖百代如漢氏故事臣妾唯不得已爲名字其言事不諱所謂魏國于漢。禮有損益質文隨時。亦合尊之大義也。

諸王國相宜爲國王服斬縗議

尙書左丞王㬇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薨。議者或以爲宜齊縗。或以爲宜無服。王肅云。王國相本王之丞相。案漢景帝時貶爲相。成帝時使理人。王則國家所以封王。相則國家使爲王臣。但王不與理人之事耳。而云相專爲理人。不純臣于王。非其義也。今㬇至許昌而聞王薨。姓名未通。恩紀未交。君臣未禮。不責人之所不能。于義未正服君臣之服。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若夫未策名。未委質。不可以純君臣之義也。禮婦人入門。未三月廟見死。猶歸葬于其黨。不可以六禮旣備。又以入室。遂成其婦禮也。則臣之未委質者。亦不得備其臣禮也。曾子問曰。娶女有吉

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縗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以其服。如服斬縗。斬縗而弔之。既葬而除之也。今哭爲王相。未入國而王薨。義與女未入門夫死同。則哭宜服斬縗。既葬而除之。此禮之明文也。禮曰。與諸侯爲親者服斬。雖有親。爲臣則服斬縗也。臣爲其君服之。或曰宜齊縗。不亦遠于禮乎。俱通典

家誡

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爲患。不可不愼。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主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況于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爲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于此作。所宜深愼。藝文類聚以上据

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
嚴氏可均全古文摋録

諸子文粹續編卷三

體論　　諸子文粹續編卷三

武進李寶洤纂

君

寶洤案羣書治要無篇名嚴氏全古文審定補錄今依其目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羣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脩而名自隨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僞行要名。而姦臣以僞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則舉天下應之矣。君以僞化天下。欲貞信敦樸誠難矣。雖有至聰至達之主。由無緣見其非而知其僞。況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隩。譬由遊雲夢而迷惑。當借左右以正東西者也。左曰功巍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聞斯論。明日聞斯論。苟不校之以事類。則人主囂然自以爲名齊乎堯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羣臣璅璅。皆不足任也。堯舜之君宜獨斷者也。不足任之臣當受成者也。以獨斷

之君。與受成之臣。帥詭僞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

是以古之聖君之於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歛小斂。爲撤膳不舉樂。豈徒色取仁而行違之者哉。乃慘怛之心。出于自然。形于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違之者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己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險僞淺薄之士。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飾巧辯邪僞之術。以熒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于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姦說。此聽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愼不也。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離體。而望治化之洽。未之

前聞也。

臣

夫脩之于鄉閭。壞之于朝廷。可惜也。脩之于已立。壞之于闔棺。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目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況害仁以求寵乎。凡趣舍之患。在于見可欲而不慮其敗。見可利而不慮其害。故動近于危辱。昔孫叔敖三相楚國。而其心愈卑。每益祿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禮愈恭。正考父傴僂而走。晏平仲辭其賜邑。此皆守滿以冲。爲臣之體也。夫不憂主之不尊于天下。而唯憂己之不富貴。此古之所謂庸人。而今之所謂顯士。小人之所榮慕。而君子之所以爲恥也。夫爲人臣。其猶土乎。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瀆汙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處。爲臣之體也。若夫處大位。任大事。

荷重權于萬乘之國。必無後患者。其上莫如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不爲管仲。即爲鮑叔耳。其次莫如廣樹而竝進之。不爲魏成子。即爲翟璜耳。安有壅君蔽主專權之害哉。此事君之道。爲臣之體也。

行

夫行也者。舉趾所由之徑路也。東西南北之趣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榮辱之皁白也。由南則失北也。由東則失西矣。由乎利則失爲君子矣。由乎義則失爲小人。吉凶榮辱之所由生。義利爲之本母也。是以君子愼取舍焉。

夫君子直道以耦世。小人枉行以取容。君子揜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爲功。君子寬賢容衆以爲道。小人儌計懷詐以爲智。君子下學而無常師。小人恥學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

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則不然。心不在乎道義之經。口不吐乎訓誥之言。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隨轉如流。不知所執。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之養其心。莫善于誠。夫誠。君子所以懷萬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誠者也。誠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

政

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防亂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爲治也。處國于不傾之地。積政于萬全之鄉。載德于不止之輿。行令于無竭之倉。使民于不爭之塗。開法于必得之方。（處國以下四十二字依意林補）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

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夫欲知天之終始也。今日是也。欲知千萬之情一人情是也。故爲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之情。然後民乃從令。己所不欲。不施之于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簡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身而民象之。則民不怨。近臣便嬖。百官因之而後達。則羣臣自污也。是以爲政者必愼擇其左右。左右正。則人主正矣。人主正。則夫號令安得曲邪。

法 實詮案此篇治要與上篇連屬嚴氏全古文審定爲二篇

夫淫逸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之殘之刻剝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爲暴者。公也。怨曠飢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于法。我從而寬宥之。雖及于刑。必加隱惻焉。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約而勸善。刑省而禁奸。由

此言之。公之于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于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今之爲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辨輕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聖人之于法也已公矣。然猶身懼其未也。故曰與其害善。甯其利淫。知刑當之難必也。從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務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下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世而陷此。以望道之隆。亦不幾矣。

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諦。通訊衆所謂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也。故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賂者也。立愛憎者也。祐親戚

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無乃風化使之然邪。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盡忠立節亦難矣。

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斥言以破律。詆案以成法。執左道以亂政。皆王誅之所必加也。

聽察

夫人所以尊異于人者。順志養眞也。歡康之虞。則嚴樂盈耳。玩好足目。美色充慾。麗服適體。遠眺迴望。則登雲表之崇臺。逍遙容豫。則歷飛閣之高觀。嬉乎綠水之淸池。遊乎桂林之芳園。弋鳧與鴈。從禽逐獸。行與毛嬙俱。入與西施處。將當何從體覺窮愁之戚悴。識鰥獨之難堪乎。食則膳鼎几俎。庶羞兼品。酸甘盈備。珍饌充庭。奏樂而進。鳴鐘而徹。間饋

代至。口不絕味。將當何從覺饑餒之阨艱。識困餓之難堪乎。暑則被霧縠。襲纖絺。處華屋之大廈。居重陰之元堂。褰羅幃以來清風。列凝冰以遏微暑。侍者御粉扇。典衣易輕裳。飄飄焉有秋日之涼。將當何從體覺炎夏之鬱赫。識毒熱之難堪乎。寒則服綿袍。襲輕裘。錦衾貂蓐。疊茵累席。居隩密之深室。處複帟之重幄。熾猛炭於室隅以起溫。御玉卮之旨酒以禦寒。餤餤焉有夏日之熱。將當何從體覺隆冬之慘烈。識毒寒之難堪乎。此數者誠無從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機微。如此比類者。必用遺漏有所未詳也。如此則至忠之臣者得不輔佐視聽以起寤遺忘乎。俱羣書治要

不動如山。難知如陰。人有厚德。無問小節。人有大舉。無訾小故。隨侯之珠。不能無纇。寶注案君篇中語治要無首二句餘多二句

君子居必選鄉。遊必擇士。

恕性疎惰。但飽食而已。家有書傳。頗嘗涉歷。父憂行喪。在禮多愆。孝聲不聞。後除中郎。又作黃門郎。同朝友人問余志。余答曰。見大臣論議。或黨甲苦乙所親。或黨乙謗甲所親。余處甲乙之間。幸無毀譽耳。意林

束脩之業。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辭。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白孔

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神者誠也。御覽

六帖太平御覽○嚴曰當在言篇

以爲人倫之大綱。莫重于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于言行。安上理民。莫精于政法。勝殘去殺。莫善于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三國志本傳引杜氏新書○嚴曰蓋體論自叙篇

顧子新言

武進李寶洤纂

蓬蒿生於太山之上。豫章長於窮藪之中。良匠造舟興工建廟。必不取太山之陋質。而棄窮藪之美材明矣。

奔車失轄。泛舟無檝。欲以不覆。未之有也。

設罝於淵。施網於崗。欲民之愼。亦如此也。終無魚兔矣。

吳之翫水若魚鱉。蜀之便山若禽獸。

漢祖驂三龍而乘雲路。振長策而驅天下。三龍人傑。

龍潛之水。乘雲躍鱗。虎嘯之聲。因風奮烈。達則振纓朝堂。窮則身親南畝。

譬猛虎浮水。不如鳧鴨。騏驎登木。不如猿猴。俱太平御覽以上俱從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掇

錄

刑者小人之防。禮者君子之檢。佞人之人燃膏莫見其銷也。

意林補遺見說郛引

諸子文粹續編卷三

典語

武進李寶淦纂

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爲尊者也。故爵祿不可不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則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覬覦。君子慕義。治道之兆。小人覬覦。亂政之漸也。

昔賈生嘗陳階級。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覽其遺言。博引古今。文辭雅偉。眞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碩謨也。

馬無輦重之任。牛無千里之迹。違其本性。責其效事。豈可得哉。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何則。素非才之所長也。推此論之。何可不料哉。

膏粱旨饌。時或生疾。針艾藥石。時或瘳疾。故體病則攻之以鍼艾。疾瘳

則養之以膏粱。文武之道。亦猶是矣。世亂則威之以師旅。道治則被之以文德。

明主知君階民以爲尊。國須政而後治。其恤民也。憂勞待旦。日昃忘飧。恕己及下。務在博愛。臨御華殿。軒檻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廬室之居。窈窕盈堂。美女侍側。則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湻酒。珠膳玉食。則欲民皆有餘糧之資。充飢之飴。輕裘累暖。衣裳重疊。則欲民皆有溫身之服。禦寒之備。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樂之於上。亦欲士女歡之於下。是以仁惠廣洽。家安厥所。臨軍則士忘其死。御政則民戴其化。此先王之所以豐勳祚。享長期者也。若居無庇首之廬。家無配匹之偶。口無充飢之食。身無蔽形之衣。婚姻無以致聘。死葬無以相恤。飢寒入於腸骨。悲愁出於肝心。雖百舜不能杜其怨聲

千堯不能成其治迹。是以明主御世。恤民養士。恕下以身。自近及遠。化通宇宙。丕懼民之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焉。俱羣書治要

周世以膏腴之沃壤。豐鎬之寶地。大啓封境。以封驕秦。釋鞍投鞚。假驥他人。欲無陵己。其可得乎。

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攄筆於翰墨之采。乃貴其造化禮樂之淵。禮樂之盛也。

吳朝貢歲。或犯道背理。彫車麗服。橫陵市路。車服雖侈。人不爲榮。宮室雖美。士不過門。

飛車策馬。橫騰超邁。來如霧合。去若雲散。得志則進。失意則退。

狻盧之狗。吠於廟門。社稷之鼠。竄於坐側。俱御覽一作嚙於堂側

里語曰。仕宦不止車生耳。長六尺。法六律。六陰數也。今車上作簞文所

以缺後者。月滿則虧也。御覽以上六條据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嚴氏全古文本掇錄

受金行穢。非眞士之操。背主事讎。非忠臣之節。唯高帝用陳平。齊桓用管仲耳。

拘烏獲之手。雖銖兩不能勝。掩離婁之目。雖崇岱不能觀。絆騄耳驥之足。雖武步不能發。斷鴻鵠之翮。雖尋丈不能奮。說郛

通語　　諸子文粹續編卷三

武進李寶詮纂

輪者車之跡。檝者舟之羽。身之須道。如此二物。

毀彼者雷同而鳴噪。稱此者火燎而波駭。

或問陳蕃忠乎。答云。單車作討賊之斧。直階非亂世之資。知其忠。不知其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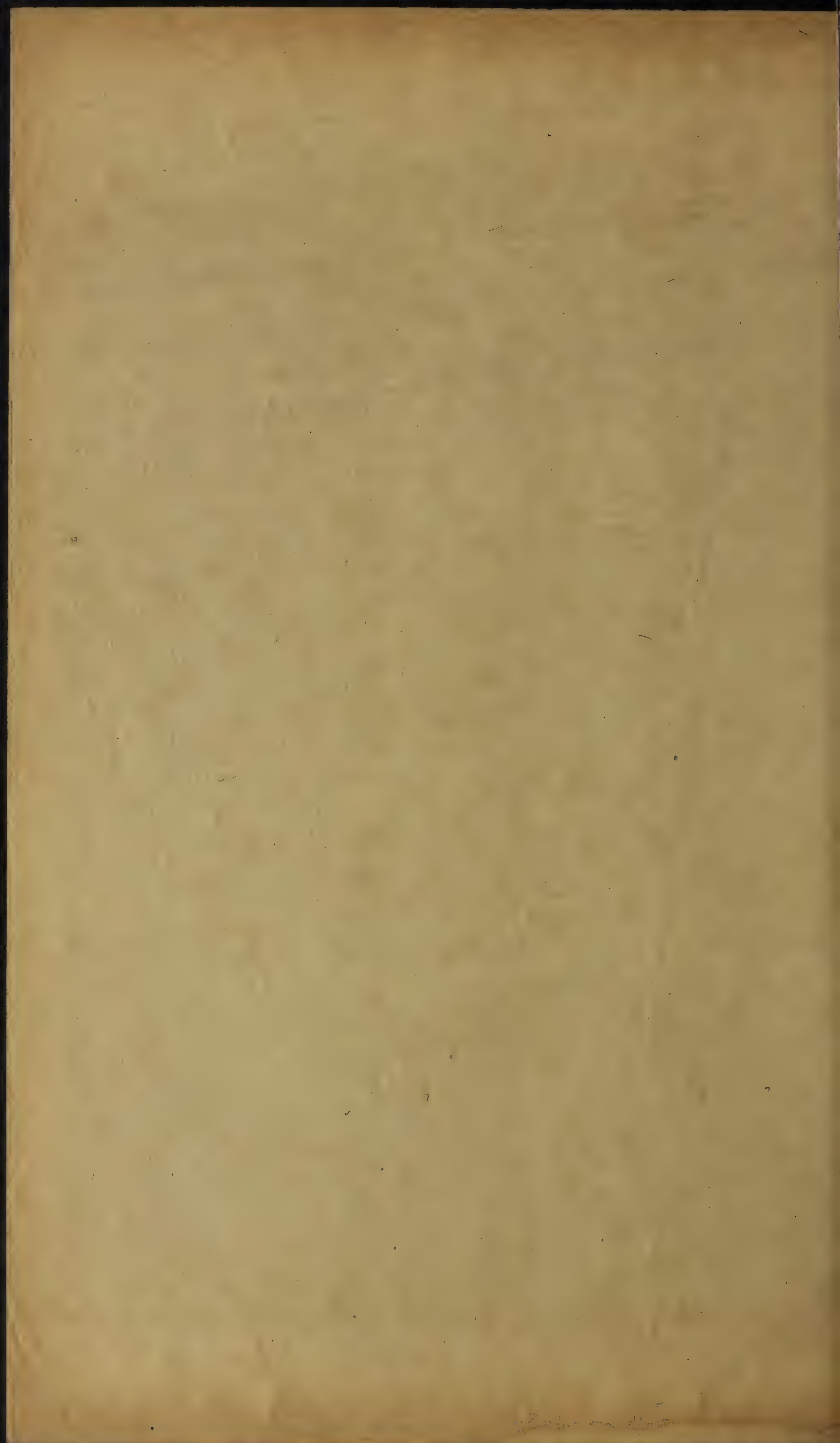
才貴精。學貴講。質勝文。石建。文勝質。蔡邕。文質彬彬。徐幹庶幾也。俱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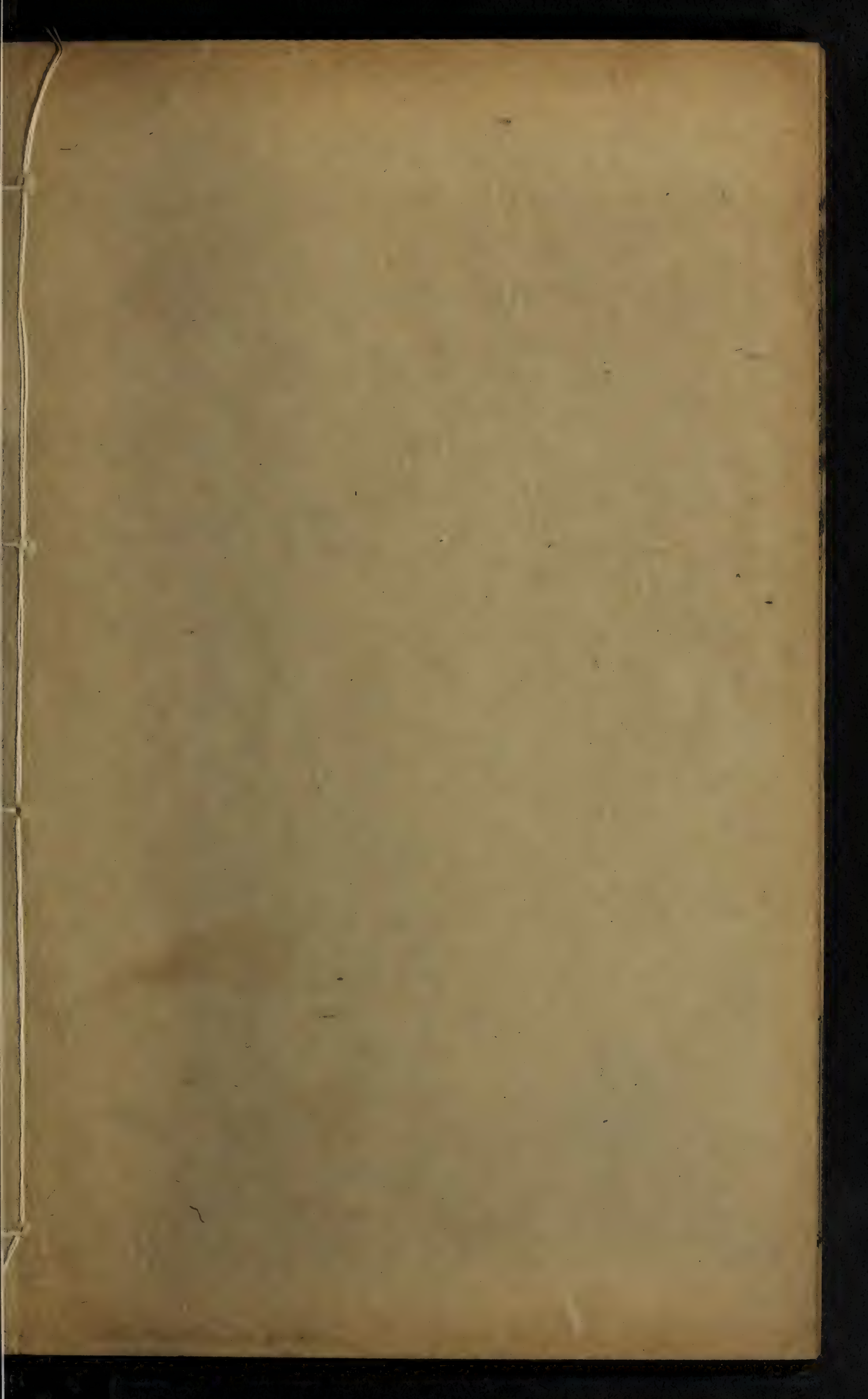
殷禮字德嗣。幼而鄉里異之。七歲就官學書。在師未嘗戲弄。吳志注引云弱不好弄諷誦恆不爲聲。潛識而已。吳志注引云潛識過人師殺雞詣禮父穎曰。賀此子能興君門。行在舟車。手不釋卷。從曲阿往返。遂不知隄瀆廣狹。及行旅喧鬧。未嘗視之。時人語曰。奇才強記殷德嗣。少爲郡吏。年十九。守吳縣

丞。孫權爲王。召除郎中。御覽無此五句吳志注引後與張溫俱使蜀。至荊州虎牙遭水。衆人失色。德嗣見之無異。諸葛亮見之嘆曰。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與兄瑾書云。殷德嗣秀才。今之僑肹者也。太平御覽以上一條据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錄

異宮同爵。共位別職。與仁隆化。幽贊神明者。謂之大尉。和五教。理人倫。使風行俗平。萬國咸宣者。謂之司徒。使國無枉理。法錯刑淸。事均民聚者。謂之司空。若仁義之路開。和平之氣通。則五星順行。庶績咸熙。御覽以上一節据嚴氏全古文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三





諸子文粹續編 二

諸子文粹續編卷四

武進李寶淦纂

齊交

夫交之道。四字据御覽補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赤。句据藝文類聚補染之以藍則青。游居交友。亦人之所染也。韓起與田蘇處。而成好仁之名。甘茂事史舉。用顯齊秦之功。曹參師蓋。致淸靜之名。竇長君兄弟出於賤隸。謹恭師友。皆爲退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窮遠不阻其分。毀譽不疑其實。有貢公之於王吉。可謂推賢矣。末二句据藝文補太平御覽引譙子齊交篇題可見者僅此故錄于前

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爲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

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田橫。至千戶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客不敢哭。而不勝其哀。故作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舂不相。引挽人銜悲。孰樂喪耶。（世說新語注）

好學以崇智。故得廣業。力行而卑體。故能崇德。是以君子居謙而弘道。然後能象天地。（初學記　太平御覽）

羊有跪乳之禮。雞有識時之信。雁有庠序之儀。人取法焉。（初學記）

人之所以貴者。以其禮節也。人而無禮。其獮猴乎。雖人象而蟲質也。

夫孝百行之本。替本而求末者。未見有得之者也。如或得之。君子不貴矣。烏鳥猶有反哺之心。（初學記少二字）況人而無孝心者乎。（俱同上）

利物誘人。猶飃風之加草也。唯有直慎者。然後不回。（御覽）

石門於墓。古之道耶。答曰。古不崇墓。況損人功而爲觀乎。非古也。（封氏聞見錄）

唐虞之衣裳文法。禹稷之溝洫耕稼。人至今被之。御覽

一產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爲兄。言其先胎也。答曰。此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後也。

或曰。昔有人母有疾。使其妻爲母作粥者。妻不肯。乃以刀擊之。傷夷其面。此可以爲孝乎。曰。以刀擊妻。其親必駭。而有憂及之。何有于孝。

貪忍者難爲惠。苛煩者難爲恭。君子以禮而已矣。何事之難爲。說郛引多末句

或曰。君子處陋巷之中。奚樂也。曰。樂得其親。樂得其友。樂聖人之道也。

爲國者。不患學者之不農。患治民之不學。

以道爲天下者。猶乘安船而游廣路。安舟難成。可久處也。廣路難至。可常行也。

鸞車璝佩。求中道心。俱御覽以上据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嚴氏可均全古文摭錄

公人好人之公。私人好人之私。

念己之短。好人之長。近人也。

有財不交濟。非有財也。有位不舉能。非有位也。

相憎者能生無辜之毀。相愛者能飾無實之譽。

君子好聞過而無過。小人惡聞過而有過。郛說

傅子　　　　　　　　　　　　　　　　諸子文粹續編卷四

武進李寶淦纂

治體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審持二柄。能使殺生不妄。則其威德。與天地並矣。

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

舉賢

賢者。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

壹其聽。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爲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材。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

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道博。任人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

授職

大匠構屋。必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弃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

校工

天下之害。莫甚於女飾。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奢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爲碑。鐫石爲虎。碑虎崇僞。陳於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

檢商賈

夫商賈者。所以伸盈虛而獲天地之利。通有無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充。而積僞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尠僞。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爲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爲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恆。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於皁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於上。百事動於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典。而民不越法。及秦亂四民而廢常賤。競逐末利而棄本業。苟合壹切之風起矣。於是士

樹姦於朝。賈窮僞於市。臣挾邪以罔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乎公室。農夫伏於隴畝。而墮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下。下窮死而不知所歸。哀夫。且末流濫溢而本源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言非典義。學士不以經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適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匱。故壹野（寶淦案壹聚珍本皆作一）不如壹市。壹市不如壹朝。壹朝不如壹用。壹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眞矣。不息欲於上而欲於下之安靜。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

仁論

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尙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恥。或曰。恥者其至者乎。曰。未也。夫至者自然由仁。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愼乎所不察。寶注案羣書治要此篇篇首多壹百餘字莫不知恥以下少二百餘字

義信

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

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款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於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以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

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於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盡己之所疑。況天下乎。

禮樂

傅子曰。能以禮教與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竝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益損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室家。三曰夫婦。以別內外。

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

商君始殘禮樂。至乎始皇。遂滅其制。賊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於刑書。雖荷戟百萬。石城造天。威淩滄海。胡越不動。身死未收。姦謀內發。

而太子已死於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曾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忘之禍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衞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衞也。夫齎不訾之寶。獨宿於野。其爲危敗甚於累卵。方之於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代之。其秦之謂與。

法刑

治世之民從善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裁。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

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末儒見峻法之生叛。則去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而法

疑任字之誤刑。此法所以世輕世重而恆失其中也。寶洤案治要此篇較聚珍本多數百字

重爵祿

凡欲爲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渾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爲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及室家。父母餓於前。妻子餒於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於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棄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人主不詳察。聞怨興於內。而交離於外。薄其名必將

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門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委死溝壑。而終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

平賦役

昔先王之興役賦。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是故隨時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乃立壹定之制。以爲常典。甸都有常分。諸侯有常職焉。萬國致其貢。器用殊其物。上不與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戰國之際。弃德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內。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內造阿房之宮。繼以驪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賦過大半。傾天下之財。不足以

盈其欲。役及閭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項梁之儔。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以從之。驪山之基未閉。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顏回知其必敗。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寶洤案此篇羣書治要凡數百言聚珍本惟上不與非常之賦至制有常也數語

貴教

虎至猛也。可威而服。鹿至麤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消而用。況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伏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

中國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狄矣。失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唯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

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以智役力而無敎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惟力是恃。其不大亂幾稀耳。

戒言

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修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僞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尙焉。不尊賢尙德舉善以敎。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

正心

立德之本。莫尙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

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

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也。動而不失正。天下可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

通志

凡有血氣。苟不相順。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人者。將和衆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亾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

周昌比高祖於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爲之不

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曲制

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則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海內之物不益。萬物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以滅不益之物。逞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於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同叛。曲論之好奢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大禍耶。

安民

今之刺史。古之牧伯也。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州總其統。郡舉其綱。縣理其目。各職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比物校成。考定能否。均其勞逸。同其得失。有大不可

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授業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之職也然則令長者最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以民爲本親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寶注案羣書治要此篇凡六七百言聚珍本惟彈枉正邪至刺史之職也四句

問政

傅子曰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於人乎堯水湯旱而人無菜色猶太平也豈不美乎

問刑

傅子曰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遇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亾者也或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

乎。傅子曰。匹夫之仁。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所刑者寡。而所濟者衆。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旣不類傷人。刑輕是失其所以懲也。失其所以懲。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之漸也。猶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

信直篇

傅子曰。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或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

傅子曰。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其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稀陷乎不義矣。

矯違

傅子曰。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悅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政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

或問佞孰爲大。傅子曰。行足以服俗。辨足以惑衆。言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術。飾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爲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可大非。動不違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之。最下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便文巧辭。自利而已。顯然害善。行之不怍。若四凶。可謂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張禹。可謂次佞也。若趙高石顯。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隱爲害深。下佞形露爲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已。寳銓案此篇羣書治要凡數百言聚珍本僅十數語

假言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撿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釜鼎乎其間。爨之煮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爲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間。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寶洤案傅子文有篇目可考者止此

禮云。繼父服齊衰。傳曰。母捨己父。更嫁他人。舉己父（舉一作與）甚於兩絕天也。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焚書以後。俗儒造之。

樹上懸匏。非木實也。背上被裘。非脊毛也。此似而非。九日養親。一日餓之。豈得爲孝。飽多飢少。固非孝乎。穀馬十日。一日餓之。馬肥不損於義

無傷不可同之一日餓母也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陽愛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難曰。秋陽貪生殺生。豈不罪邪。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鸚鵡。何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伍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而況遭窮者乎。寶泟案文舉生平論議大抵類此固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傅子曰。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

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班固漢書。因父得成。遂沒不言彪。殊異馬遷也。

傅子曰。學以道達榮。不以位顯。或云。匡衡以善詩至宰相。張禹以善論作帝師。豈非儒學之榮乎。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彩謂之繡。

西國胡言。蘇合香是獸便。中國獸便而臭。忽聞西極獸便而香。則不信矣。

相者曰。三亭九候。定于一尺之面。愚智勇怯。形于一寸之目。天倉金匱。以別貧富貴賤。

光武鳳翔于南陽。燕雀作化鵷鶵。二漢之臣煥爛如三辰之附長天長平之卒磊落如秋草之中繁霜勢使然也

豈有太乙之君。坐於庶人之座。魁罡之神。存於匹婦之室。

人之學。如渴而飲河海。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

擬金人銘作口銘曰。寶洤案太平御覽句首有傅子二字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川傾山。寶洤案二句御覽作蟻孔潰河溜瀨沈山病從口入。患自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隨焉。

我欲戰而彼不欲戰者。我鼓而進之。若山崩河溢。當其衝者摧。値其鋒者破。所謂疾雷不暇掩耳。則又誰禦之。

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焉。

人之涉世。譬如奕棋。苟不盡道。誰無死地。但不幸耳。寶洤案疑作但幸不幸耳以上十六條俱意林

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說偶中耳。

荀仲豫稱禹十二爲司空。

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若河內諸縣去北山絕遠。而各調出御。上黨眞人參。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所調非所生。民以爲患。

帢先未有歧。荀文若巾觸樹成歧。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爲慶弔之服。白紗爲之。或單或裌。初婚冠送餞亦服之。

太原民發冢破棺。中有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視其冢上木生三十歲。不知此婦三十歲尚生地中也。將一朝欻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金根車。天子親耕乘之。蹋豬車。畋獵乘之。

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

遺日喪功。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用感而作。馬先生鈞。天下之巧者也。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師。城內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以漑之。先生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其功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先生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形若輪。平潛以自入。設爲女樂無象。使木人擊鼓吹簫。跳丸擲出自入。百官行署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嘗試一車輪縣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馬先生之巧。雖古般輸墨翟王爾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寶注案亦見意林文多刪割今錄此

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俱太平御覽

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文選註以上十一條遵聚珍本掇錄

是書初以羣書治要校四庫聚珍本治要多至倍蓰又篇第亦多不同一一校證注於下後見嚴氏全晉文知已先得我心而所校篇次無一不同此編係未見嚴書前所校錄蓋文從治要篇目依聚珍本其編首案語今刪因嚴書已詳無取雷同也寶銓記

袁子正書

諸子文粹續編卷五

武進李寶淦纂

禮政

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夫禮教之治。先之以仁義。示之以敬讓。使民遷善。日用而不知也。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治之要會。商韓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仁義。不知仁義爲之體。故法令行於下也。

經國

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以立蕃屏。利後嗣者也。是故國治而萬世安。秦以列國之勢。而幷天下。於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

爲匹夫。及其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之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廓地千里。自關以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魏興。以親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治。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衞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力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司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不能得。既違宗國蕃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昔武王既克殷。下車而封子弟同姓之國五十餘。然亦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至乎王赧之後。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故諸侯之治。則輔車相持。翼戴天子。以禮征伐。雖有亂君暴主。若吳楚之君者。不過恣睢其國。惡能爲天下害乎。周以千乘之賦封諸侯。今也曾無一城之田。何周室之奢

泰而今日之儉少也豈古今之道不同而今日之勢然哉未之思耳夫物莫不有弊聖人者豈能無衰能審終始之道取其長者而已矣今雖不能盡建五等猶宜封諸親戚使少有土地制朝聘會同之義以合親戚之恩講禮以明其職業黜陟以討其不然如是則國有常守兵有常強保世延祚長久而有家矣

設官

古者三公論王職六卿典事業事大者官大事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無事或職小又有貴重之官無治事之實此官虛設者也秦漢置丞相九卿之官以治萬機其後天子不能與公卿造事外之而置尙書又外之而置中書轉相重累稍執機事制百官之本公卿之職遂輕則失體矣

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法政。以安甯國家。未必封侯也。而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甯天下也。安甯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矣。

政略

夫有不急之官。則有不急之祿。國之蝆賊也。明主設官。使人當於事。人當於事。則吏少而民多。民多則歸農者衆。吏少則所奉者寡。使吏祿厚則養足。養足則無求於民。無求於民。姦軌息矣。祿足以代耕。則壹心於職。壹心於職。則政理。政理則民不擾。民不擾則不亂其農矣。養生有制。送終有度。嫁娶宴享。皆有分節。衣服食味。皆有品秩。明設其禮。而嚴其禁。如是則國無違法之民。財無無用之費矣。此富民之大略也。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非先王之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虛求。貴不可以僞得。

使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行而不本名。責義而不責功。行莫大於孝敬。義莫大於忠信。則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矣。此教之大略也。夫禮設則民貴行。分明則事不錯。民貴行則所治寡。事不錯則下靜壹。此富民致治之道也。禮重而刑輕則士勸。愛施而罰必則民服。士勸則忠信之人至。民服則犯法者寡。德全則教誠。教誠則感神。行深則著厚。著厚則流遠。尚義則同利者相覆。尚法則貴公者相刻。相刻則無親。相覆則無疏。措禮則政平。政平則民誠。設術則政險。政險則民僞。此禮義法術之情也。

論兵

夫爲政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機。一死不可復生也。故曰天下難事在於兵。今有人於此力舉重鼎。氣蓋三軍。一怒而三軍之士皆震。

世俗見若人者謂之能用兵矣然以吾觀之此亡國之兵也夫有氣者志先其謀無策而徑往怒心一奮天下若無人焉不量其力而輕天下之物偏遇可以幸勝有數者禦之則必死矣凡用兵正體不備不可以全勝故善用兵者我謂之死則民盡死我謂之生則民盡生我使之勇則民盡勇我使之怯則民盡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半非全勝者也夫用戰有四有大體者難與持久有威刑者難與爭險善柔者待之以重善任勢者禦之以堅用兵能使民堅重者則可與之赴湯火可與之避患難進不可詭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盡地而守固疑間不能入權譎不能設也堅重者備物者也備物者無偏形無偏形故其變無不之也故禮與法首尾也文與武本末也故禮正而後法明文用而後武法

厚德

恃門戶之閉以禁盜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有刑禁。有物禁。聖人者兼而用之。故民知恥而無過行也。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於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於本。故退而修德。

悅近

孔子曰。爲上不寬。吾何以觀之。苛政甚於猛虎。詩人疾掊克在位。是以聖人體德居簡。而以虛愛人。夫有德則謙。謙則能讓。虛則寬。寬則愛物。世俗以公刻爲能。以苛察爲明。以忌諱爲深。三物具則國危矣。故禮法欲其簡。禁令欲其約。事業欲其希。簡則易明。約則易從。希則有功。此聖賢之務也。

治亂

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爲尊。不敢恃其強。以法爲強。親道不親人。故天下皆親也。愛義不愛近。故萬里爲近也。天下同道。萬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國治國。以天下治天下。聖王之道也。凡有國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虛巧。故不可以不實。患在詐僞。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則國安。三者不明則國危。

刑法

夫德有次則行修。官有次則人靜。事有次則民安。農夫思其疆畔。百工思其規矩。士君子思其德行。羣臣百官思其分職。上之人思其一道。侵官無所由。離業無所至。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夫變化者。聖人之事也。非常者。上智之任也。此入於權道。非賢者之所窺也。才智至明而好爲

異事者亂之端也是以聖人甚惡奇功。

法立令行。則民不犯法。法不立令不行。則民多觸死。故曰。能殺而後能生。能斷而後仁立。

夫天之不可逆者。時也。君之不可逆者。法也。使四時而可逆。則非天也。法令而可違。則非君也。今有十人彍弩於百萬之衆。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殺百萬人可知也。然一軍皆震者。以爲惟無向則已。所中必死也。明君正其禮。明其法。嚴其刑。持滿不發。以牧萬民。犯禮者死。逆法者誅。賞無不信。刑無不必。則暴亂之人。莫敢試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以懼萬人。有罪必誅一刑。可以禁天下。是以明君重法愼令。俱羣書治要

歲比不登。惟得賣棗栗瓜梨。凡不給之物。若干蔗之屬。皆可權禁。

語曰。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夫盛衰更代。豐荒相半。天之常道也。

滑釐曰。今當凶年。有欲與子隨侯之珠者。又有欲與子一鍾之粟者。子將何擇。釐曰。吾取粟。可以救窮。

堯避舜於濟陰。今定陶有堯冢。信乎。

袁子曰。吾嘗與陳子息於鄴東門之外。見一老父方坐而食。其子授之蒜。食必有餘。欲棄則惜。欲持去則暑。遂盡食。於是火辛螫其腸胃。兩目盡赤。陳子笑之。吾謂曰。子之家中牛羊數千。而不敢食。天暑有暍死者。而後食之。病子之軀。亦猶是也。

山梁氏泥於西屠而染其齒。

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違也。有難李君之言者。則鄉黨非之。李君與人

同輿載。則名聞天下。（俱太平御覽）

或云。少府揚阜豈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馬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方丈之食。不過一飽。綈袍之繡。不過一煖。（御覽）

魏家置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亂之柄。制在一人之手。權重而人才難得。居此職稱此才者。未有一也。（書鈔御覽以上十條從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掇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五

諸子文粹續編卷五

武進李寶淦纂

成敗志

水性雖能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能智。不教則不達。學猶植也。不學將落。

密者天地之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密則寒暑不能以成歲棟宇不密。則九層不可以庇身。俱林意

諸子文粹續編卷五

古今通論

武進李寶淦纂

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中有和羹鄉。御覽作和美方三千里。五嶽之域。御覽作城帝王之宅。聖人所生也。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字者取其孳乳相生。於竹帛謂之書。意林

夫地者厚三萬里。凡八極之廣。東西二十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十三萬一千五百里。唐開元占經

夏曰世室。世世祭祀之也。殷曰重屋。重屋重夏爲屋四霤。周曰宗廟。尊其生存之貌。示不死之故。致之於更。

太山上爲天門。値戶。戶爲明堂。聖帝受天之宮也。王者卽位三十年。功

成治定。則告成于天。登封太山。刻石紀號。俱太平御覽以上從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五

化清經

諸子文粹續編卷五

武進李寶淦纂

濁者不信淵之淸。而甘濯其濁矣。

動則虎發。靜如鱗潛。若彼赫赫。若此洋洋。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言者口默。將文者且朴。（意林）

貨者化也。變化反易之物。故字有化也。（陳彭年廣韻注）

水戰之鴨。何必白纓。盈俎之雞。何必長鳴。（太平御覽）

望視之兔。白蹄之豕。短喙之犬。修頭之馬。斯禽獸也。猶形乎勢觀。況君子之貌。獨無表告者哉。（初學記 寶淦案此條與太元經語相類）

經云。寶者衆之所利也。苟利其利。害必存焉。（太平御覽）

伏龍非我馬。白日非我燭。藏之默默。保此小朴。（同上）

鏡能明人好醜。而不能好醜乎人。北堂書鈔以上六條据玉函山房輯佚書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五

諸子文粹續編卷五

武進李寶淦纂

夏侯子新論

紂亂太熟爛矣。武王乃往伐之。

爪生於肉。去爪而肉不知。

髮生於皮。去髮而皮不知。

一舟之覆。無一毫不溼。一馬之走。無一毛不動。故大同萬物不一也。

魯人有善相馬者。與余俱遊。夜方寐。聞馬有行者。魯人驚曰。七百里也。

吾恐此暗中耳。

一蝗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俱太平御覽以上據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掇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五

諸子文粹續編 卷五

諸子文粹續編卷五

武進李寶淦纂

太元經

馬氏國翰曰梁元帝金樓子云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楊泉又有太元經或曰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但有太元經何處復有太元經此皆不學之過矣今佚馬總意林止載六節攷太平御覽亦有引太元經而不見子雲書中者皆此書之佚文也

怒如烈風。喜如溫春。

鸞雛鳳子。養牲高峙。隱耀深林。不食滓穢。

內淸外濁。弊衣裹玉。

十里九坎。牛馬低昂。

天氣左轉。星辰右行。陰陽運度。報返相迎。

強梁者亡。掘強者折。大健者跋。大利者缺。

激氣成風。湧氣成雨。濁霧成雪。淸露成霜。俱意林

紫霓圍日。其疾不割。

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

鸑鳳不遷甘於竹實。騶虞不移於生物。

醜婦以明鏡爲害。無所逃其陋。

雌雞鳴晨。雄雞宛頭。隨後墮井。河伯徐州。

素纓之鴨。翰音之雞。望視之兔。白蹄之豕。短喙之狗。修頸之馬。君子之貌。何獨異耶。俱太平御覽以上俱據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援錄

物理論　　諸子文粹續編卷五

武進李寶泩纂

欲定天下而任小人者。猶欲捕麏鹿而彰兔罝。不可得也。

忿飆焚衣其損多矣。忿爨之熱推甑而棄之損益多。太平御覽引作忿爨之未熱覆甑而棄之所害亦多矣案意林語多割裂御覽引義似長

語曰。上不正。下參差。古者所以不欺其民也。割剝富強以養貧弱。無異餓耕牛乘馬而飽吠犬。棄干將而礪鉛刃也。

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篇則有朝廷之儀。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

天地成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刑。救嬰孩之疾。而不忍鍼艾。更加他物以至死也。今除肉刑。危者更衆。何異服他藥也。肉刑

雖斬其足。猶能生育也。

張倉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千人也。名肉刑者。猶鳥獸登俎而作肉。

漢太宗除肉刑。匹夫之仁也。非天下之仁也。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人。故曰匹夫。寶泫案傳子之言同

今有弱子當陷大辟。問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蛇螫在手。壯夫斷其腕。謂其雖斷不死也。

曹羲曰。縶馴駒以縿絆。御悍馬以腐索。今制民以輕刑。亦如此也。

但知管子借耳于天下。不知堯借人心。而後用其耳目。

昔趙燕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廷尉延壽奏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子還母。尸三男于市。

塞一螘孔而河決息。施一車轄而覆乘止。立法令者。亦宜舉要。林意

諸子文粹續編卷五

武進李寶洤纂

志林新書

東海之魚墜一鱗。崑崙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之也。太平御覽

孫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大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捨書。

賀齊性奢侈。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干櫓戈矛。鈀爪叉棍。弓弩矢箭。咸取上材。

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方對碁。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戈已爛朽。遽歸鄉里。已非矣。馬國翰曰與任昉述異記所載同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止。

王瑷自言。我嗜酒肉。好書善畫。人有美酒珍食精紙。何所不可。

王瑷遇鬼物。言我見蔡邕作仙人。飛去飛來。甚快樂也。

李子長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蘆葦爲牢。當罪木囚不動。或寃木囚乃奮。

鍾繇問蔡邕筆法于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推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盜其墓。遂得其法。

洞庭湖神。過客祈禱必驗。分風送船。（俱說郛）

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三國志裴注）

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也。（初學記　北堂書鈔　太平御覽）

韋昭曰。屏翳雷師。喜云雨師。（文選注）

齊斧之齊當爲齋。側皆切。凡師出必齋戒入廟受斧。故云齋也。文選注無當作齋三字御覽無側皆切三字互校補

先代不識犧樽。但云沙畫之。飾以翠羽。至魏明帝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自爾乃知其形矣。

景公爲長府。有風猶作不已。晏子歌曰。禾有穗兮不得穫。秋風至兮盡零落。歌終而流涕。景公止之。

南方有鱷魚。喙長八尺。秋時最甚。人有舟邊者。魚或出頭食人。故人持戈於船側而禦之。

宋祭酒云。可以行禦者爲械。謂鎧甲兜鍪也。俱太平御覽 以上據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掇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五

武進李寶淦纂

梅子新論

伊尹。呂望。傅說。箕子。夷齊。柳惠。顏淵。莊周。阮籍。易地而居。能行所不能行也。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智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唯阮先生乎。意林

梅子曰。宏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爲律管。河內葭莩以爲灰。可以候氣。取灰實管端。置之深宮。覆以緹幕。勿令見風日。節至則灰飛管通矣。

梅子曰。王莽畏漢高神靈。乃令虎賁拔劍。四面斫高廟。以桃湯赤鞭灑屋。俱太平御覽以上從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五

干子 馬國、翰曰洪邁容齋隨筆載馬總意林引用子書之目有干子今意林中亦缺

諸子文粹續編卷五

武進李寶洤纂

陰陽自然變化論

稻成蛬。麥成蛺蝶。荆楚歲時記太平御覽陸佃埤雅

矖龍之眸。見百里纖芥。埤雅

龍能變水。人能變火。

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

蟾蜍擲糞。自其口出。

睢鳩不再匹。

鷺目成而受胎。鸛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交枝。

蜂無王而盡死。

螣蛇聽而有孕。白鷺視而有胎。

蝙蝠夜値庚申乃伏。

鴇之爲猿。蛇之爲鼈。並同上 以上從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錄

顧子義訓

武進李寶洤纂

或人有玉杯以示顧子。顧子曰。子之玉杯。恐不但以槃酢漿。北堂書鈔

或曰夫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聖人之陳迹耳。子何好焉。子曰。上紀五帝之盛。下述百王之義。粲粲如列宿。落落如連珠。雖復退居窮處。簞食瓢飲。未始失其樂矣。予可得無好乎。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或問人之寺門有鼓何爲。顧子曰。夏禹縣鼓於門以納諫者。此遺風也。書鈔

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是以賢人君子。上不敢危君。下不敢危身。三諫不從則去矣。初學記

登高使人意遐。臨深使人志清。文選注

顧夷子與子華遊於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德。池爲一焉。（一無此句）沐澤羣生。流澤（一作深流）萬世。是仁也。（一無是字下同）揚清激濁。蕩滌塵穢。（一作蕩去滓穢）是義也。柔而難犯。（一無此句）弱而難勝。是勇也。導江疏河。變（一作惡）盈流謙。是智也。顧子曰。我得汝於池上矣。（御覽兩引互校）

假天下之目以視。則四海豪末可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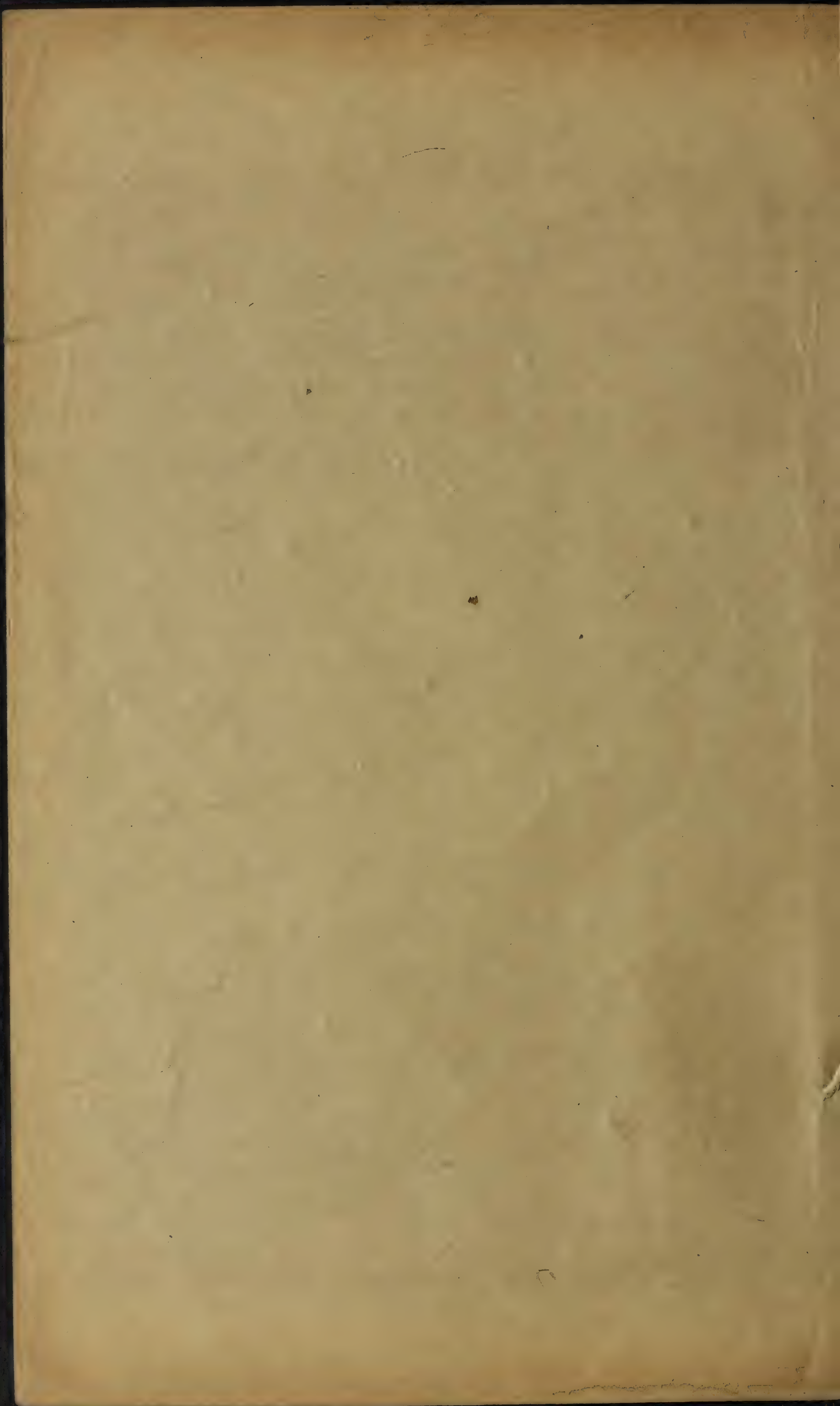
昔梁邱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竹帛。梁邱之佞。于今不絕。亦惟公平正直者。聖之所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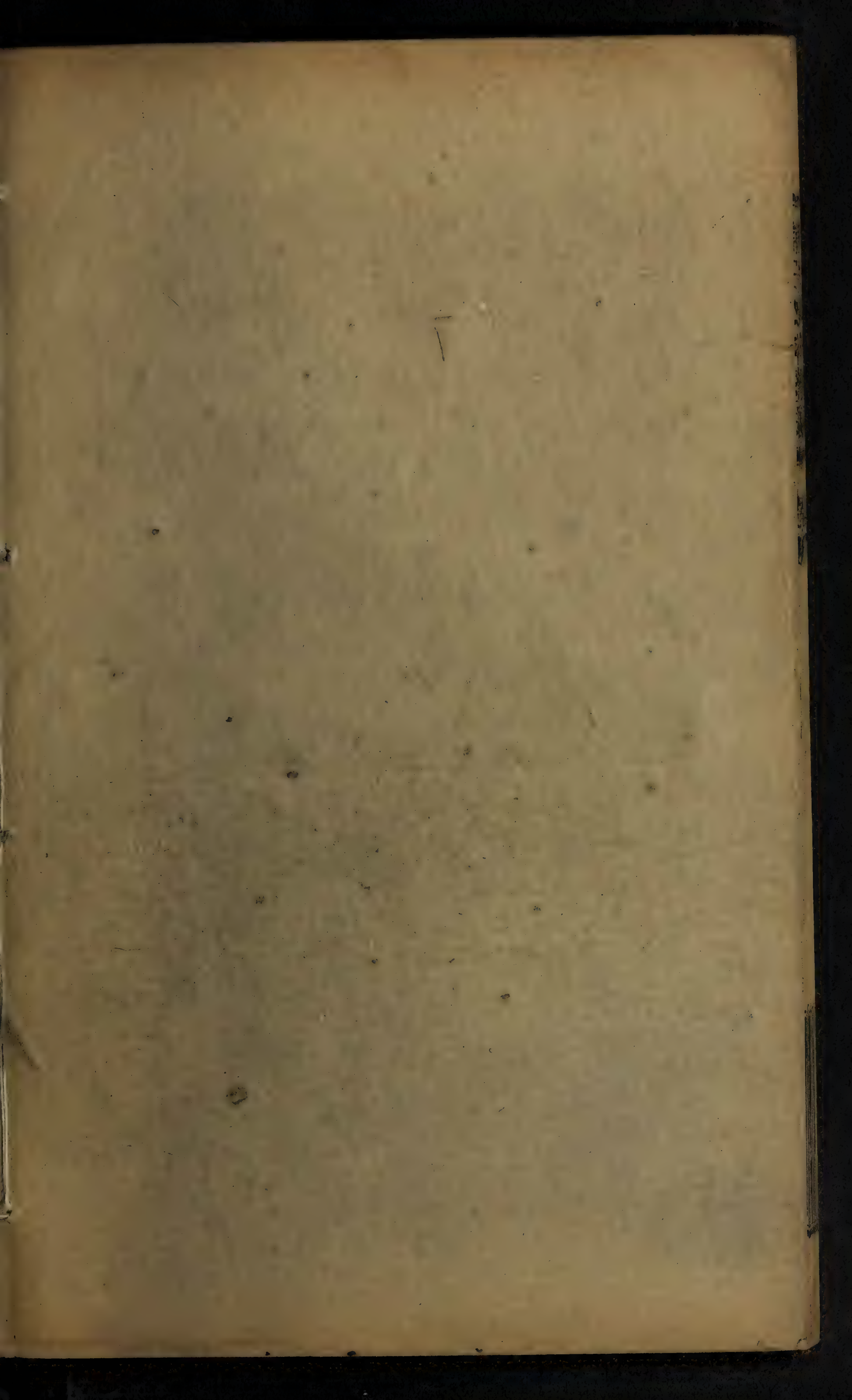
夫哀樂喜怒愛憎欲懼。人之情也。當其哀也。則欲哭泣擗踊。遇其喜也。則欲荒淫流湎。遇其樂也。則欲歡笑鼓舞。荒淫則傷義。鼓舞則虧風。

子謂子華曰。爾有四樂。頗知之乎。子華曰。未之知也。子曰。二親具存。是爾一樂。兄弟無故。是爾二樂。夫和妻柔。是爾三樂。披褐懷玉。是爾四樂。

子華曰。華乃有五。遇千載之會而登夫子之堂則華之五樂也
人有善於射。而高於顧子。顧子曰。子之射雖百中。猶不若我之一彈。或
曰。何以爲然。顧子曰。子之所射。老貍之皮耳我之所彈。彈狐之心。
非其道。壺漿不可受。是其道。雖天下不可讓。
昔宋人臨萬仞之淵。釣數寸之鱗。魚將食鈎。不知膝之自進。有頃墮而
死。利能誘也。俱御覽以上俱從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五





諸子文粹續編

三

申子

武進李寶洤纂

大體

明君如身。臣如手。君如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爲人臣者。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爲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跡。示天下無爲。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搖。靜者安。

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爲治主。君知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爲百當者。人臣之事。非君人之道也。

群書治要

三寸之篋運而天下定。方寸之基正而天下治。

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里有賢人是比肩。意林

晁錯新書 寶淦案史漢鼂不應作晁意林作鼂御覽引或作晁或作朝字皆通

諸子文粹續編卷六

武進李寶淦纂

高皇帝不用同姓爲親。故能以誅暴亂。令之所加莫不從。兵之所誅莫不服。

呂后專制。社稷不傾若髮。漢書云如帶。公羊云如綫。漢書云十字疑是小注

善爲政者。士實於朝野。牛馬實於陸。鳥獸實於林。上及飛鳥。下及蟲魚。載之如地。包之如海。陛下之德。東西盡冠蓋之民。南北極寒暑之和。匈奴不得當一縣。

號令不時。命曰傷天。焚林斬木不時。命曰傷地。斷獄立刑不當。命曰傷人。並意林

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文選注

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朞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坻。舜往朞年。而漁者讓坻。東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朞年。而器以牢。御覽引朝子

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積。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出。受取不已。三亡也。御覽以上三條据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掇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六

政論

寶淦案。意林作正論

武進李寶淦纂

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逸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且守文之君。繼陵遲之緒。譬諸承弊車矣。當求巧工。使輯治之。折則接之。緩則鍥之。補琢換易。可復爲新。新新不已。用之無窮。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捌裂。亦無可奈何矣。

夫涫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徼名。恥鄉原之譽。比周之黨。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別異量之士。而適足受譖潤之愬。前君既失之於

古後君又蹈之於今是以命世之士常抑於當時而見思於後世以往揆來亦何容易向使賢不肖相去如太山之與螘垤策謀得失相覺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能察焉

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眩曜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務無須臾不存於心猶急水之下歸下川之赴壑不厚爲之制度則皆侯服王食僭至尊踰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閑民欲崇隄防以禦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亂隄防墮而水泛溢頃者法度頗不稽古而舊號漏網呑舟故庸夫設藻捝之飾匹豎享方丈之饌下僭其上尊卑無別禮壞而莫救法墮而不恆斯蓋有識之士所爲於邑而增歎者也

夫善堙川者必杜其源善防姦者必絕其萌昔子產相鄭殊尊卑異章

服。而國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小藩之陪臣。在修之與不耳。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面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闕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纔給之。又云。逋直請十與三。此逋直豈物主之罪耶。不自咎責。反復滅（寶佺案疑滅字）之。寃抑酷痛。足感和氣。既爾復平弊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故謁者冠。賣之則莫取。服之則不可。其餘雜物。略皆此輩。是以百姓創艾。咸以官爲忌諱。遯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則用不周於事。故曰上爲下效。然後謂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將何以防之。罰則不恕。不罰則不治。是以風移於詐。俗易於欺。獄訟繁多。民好殘僞。爲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於典藏之

吏。不明爲國之體。苟割脛以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顚仆也。禮譏聚歛之臣。詩曰。貪人敗類。蓋傷之也。

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於武備。財用優饒。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射。蔡大僕之弩。及龍亭九年之劍。至今擅名天下。頃主者既不敕愼。而詔書又誤進入之賓。貪饕之吏。競約其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枲被弓弩。米粥雜漆。燒鎧鐵焠醯中。令脆易冶。孔又褊小。刀牟悉鈍。故邊民敢鬬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鎧弩之利也。鎧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兵鈍甲耎。不可依怙。雖孟賁卞莊。由有猶豫。推此論之。以小況大。使三軍器械。皆可依阻。則膽強勢盛。各有赴敵不旋之慮。若皆弊敗。不足任用。亦競奮皆不避水火

矣。三軍皆奮。則何敵不克。誠宜復申明巧工舊令。除進入之課。復故財用。雖頗爲吏工所中。尙勝於自中也。苟以牢利任用爲故。無問其他。月令曰。物刻工名。以覆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今雖刻名之。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贖。主者輕翫。無所懲畏。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輒行之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愼其業矣。

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以臨其民。國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罷侯置縣。於是君臣始有不親之釁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視事。至十餘年。居位或長子孫。永久則相習。上下無所竄情。加以心堅意專。安官樂職。圖慮久長。而無苟且之政。吏民供奉。亦竭忠盡節。而無一切之計。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樂。苟有康樂之心充

於中。則和氣應於外。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自頃以來。政教稍改。重刑闕於大臣。而密罔刻於下職。鼎輔不思在寬之德。牧守逐之。各競擿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詆。以中傷貞良。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不肯媚竈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敬無廢於府。州郡側目。以爲負折。乃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誣覆閫門。攝捕妻子。人情恥令妻子就逮。則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產之臣。然西門豹治鄴一年。民欲殺之。子產相鄭。初亦見詛。三載之後。德化乃洽。今長吏下車百日。無他異觀。則州郡睥睨。待以惡意。滿歲寂寞。便見驅逐。正使豹產復在。方見怨詛。應時奔馳。何緣得成易歌之勛。垂不朽之名者哉。猶馮唐評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漢世所謂良吏。黃侯召父之治郡。視事皆且十年。然後功業乃著。且以仲尼之聖。由曰三年有成。況凡庸之士。而責以造次之効

哉。故夫卒成之政。必有橫暴酷烈之失。而世俗歸稱謂之辨治。故絀已復進。弃已復用。橫遷超取。不由次第。是以殘猛之人。遂奮其毒。仁賢之士。劫俗爲虐。本操雖異。驅出一揆。故朝廷不獲溫良之用。兆民不蒙寬惠之德。則百姓之命。委於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歸于上。夫民善之則蓄。惡之則讎。讎滿天下。可不懼哉。

昔在暴秦。反道違聖。厚自封寵。而虜遇臣下。漢興因循。未改其制。夫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請舉一隅。以率其餘。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長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芻膏肉五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餘財足給馬。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升酒之費乎。況復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則違定省。不致妻子。則繼嗣絕。迎之不足相贍。自非

夷齊孰能餓死於是則有賣官鬻獄盜賊主守之奸生矣孝宣皇帝悼其如此乃詔曰吏不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奉之薄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俸百石以下什五然尙儉隘又不上逮古賦祿雖不可悉遵宜少增益以賙其匱使足代耕自供以絕其內顧念姦之心然後重其受取之罰則吏內足於財外憚嚴刑人懷羔羊之潔民無侵枉之性矣

大赦之造乃聖王受命而興討亂除殘誅其鯨鯢赦其臣民漸染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鄰國遂赦之以誘還其逋逃之民漢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一赦命子皆老於草野窮困懲艾比之于死頃間以來歲且一赦百姓忸忕輕爲姦非每迫春節徼倖之會犯惡尤

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喑啞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爲常俗初期望之過期不至亡命積蓄羣輩屯聚爲朝廷憂如是則刼不得不赦赦以趣姦姦以趣赦轉相驅蹴兩不得息雖日赦之亂甫繁耳由坐飲多發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歸亦無終矣又踐祚改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令曰蕩滌舊惡將與士大夫更始是褒己薄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昔莞子有云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砭石及匡衡吳漢將相之雋皆建言不當數赦今如欲遵先王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以上乃時壹赦（羣書治要）

圖王不成弊猶足霸圖霸不成弊將如何

昔人有慕讓財之名推田業與弟俄而貧乏反以威力就弟強貸此不

當也。

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士同類翕集而蛾附。計士嚬蹴而脅從。黨成于下。君孤于上。

馬不素養難以追遠。士不素簡難以趨急。

葉公之好攘羊雖可發姦君子不貴也。

無賞罰之君。而欲世治。猶不著梳櫛而求髮治。不可得也。

術家云。冬榮者春必殺。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意林

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文選注

師曠曰。人骨法猶木有曲直。曲者爲楡。直者爲檀。檀宜作輻。楡宜作轂。

小民髮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畏。從來民不疑當作必可輕。

理世不得眞賢。猶治病無眞藥。當用人參。當得蘆菔根。俱太平御覽以上三條從嚴氏可均古文掇錄

政論

寶泩案治要題爲劉廙別傳而目錄作政論嚴氏可均曰據裴松之所引別傳似與政論各爲一書則目錄作政論者是也

武進李寶泩纂

備政

夫爲政者。莫善於淸其吏也。故選託於由夷。而又威之以篤罰。欲其貪之必懲。令之必從也。而姦益多。巧彌大。何也。知淸之爲淸。而不知所以淸之故。免而無恥也。日欲其淸。而薄其祿。祿薄所以不得成其淸。夫飢寒切於肌膚。固人情之所難也。其甚又將使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矣。貧則仁義之事狹。而怨望之心篤。從政者捐私門而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光室族。祿不足以代其身。骨肉飢寒。離怨於內。朋友離叛。衰（疑弃字）捐於外。虧仁孝。損名譽。能守之而不易者。萬無一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將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門之不登也。疑其

名必將忘其實。因而下之。不移之士。雖苦身於內。冒謗於外。捐私門之患。畢死力於國。然猶未獲見信之吏。不免黜放之罪。故守清者死於溝壑。而猶有遺謗於世也。爲之至難。其罰至重。誰能爲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於終也。違清而又懼卒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爲昭昭之行。而咸思闇昧之利。姦巧機於內。而虛名逸於外。人主貴其虛名。而不知賤其所以爲名也。虛名彰于世。姦實隱于身。人主眩其虛。必有以闇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惡貪而罰于由夷。好清而賞於盜跖也。名實相違。好惡相錯。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祿之故也。不知重其祿。非徒失于清也。又將使清分於私。而知周於欺。推此一失。以至于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亂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

事繁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廢則有者不爲用矣。其餘放欺。無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二而載之耳。故明君必須良佐而後致治。非良佐能獨治也。必須善法有以用之。夫君猶醫也。臣猶鍼也。法陰陽補瀉也。鍼非人不入。人非鍼不徹於病。二者既備。而不知陰陽補瀉。則無益於疾也。又況遂失之哉。今用鍼而不存於善術。使所鍼必死。夫然也。欲其疾之療亦遠矣。良醫急於速療。而不恃鍼入之無恙也。明君急於治平。而不恃亡失之不便亡也。

審愛

爲人君者。莫不利小人以廣其視聽。謂視聽之可以益於己也。今彼有惡而己不見。無善而己愛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也。己不能割情於所愛。慮不能覩其得失之機。彼亦能見己成敗於所闇。

割私情以事其上哉。其勢適足以厚姦人之資。此朋黨者之所以日固。獨善之所以孤棄也。故視聽日多。而闇蔽日甚。豈不詭哉。

疑賢

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衆人也。忠於君者。豈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於心而常先（疑失字）之於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以定之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違於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於人。此爲忠者福無幾。而禍不測於身也。得於君不過斯須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患。（寶泩案二字疑倒）苟賞名而實窮於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寶泩案疑逐）智者慮而不爲。爲忠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爲不忠矣。爲君者。以一人而獨慮於衆姦之上。雖

至明而猶困於見聞。又況庸君之能覩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而私名之可以得於人。得於人可以重於君也。故篤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者抑而割之。是以眞實之人黜於國。阿欲之人盈於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雖成（恐戒字）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威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

下視

夫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衆之上也。燈燭至微至小。而無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聖人能覩往知來。不下堂而知四方。蕭牆之表。有所不喩焉。誠無所以知之也。夫有所以知之。無遠而不覩。無所以知之。雖近不如童昏

之履之也。人豈喻於日月。而皆賢於聖哉。故高於人之上者。必有以應於人。其察之也視下。視下者見之詳矣。人君誠能知所不知。不遺燈燭童昏之見。故無不可知而無不知也。何幽冥之不盡。況人情之足蔽哉。

羣書治要

諸子文粹續編卷六

阮子正論 寶洤案意林作阮子嚴氏可均輯全古文引他書皆作正論實一書也

武進李寶洤纂

裁國無利器。猶以鉛刀而望其巧。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世多善弩。而拙于弓。弓無法準。故任巧由意。弩有法準。故易爲善。夫交游者。儔黨結于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朝有兩端之議。家有不協之論。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穆之道。長爭訟之源。俱嚴氏引御覽輯

漁人張網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於天下。以制強梁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隄水。江河不能犯。防而可犯。則江河成災。法而可干。則百姓成害。不樹者死無棺。不蠶者身無帛。不績者凶無縗。君子暇豫則思義。小人暇豫則思邪。寶洤案嚴氏引御覽江河不能犯以下闕此據意林

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土而翔。

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誅。害在詞主。慎念林

雖金玉滿堂。明寶滿室。飢不爲飽。非國之用。御覽

世要論

羣書治要作政要論　隋志作世要論

武進李寶洤纂

爲君難

夫日月光照于晝夜。風雨動潤于萬物。陰陽代㠯生殺。四時迭㠯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爲之也。是以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燾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於澤者。天以爲負。員首之民。有不霑濡于惠者。君以爲恥。是以在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之小心。闡化立教。必以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政則動萬物。慮之于心。思之于內。布之于天下。正身于廟堂之上。而化應于千里之外。雖黈纊塞耳。隱屏而居。照幽達情。燭于宇宙。動作周旋。無事不慮。服一綵則念女功之勞。御一穀則恤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刑之不中。進一

士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釐之善。必有所勸。罰纖芥之惡。必有所沮。使化若春風。澤如時雨。消凋汙之人。移薄僞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于上古之樸。至德加于天下。惠厚施于百姓。故民仰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故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佁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讒乎。臣有因賞以償恩。因罰以作威。可不慮之以奸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除。謀事託公而實俠（通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僞乎。臣有和同以取諸。苟合以求進。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主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

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騃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爲上。離謗以爲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衆意。執法而違私志。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曲己以求合。不耦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貞乎。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介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也。接下之理。御臣之道。豈徒七恕九慮而已哉。寶洤案此篇羣書治要多脫字今從嚴氏可均全古文校補

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爲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寶洤案杖同仗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

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下有脫文）未之有也。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後之國土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後之有也。而禹獨以安。幽厲獨以危。斯不易天地。異人民。欲與不欲也。（寶銓案此篇治要連屬臣不易篇後嚴氏可均曰審觀之別是一篇篇名當是治本）

節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爲欲。物見于外。情動于中。物之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以尋難窮之物。雖有聖賢之姿。鮮不衰敗。故脩身治國之要。莫大于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于儉約。其失之也。

莫不由于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非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羣生遂。仁義興而四海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夫閉情無欲者。上也。咈心消除者。次之。昔帝舜藏黃金于嶄巖之山。抵珠玉于深淵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于是疏遠儀狄。絕上旨酒。此能閉情于無欲者也。楚文王悅婦人而廢朝政。好獠獵而忘歸。于是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共王破陳而得夏姬。其豔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諫。壞後垣而出之。此能咈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抑除之。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聖。楚文用朝鄰國。恭王終謚爲恭也。

辨能

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貴尙譎詐。務行苛剋。廢禮義之教。任刑名之數。不師古始。敗俗傷化。此則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守法持術。有可取焉。逮至漢興。有甯成郅都之輩。放商韓之治。專以殺伐殘暴爲能。順人主之意。希旨而行。要時取利。敢行禍敗。此又商韓之罪人也。然其抑豪強。撫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尙有可取焉。至于晚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趣人間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辨。但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復是申韓甯郅之罪人也。而俗猶共言其能。執政者選用不廢者。何也。爲貴勢之所持。人間之士所稱。聽聲用名者衆。察實審能者寡。故使能否之分不定也。夫定令長之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也。然

刺史之徒。未必能攷論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聽浮游之譽。或受其戚黨貴勢之託。其整頓傳舍。待望迎賓。聽其請謁。供其私求。則行道之人。言其能也。治政以威嚴爲先。行事務邀時取辨。悕望上官之指。敬順監司之教。期會之命。無（有脫文）降身以接士之來。違法以供其求欲。人間之事無不循。言談之說無不用。則寄寓游行幅巾之士。言其能也。有此三者爲之談。聽聲譽者之所以可惑。能否之所以不定也。（實詮）

（案此篇治要多遺脫今從嚴氏可均全古文本校補）

決壅

夫人君爲左右所壅制。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無聞。積無聞見。必致亂正。故國有壅臣。禍速近鄰。人臣之欲壅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于壅也。壅則擅寵于身。威權獨于己。此人臣日夜所禱祝而求也。人臣之

壅其君。微妙工巧見壅之時不知也。率至亡敗然後悔焉。爲人君之務。在于決壅。決壅之務。在于進下。進下之道。在於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若此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壅不得也。人主之好惡不可見于外也。所好惡見于外。則臣妾乘其所好惡。以行壅制焉。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爲下餌。

銘誄

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常侍黃門賓客假其氣勢。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蒞。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爲臣無忠誠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罔上。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勳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遠追豹產。近踰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人相踵。稱以爲義。外若

讚善內爲己發上下相效競以爲榮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以爵祿榮死以誄謚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善惡無章得失無效豈不誤哉

序作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爲法式當時可行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篇論俶儻之人爲不朽耳夫奮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譽于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效名作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尙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

夫小辨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俱羣書治要

責公者易。雖一賢少謬。執難者衆。雖九舜猶亂。初學記

夫賢愚之異。使若葵之與莧。何得不知。其然若其莠之似禾。類是而非是。類賢而非賢。長短經

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欲更之。無如之何。言物動而釁已彰。形行而迹已著。太平御覽

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錢。錢積如屋。封塗漆書。御覽以上四條從嚴氏可均全古文輟錄

士緯新書

武進李寶洤纂

孔文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

絲俱生於蠶。銅等出於石。作繒則賤。作錦則貴。鑄鈴則小。鑄鐘則大。

經漸車之水。歷繞輪之沙。趾跡高下不可論。

凡水溫則成湯。寒則成冰。冰湯異性。而水性猶同。蠶能投練。匪湯不綿。

人性推移。蓋此比也。

琴瑟張而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縠生。

若使南海無探珠之民。崑山無破玉之工。則明珠不御於椒室。美玉不佩於桂宮。俱林意

聖人高不可及。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此

所稟於天也。所稟於四時也。所稟於元氣也。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末二句据初學記引補

神州何以獨生聖人。聖人曾不產於絕域乎。推此論之。明神州者。處乾坤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爽塏。源流淸暢。其生民也。長短應數。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理調良。

平議之士。若季札趙武。逮于林宗。皆可盡爲則也。其洩冶伯宗。及末世史雲子將之屬。皆美而未善也。聖人考功黜陟。猶以三載。而子將月旦之處。史雲睚眦廢人。其觀進者或飾虛。其怠沮者皆離叛。識誠可謂妙矣。然非洙泗之風。三子之宏化。

汝南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潁川李元禮。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二士。有議而未決。陳留蔡伯喈云。仲舉強於犯上。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爲難。接下爲易。仲舉爲先。元禮後矣。天下於是爲定。愚思竊

以伯喈未必可從也。夫皐陶戒舜。犯上之徵也。舜治百揆。接下之效也。故陳平謂王陵言面折廷爭。我不如公。至安劉氏。公不如我。而犯上爲優。是王陵當高於良平。朱雲殊乎吳鄧矣。陸恭仲答曰。陳李二君。德齊於行。才等於身。無長短之差。時人或其先後。

蓋藏於寬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於陵野。則恐民人耕稼及之。厚槨大棺。人所爲用。下一寡材木。人率多發掘。以繕其居。千頃萬壙。無不毀者。其惟瓦棺薄葬。歛以時服。依于高位。徹于深穽。庶乎可以不辱耳。

馬援憑几而見梁竇于弟。文舉坐榻而受徐文高。俱御覽以上据嚴氏可均全古文掇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六

三略

武進李寶泩纂

夫主將之法。務在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者也。亡國破家。失人者也。是以明君賢臣。屈己而中人。

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昔者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兵爲天下雄。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振。賢者所適。其前無敵。

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者國之命。將能制勝。國家安定。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將專己則下歸咎。將自臧則下少功。將受讒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姦不禁。將內顧則士卒慕。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軍乖背。有四則禍及國。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

姦雄相稱。鄣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聽。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遁。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

賢者之政。降人以禮。聖人之政。降人以心。禮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禮以禮。降心以心。

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多。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到矣。一令逆者。則百令失。一惡施者。則百惡結。故令施於順民。惡加於凶人。則令行而不怨。羣下附親矣。

聖王之用兵也。非好樂之。將以誅暴討亂。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熒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之必也。所以必優游恬淡者何。重傷人物。是天道也。夫人之有道者。若魚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人者。畏懼而不敢失道。

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進賢者德流子孫。妬賢者名不全。故君子急於求賢。而美名章矣。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民乃慕澤。去一利

萬。政乃不亂。群書治要

諸子文粹續編卷七

闕子（馬國翰曰漢志縱橫十二家有闕子一篇隋志云梁有補闕子十卷文選注太平御覽或引作闕子誤也）諸子文粹續編卷七

武進李寶淦纂

宋景公使弓工爲弓。九年乃成。來見公。曰。爲之亦遲矣。工人對曰。臣不得復見君矣。公曰。何也。曰。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虎圈之臺。東面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選注作益）勁。猶飲羽於石梁。夫盡精於一弓。而身爲夭死。況治天下。奈何其獨也。（水經注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並引從文多者補正下倣此）

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藝文類聚文選注御覽誤作闞子）

西施自窺於井。不恃其美。猶須才德。況中庸而拒諫。嫫母自窺於井。以爲媚於西施。桀紂自窺於世。以爲賢於堯舜。

任公子冬羅鯉於山阿。衆人皆以爲惑。既而鷁鶚擊黃雀。觸公子羅者千萬數。（俱太平御覽）

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黃金之鈎。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其持竿處位是即然。其得魚不幾矣。故曰。釣之務不在芳餌。事之急不在辯言。（初學記　御覽）

義渠之人。烹鼃鼈不熟。臊穢腥臭。中國之人。雖飢餓三日不啟口。至死不食也。吳章莊告受而和之。病人食之爲之輕體。萬乘飲之爲之解怒。故鼃鼈至腥臊不可加。然而病者爲之輕體。萬乘爲之解怒者。何也。吳

章莊告之調存也御覽寶洤案以上從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七

諸子文粹續編卷七

武進李寶詮纂

范子（唐書藝文志作范子計然意林無計然二字）

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為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而知著。其形浩浩。其志汎汎。（容齋續筆作沉沉）不肯自顯諸侯。陰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夫。嘗南遊越。（四字據史記集解補）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烏喙。不可與同利也。（意林）范蠡知其賢人。卑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室。乃刑白鵅而盟焉。（太平御覽）

掩目別白黑。雖時時一中。猶不知天道。論陰陽。有時誤中耳。

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於一物也。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俱意林）

堯舜禹湯。皆有預見之明。雖有凶年而民不窮。王曰。吾以丹書帛。致之枕中。以爲國寶。御覽

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是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藝文類聚御覽

東方多麥。南方多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豆。平而陰者多五穀。初學記寶注案引上有五穀者三句蓋節删中間

天者陽也。規也。地者陰也。矩也。

度如環。無有端。周迴如循環。未始有極。俱文選注

日者火精也。火者外景。主晝。居晝而爲明。處照而有光。初學記御覽

月水精內景。御覽

日者寸也。月者尺也。尺者。紀度而成數也。寸者。制萬物陰陽之短長也。

月行疾。二十九日三十日間。一與日合。取日之度。以爲月節。

風爲天氣。雨爲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

德取象于春夏。刑取象于秋冬。

周髀曰。冬至三光微。夏至三光盛。（御覽）

古者庶人老耄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曰布衣。今富者綺繡羅紈。素綈冰錦也。（初學記）

請問九田隨世盛衰。有水旱貴賤。願聞其旨。計然曰。諸田各有名。其自一官起始。以終九官。所以設諸田。差高下。始進退也。假令一值錢百金。一值錢九百。此略可知。從一畝至百畝。直是大貴之極也。（御覽）

天者變化。行精氣也。令者謂暴風雨霹靂也。（開元占經）

爭者事之末。白居易六帖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御覽

六尺蘭席出河東上價七十。

蒲席出三輔上價百。

能繡細文出齊上價疋二萬中萬下五千。

黑鉛之錯化成黃丹丹再化之成水粉。

野丈人出洛陽。

人參出上黨狀類人者善。

墨出三輔上價石百六十中三十下十。俱御覽以上俱從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掇錄

四民月令

嚴氏可均曰隋志農家四民月令一卷後漢大尚書崔寔撰舊唐志同新唐志作崔湜誤宋不著錄近人任兆麟王謨皆有輯本編次不倫且多墨漏王又誤以齊人月令謂卽四民月令而所采齊民要術有今本所無者六事其文不類未知何據余既輯崔寔政論一卷因兼及此書蒐錄遺逸得二百許事省并重複逐月分章爲十二章定著一卷夫農爲邦本食爲民天洪範八政一曰食孔子論政先足食自古及今未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而能有國有家者也惜古書流傳日少漢志農九家見于隋志者僅氾勝之一家見于新唐志者僅尹部尉氾勝之二家而多出漢志范子計然一家至宋時著錄者乃起齊民要術前此數家絕無傳本顧乃增收晚出空疏不適用之書濫及茶蟹花石不急之務殊非農家本意余輯此書雖皆殘缺然而網羅散失舊聞竊有力焉數十百年後此書存佚余又不敢知是在好古者之廣爲傳布也

諸子文粹續編卷七

武進李寶淦纂

正月之朔。是謂正旦。一作正日一作元日白孔六帖作正月一日是謂正日躬率妻孥。潔祀祖禰。及祀日。進酒降神。畢。乃室家尊卑。無大無小。㠯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婦曾孫。各上椒柏酒于家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齊民要術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孔六帖歲華紀

麗　上辛日埽除韭畦中枯葉。齊民要術　上除若十五日合諸膏小草續命丸散法藥。農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學學五經。硯冰釋。命幼童入學學篇章。命女工趣織布。典饋釀春酒。齊民要術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　地氣上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急菑彊土黑壚之田。齊民御覽　可種瓜。可種瓠。可種葵。可種韰韭芥大小蔥蒜苜蓿及雜蒜。可種蓼。可葅芋。可作諸醬肉醬淸醬。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諸樹竹漆桐梓松柏雜木。唯有果實者及望而止。過十五日則少實。正月盡二月。可種春麥豍豆。可剃樹枝。自正月巳終季夏。不可伐木。必生蠹蟲。俱齊民要術

二月祠大社之日。薦韭卵于祖禰。初學記御覽　陰凍畢釋。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水處。齊民要術　順陽習射。目備不虞。春分中。雷乃發聲。先後各五日。寢別內外。蠶事未起。命縫人浣冬衣。徹複爲袷。其有贏帛。遂供秋服。可糶

粟黍大小豆麻麥子等收薪炭榆莢成及青收乾已爲旨蓄色變白將落可作醬醶隨節早晚勿失其適榆莢落時可種藍別小蔥（齊民要術）采朮（藝文類聚）昏參夕杏華盛桑椹赤可種大豆可種胡麻謂之上時（齊民御覽）可種稹禾美田欲稠薄田欲稀可種苴麻可種瓜（齊民要術）二月盡三月可采土苽根（御覽）可掩樹枝

三月三日已及上除可采艾及柳絮（齊民藝文初學記御覽）清明節令蠶妾治蠶室塗隙穴具槌持箔籠（齊民要術初學記）清明節後十日封生薑至四月立夏後蠶大食牙生可種之是月也杏花盛（初學記齊民）可菑白沙輕土之田（齊民要術藝文御覽）可種稹禾可種苴麻（齊民御覽）可種瓜可種胡麻可種黍穄（四字依注加俱）（齊民要術）布穀鳴收小蒜（齊民要術）桃華盛農人候時而種（御覽）是月也冬穀或盡椹麥未熟乃順陽布德振窮乏務施九族自親者始無或蘊財忍人之

窮無或利名罄家繼富度入爲出處厥中焉蠶農尙閑可利溝瀆葺治牆屋修門戶警設守備㠯禦春饑草竊之寇是月盡夏至煖氣將盛日烈暵燥利用油漆作諸煎藥可糴黍買布齊民要術可采烏頭御覽可種稉稻同上美田欲稀薄田欲稠齊民要術

四月立夏後作鮦魚醬蠶入簇時雨降可種黍禾謂之上時可種胡麻可種大小豆美田欲稀薄田欲稠齊民要術可收蕪菁及芥葶藶冬葵子齊民要術可作酢御覽繭既入簇趣繰剖線具機杼敬經絡草茂可燒灰是月也可作棗糒以御賓客齊民北堂書鈔御覽可糴穬及大麥敝絮俱齊民要術

五月一日作醢御覽芒種節後陽氣始虧陰慝將萌暖氣始盛蟲蠹並興乃弛角弓弩解其徽弦張竹木弓弩弛其弦㠯灰藏旃裘毛毳之物及箭羽㠯竿挂油衣勿辟藏是月五日合止痢黃連圓霍亂圓采葸耳齊民

(要術)取蟾蜍。取東行螻蛄。(俱同上又藝文御覽)亦可作酢。(齊民要術)食粔籹。(御覽)霖雨將降。

儲米穀薪炭。以備道路陷滯不通。(齊民要術)可爲醬上旬𩱴(楚校切又作炒)豆中庚

煮之。以碎豆作末都。至六七月之交。分以藏瓜。可作魚醬。可種胡麻。(俱同

上)可多作糒。以供家出入之糧。以待賓位。(齊民書鈔)可菑麥田。夏至先後各

二日可種黍。蟲食李者黍貴也。先後各五日可種牡麻。是月也。陰陽爭。

血氣散。夏至先後各十五日。薄滋味。勿多食肥醲。(俱齊民要術)距立秋。無食

煮餅及水引(御覽作溲)餅。(書鈔齊民御覽)可刈藍。可糴大小豆胡麻。糴穬大小麥。收

敝絮及布帛。至後糴䴵麱。置甖中。密封。至冬可養馬。可別種稻及藍。盡

夏至後二十日止。(俱齊民要術)

六月可菑麥田。(齊民要術)六日可收葵。(同上又御覽)初伏薦麥瓜于祖禰。(文選注初學記)

(御覽)命女工織縑練。可燒灰。染青紺雜色。可種小蒜。別大葱。種冬藍。可蓄

瓠。齊民要術中伏後可種冬葵。可收芥子。可種蕪菁。大暑後六日。可藏瓜。齊民要術

七月四日。命置麴室。具箔槌。取淨艾。六日饌治五穀磨具。齊民要術七日遂作麴。同上又初學記歲華紀麗御覽合藍六帖作藥丸。及蜀漆丸。暴經書及衣裳。齊民書鈔藝文初學記歲華紀麗六帖御覽作乾糗。采菌耳。齊民要術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請于河。鼓。織。女。藝文類聚藏韭菁。別種蘴。可種蕪菁。可種大小葱。可種小蒜。可種芥。可種苜蓿。處暑中向中秋節。浣故製新。作舍薄。以備始涼。糴大小麥豆。收縑練。收柏實。齊民要術初學記御覽

八月暑退。命幼童入小學。如正月焉。清風戒寒。趣織縑帛。染綵色。初學記御覽歲華紀麗擘絲治絮。製新浣故。及韋履賤好。豫買以備冬寒。刈萑葦芻茭。涼燥可上弩。繕治檠鋤。正縛鎧弦。遂以習射。弛竹木弓弧。糴種麥。糶黍。

北堂書鈔御覽齊民要術 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唯穬早晚無常可種大蒜可種芥可種苜蓿俱齊民要術 可種乾葵御覽 可斷瓠作蓄瓠瓠中白膚實以養豬致肥其瓣則作燭致明齊民要術 采王不留行御覽 收韭菁作搗虀御覽齊民要術

九月九日可采菊華藝文御覽 收枳實御覽 是月也治場圃塗囷倉修竇窖繕五兵習戰射以備寒凍窮厄之寇存問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徹重以救其寒齊民要術 藏茈薑蘘荷作葵葅乾葵其歲若溫皆待十月齊民要術

十月培築垣牆塞向墐戶上辛命典饋漬麴釀冬酒作脯腊以供臘祀齊民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 農事畢命成童入大學如正月焉五穀既登家備儲蓄齊民要術文選注六帖歲華紀麗御覽 乃順時令同上 敕喪紀同宗有貧窶久喪不堪葬者

則糾合宗人共與舉之以親疏貧富爲差正心平斂無相踰越先自竭以率不隨（齊民要術）先冰凍作涼餳煑暴飴（齊民御覽）可折麻緝績布縷（齊民要術）作帛履（同上又書鈔御覽）不借（齊民要術）農語曰河射角堪夜作犂星沒水生骨（馮惟訥古詩紀前集）賣縑帛敝絮糴粟豆麻子（齊民要術）平量五穀各一升小罌盛埋垣北牆陰下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齊民要術冬至下十八字本作餘法同上據上文氾勝之書補）

冬十一月陰陽爭血氣散冬至日先後各五日寢別內外（齊民要術）買白犬養之以供祖禰（同上又初學記）冬至之日薦黍羔先薦玄冥以及祖禰其進酒肴及謁賀君師耆老如正旦（初學記歲華紀麗御覽）硯冰凍命幼童入小學讀孝經論語篇章（齊民要術書鈔藝文御覽）可釀醢糴秔稻粟豆麻子伐竹木（俱齊民要術）

十二月請召宗族婚姻賓旅講好和禮以篤恩紀休農息役惠必下浹

遂合耦田器。養耕牛。選任田者。㠯俟農事之起。去豬盍車骨。注曰後三歲可合瘡

藥及臘日。祀祖炙箑。齊民要術曰一作篋東門磔白雞頭。俱齊民要術臘明日更新。謂

之小歲。進酒尊長。修賀君師。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諸子文粹續編卷七

諸子文粹續編卷七

田俅子

武進李寶淦纂

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有佞人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文選注）

少皞生於稚華之渚。渚一日化爲山澤。鬱鬱蔥蔥焉。（太平御覽）

少昊氏都於曲阜。鞬鞮毛人獻其羽裘。（御覽）

少昊之時。赤燕一雙。（御覽作白鷰一銜）而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藝文類聚）

堯爲天子。蓂莢生于庖。爲帝成歷。（文選注）

堯時有獬廌緝其毛爲帝帳。（白六帖）

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御覽）

商湯爲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鈎。而入湯庭。（藝文類聚 以上從馬氏）

玉函山房輯佚書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七

隨巢子

諸子文粹續編卷七

武進李寶淦纂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耶。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地。未有所資。鬼神爲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

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疏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意林

禹產於崑山。啓生於石。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

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於市。御覽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於元宮。藝文無殛之及后字 御覽無於元宮三字 有大神人

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藝文無益食以下八字御覽八十二無司祿益食二句

夏后之興。方澤出馬。

夏桀德衰。岱淵沸。御覽

紂之時。夷羊在牧。史記周本紀集解飛拾滿野。天鬼不顧。亦不賓滅。周本紀索隱

姬氏之興。河出綠圖。

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殷。北堂書鈔

幽厲之時。天旱地坼。

幽厲之時。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爲福而禍。御覽

召人以環。絕人以玦。書鈔御覽以上九條據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七

胡非子（馬國翰曰五勇與莊子相出入說弓矢亦本韓非子矛盾之喻戰國人文字往往相襲而然）　諸子文粹續編卷七

武進李寶洤纂

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鬭。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刼而問之曰。將問先生非鬭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寶洤案御覽下接云）（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子悅服蓋約文言之今以下据意林文）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六字据御覽補）夫負長劍赴榛薄。析兕豹。傳熊羆。此獵徒之勇。負長劍赴深泉。斬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陟危。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缶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以魯爲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曹沬請擊頸以血濺桓公。公懼不知所措。管公乃勸與盟。夫曹沬匹夫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卻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勇之貴者也。（寶洤案意林文止君子之勇下据御覽）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

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服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為弟子焉。意林　太平御覽

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羿聞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御覽

纒子

諸子文粹續編卷七

武進李寶洤纂

纒子修墨氏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纒子。纒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纒子不能應。（意林）

桀爲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庖人。（太平御覽）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文選注以上二條据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七

諸子文粹續編卷七

武進李寶淦纂

燕丹子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求歸。秦王不聽。謬言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許耳。丹仰天歎。烏卽白頭。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爲不發。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爲鷄鳴。衆鷄皆鳴。遂得逃歸。

丹與其傅麴武書曰。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嘗得覩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傅垂覽之。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刧以虧其節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爲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

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可當百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耻。

麴武報書曰。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悁悁之耻。除久久之恨。此實臣所當糜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爲智者不冀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患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爲疏

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爲人博聞強記。體烈骨壯。不拘小節。欲立大功。嘗家於衛。脫賢大夫之急。十有餘人。其餘庸庸不

可稱太子欲圖事非此人莫可（寶淦案此節意林有田光曰三字句亦異）夏扶問荆軻何以教太子軻曰將令燕繼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坐皆稱善竟酒無能屈太子甚喜自以得軻永無秦憂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一作鼁）太子令人奉槃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後復共乘千里馬軻曰聞千里馬肝美（今本作馬肝甚美）太子即殺馬進肝暨樊將軍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太子為置酒華陽之臺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軻曰好手琴者太子即進之軻曰但愛其手耳太子即斷其手盛以玉槃奉之太子常與軻同案而食同牀而寢後日軻從容曰軻侍太子三年於斯矣而太子遇軻甚厚黃金投鼃千里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槃凡庸人當之猶尙樂出尺寸之長當犬馬之用今軻常侍君子之側

聞烈士之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太子幸教之太子斂袂正色而言曰丹嘗遊秦秦遇丹不道丹恥與俱生今荆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國今丹以社稷干長者不知所謂軻曰今天下彊國莫彊於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諸侯諸侯未肯爲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國之衆而當之猶使羊將狼使狼追虎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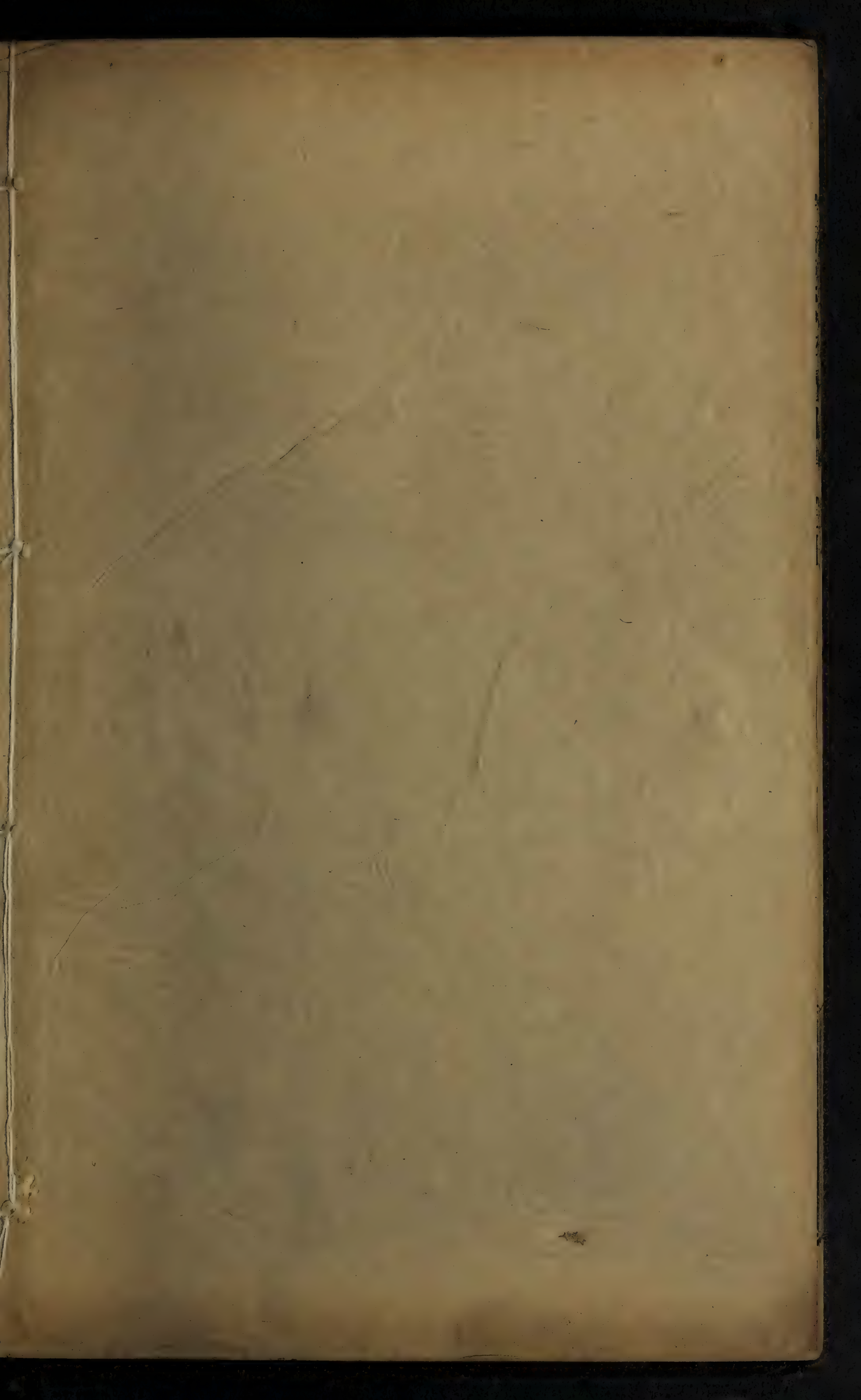
於是軻潛見樊於期曰聞將軍得罪於秦父母妻子皆見焚燒求將軍邑萬戸金千斤軻爲將軍痛之今有一言除將軍之辱解燕國之恥將軍豈有意乎於期曰常念之日夜飲淚不知所出荆君幸教願聞命矣軻曰今願得將軍之首與燕督亢地圖進之秦王必喜喜必見軻軻因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數以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讎而燕國見陵雪將軍積忿之怒除矣於期起扼腕執刀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聞

命矣於是自剄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聞之自駕馳往伏於期屍而哭悲不自勝良久無奈何遂函盛於期首與燕督亢地圖以獻秦武陽爲副荊軻入秦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荊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爲壯聲則髮怒衝冠爲哀聲則士皆流涕二人皆升車終已不顧也二子行過夏扶當車前刎頸以送二子行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屠者辱之武陽欲擊軻止之西入秦至咸陽因中庶子蒙白曰燕太子丹畏大王之威今奉樊於期首與督亢地圖願爲北蕃臣妾秦王喜百官陪位陛戟數百見燕使者軻奉於期首武陽奉地圖鐘鼓並發羣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兩足不能相過面如死灰色秦王怪之軻顧武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見天子願陛下少假借之使得畢事

於前。秦王曰軻起督亢圖進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出。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數之曰足下負燕日久。貪暴海內。不知厭足。於期無罪而夷其族。軻將疑脫爲字海內報讎。今燕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軻拔匕首擿之決秦王耳入銅柱火出然秦王還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吾坐輕易爲豎子所欺燕國之不報我事之不立哉寶佺案諸書所引燕丹子皆割裁此從孫星衍校四庫著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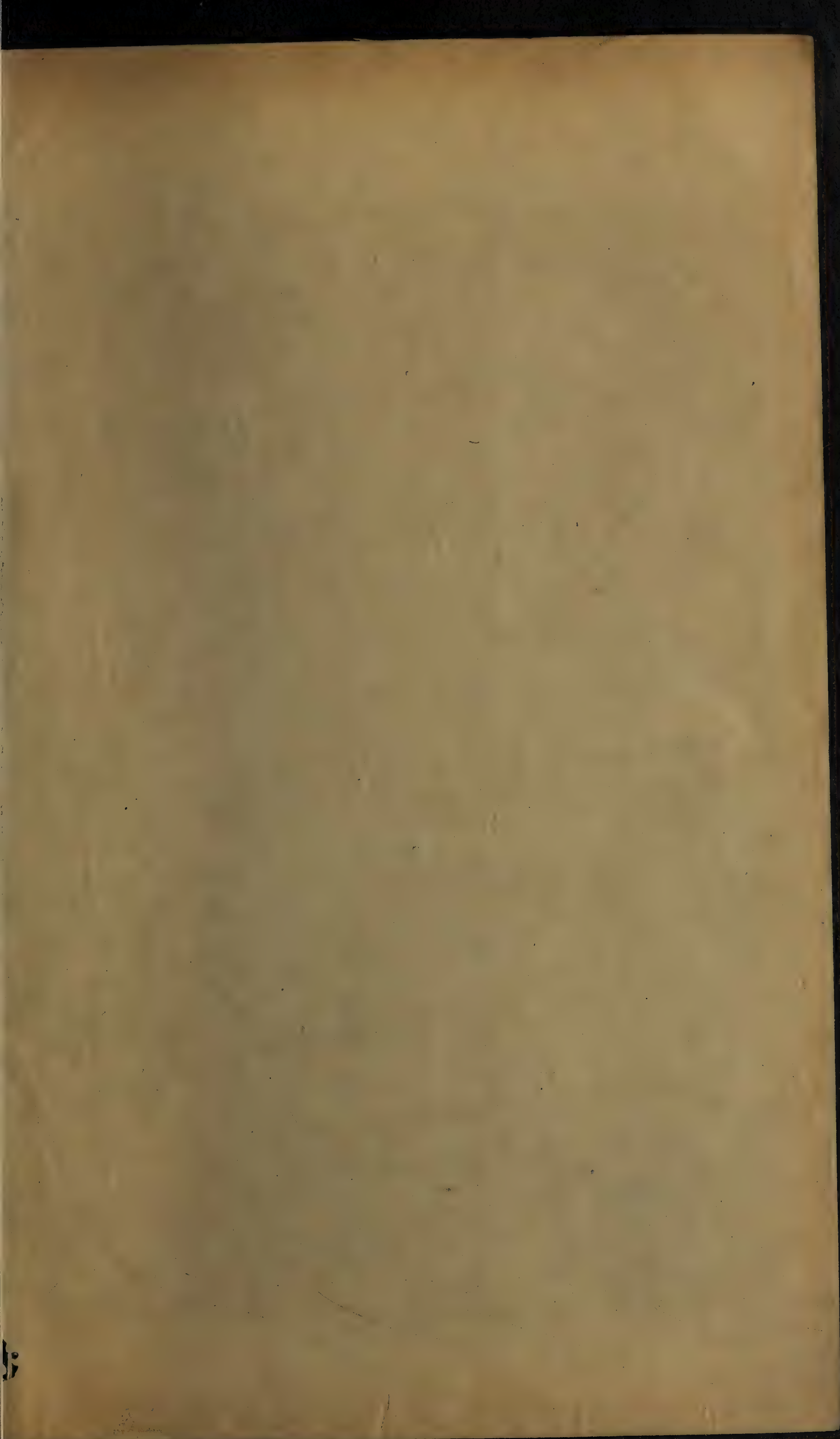
諸子文粹續編卷七





諸子文粹續編

四



文子

諸子文粹續編卷八

武進李寶淦纂

道原

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卽合于神明。神明者。得其內者也。得其內者。五藏寍。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于中。卽純白之不粹。神德不全于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卽飢虎可尾也。而況于人乎。

聽失于非譽。目淫于彩色。體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憯

乎志鏌鋣爲下寇莫大乎陰陽而枹鼓爲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于山小寇遯于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精誠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葦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于太和者闇若醕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寶注案兩而字羣書治要作自字）窈窈冥冥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寶注案治要無窈冥句）待呂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皐陶喑而爲大理

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寶洤案治要無何貴乎二句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

故聖人精誠別于內。好憎明于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惟神化爲貴。精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者。其猶射也。于此豪末。于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愼所以感之。寶洤案治要無君子以下三句

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于竹帛。鏤于金石。可傳于人者。皆其粗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于亂。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于中。而不違其

難也。君子之憯怛。非正爲也。寶注案正爲二字疑作僞之訛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

聖人不慙于景。君子愼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憯于中。發于外。寶注案治要作憯於中而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聖人之法。始于不可見。終于不可及。處于不傾之地。積于不盡之倉。載于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源。使民于不爭之官。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爲害。以成爲敗。

守弱

老子曰。天道極卽反。盈卽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

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沖卽正。其盈卽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

符言

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爲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寶淦案黔首之名始於秦乃見於此文子書蓋後人聚斂成之於此可見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卽所有者亡。循

其所已有。卽所欲者至。治未固于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免于無非。而急求名者必挫。

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有智而無爲。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德達而人材滅矣。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卽不用道。道勝則名息。道息而名章。卽危亡。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惟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

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至。怨積則禍至。學敗于官茂。孝衰于妻子。患生于憂解。病甚于且瘉。故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卽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卽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卽行之不成。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

上德

老子學于常樅。見舌而守柔。仰視屋樹。退而目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

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于本。枝不可以大于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

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性有之也。

天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泄藏。人二氣即生病。

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

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守丘。寒螿得木。各依其所生也。

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恩之所加。不量其力。

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域有四明。乃能長久。明

其施。明者明其化也。

天道爲文。地道爲理。一爲之和。時爲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

陰難陽。實注案難畏憚之意萬物昌。陽伏陰。萬物湛。物昌無不贍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無不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

日出于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于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

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逾。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眞。何往不成。

忿無惡言。怒無作色。是謂計得。

微明

文子問曰。爲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許。〇許一本作軤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在禮。不在文辯。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爲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劵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于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使有轉者。乃無轉者也。上下異

道。易治卽亂。

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于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于患。雖神人不能爲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于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于無形之外。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

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于心而合于衆適者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惟恐失仁義。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

人各得其宜。卽通功易事。而道達矣。

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眞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

自然 寶注案羣書治要作道自然

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故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

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鬬。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陵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義。霸者通于理。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生于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于人。是以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穢。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爲。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政于境內。而遠

方懷德。制勝于未戰。而諸侯賓服也。

下德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

上仁 寶洤案羣書治要作上行

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逕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于治。有益于

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於用。有益于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

且人之爲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卽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上義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古。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

上禮

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州之高以爲九卿。一國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

老子曰。酆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于外。非不深且淸也。魚鼈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湻湻。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寶注案羣書治要譬猶廣革者也下作大卽大矣裂之道也

諸子文粹續編卷八

武進李寶淦纂

任子

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

喜能歌舞。怒能戰鬬。

一人之智。不如衆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衆目之明。生于治。長于治。知世之所以治者。君子也。生于亂。長于亂。知世之所以亂者。君子也。若不知治亂之所因者。凡民也。

道德之懷民猶春陽之柔物。履深冰而不寒。結木條而不折。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

山必有阜。河必有曲、江漢東流。必有迴復。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人直士。常不容于世。

登泰山見天下之大。不察細微者。視遠故也。處高位知人主之貴。不卹卑賤者。意滿故也。

治已審。則可以治人。治人審。則可以治天下。累世一聖是繼踵。千里一賢是比肩。

水可乾而不可奪溼。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不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

諺云。富不學奢而奢。貧不學儉而儉。人情皆然。惟聖人能節之。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

神龍不處網罟之水。鳳凰不翔罻羅之鄉。賢人不入危國。智者不輔亂君。

蕭何守文法。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獲安。

武帝輕人命。重武功。飾宮室。厚賦斂。土地益廣。德惠彌狹。

桓譚云。王者易輔。伯者難佐。意林

古之公也篤。今之公也薄。絕骨肉篤也。此有脫句 今疏遠天下。腄絕骨肉。故親離。

太王不務私其身。不外其民。故曰。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爲夷狄之病棄國之富。杖策而去。民慕之如流水。俱北堂書鈔

夫賢者至德以爲已心。行道以爲已任。處則不求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爲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播仁風于野。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焉歌舞其君之德。

鳳爲羽族之美。麟爲毛類之俊。龜爲介蟲之長。楩枏爲衆材之最。是物之貴也。俱初學記御覽

日月爲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爲天下衣食。人不知謝。

以義事主。不私其已。以仁接人。不私其欲。火佚焚家。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私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無怨言。以其積之於公正。無私惡也。

丹淵之珠。沈于黃泥。俱御覽

善陣者。徒衆整一。如列宿之陳。部伍周迴。如山岳之盤。是陣之體也。書鈔

以上據嚴氏可均全古文搜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八

武進李寶淦纂

唐子

木大者發越。小者敷揚。土是人之母也。故人有戀土之心。

買鄰人價貴宅。宅可買。鄰不可得也。

處市井之肆。服君子之服。在小人之中。行賢哲之事。猶夜行佩珠玉也。亦灼然矣。

蜘蛛作羅。蜂子作窠。其巧亦妙矣。況復人乎。

人而無廉。猶衣服之無殺。食味之無酸鹹。

郭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暮飯牛。牛不食。搏牛一下。

語曰。士非璧也。談者謂價耳。談者之口。猶愛憎之心。

智慧多則引血氣。如燈火之於脂膏。炷大而明。明則膏消。炷小而暗。暗

則竄息。息則能長久也。竇注案語與秦子略同脂膏秦作暗膏蓋字之誤

雄聲而雌視者。虛僞人也。氣急而聲重者。敦實人也。

蒙恬築長城。人不堪苦。白骨山積。乃有歌曰。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脯。

不見長城下。白骨相撑拄。

作黃金者。是方士取草屑合金燒之。故草屑燃。金落下。

大木百尋。根積深也。滄海萬仞。衆流成也。淵智達洞。累學之功也

君子以道成冠。以道成輿。出門不冠。則不敢行。行非輿。則不可步。

有父不能孝。有兄不能敬。而論人父子之義。昆弟之節。猶彎弓而自射

也。

人性苟有一孝。則無所不包。猶樹根一植。百枝生焉。

或問齊桓晉文優劣。唐子答曰。論功則桓兄而文弟。論德則文兄而桓

弟。

大晉應期。一舉席捲。猶震霆摧枯。千鈞壓卵。無餘類矣。

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察百步也。

君子守眞仗信。遭時不容。雖有訕辱之恥。幽詬之謗。猶傷體毛耳。

鷹隼羣飛。鳳凰遠遊。小人成列。君子深藏。

諺曰。脂粉雖多。醜面不加。膏澤雖光。不可潤草。

古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形。心短于自治。故以禮自防。

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昧（一作寤）易容。

夫士有高世之名。必有負俗之累。有絕羣之節。必嬰謗嗤之患。白骨擬象。魚目似珠。遙聽遠望。無不亂也。禍福相轉。利害相生。如循環而運丸耳。其兆不可見。其端不可覺。

良將如山如淵。人不知其慼。亦不知其歡。

暴至之榮。智者不居。守財不施。謂之錢奴。以上俱從意林掇錄

聖人聞諫若甘味。愚者聞諫若荼食。

將者專命千里。總帥六師。攻如雷擊。戰如風行。北堂書鈔

命相在天。才智由人。由人可學致。在天無可冀。藝文類聚

君人者。秉南面之尊。操生死之柄。威如秋霜。恩如春養。何求而不得。何化而不從。君人者。當以江海爲腹。山林爲面。當使觀者不知江海何藏。山林何有。則下不知其量。畏而懷之。

猛將之發。觀于虎而鑒于鷹。故攻如擊電。避如收霧。閉之如在缾。開之如散星。

吾嘗會賓設樂。天忽雲興。繼以大雨。有羣鶩成列。飛翔而過。此偶爾。何

異元鶴二八也。

希見食筍。歸煮竹根。俱太平御覽以上七條據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掇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八

諸子文粹續編卷八

武進李寶淦纂

夫人生一世。若朝露之託于桐葉耳。其與幾何。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

車渠馬腦。出于荒外。今冀州之土。曾未得其奇也。同上

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焫。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破體。是以公孫賀得丞相而涕泣。而知滿之有毀。朝之有暮也。北堂書鈔御覽

行務應規。步慮投矩。文選注

蜀郡鄧公。呼吸成霧。初學記御覽

天子坐九重之內。樹塞其門。旒以翳明。衡以隱聽。鸞以抑馳。

夫帶方寸之印。拖丈八之組。戴貂鶡之尾。建千丈之城。游五里之衢。走卒警蹕。叫呼而行。此諸侯之所謂榮華。時俗之所謂富貴也。

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爲文學。何以知世之資。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時政。莫過乎詩。導陰陽。示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著廢興。吐辭令。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尙書。和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術。莫過乎商韓。載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漢。孟軻之徒。溷淆其間。世人見其才易登。其意易過。於是家著一書。人書一法。雅人君子。投筆硯而高視。

房麗者。趙之賢人。立東門之外。有行商車轄亡。麗告之。不悟。復更告。商人怒曰。吾轄自亡。何須汝告。惠加於己而反怒之。吾欲比之草木。草木有心矣。

象以牙喪身。不能去其白。薰以芳自燒。不能去其香。俱御覽以上從馬氏玉函山房

輯佚書嚴氏可均全古文搜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八

武進李寶洤纂

杜氏幽求新書

馬氏國翰曰北堂書鈔文選注太平御覽及三國魏志注引者不稱幽求者文也

銜羈之馬。伏櫪之駒。莫不思平原曠澤。翹尾而馳陸也。北堂書鈔

扇雲微動。涼風夏生。

秋風晨厲。則慘然多悽。

以舜禹之登庸。視孔氏之窮屈。不似跛鼈之與晨驥乎。

弓折由射之數。劍玦因用之者多。

羈蚊絆蚤。禁其非法。刳蟣屠蝨。求其肝膽。非至精誰能知之。

琱羈鏤絆。呼名翹陸。不可化也。

召渴者以臨河。不待鞭策而自至。

周封千里而已。八州之地。皆以祿賢。

蓋道淸淡。以無爲爲家。恬虛寂靜。宏廣多包。豈非聖人所宅乎。

有道之國。其鬼不神。

褒衣博帶。高冠厚舄。佩以珠璣。結之纓蕤。

輕舟可以救溺。濡幕可以濟焚。

獵者嗜肉不多於不獵。及其陵岡巒。赴谿嶺。而有遺身之志。

堯時獲獬豸。緝其尾以爲帝帳。

衆儒觀春秋之紀錄政之得失。以立正義。以爲聖人起。當復作春秋也。

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爲然。余謂之否。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以爲奇論異文。而俱善可觀。猶人食皆用魚肉菜茹。以爲生熟而復俱美也。俱從太平御覽以上俱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錄

苻子　　諸子文粹續編卷八

武進李寶洤纂

方外

太公涓釣于隱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之。往而觀其釣焉。太公涓跪石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俛吟。及暮而釋竿。其膝所處之石皆若臼。其跗觸崖若路。魯連曰。釣所本以在魚。無魚何釣。太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念蓬萊。釣巨海。摧竿投綸。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太平御覽寶洤案諸書所引互異嚴氏可均据文意長者校補下並同

家策

苻朗棄千鈞之劍。把苻子而趍。抱朴子趨而進曰。夫千金利劍。剖割之所存焉。苻子之書。大道之所居焉。何夫子棄大而存小乎。苻朗不應。北堂

書鈔以下篇名闕嚴曰案此抱朴子非葛洪也洪與苻朗不相值

黃帝將適昆虞之丘。中路逢容成子。乘翠華之蓋。建日月之旗。驂紫虬。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避路。謂容成子曰。吾將釣于一壑。栖于一丘。太平御覽一

黃帝謂其友無爲子曰。我勞天下矣。疲于形役。請息駕于玄圃。子宜代之。無爲子曰。焉能棄我之逸。而爲君之勞哉。乃攀龍而俱去。同上

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予之牧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其所牧矣。君焉用惴惴然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爲也。于是牽犢而去。藝文類聚

許由謂堯曰。坐于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坐于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于櫺扉之內。霏然而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迴巒之縈崑崙。

余安知其所榮。御覽

禹讓天下于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君之勞矣。藝文

務光自投于河。盧奴之伯。以赤鯉送之。御覽

太伯將讓其國于季歷。謂其傅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藝文御覽

武王以天下讓岐封子。岐封子曰。孰勿勿然以天下爲事乎。君往矣。余不忍聞之。

漢王聞宋勝子方牧羊于巨澤。鼓而歌南風之詩。使者進謂宋勝子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于先生。而委國政焉。宋勝子矍然而顧。

謂使者曰。是何言與。今漢王待四海之士。與十羣之羊。其于職司也奚以異乎。而大王廢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錯亂天位。倒置人倫。勝不願爲也。乃逃于陰山之陽。俱御覽

堯舜之智。桀紂以爲不智。堯舜以爲智。惡知堯舜之非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藝文

朔人有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圂不居。非人便不珍。於今年百二十矣。邦人謂之豕仙。王乃命豕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羣臣言于王曰。是豕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饗之。王乃命宰夫卽膳之。豕既死。夕乃見夢于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今仗君之靈而化。吾生也。始得爲魯津

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稉糧之珍。而欣君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涉(一作游)于魯津。有赤龜奉璧(一作夜光)銜而獻之。(藝文 初學記 白孔六帖 御覽)

心能善知人者如明鏡。善自知者如蚌鏡。鏡以曜明故鑒人。蚌以含珠故內照。(藝文 御覽)

齊景公好馬。命善畫者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期年而不得。像過實也。今使愛賢之君。攷古籍以求其人。雖期年亦不可得也。(藝文 御覽)

苻子觀于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鬐而登乎龍門而爲龍。又一術士。淩波泝流而不陷。挂鈴行歌。飄浪乎龍門。而終日棲遲而不化。苻子曰。彼同工而事異。迹一而理二。夫何哉。無乃魚以實應。而人以僞求乎。(藝文)

東海有鰲焉。冠蓬萊而浮。游于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之峯。邁類于羣岳。沈沒而下。則隱天之丘。潛嶠于重泉。(一作川)有紅(一作蚔)蟻者。聞而悅之。

與羣蟻相遨乎海畔。欲觀鰲之行焉。月餘日。鰲潛未出。羣蟻將反。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中沸地雷震。羣蟻曰。此將鰲之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淪如岊。其高槩天。或遊而西。羣蟻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也。消搖乎壤封之巔。歸伏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已而然。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

晉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游乎大澤。見蜘蛛布其網。曳其繩而執豸以食之。公子重耳乃撫僕之手。駐駟而觀之。顧謂其臣咎犯曰。此蟲也。智之薄者矣。而猶役其智。布其網。曳其繩。執豸而食之。況乎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不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若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

不安其味而樂其明也。是猶飛蛾（一作夕）去暗赴燈而死者也。（俱藝文御覽）

楚之文子。魯之周子。齊之狂子。三子相與居乎泰山之陽。處乎環堵之室。蓽門一作月不扇。蓋茨不翳。而弦歌不輟。初學記御覽

至人之道也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初學記白孔六帖

有驢仙者。享年五百歲。負乘而不輟。居無定主。大驛御覽作周繞于天下。初學記白孔六帖御覽

盛魄重輪。六合俱照。非日月能乎。

水生于石。未有居山一作石而溺者。火生于木。未有抱樹一作抱木而燋者。

桀觀炮烙于瑤臺。謂關龍逄曰。樂乎。龍逄曰。樂。桀曰。觀刑曰樂。何無惻怛之心焉。龍逄曰。天下苦之。而君爲樂。臣爲君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樂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不得我刑之。龍逄曰。臣嘗觀君之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石。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

歷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桀乃笑而應之曰。是日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乎。子且就炮烙之刑。我觀子亡。子不知我亡。龍逢布武而趨。行歌曰。造化（一作物）勞我以生。息（一作休）我以炮烙。去故涉新。我樂而人不知。乃赴火而死。

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乃謂左邱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爲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邱明曰。孔丘聖人。與夫聖人任政。過在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子奚以知之。邱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邱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于是

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爲司徒。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惟飲一鍾。蹇叔曰。一醪可投河而飲也。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軍醉矣。

爲道者日損而月章。爲名者日章而月損。

玄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物爲師矣。

惠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割以與子可乎。惠子曰。施來。方遇羣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爲子告急于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于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于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

鄭人有逃暑于孤林之下者。日流影移而徙衽以從陰。及至暮。反席于

樹下。及月流影移。復徙衽以從陰。而患露之濡于身。其陰逾去。而其身逾溼。是巧于用晝而拙于用夕。奚不處曜而辟陰。反林自露。此亦愚之至也。

陶之富者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蹲踞捧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唁子致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之不通。

晋之相者桓氏。世傳于楚。善以道假乎射焉。常以其所不射而射之。患晝之不足以卒歲。故以夜而燭之。

夏王使羿射于方尺之皮。徑寸之的。乃命羿曰。子射之中則賞子以萬金之費。不中則削子以千邑之地。羿容無定色。氣戰于胸中。乃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不中。夏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與之賞罰。則不中的者。何也。傅彌仁曰。若羿也。喜懼為之災。萬金為之患矣

人能遺其喜懼去其萬金則天下之人皆不愧于羿矣夏王曰寡人聞子之言始得無欲之道。

荊山不貴玉鮫人不貴珠。

顏子有疾三日不食人問之曰吾師食非丹不食茹非芝不茹故七百歲子何以不吮瑤以延生咀蕊以養齡也。

吾與玄朱觀東海釋四馬乎㟸山玄朱中路而亡馬苻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富文侯曰何貧宋陵子曰臣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我成百則牧數足矣鄰者與之從此觀之焉知富者非貧貧者非富也

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寶千乘。聚萬騶矣。方欲珍懸黎。會金玉。其得之邪。奚若晏嬰曰。臣聞琬琰之外有鳥焉。曰金翅民。謂爲羽豪。其爲鳥也。非龍肝不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飢而不飽。其飲也。常渴而弗充。未幾何。夭其天年而死。金玉之非珍。乃爲君之患也。

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魯有隱者周豐往觀焉。曰。臣嘗晝寢。愀然聞羣蝨之鬭乎衣中。甘臣膏腴之肌。珍臣項脊之膚。相與樹黨爭之。日夜不息。相殺者大半。蝨父止之曰。我與爾所慮不過容口。奚用爭交戰爲哉。羣蝨止。今君以七百里地爲之君。臣亦以爲足矣。而以汶陽數步之田。惑君之心。曾不如一蝨之智。竊爲君羞之。魯侯曰善。

木生蠋。蠋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俱御覽

苻子登乎太山。下臨千仞之淵。上蔭百尺之松。蕭蕭然神王乎一邱矣。

言不出乎耒耜。心不過乎俗人。其猶大木守脂。御覽作守夜瓦雞司晨矣。御覽

又北堂書鈔脂篇引末二句

趙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號曰九德之父十德之門。趙王疾之。乃使擇其果之繁者伐之。其父曰果之茂者猶伐之。況其人乎。吾將以爾爲累矣。去之則免。乃擕老持子逃於白雲之巖。終身不返。趙人思之。

鄰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色。何。禽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俱御覽以上俱從嚴氏可均全古文擬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八

尸子　　諸子文粹續編卷九

武進李寶淦纂

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夫蠒舍而不治則腐蠹。使紅女繅之。爲美錦。大君朝而服之身者蠒也。舍而不治。則知行腐蠹。使賢者教子以爲世士。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寶淦案自夫蠒以下孫氏平津館本据太平御覽引補

夫學譬之猶礪也。夫昆吾之金而銖父之鐵。使於越之工。鑄之以爲劍。而弗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磨之以礱礪。加之以黃砥。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下。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知礪其劍。而弗知礪其身。夫學身之礪砥也。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夫道以人之難爲易也。是

故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無擇也。史鰌曰。君親而近之。至敬以遜。貌而疏之。敬無怨。然則親與疏。其於成忠無擇也。孔子曰。自娛於檃栝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蘧伯玉之行也。然則興與廢。其於成善無擇也。屈侯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達之所進。窮之所不取。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擇也。是故愛惡親疏與廢窮達。皆可以成義。有其器也。

爵列私貴也。德行公貴也。奚以知其然也。司城子罕遇封人而下。其僕曰。乘封人也。奚爲下之。子罕曰。古之所謂良人者。良其行也。貴人者。貴其心也。今天爵而人良其行。而貴其心。吾敢弗敬乎。以是觀之。古之所謂貴。非爵列也。所謂良。非先故也。人君貴於一國。而不達於天下。天子貴於一世。而不達於後世。唯德行與天地相弊也。

貴言

范獻子遊於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答。舟人清涓舍檝而答曰。君奚問欒氏之子爲。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而少者壯矣。吾是以問之。清涓曰。君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而外不失百姓。雖欒氏之子。其若君何。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也。君曰善哉言。明日朝。令賜舟人清涓田萬畝。清涓辭。君曰。以此田也。易彼言也。子尚喪。寡人猶得也。古之貴言也若此。

屋焚而人救之。則知德之。年老者使塗隙戒突。故終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入於囹圄。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無患而莫之德。夫禍亦有突。賢者行天下而務塞之。則天下無兵患

矣。而莫之知德也。故曰。聖人治於神。愚人爭於神也。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聖人之道亦然其興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興矣。其除禍也。人莫之知而禍除矣。故曰。神人益天下以財爲仁。勞天下以力爲義。分天下以生爲神。修先王之術。除禍亂之本。

四儀

行有四儀。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不忘信。愼守四儀。以終其身。名功之從之也。猶形之有影。聲之有響也。

明堂

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則不能燭十步矣。舜之方陶也。不能

利其巷下。南面而君天下。蠻夷戎狄。皆被其福。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矣。寶注案意林作不可以遠視雖明何益

曾子曰。取人者必畏。與人者必驕。今說者懷畏。而聽者懷驕。以此行義。不亦難乎。非求賢務士。而能致大名於天下者。未之嘗聞也。夫士不可妄致也。覆巢破卵。則鳳皇不至焉。刳胎焚夭。則麒麟不往焉。竭澤漉魚。則神龍不下焉。夫禽獸之愚。而不可妄致也。而況於火食之民乎。

分

天地生萬物。聖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曰治。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爲成人。

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聽樂而國治。勞無事

焉。飲酒而賢舉。智無事焉。自爲而民富。仁無事焉。知此道也者。衆賢爲役。愚智盡情矣。

明王之道易行也。勞不進一步。聽獄不後皐陶。食不損一味。富民不後虞舜。樂不損一日。用兵不後湯武。書之不盈尺簡。南面而立。一言而國治。堯舜復生。弗能更也。身無變而治。國無變而王。湯武復生。弗能更也。執一之道。去智與巧。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才。夫至衆賢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

三人之所廢。天下弗能興也。三人之所興。天下弗能廢也。親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興也。親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廢也。夫符節合之則是非自見。行亦有符。三者合。則行自見矣。

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母之德也。好士且知之也。好而弗知。則衆而無用也。力於朝且治之也。力而弗治。則勞而無功矣。三者雖異。道一也。是故曰。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判爲兩。合爲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

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姪不和。臣妾不力。則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而況於萬乘之君乎。

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其孰進之。有大過者。必問其孰任之。寶注案兩其字孫本据長短經引補必問其孰任之舊作必云孰任之亦据改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也。今有大善者。不問孰進之。有大過者。不問孰任之。則有分無益已。問孰任之而不行賞罰。則問之無益已。是非不得盡見謂之蔽。見而弗能

知謂之虛。知而弗能賞謂之縱。三者亂之本也。

恕

農夫之耨。去害苗者也。賢者之治。去害義者也。慮之無益於義而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於義而道之。此言之穢也。爲之無益於義而爲之。此行之穢也。慮中義則智爲上。言中義則言爲師。事中義則行爲法。射不善而欲教人。人不學也。行不修而欲談人。人不聽也。

治天下

父母之所畜子者。非賢強也。非聰明也。非俊智也。愛之憂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則愛天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則天下之畜亦然矣。此堯之所以畜天下也。有虞氏盛德。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天無私於

物。地無私於物。襲此行者。謂之天子。
弱子有疾。慈母之見秦醫也。不爭禮貌。在囹圄。其走大吏也。不愛貲財。
視天下若子。是故其見醫者不爭禮貌。其奉養也不愛貲財。故文王之
見太公望也。一日五反。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數。此所以其僻小身
至穢汚。而爲正於天下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
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
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寶泩案子無入以下十八字孫據初學記等書引補）自是已
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寶泩案四字孫據初學記等書引補）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
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鼓而朝可也。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
多。國治而能逸。
今有人於此。盡力以爲舟。濟大水而不用也。盡力以爲車。行遠而不乘

也。則人必以爲無慧。今人盡力以學。謀事則不借智。處行則不因賢。舍其學不用也。此其無慧也。有甚於舍舟而涉。舍車而走者矣。

仁意

仁者之於善也。無擇也。無惡也。唯善之所在。堯問於舜曰。何事。舜曰事天。問何任。曰任地。問何務。曰務人。

廣

自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自丘上以望。則見其始出也。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故智載於私。則所知少。載於公。則所知多矣。

綽子

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爲無私。於其大好惡之中也爲無好惡。舜曰。南風

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舜不歌禽獸而歌民。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文王（寶洤案二字孫據長短經引補）不私其親而私萬國。先王非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也。

處道

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肄。國亂則擇其邪人去之。則國治矣。胸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則德正矣。天下非無盲者也。美人之貴明目者衆也。天下非無聾者也。辯士之貴聰耳者衆也。天下非無亂人也。堯舜之貴可教者衆也。孔子曰。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則水方。盂圓則水圓。上何好而民不從。

食所以爲肥也。壹飯而問人曰奚若。則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譬今

人皆以（寶注案譬以二字孫据長短經引補）壹飯而問奚若者也。善人以治天下則可矣。我奚爲而人善。

神明

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聖人正已。而四方治矣。上綱苟直百目皆開。德行苟直羣物皆正。正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則人不從。（羣書治要）

君治

日五色至陽之精。象君德也。五色照曜。君乘土而王。八極之內。有君長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曰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虙羲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神農理天下。欲雨則雨。五

日為行雨旬為穀雨旬五日為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謂之神」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舜之行其由河海乎千仞之溪亦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皆所以名休其善也問其成功孰治則曰堯舜治問其孰難則曰湯武難。寶洤案此篇見諸子彙函字句依孫氏本校正

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鷇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寶洤案以下從孫氏平津館輯本掇錄其徵引所據具詳本書茲不備載舉其要者列於下方十萬之師無將軍必大亂夫義是萬物之將也國之所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史記索隱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

人謂孟賁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

難能。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懾三軍。服猛獸之故也。御覽 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卻行。劑踵焉。此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是故賢者之於義也。必且劑踵焉。此所以服一世也。選注御覽 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飲於沂。韓雉曰。吾聞之。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水經泗水注

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銙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荀子大略篇注

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唐開元占經法苑珠林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意林御覽

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焉。意林文選注

卑牆來盜。榮辱由中出。敬侮由外生。

樹葱韭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唯善無基。義乃繁滋。敬災與凶。禍乃不重。

雞司夜。狸執鼠。日燭人。此皆不令全孫作自全。

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人謀。

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反。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

見驥一毛。不知其狀。見畫一色。不知其美。

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弓人剺筋。則知牛長少。雕人裁骨。則知牛長少。各有辨焉。俱林意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

夫瑟二十五絃。其僕人鼓之則爲笑。賢者以其義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君。爲之立變。北堂書鈔御覽

孝子事親。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其愛親也已。書鈔御覽

夫知衆類知我。則知人矣。天雨雪。楚莊王被裘當戶曰。我獨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遣使巡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糇糧者振之。國人大悅。書鈔藝文

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書鈔御覽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淸之也。藝文御覽

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

王大喜。藝文御覽

玉紅之草生焉。食其一實而醉。臥三百歲而後寤。御覽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旦之與昏也。

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

昔夏桀之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客臺振而掩覆。犬羣嘷而入泉。澤彘銜藪而席隩。鼻聲呑炭。內閬而不歌。飛鳥鎩翼。走獸決蹄。山無峻榦。澤無佳水。俱御覽

有醫竘者。秦之良醫也。爲宣王割痤。爲惠王療痔。皆愈。張子之背腫。命竘治之。謂竘曰。背非吾背也。任子制焉。治之遂愈。竘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所委制。然後治矣。御覽

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

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王之言勝。故肥。

駙馬共爲荆使於巴。見擔酖者。問之是何以。曰所以酖人也。於是先買之。金不足。又益之車馬。已得之。盡注之於江。

賢者之於義。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爲寶。曰生乎義乎。曰義。是故務光投水而殪。三者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義。

魯人有孝者。三爲母北。魯人稱之。彼其鬬則害親。不鬬則辱羸矣。不若兩降之。俱御覽

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音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況於人乎。御覽

宋人有公歛皮者。適市反。呼曰。公歛皮。屠者遽收其皮。御覽

楚人賣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事類賦

諸子文粹續編卷九

博物記　　　　諸子文粹續編卷九

武進李寶泩纂

容成氏造歷。黃帝臣也。

隸首黃帝之臣。（後漢書律歷志劉昭注）

梁伯好土功。今梁多城。

大奧水流入淇水。有菉竹草。

河東郡有山澤近鹽。沃土之民不才。漢興少有名人。大衣冠三世皆哀絕也。

祝其東北獨居山。西南有淵水。即羽淵也。俗謂此山爲懲父山。

臨沂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

姑幕淮水入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

廣陵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爲妖。閉獄桎梏。卒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以其處爲廟。號東陵聖母。

太倉縣多麋。十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又扶海洲上有草名蒒。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

臨邛有火井。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以竹木投取火。後以燭投井中。火即滅絕不復然。

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皛且白。裸袒無衣襦。（俱後漢書郡國志注）

交州南有蟲。長減一寸。形似白英。不知其名。視之無色。在陰地多緗色。則赤黃之色也。（後漢書輿服志注）

延壽縣南有山。石出泉。大如筥篆。注地爲溝。其水有肥。如煮肉洎。羕羕

永永。如不凝膏。然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後漢書郡國志注以上俱從馬氏玉函

山房輯佚書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九

伏侯古今注　　　　諸子文粹續編卷九

武進李寶淦纂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馬曰八字據本紀補後並同秀之字曰茂。伯仲叔季。兄弟之次。

長兄伯升。次仲叔。故字文叔焉。後漢書本紀注

顯宗孝明帝諱莊。莊之字曰嚴。

肅宗孝章帝諱炟。炟之字曰著。

孝和皇帝諱肇。肇之字曰始。肇音兆。

孝殤皇帝諱隆。隆之字曰盛。

恭宗孝安皇帝諱祜。祜之字曰福。

孝順皇帝諱保。保之字曰守。

孝沖皇帝諱炳。炳之字曰明。

孝質皇帝諱纘。纘之字曰繼。

孝桓皇帝諱志。志之字曰意。

孝靈皇帝諱宏。宏之字曰人。俱後漢書本紀注

光武原陵。

明帝顯節陵。

章帝敬陵。

和帝慎陵。

殤帝康陵。

安帝恭陵。

順帝憲陵。

沖帝懷陵。

質帝靜陵。俱後漢書禮儀志注

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白幕皆霜。後漢書祭祀志注

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同上

和帝永元七年三月。江夏縣民舍柱生兩枝。其一長尺五寸。分爲八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爲五枝。皆青也。後漢書五行志注

成帝建始三年七月夜。有黃白氣長十餘丈。明照地。或曰天裂。或曰天劍。

成帝建始四年。無雲而風。天雷如擊鼓音。可四五刻。隆隆如車聲。太平御覽一

光武建武二十年。甘露下日南朱梧。積四十五日。藝文類聚

永平十年。作常山呼陀河。蒲吾渠通漕船也。後漢書郡國志注

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狀。三字據後漢書注增 建初五年。芝生潁川。常以

六月中生一葉。五歲五重。春夏紫。秋白。冬黑。十月後。黃氣出土五寸。藝文

類聚後漢書班固傳注引上四句

孝哀帝元嘉元年。芝生後庭木蘭樹上。藝文類聚

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節三年。長安雨黑粟。竟寧元年。南陽山都縣雨粟。色青味苦。大者如小豆。小者如麻子。

宣帝元康四年。雨黑黍粟。和帝元興元年。黑黍穗一禾二實。或三四實。生任城。得粟三斗八升。以薦宗廟。

和帝元年。嘉禾生濟陰城陽。一莖九穗。安帝延光二年。嘉禾生九眞。一百五六十本。七百六十八穗。

宣帝元康四年。南陽雨豆。並同上

孝平帝元年。武陵縣生瓜花如蔥。花紫色。實如小麥。墮地復生。

昭帝丹鳳三年。馮翊人獻桐枝長六尺。九枝。枝一葉也。俱初學記

秦二世時。丞相趙高用事。乃先獻蒲脯。北堂書鈔

元帝永平四年。東來郡東牟山。有野蠶爲繭。繭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萬餘石。民以爲蠶絮。

漢惠帝五年七月。黃鵠集蕭池。俱藝文類聚

所謂赤烏者。朱烏也。其所居高遠。日中三足烏之精降而生。三足烏何以三足。陽數奇也。是以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集其冠。藝文御覽

成帝河平四年。白烏集孝文廟殿下。黑烏從之。日中無光者。日中烏也。日中烏若去。卽天下烏去也。白孔六帖

章帝元和二年。三足烏集沛國代郡高柳。烏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

上有角。長寸餘。和帝元興元年。白烏一見廬江。足皆赤。

孝哀帝初元三年。泰疇殿中有雀五色。頭有冠長寸餘。大似雀。始到時。鳥環其旁。藝文

元和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麕。有角在耳間。端有肉。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蔥葉。色赤黃。後漢書班固傳志

明帝永明九年。三角鹿出江陵。兩角間有道家七星符。其祖名字鄉里年月在焉。遂斷射獵。白孔六帖

光武建武元年。山陽有小蟲。類人形甚衆。明日皆懸樹枝而死。乃大蟻也。御覽

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有光耀。三年明珠出豫章海底。大如雞子。圍四寸八分。和帝永元五年。鬱林降人得大珠。圍五寸七分。初學

記

章帝章和中。銅酒爵出河內泌水。御覽以上俱從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九

蔣子萬機論　　諸子文粹續編卷九

武進李寶淦纂

政略

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愼在三而已。一曰擇人。一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移。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則時逆。時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有也。

刑論

患之巨者。狡猾之獄焉。狡黠之吏。不事家事。煩貸鄉黨。㠯見厭賤。因反忿恨。看國家忌諱。造誹謗。崇飾戲言。㠯成醜語。被以叛逆。告白長吏。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㠯爲功。遂使無罪并門滅族。父子孩耄。肝腦塗

地。豈不劇哉。求媚之臣。側人取舍。雖燕子噲君孤已悅主而不憚也。況因捕叛之時。無悅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乎。夫妄造誹謗。虛言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詐忠者知而族之。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側人取舍側當爲伺之誤

用奇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效。已次相敘。明主之法。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踰第。非臣之事也。應之曰。顧當憂世無奇人。儻有。又不能識耳。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謨矣。復勤揚側陋。殷有攷誠之誥矣。復力索巖穴。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復旁求魚釣。小白有督課之法矣。復遽求囚俘。漢祖有賞爵之約矣。復急追亡信。若修敘爲明法。拔奇爲非事。是兩帝三君非聖哲。而鮑蕭非忠吏也。然則攷功案第。守成之法也。拔奇取異。定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無事

之法。處用奇之時。而必效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無嚴之國也。是以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張法以御常人。厚禮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災除難。君臣同烈也。曩使五主二臣。牽于有司。束于修常。不念疇諮。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高宗之號。周無殖商雅頌之美。齊無九合功。漢殲于京索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垂意于奇異。誠欲濟其事也。使奇異塡于溝壑。有國者將不興其治矣。

漢元帝爲太子時。諫持法太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滅。職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步驟盛衰。發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遠矣。羣書治要

黃帝之初。養性養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驚。介冑不釋。黃帝歎曰。君危于上。民安疑誤于下。主失于國。其臣再嫁

厥疾之由。非養寇邪。今取（疑作處）民萌之上。而四道亢衡。遞震于師。于是遂（疑有脫）師營壘。以滅四帝。向令黃帝若不龍驤虎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臣亦嫁于四帝矣。

夫虎之爲獸。水牛之爲畜。殆其兵矣。夫虎爪牙既鋒。膽力無伍。至于卽豕也。卑俯而下之。必有扼喉之獲。夫水牛不便速。角又喬竦。然處郊之野。朋游屯行。部隊相伍。及其寢宿。因陣反禦。若見哯（疑字誤）虎抵角。牛希見害矣。若用兵恃強。必鑒于虎。居弱必誡水牛。可謂攻取屠城。（當有誤）而守必能全者也。（俱御覽）

夫兵者變化之物。而遷移倚伏之事也。或守法而得用。故知兵者。性知者也。用兵者。性能用之也。（北堂書鈔）

莊周婦死而歌。夫通性命者。以卑及尊。死生不悼。周不可論也。夫象見

死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初學記 御覽

禮記嫂叔無服誤據小功章娣姒婦三字嫂叔之文也。古者有省文互體。言弟及兄幷嫂矣。娣姒者兄弟之妻相名也。蓋云夫之昆弟。昆弟之妻。相與皆小功者。通典

語曰。兩目不相爲視。昔吳有二人共評王者。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之不決。二人各曰。爾可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王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異耳。御覽

太史遷曰。顏回雖篤行。不遇仲尼。不能彰其名也。故五尺之童。德擬大聖。使在他門。未或及此也。夫甘羅少回六歲。獲河東五城。萬乘郊迎而佩印。雖所引非道義。然當秦之時。染詐諼之風也。使羅在孔門。治丘之訓。亦可聞一知十乎。曰未必也。昔齊欲伐魯。回求說陳常而孔子不許。

遂使子貢。子貢一出。破齊彊晉。亡吳霸越。存魯也。夫顏子與賜。程智比才。相校以十。至于此事。而丘不使也。御覽

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一作鷙鳥不立垂枝。御覽以上八條據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嚴氏可均全古文搜錄

甲作乙婦。丙來殺乙而甲不知。後甲遂嫁與丙作妻。生二子。丙乃語甲。甲因而醉殺之。並害二子。於義剛烈則寬死否。答者曰。女子潔行專一。不以鼓刀稱義。今又改嫁。已絕先夫之恩。親害胞胎。又無慈母之道。說郛

篤論

武進李寶洤纂

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強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強而性弱。

考實性行。莫過于鄉閭。校才選能。莫善于對策。

陛下謂以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前世之稷契。坐待後來之俊乂。可能治乎。

恕在河東。坐臥恆避父住處。林俱意

日給之華。與柰相似也。柰結實而日給零落。虛僞之態。與眞實相似也。虛僞敗而眞實成。

夫萍之浮。與菱之浮相似也。菱植根。萍隨波。是以堯舜歎巧言之亂德。

仲尼惡紫之奪朱。俱太平御覽

畿爲河東太守。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于竈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于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爲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寶注案意林載少子恕字務伯魏志本傳注引作畿長子恕當從本傳注以上三條俱從嚴氏可均全古文本掇錄

鄒子

諸子文粹續編卷十

武進李寶淦纂

欲知其人。視其朋友。蒺藜在田。良苗無所措其根。佞邪在朝。忠直無所容其身。

寡門不入宿。臨甑不取塵。避嫌也。意林

昔邢高呂安飲於市。仰天泣。二子非有喪之哀。傷知已之晚耳。君子所以勤於接賢。汲汲於結善。欲以立名者也。

博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鮮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夫觀書者。譬猶登東岳。而知邱陵之崑崙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不廣也。見日月。而知衆星之照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少觀也。

珠生於南海。玉出於須彌。無足而至者。人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以

人不歸也。

董仲舒三年不闚園囿。嘗乘馬不覺牝牡。朱買臣貧賤之時。孳孳修藝。不知雨之流粟。志在經傳也。俱太平御覽以上四條從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錄

裴氏新言

武進李寶淦纂

正旦(藝文類聚作朝)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雞以副之。(副御覽作覆)俗說以厭癘氣。元以問河南伏君。(藝文作任君一作服)伏君曰。是月也。土氣上升。草木萌動。羊齧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北堂書鈔藝文御覽以下二句別据御覽補)二物助陽氣。今人殺羊雞。自作不祥。

俗間有土公之神。云土不可動。元有五歲女孫。卒得病。市卜云犯土。元卽依方治之。病卽愈。然後知天下有土神矣。

五月五日。集五綵繒。謂之辟兵。不解以問伏君。伏君曰。青赤白黑謂之四面。黃居中央。名曰襞方。綴之於複。以示婦人養蠶之功也。傳聲者誤以辟兵。

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使之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若管氏取以營私則一邑不可奪也

孝子欲親之食云我不食欲親之衣曰我不寒此漫孝也俱御覽

虎豹無事行步者若將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寐然故積怒而後金剛生焉然則越之所以滅吳用此道也陸佃埤雅以上俱從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錄

武進李寶淦纂

秦子

欲顯白於雪中。馳光於日下。不可得也。

顧彥先難云。有味如醽而不醉人。其味如黍。飲之則醉。何也。秦子曰。醉在小人。不在君子。吾欲錦中而紵表。不欲繡外而麻裏。猶論者寧匱於辭。不匱於理。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五引顧彥先曰有味如醲飲而不醉無味如茶飲而醒焉醉人何用也與此小異

遠難知者天。近難知者人。

因斧以得柯。因柯以成用。種一粟則千萬之粟滋。種一仁則衆行之美備矣。

鍼雖小。入水則沈。毛雖大。入水則浮。性自然也。意林俱

有千金之裘。而無千金之布。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今人知涉川必溺。而忘酒醴之荒性。書鈔

秦子曰。常聞作人當如園圃之藍。不異衆草。染而後朗。然不如唐棣之華。灼灼自顯。藝文類聚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殺之。又有母病瘥。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熟麥而進之。文舉聞之特賞曰。無有來討。勿復盜也。盜而不罪者。以爲勤於母飢。哭而見殺者。以爲形慈而心否。藝文」

一人執規。十手自員。一人吹簫。長短皆應。

五味者。各稱一族之名。合和一鼎。名曰羹。猶威重廉平恩。合而爲信也。」

智惠多則引血氣。如燈火消暗膏。炷大而朗。朗則膏消。炷小而闇。闇則息。息則久也。

虎能雄猛。不可以託麑。鷹能飄擊。不可以寄雛。

踰枳棘之籬。則有絓柱之患。登椒樹之圃。則有榮華之芳。

食瓜者雖去蒂。何以連其根。俱御覽

玉壺必求其所以盛。干將必求其所以斷。文選注

無盛之卮。雖赤瓊碧壚無貴也。不斷之劍。雖含影承光無取也。楊慎丹鉛總錄

以上十一條俱從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掇錄

諸子文粹續編卷十

陸氏要覽

武進李寶淦纂

列子御風。常以立春歸乎八荒。立秋遊乎風穴。是風至則草木發生。去則搖落。謂之離合風。（太平御覽說郛）

昔羽山有神人焉。逍遙於中岳。與左元放共遊薊子訓所。坐欲起。子訓應欲留之。一日之中三雨。今呼五月三雨。亦爲留客雨。（同上）

九花樹生南岳。雖經雪凝寒。花必開便落。時人謂之應春花。

酉陽山中有甘谷。谷中皆菊花。水中居人飲之多壽。有及一百五十有餘歲者。

東弓南矛。西劍北戟。中鼓。亦曰四兵。（並同上）

立夏日服六壬癸符。或服玄水丸飛霜散。暑不能侵也。（說郛）

陳思有鵲尾杓。植而長。置之酒樽。凡王欲勸者。呼之。尾則指。其。人。同上

夏樹名連陰。夏雨名綿雨。

秋樹名成。秋雨名愁。俱御覽以上俱据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掇錄

金樓子　諸子文粹續編卷十

武進李寶詮纂

興王篇

粤若稽古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分有十紀。一曰九頭。二曰五龍。三曰括提。（春秋元命苞作攝提博雅作挺提）四曰合雒。（博雅作雄）五曰連通。六曰序命。七曰脩飛。（春秋元命苞作循蜚）八曰因穆。（元命苞作提）九曰禪通。十曰疏訖。（元命苞作佐）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蘇氏。宗盧氏。祝和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

箴戒篇

殷帝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乃獻獸。黃金目。毛如織錦。玉女駭雞犀。九江大貝。青狐元豹。黃熊白虎。因費仲獻紂。紂喜之。

帝紂時。木林之地。宵陷爲池。池生淫魚。取而食之。池一夜而竭。得淫魚數百。大悅之。賜之宮人。宮人悉淫亂。

周宣王時。歌曰。皦皦白服。實亡周國。宣王下國內。有白服者殺之。時褒姒初生。父母不養而棄。白服者聞嬰兒啼。因取以奔褒。後褒人以姒贖罪。因名褒姒焉。

齊武帝嘗於內殿環臥。合歌姬舞女。奏樂於帷幔之前。爲歡曲。則拊几稱佳。起哀聲。則引巾拭淚。

齊鬱林王時。有顏氏女夫嗜酒。父母奪之入宮爲列職。帝以春夜命後宮司儀。韓蘭英爲顏氏賦詩曰。絲竹猶在御。愁人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帝乃還之。

終制篇 原本不列篇名考其文義應係終制

夫有生必有死。達人恆分。棺槨之造。起自軒轅。周室有牆翣之飾。銘旌之儀。晉文公請隧。桓司馬石槨。甚非謂也。送終之禮。思以裁之。觀荀卿不韋淮南崔實王符仲長。其制書旨本自不同。俱非厚葬。孱若一也。高平劉道眞京兆摯仲治。竝遺令薄葬。楊王孫遺令裸葬。晉代江應元又然。樊靡卿言葬禮唯約。沐浴竝終制。令掘埳。氣絕令兩人舁屍卽埳。止婦人之送。禁弔祭之賓。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裴潛遺令曰。墓中唯置一座。瓦器數枚。皇甫士安言以籧篨裹屍。覆卷三重。麻繩約二頭。置尸靈床上。擇不毛之地。坑訖。去床下尸而已。石苞曰。死皆歛以時服。不得歛唅。不得兼重。又不得施牀帳明器。不得起墳種樹。郝昭曰。吾爲將數見發塚。取其木爲攻具。知厚葬之無益。汝必歛以時服也。郝竝敕子曰。吾生素餐日已久矣。可葬爲小槨。裁容下棺。張奐遺令措尸靈床。

幅巾而已。盧植敕其子以單帛附身。葬於土穴。雖制度不同。同歸於薄也。趙岐畫晏嬰叔向子產季札。生不能及。死而畫之。甚非所以。晉成帝曰。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惟潔淨而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此事雖大。又可諭小吾之亡也。可以王服周身。示不忘臣禮。曲禮一卷。孝經一帙。孝子傳。并陶華陽劍一口。以自隨。此外珠玉不入。銅鐵勿藏也。田國讓求葬於西門豹側。杜元凱求葬於蔡仲冢邊。杜臧求葬於蘧伯玉之側。梁伯鸞求葬於要離之旁。彼四子者。異乎吾之志也。山地東北隅始生山陵。小墓之前。可以為冢。已具別圖。庶魂兮有奉。歸骨有地。然壙中石屏風木人車馬塗車芻靈之物。一切勿為。金蠶無吐絲之實。瓦雞乏司晨之用。慎無以血臚膋腥為祭也。寶銓案此篇與顏氏家訓終制篇可以參觀而歷述古人薄葬之戒此篇尤加詳

戒子篇

東方生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詳其爲談。異乎今之世也。方今堯舜在上。千載一朝。人思自勉。吾不欲汝曹爲之也。

杜恕家戒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惡。敦然與陰陽合德。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禍害何因而生。

潁川陳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相。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汎稚春。晉末積行人也。七世同居。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欲求子孝。必先爲慈。欲責弟悌。務念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

倘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以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

子夏曰。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帥人以正。誰敢不正。敬人以禮。孰敢不禮。使人必須先勞後逸。先功後賞。

凡讀書必以五經爲本。所謂非聖人之書勿讀。讀之百遍。其義自見。此外衆書。自可汎觀耳。正史既見成敗得失。此經國之所急。五經之外。宜以正史爲先。譜牒所以別貴賤。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復中表親疎。或復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

王文舒曰。人或毁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毁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毁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己。反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也。顏延年言。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闕薄。難用算防。應之之方。必

本於已。或信不素積。嫌鬩所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於此。何處逃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斯道必存。何郵人言。任嘏每獻忠言。輒手懷草。自在禁省。歸書不封。何其美乎。入仕之後。此其勗哉。

歸義隱蓄。爲豪傑所善。潘承明子翥與之善。承明問曰。何故與輕薄通。使人心震面熱。廣陵陽竺。幼而有聲。陸遜謂之必敗。令其兄子穆與其別族。季豐年十五。賓客塡門。乃曰神童。而遂無周身之防。果見誅夷。相國掾魏諷有盛名。同郡任覽與諷善。鄭袤謂諷奸雄。必以禍終。子宜絕之。諷果敗焉。王仲回加子以櫝楚。朱公叔寄言以絕交。此有深意。最宜思之。

聚書篇

吾今年四十六歲。自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侔漢室。頗謂

過之矣。

說蕃篇

昔蕃屏之盛德者。則劉德字君道。造次儒服。卓爾不羣。好古文。每就人間求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本。加以金帛。士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多獻其先祖舊書。 時元俗自言餌巴豆雲母。賣於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王病服之。下蛇十餘頭。俗言王病乃六世餘殃。非王所招也。王嘗放乳鹿。仁心感天。故當遇耳。俗形無影。獻王欲以女配之。俗遁去。故武帝遣所忠問王。王輒對無影。帝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其勉之。王知意。卽縱酒聽樂。又爲周制二十篇。

隨郡王子隆。好文學。體肥。常服蘆茹丸以自消。猶無益也。

曹子建善屬文。魏武帝見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臣言出爲論。

下筆成章。故當面試。奈何倩人邪。時鄴銅爵臺新成。武帝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文采可觀。

劉休元少好學。嘗爲水仙賦。當時以爲不減洛神。擬古詩。時人以爲陸士衡之流。頻征戰皆獻捷。

立言篇上

明月之夜。可以遠視。不可以近書。霧露之朝。可以近書。不可以遠視。人才性亦如是。各有不同也。

君子以宴安爲鴆毒。富貴爲不幸。故溺於情者。忘月滿之爲虧。在乎道者。知日損之爲貴。

天之生此物。多其力而少其智。智者之謀。萬有一失。狂夫之言。萬有一得。是以君子取狂夫之言。補萬得之一失也。行人不休息於松柏。而止

於楊柳者。以松柏有幽僻之窮。楊柳有路側之勢故也。

君子當去二輕。取四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言輕則招罪貌輕則招辱。

碧盧似玉。猗頓別之。白骨似牙。離婁別之。猗頓離婁千年不曾遇牙骨之怨何時當弭

擣衣淸而徹。有悲人者。此是秋士悲於心。擣衣感於外。內外相感。愁情結悲。然後哀怨生焉。苟無感。何嗟何怨也。

白鳥蚊也。齊桓公臥於柏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爲之悒悒。今白鳥營營。飢而未飽。寡人憂之。因開翠紗之幬。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其蚊有知足者。嚪公而退。其蚊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腸腹爲之破潰。公曰。

嗟乎。民生亦猶是乃宣下齊國。脩止足之鑒。節民玉食。節民錦衣。齊國大化。

楚王之食楚也。故愛楚四境之民。越王之食越也。故愛越四境之民。天子之食天下也。吾是以知兼愛天下之民矣。

成瓦者炭。而瓦不可以得炭。潤竹者水。而竹不可以得水。蒿艾有火。不燒不然。土中有水。不掘無泉。

余以孫吳爲營壘。以周孔爲冠帶。以老莊爲歡宴。以權實爲稻粱。以卜筮爲神明。以政治爲手足。一園之木持千鈞。五寸之楗制開闔。總之者明也。

卞彬爲禽獸決錄云。羊淫而狠。猪卑而攣。鵝頑而傲。狗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蟇科斗賦云。紆青拖紫。出入苔中。以比當時令僕也。科斗唯

唯羣浮闒水惟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沓事也非不才也然復安用此才乎

曾子曰昔楚人掩口而言欲以說王王以爲慢遂加之誅衛太子以紙閉鼻漢武帝謂聞己之臭又致大辠二者事殊而相似時異而怨同

立言篇下

呂覽云衣人在寒食人在饑陳思王云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寒者不思尺璧而思襁衣足也

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譬之若水火能善用之則爲福不能善用則爲禍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亦大也

陳思之文羣才之儁也武帝誄曰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

有似於蝴蝶永蟄可擬於昆蟲施之尊極不其嗤乎。

剝牛皮鞹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不若服軛。狐白之裘。天子被之在廟堂。爲狐計。不若走於平澤。

行合趣同。千里相從。趣不合。行不同。對面不逢也。

殷亡焚衆器皆盡。惟琬琰不焚。君子則唯仁義存而已矣。

菁茅。薪草也。書尊其貴。王雎。野鳥也。詩重其辭。羊雁。賤畜也。禮見其質。蕠棘。鄙木也。易以定刑。所謂常善救物。故無棄財。而況人身取人誠如是也。

楚人畏荀卿之出境。漢氏追匡衡之入界。是知儒道實有可尊。故皇甫嵩手握百萬之衆而不反。豈非儒者之貴乎。

王懷祖之在會稽居喪。每聞角聲。卽灑掃。爲逸少之弔也。如此累年。逸

少不至。及爲揚州。稱逸少罪。逸少於墓所自誓不復仕焉。

堯問舜。紫舌之民。不可與語。若何。舜曰。君若遠鑑。必知通塞。紫舌之民。何難合同。余以爲善對。故管仲曰。放老馬。得迷道。隨螘壤。得水穴也。

公沙穆曰。居家之方。唯儉與約。立身之道。唯謙與學。

曾子曰。患身之不善。不患人之莫已知。丹青在山。民知而求之。善珠在淵。民知而取之。至道在學。而人不知就之。惑夫。

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

王仲任言。夫說一經者爲儒生。博古今者爲通人。上書奏事者爲文人。

能精思著文連篇章爲鴻儒。若劉向揚雄之列是也。蓋儒生轉通人。通人爲文人。文人轉鴻儒也。

志怪篇

逍遙國葱變而爲韭。壯武縣桑化而爲柏。汝南之竹。變而爲蛇。茵郁之藤。化而爲鮑。盧耽爲侍中。化爲雙白鵠。王喬爲葉令。變作兩蜚梟。諒以多矣。故作志怪篇。

天下之大物。有北海之蟹。舉其螯能加山焉。有東海之魚焉。有海燕焉。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魚產。三百里海水如血。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日及。今日割取其肉一二斤。明日瘡即愈。故漢人有至其國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漢人對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桑葉而吐絲。外國人復不信有蠶。

豫章有石。以水灌之便熱。以鼎置其上。灼食則熟。張茂先博物君子也。雷孔章亦一時之學士也。入洛齎此石以示張。張曰。所謂燃石也。余從兄勸爲廣州。嘗致數片。煮食猶須燒之。

用紫芝煮石。石美如芋。食之可更調和五味。下橘皮葱豉。名山之下生葱韭者。是古人食石種也。故語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片地榆。不用明月寶珠。五加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豉。唯此二物。可以煮石。

有樹名獨根。分爲二枝。其東向一枝是木威樹。南向一枝是橄欖樹。扶南國今衆香皆共一木。根是旃檀。節是沈香。花是雞舌。葉是藿香。膠是薰陸。

地肺。荆州濟江西岸安船處也。洪潦常浮不沒。故云地肺也。

太極山有采華之草。服之。乃通萬里之言。

地鏡經凡出三家。有師曠地鏡。有白澤地鏡。有六甲地鏡。三家之經。但說珍寶光氣。前金樓先生是嵩高道士。多遊名山。尋丹砂。於石壁上見古文照寶之祕方。用以照寶。遂獲金玉。凡有樹木之變枝柯。南枝枯折者。寶在樹南。西枝枯折者。寶在樹西也。

凡藏諸寶。忘不知處者。以銅盤盛井花水。赴所擬地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大月氏國善爲蒲萄花葉酒。或以根及汁醖之。其花似杏而綠蕊碧鬚。九春之時。萬頃競發。如鸞鳳翼。八月中風至。吹葉上傷裂。有似綾紈。故風爲蒲萄風。亦名裂葉風也。

雜記篇上

有人讀書握卷而輒睡者。梁朝有名士呼書卷爲黃妳。此蓋見其美神養性。如妳媼也。

王思微性好潔淨。每還侍中省洗浴。必乞御水。水清濁與他井不異。且貴水名耳。

昔潘君之慕虢雨之爲人也。虢雨好學。方夏置金鏤龍盤於側。以洗墨渝焉。潘君慕之。遂無冬夏置金鏤龍盤於側。而不以洗墨渝也。此所謂愛其滯質而失其實也。盧濛侯之妍也。行必捻其纓。顏氏學之。動足而捻其纓。爲不妍也。如舊。此又潘君也。

余後爲江州刺史。副君賜報曰。京師有語曰。議論當如湘東王。仕官當如王克時。始爲僕射領選也。余作金樓子未竟。從荊州還都。時有言是鍛眞金爲樓子者

昔玉池國有民。壻面大醜。婦國色。鼻䶎。壻乃求媚此婦。終不肯回。遂買西域無價名香而熏之。還入其室。婦旣䶎矣。豈分香臭哉。世有不適物而變通求進。盡皆此類也。

雜記篇下

主有三惡。不脩文德而尙武功。不明教化而枉任刑。是一惡也。妃妾以百數。黔首多鰥寡。是二惡也。男不耕耨。女不紡績。杼軸旣空。田疇蕪薉。是三惡也。主有三殆。倍德而好色。親諂諛。遠忠直。嬖子衆多。嫡嗣無立。是一殆也。嚴刑峻法。是二殆也。犬馬啖黍。民不猒糟糠。是三殆也。

高蒼梧叔能爲風車。可載三十人。日行數百里。

自序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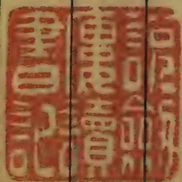
人間之世。飄忽幾何。如鑿石見火。窺隙觀電。螢覩朝而滅。露見日而消。

豈可不自序也。

余六歲解爲詩。奉敕爲詩曰。池萍生已合。林花發稍稠。風入花枝動。日映水光浮。因爾稍學爲文也。

余性不飲酒。而又不憎人飲。每遇醉者。輒欣欣然而已。

諸子文粹續編卷十終



中華民國六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年十二月再版

◎（諸子文粹 附續編 二十册）
（每部定價大洋貳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武進李寶洤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谿吳興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寶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達縣福州廈門廣州潮州汕頭香港桂林梧州雲南貴陽石家莊哈爾濱新嘉坡　商務印書館分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學作文南鍼

青年諸君　對於國文之文法

有困難乎　請讀此書　則變化

無窮之文法　可以無師自通

評註 文法津梁

宋文蔚編　三冊　每冊二角五分

作文不明文法。則遊騎無歸。難成佳構。但文法於變化無窮之中。自有一定規律。初學不明其道。則進步稽遲。是書選錄古文。按其文法。分爲造意、謀篇布局、分段運調、音節運典、修辭、鍊字各類。而於段節句讀等。加以評註。本文之事實訓詁。亦條列於後。所謂文法之規律。讀者可以無師自通。高等小學校及中學校用爲讀本。教者學者均有無窮之便利。

初學作文教授書　童冠英　四冊　一四冊各一角　二三冊各角半

教育部審定 小學 文法初階　王薿　二冊　二角

淺深遞進 國文讀本　林紓　六冊　各一角

小學論說精華　胡君復　四冊　各二角

教育部審定 高等小學 國文選本　諸宗元　六冊　各一角二

小學作文入門　秦同培　一二冊　各三角

最新作文教科書　高鳳謙　二冊　各五分

最新作文教授法　戴克敦　一二冊　五分　七分

高等小學 作文示範　嵇毅復　上中下冊　各一角五分　二角

